

書叢學文界世光晨

騰 爾 華

Walden

David H. Thoreau

譯 選 徐 · 作 羅 梭 美



# 騰 爾 華

譯 遲 徐 · 作 羅 梭 美

||

## 出版者言

晨光出版公司在一九四六年冬成立後，就編印了一部「晨光文學叢書」，收集國內第一流作家的文藝創作，但偶而也列入幾本翻譯的作品。從今年（一九四九）起我們將另出一套「晨光世界文學叢書」，專刊世界文學名著，同時把「晨光文學叢書」的譯作全部改編入「晨光世界文學叢書」中。將來這兩套叢書，將同時分別發行：一則專刊創作，一則專刊翻譯。

「晨光世界文學叢書」的計劃擬議時，知道中華全國文藝協會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與美國國務院及美國新聞處合作，已編譯好了一套美國文學叢書，約五百萬言，計十八種。我們便和文協負責人鄭振鐸，馬彥祥兩先生接洽，經獲得同意後，由本公司出版發行，同時就編入「晨光世界文學叢書」作為第一批新書。所以本叢書自第一種至第十八種的譯作都是由文協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主編的，自第十九種起則將由本公司自行編譯。

文協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爲了編譯這部介紹美國文學的叢書，曾組織了一個委員會，上海方面由鄭振鐸，夏衍，錢鍾書，馮亦代，黃佐臨，李健吾，王辛笛，徐遲諸先生，北平方面由馬彥祥，焦菊隱，朱葆光諸先生負責。自一九四六年開始到一九四八年底才告完成。其間曾得美國方面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康納司 (Bradley Connors)，羅斯脫 (John Foster) 諸先生和狄美麗 (Marion R. Gunn) 女士很大的協助。這部書經過了三年多的時間，數十人的心血，現在能完成出版，確是國內文化界一件值得紀念的大事；而文協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肯把這十八種譯作交給我們出版，並且答應列爲「晨光世界文學叢書」的第一批新書，更是我們所深表感謝的。

「晨光世界文學叢書」除了出版這十八種譯作外，在計劃中的還有英國，蘇聯，法國，日本，德國，舊俄等翻譯作品。每一國將介紹二三十部代表作品，按月陸續出版。我們希望在五年之內，出足二百種，成爲一套國內最完備的世界文學叢書。

趙家璧 一九四九、三、十一



羅梭·利亨

# 目錄

目	錄	1
經濟稿	.....	一
我生活的地方，我爲何生活	.....	九一
閱讀	.....	一一三
聲	.....	一二七
寂寞	.....	一四七
訪客	.....	一五九
種豆	.....	一七七
村子	.....	一九三
湖	.....	二〇一
倍克田莊	.....	二三一
更高的規律	.....	二四三
禽獸爲隣	.....	二五七

室內的取暖	二七三
舊居民；冬天的訪客	一九三
冬天的禽獸	三一—
冬天的湖	三三—三三
春天	三四—
結束語	三六—三五

## 經濟篇

當我寫作下面的文字，不如說，那一大堆的東西、底時候，我是孤獨地居住在森林之中，在麻薩諸賽州的康攷特（Concord Massachusetts），華爾騰湖（Walden Pond）湖畔上，我親手建築的木屋裏，距離任何隣居一英里，祇靠着我一雙手的勞働，養活了我自己。在那裏，我住了兩年和兩個月。目前，我又是文明生活中的過客了。

我本不應該還般唐突，拿私恣來演講讀者的注意，要不是市民們特別仔細地探聽我的生活方式；有些人認為我行爲乖戾，雖然我自覺並不乖戾；祇要把那一些境遇來想想，這就非常之自然，而且人情入理了。有些人問我拿什麼來吃；我是否感到寂寞；我害怕嗎；等等。另一些人好奇地想知道，我的哪一部份收入捐給了慈善事業，還有一些人，家庭很大，想知道我贍養了多少個貧兒。所以，本書有答覆這一類的問題時，要請對我並無特殊興趣的讀者原諒。許多書，避去不用所謂第一人稱的「我」字；本書卻用；這本書的特點便是「我」字用得特別多。其實，無論什麼書都是第一人稱在發言，我們卻常常忘記掉了。如果我底知人之深，好比我底自知之明，我就不會暢談自我，談得那末多了。不幸我閱歷淺陋，祇得局限



於這一個主題。但是，我說，我對於每一個作家，都不僅僅要求他寫他道聽途說別人的生活，還要求他寫一部簡單而誠懇的自我寫照，而且要寫得好像是他從遠方寄給親人似的；我覺得，一個人若生活得誠懇，就一定像生活在遠地方一樣呢。下面的一些文字，對於清寒的學生，或許特別地適宜。至於其餘的讀者，我想他們會各取所需的。因為，沒有人是肯削足適履的啊；祇有合乎尺寸的衣服，才能對一個人有用。

我樂意訴說的事物，對中國人和山威奇島人（Sandwich Islander）未必有用，說起來，本書的讀者諸君是新英倫（New England）美國東北部六州的總稱，麻省也在其內，那是英國「清教徒」最初移殖之地。」的居民。所以本書訴說的，有關於諸君的境遇，特別有關於生逢此世的諸君底外界情況或境遇的；諸君生活在這個人世間，生活了什麼樣的生計；你們生活得如此之糟是否必要的呢；這種生活是否不能再改善了呢？我在康考特旅行了許多地區；無論在店鋪，在公事房，在田野，到處我都看到，這裏的居民彷彿都在遭罪一樣，服役着成千種窮人的苦行。我聽說過婆羅門（Brahmin）拜神教，或婆羅門與純正印度人之教。」教徒，坐在火中，凝視太陽，或倒壓了身體，在烈火上面；我側轉了頭望青天，「直到他們無法恢復原狀，更因為頸子是扭轉的，所以除非液體，別的食物都不能流入胃囊中；」或者，終生用一條鐵鏈，把自己鎖在一枝樹下；或者，像毛毛蟲一樣，用他們的身體

來丈意帝國的廣袤的幅員；或者，他們獨腳站立在一根柱子頂上——然而啊，便是這種有意識的，贖罪的苦行，也比不上我天天看見的景像，更不可信，更使人心驚肉跳。赫爾克列斯 [Hercules] 希臘神話中的英雄，曾殺死納米谷中的雄獅，九頭怪獸，奧美塔女皇，三個身體的怪牛等偉業」的十二個苦役，跟我的鄰居們從事的苦役一比較，簡直不算一回事，因為他一共祇十二個，做完就完了；可是我從沒有看到這些鄰人殺死、或捕獲任何奇獸，也沒有看到過他們做完任何苦役。他們也沒有依俄羅斯 [Tolstoj] 赫爾克列斯的忠僕，見希臘神話。」這般的朋友，用一塊火紅的烙鐵，來烙印那九頭怪獸；牠被割去了一個頭，會生出兩個頭來的，我們的鄰人正是遭遇了這樣的怪物。

我看到少年人，我的市民同胞，不幸生下地來，就繼承了田地、廬舍、穀倉、牛羊和農具；得到牠們還容易，撿棄牠們可困難呢。真可憐他們誕生在曠野牧地，一條狼來餵奶，把他們餵大的，他們才能够看清楚，他們是在何等的境遇中勞働的。誰使他們役於土地？為什麼他們能够享受六十畝田地的供養，而有人卻命定了，祇能吃極稀少的臘腸呢？為什麼他們剛生下地，就得自掘坟墓了呢？他們不能不做人，不能不推動一切產業向前，儘可能要把光景過得好。我會遇見過多少個可憐的、永久的靈魂啊，幾乎被壓死在生命的負擔下面，他們無法呼吸，他們在生命道上爬動，推動一個七十五尺長，四十尺闊的大穀倉，好比那從未打

掃過的奧琪安的牛棚〔*Autumn stable* 奧琪安具有三千頭牛，那牛棚三十年沒打掃，赫爾克列斯挾起兩條大河，一天內就把牠沖洗乾淨了。〕，把牠推動上前，還要推動百畝之地，和鋤地、芟草的工作，還要推動岩場和森林上前！可是，另一些沒有承繼了產業的人，固然沒有了這種磨折，卻也得爲他們數立方尺的血肉之軀，委曲地生活，拚性命地做工。

人可是在一個大錯誤之下勞働的啊。人的軀體很快地被犁頭耕過去，成爲泥土中的肥料。像一本古書裏說的，一個似是而非的，通常稱爲「必需」(*Necessity*) 底命運，支配了人，人們積蓄了財富，以便飛蛾和銹菌來腐蝕它，以便招致肢體的盜賊。生時或不明瞭，到臨終時，人們終會明白，這是一個愚人的生命啊。據說，杜卡利森 (*Deucalion*) 和彼爾拉 (*Pyrria*) 在創造人類時，是拿石頭從頭頂扔到背後面去。〔希臘神話：洪水以後，世上只剩杜卡利森和彼爾拉一對夫妻了，他們求神問卜，神吩咐他們說，回出廟門去，以母親的骨骸從頭頂扔到背後面去。杜卡利森認爲大地是萬物之母，石頭是母骨，就照做了，每一塊石頭扔到背後便都變成了人。〕，詩云：

*Inde genus durum sumus, experientisque laborum,*

*Et documenta damus qua sumus origine nati.*

（從此我是堅硬的物種，經歷勞苦，  
給我們證明，我們是怎樣的來歷。）

後來，勞蘭（Rahela）也做了兩句鏗鏘的詩：

從此人心堅硬，熬盡愁苦，

證明我們的身體是巖石之質。

把石頭從頭頂扔到背後，不看一看牠們墮落到什麼地方，真是太盲目地遵守了神示了。

大多數人類，便是這般自由的國土上的人們，也因為無知和錯誤，填滿了人爲的憂慮，和忙不完的生命的工作，使他們不能採集生命的美果。過度操勞，使他們的手指粗笨了，抖得太利害，不能採菓實了。真的，勞働的人，一天又一天，找不到空閒來使得自己真正地完整無損；他無法保持人與人間最勇毅的關係；他的勞働，一到市場上，總跌價。除了做一架機器之外，他沒時間來做別的。他怎能發覺他的無知呢——他是全靠他的無知而生活的——他不是還絞盡腦力的嗎？在我們能夠評論他之前，我們有時要使他特別地豐衣足食，還得對

他有禮貌。好比菓實上的鮮豔一樣，我們的天性中底最優美的品格，是祇能輕手輕腳，才保全了的。然而，人與人之間就是沒有溫柔地相處。

讀者之中，有人是窮困的，這個我們全都知道，有人覺得生活不容易，有時候，甚至至於氣也透不過來。我毫不懷疑，在本書的讀者之中，有人不能償付那吃下了肚的飯錢，衣履又是這樣子容易破損，好容易忙裏偷了閒，才能讀這幾頁文字，那還是從債主那裏偷來的時間。你們這許多人過的是何等低卑，潛來潛去的生活啊，這很明顯，因為我的眼力已經在經歷的磨刀石上磨利了；你時常逃返維谷，要想找一行生意來清償債務，你深陷在一個古老的泥沼中，拉丁文所謂 *per altum* 的——別人的銅幣，錢幣可不是用銅來鑄的嗎；就在別人的錢眼中，你生了，死了，最後葬掉了；你答應了明天償清，又是一個明天償清，直至死在今天，而債務還是未了；你求恩，乞憐，習以為常，用了多少方法，才沒有坐牢；你撒謊，拍馬，唯唯諾諾，把自己縮進了一個規規矩矩的硬壳裏，或者吹噓自己的慷慨大度，擺佈了一個稀薄如雲霧的氛圍，這才使你的鄰人信任你，允許你做他們的鞋子，或帽子，或上衣，或車轡，或讓你給他們送雜貨了；你在一隻破箱籠裏，或者在壁板後面的一隻襪子裏，塞一把錢，或者你塞在銀行的磚屋裏，那裏更安全了；不管你塞在哪裏，塞多少，更不管那數目是如何地微小，爲了謹防患疾病而弄錢，反而把自己弄得病倒。

有時我奇怪，我們竟可如此，我幾乎要說，如此輕舉妄動，竟然實行了奴隸制度，這何等可怕的，蠻風夷俗的制度，多少苛刻而熟練的主人，苦養了大南地北來的奴隸。一個南方的監守人是毒辣的，而一個北方的監守人更加壞，可是你自己做起奴隸的監守人來是最最壞的。談什麼人底神聖！看公路上趕驢馬隊的人，日夜向市場趕給，可有什麼神聖，在他內心激動？他最高的職責是給他的驢馬飼草飲水！和運輸的贏利一比較，他的命運算什麼？他還不是為一位貴忙的紳士趕驢馬？他有何等神聖，何等不朽呢？請看他，如何匍伏潛行，一羣天裏如何戰戰兢兢，若不是神聖的，不朽的，他看到自己的行生，自知是奴隸，囚徒這種名目的人。一般的輿論，雖說是暴戾的，和這種日知之明一比較，又顯得微弱了。決定一個人，指示一個人的命運的，正是這自知之明呢。現在西印度州省中，談心靈與想像的自我解放，可沒有一個惠勒爾蘭司 [Wilberforce] 想係西印度的「解放者」了來促成了呢。再請想一想，大陸上的婦人們，纏繞着梳妝臺上的鏡子，直到彌留還對她們自己的命運是絲毫不問的！竟彷彿你健忘時日，而無損於水恆似的。

人類過着靜靜的絕望的生活。所謂聽天由命，正是肯定了的絕望。你從絕望的城市走到絕望的村中，以獵水貂和野鼠的勇敢來安慰自己。在人類的所謂遊戲與娛樂底下，都隱藏着一種凝固的，不知又不覺底絕望。遊戲中沒有遊戲可言，因為遊戲是在工作以後。可是不做

無望的事，乃是智慧的一種特徵。

當我們，思考着教科書上的問題；什麼是人生的宗旨，什麼是生命的真真的必需品與資料，這樣思考時，倒彷彿人們是曾經審慎從事的了，倒彷彿是因為他們喜歡了這種共同的生活方式，所以挑選選中了牠似的。其實，老老實實，他們也知道除此而外，他們別無可以挑選的方式了。但稟性敏捷，又康健的人知道，太陽終古常新。拋棄我們的偏見，永遠不會來不及。無論如何古老的思想與行為，除非牠有確證，便不能輕信，人人在今天以為不妨默認的真理，很可能在明天變成虛偽的，僅成雲霧一片，卻還會有人認為牠，可以灑落一陣甘霖，到大地上來。老頭子以為辦不到的，試辦一下，你往往辦成功了。舊人有舊的一套，新人有新的一套。古時人不知添上燃料，可使火焰不滅；新人卻把乾柴放在水壺底下；還可以，像謠語說的好「氣殺老頭子，」在地球上，疾行如飛鳥呢。老年人，雖然年紀一把，未必能把年輕的一代指導得更好，甚至他們未必够得上資格；因為他們雖有所獲，卻也大有所失。我們可以懷疑的，即使是最智慧的人，活了一世了，他能懂多少絕對價值呢。實際一點說，老年人不會有什麼重要的忠告給予年輕人的，他們的經驗這樣支離破碎，他們的生活又是這樣地慘敗了的，他們必須知道這一些都是自己鑄成的呢；也許，他們還保留着若干自信心，與他們的經驗不相符合的，卻可惜他們已經不够年輕了。我在這星球上生活了三十來年，還

沒有聽到過老長輩們一個字，可謂爲有價值的，可謂爲熱忱的忠告的。他們什麼也沒有告訴我，也許這方面他們是不能告訴我什麼的了。這裏，是生命，一個實驗，牠底極大部份經驗我都沒有體驗過；老年人體驗過了，但卻於我無用。如果我得到些於我有用處的任何經驗了，我一定會這樣想的，這個經驗，我的長輩可是提都沒提過呢。

一個農夫對我說：「吃蔬菜活不了，蔬菜不能供給你骨頭裏需要的資料；」這樣，每天，他虔誠地貢獻了他的一部份時間，於獲得那些資料，供給他骨頭的需要；他一邊說，一邊在耕牛後面走，這耕牛，用蔬菜培養了的骨頭，來拖動他和他的木犁前進，卻也什麼阻攔不了。某些事物，在某些場合，如在最無告的，病人們中間，確是生命的必需資料，卻在另一場合，成了奢侈品，一跑到另外的場合，可能這些是根本聞所未聞的東西。

有人以爲人生的全部，無論高峯之巔，低低的谷，都已給先驅者走過，一切都被注意了。依照愛美琳 (John Evelyn 英國保皇黨作家 (1611—1706)) 的話：「智惠的蘇魯門曾下令制定樹木中間應有的距離；羅馬地方官也曾規定你，可以多少次到鄰家的地上去。攘落下來的機實，不算亂關的，并會規定多少份機實屬於鄰人。」希卜克列托斯 (Hippocrates 希臘名醫，西醫祖師，著作尚有流傳) 甚至傳下了剪指甲的方法，剪得要不太短，太長，要齊手指頭。無疑問的，說是把生命的變易和權樂，消蝕殆盡底那種煩燥和憂



閱，是跟亞當「Adam 第一個男人，見舊約創世紀」同樣地古老的。但人的力量永未被衝盡出來；我們不能根據他已經完成的，來判斷他的力量，他曾試過的少極了。不論你如何失敗，「別感傷，我的孩子，誰指定了你，做完成你的未完成的呢？」

我們可以試探我們的生命，用一千種簡單的方法；舉例以明之，就好比那太陽，種使我的莖子成熟，同時卻照耀了像我們的地球之類底，一整個天體。如果我們記住了這一點，就已預防了若干錯誤。可是我鋤地時，沒有這樣想。星座是何等神奇的三角形的尖頂！宇宙各處，有多少遠隔的，不同的物種在同時思考着同一事物啊！正像我們的各種構造設備，大自然和人生是變化多端的。誰能知別人的生命有什麼展望。看透別人的眼光，即使祇一瞬間，也沒有更大的奇蹟了。我們本應該在一小時之內，生活了這世界的所有的時代；是的，生活了所有時代中所有的世界的，歷史、詩歌、神話！——我不知道讀別的什麼，能像讀這些的，閱讀得到如此驚人，報導如此詳盡別人的經驗。

我的鄰人說好的東西，有一大部份是我從靈魂中認為壞的，如果我有什麼懺悔的話，我悔恨的反而我的善良品行。是什麼魔鬼攔住了我，使我品行這樣善良呢？老年人啊，你可以說那些最聰明的話，你已經活了七十年了，而且活得很光榮，我卻聽到一個不可抗拒的聲音，邀請我遠離你的話。被新的一代所拋棄底前一代的業績，好比一隻擱淺的船。

我聽，我們可以相信，比已經相信了的，還更多的事物，而泰然。我們可以拋棄對自己的憂慮，讓我們忠實地關懷傍人。大自然是適應我們的弱點，以及優點的。有些人，無盡的憂慮焦慮，幾乎是一個醫治不好的疾病。我們是生就的，愛誇耀我們底工作的重要；然而我們多少工作沒有做。要是我們病倒了呢？我們多末小心謹慎！依照信仰而生活，這個我們儘可能避免；一天到晚警戒着，到夜晚委曲地祈禱着，然後把自己交托給未定的數運了。我們被迫地生活得這樣澈底，忠實，崇拜自己的生命，否定變化的可能，我們說，這是唯一的方法了；可是從圓心畫得出多少的半徑來，而可能的方法就有這樣多。一切變革，都是可以思考的奇蹟，可是每一秒鐘發生的事都是奇蹟。孔子曾說：「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常人把他的一個想像縮而爲一個理解的時候，我已經預見到，一切人都要在這個基礎上，最後建築起他們的生命來。

讓我們來思考一下，我所說的，大多數人的憂慮與焦慮是些什麼，值得多少憂慮啊，至少值得多少焦慮呢？雖然生活在外表的文明中，我們若能過一過原始性的，世外的生活還是有益的，即使僅僅爲了明瞭生命之必需是些什麼？如何才能得到這些必需品？甚至翻一翻商店裏的古久的流水賬，看看商店裏經常出售什麼？存積哪些貨物？這就是說，看看最樸的雜

貨究竟是一些什麼？因此時代雖演進，對人類的生存底基本原則，還是沒有發生什麼影響：好比我們的骨骼，跟我們的祖先的骨骼，大約區別不出來。

，所謂「生命之必需」，在我的意思中，是指一切，人用了自己的精力收獲得來的，一切物品：或是一開始就顯得很重要的，或是由於長久的利用，因此對於人生具有了這樣重要性了，就是有人不需要牠，那種人數目也很少，那或者是些野蠻人，或者，是因爲了他們的貧窮，或者，他們是爲了一種哲學的緣故了。對於許多人，這樣的意義底必需品祇有一種，即是食物。原野上的牛祇需要幾吋可咀嚼的草地，一些冷水；頂多加上了作住所之用的森林或山籬。野獸的生存祇需要食物和隱蔽之處。但人類，在天時中，其生存必需可分爲：食物、住宅、衣服、燃料；除非獲得了這些，我們無法自由地面對人生問題，更無法展望成就。人不僅發明瞭屋子，還發明瞭衣服，煮了食物，可能是偶然發現了火焰的熱度，後來利用了牠，起先還是奢侈品呢。到目前，烤火都成爲必需品了。我們看到過的，獵狗也同樣地獲得這個第二天性。代得合適，穿得合適，就能保持我們體內的熱度，若住得穿得太熱了，或烤火烤得太熱了，外邊的熱度高於體內的熱度，這豈不是，可以說，在煮熟人肉了嗎？自然科學家達爾文（Darwin）說起火焰羣島「Tierra del Fuego」南美洲最南端羣島之名，半屬智利，半屬阿根廷」的居民，當他們自己穿暖了衣服，還烤火，尙且不覺得熱，那時裸體的

野蠻人站得很遠，卻使人看到吃驚的，「被火焰煎熬，他們汗流浹背了。」同樣，據說是紐荷蘭人（New Hollander）赤裸身體，不知廉恥地跑來跑去，而歐洲人穿了衣服，卻寒顫着。這些野蠻人的堅韌和文明人的睿智是不能夠相提並論的。按照蒙比格（Meiberg），人體是一隻爐子，食物是保持肺部底內燃的燃料。冷天我們吃得更多，熱天裏更少。動物體溫是一種文火內燃的結果，疾病和死亡是內燃得太旺盛的緣故；或者因為燃料沒有了，或者因為燃料中有着毛病了，火焰便會熄滅。自然，我們不能把生命的體溫與火焰混為一談，我們已經嘗過過份了。所以，從上面陳述了的來看，「動物的生命」這一個詞語可以跟「動物的體溫」作同義語用；食物，被作為內燃的燃料，——把食物煮熟的也是燃料，煮熟的食物自外吞入體內，也是為增加我們體內的熱量的——，此外則住所和衣服，也是為了保持這樣地產生，這樣地消受底熱量的。

所以，對人體而言，最大的必需品是取暖，保持我們的體身的熱量。我們是何等地辛苦，不但為了食物、衣着、住所，還為了我們的臥床，那些晚間的衣服而辛苦着，從飛鳥巢，和飛鳥的胸懷上，我們翹起了羽毛下來，做成住所中的住所，就像蚯蚓住在地窟盡頭，草葉床中一樣！可憐，人常常叫苦，說這是一假冷冰冰的世界；不但是身體上的，便是社會上的疾病，我們大多數都歸罪於寒冷。在若干地區，夏天給人樂園似的生命。在那裏除了黃

飯的燃料之外，別的不需要；太陽是他的火焰，太陽的光綫煮熟了莫實；大體說來，食物的種類既多，而且更容易得到手，衣服和住宅是用不到的，至少有一半是用不着的。在目前的時代，在我這一個國內，根據我自己的經驗，我覺得有少數工具就够生活了，一把刀，一柄斧頭，一把鏟子，一輛手推車，如是而已；對於勤讀的人，燈火和文房四寶，再加上幾本書，這些已是次要的必需品，卻能以少數費用來購得。然而有些人就太不聰明，跑到另一個半球上，跑到野蠻不健康的區域裏，做了十年二十年生意，爲了使他們活着——就是說，爲了使他們能舒適地溫暖——，最後回到新英倫來，還不是死了。奢侈的人不單舒適地溫暖，而且熱得不自然；我已經在前面說過了，他們是被煮熟的，自然是很時髦地被煮的。

大部份的奢侈品，大部份的所謂生活的舒適，非但沒有必要，而且對人類進步有了妨礙。所以關於奢侈與舒適，最明智的人生活得反而比窮人更簡單而貧瘠。中國、印度、波斯和希臘的古哲學家都是一個類型裏的人物，外表生活再窮沒有，內心生活再富不過。我們都不了解他們。而可憐的一點是，我們對於他們還用功地研究過呢。近代的改革家，各民族的救星，也都是如此的。唯有站在甘貧樂苦這有利的地位上，我們才能成爲大公無私的，聰明的觀察家，觀察人生。在奢侈生活中，無論農業，商業，文學或藝術底底實質，都是奢侈的。近來，哲學教授滿天飛，哲學家一個沒有。然而，哲學教授是可羨的，因爲生活是可羨的。

但是，要做一個哲學家的話，不但要有精美的思想，不但要建立起一個學派來，而且要這樣地愛智慧，因此按照了智慧的指示，而生活一種簡單、獨立、大度、信任的生活。解決生命問題，不但要在理論上，而且要在實踐中。偉大學者和思想家的成功，通常不是帝皇式的，也不是平民式的，而是朝臣式的。他們改變生活，往往求其與思想相符合，所以像他們的前輩一般，一點不能成爲更好的人類始祖。可是，爲什麼人類總在退化？試問是什麼使一些人家家沒落？使國家興而又衰的奢侈到底是什麼性質呢？在我們的生命之中，我們能否確定自己並未奢侈？說到哲學家，他不像他同時代人那樣地吃喝居住，穿著取暖。一個人既是哲學家，怎不會比別人有更好底保持養身的體溫的方法呢？

當人已像我們的描寫，在幾種方式下，溫暖了，接着他幹什麼呢？自然不會是同等的，更多的溫暖。他不會要求更多更富足的食物，更大更光耀的房屋，更豐更精美的衣服，更多更持久更灼熱的火爐等等了，當他得到了這些生命之所必需，就有另一面來滿足他的富裕；就是說，現在他要向生命邁進了。從卑微的土地上離開，於是乎始。泥土，看來是，於種子很相宜的，因爲種子已把毛細管向下伸長。現在牠已可以富有自信地，向上茁生。人在泥土裏生了根，之後爲什麼不能向天空伸展呢？——因爲植物的價值的高貴性是根據其實來評定的，當葉實在空中，光采之中懸掛着，牠離開了地面，不比那裏的低卑的食物了。就算牠們

是兩年一生的植物〔Iris第一年生葉，第二年生子結實，如胡蘿蔔，甜菜等植物〕，也要生根了以後，才被培植，牠們常被剪去葉子，使得許多人都不知道牠的開花季節。

一些強烈的性格，他們不論在天堂或地獄中，都會照顧他們自己的事業，有人是確有這種性格的，有人夢想着這種性格，他們也許比最富有的人建樹更宏偉，他們揮霍得雖然很厲害，自己卻不受影響，我並不給這種人說話，他們不知道自己是這樣生活的。另一些人，我自己也屬於這一類人中間的，從現狀中能得到鼓舞，得到靈感，又像情人一樣，熱愛着這些鼓舞與靈感，這種人我也不給他們說話了。至於那些人，在任何情況之中都能安居樂業的，不論他們知不知道自己是否安居樂業的，這種人，我也不給他們說話。主要的，我要向那些不滿足的人說話，他們在應該可以改善生活的時候，卻偏偏祇是懶洋洋地訴說他們的苦命，和他們那時代的悲慘。這種人，對任何事情，都拚命地，不可救藥地訴苦，因為他們這樣做，他們認為是在盡責呢。但我心目中還有一種人，這種人看來開釋，實際却貧困得可怕，他們固然已積蓄了一些閒錢〔原文 *Dross* 指治鑄時被拋棄的金屬的劣質〕，卻不慧應用它，也不懂得如何地拋擲它，因此他們給自己鑄造了一付金、銀的枷鎖。

如果把我曾經希望的，我以前的歲月中底生命，來說一說，許多熟悉我生命史的人或許

會驚訝，不熟悉的自然更驚訝了。我祇要略述我最心愛的幾件事就行了。

任何氣候，日夜的任何時辰中，我都希望改進當前，在我的手杖上，我刻劃記號；過去與現在，兩個永恆的相遇處，正是現在，我站在這個起點上。請原諒我說話晦澀了，因為在我那種職業中，比別的職業有更多的秘密，卻不是我故意要保守秘密，這種職業有此天性。我極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在我門口，沒有「不准入內」的招牌。

很久以前，我丟失了一隻獵犬，一匹棧色馬，和一隻白鴿，至今我還在追尋牠們。我對許多旅客描寫過牠們的模樣，蹤跡，和牠們會應怎樣底召喚。我遇到過一兩個人，他們會聽見這獵犬吠聲和驢馬的足音，甚至還看到白鴿躍入雲中，他們也急於追尋牠們回來，好像他們自己遺失了牠們一樣。

不僅瞻仰日出和黎明，如果可能，要瞻仰大自然本身！多少個冬、夏的黎明，任何鄰居沒有動彈，我已經出現！許多從市裏公舉回家的市民，清晨趕波士頓的農夫，或出發工作的樵夫，無疑都遇到過我。真的，我沒有助太陽底上昇一臂之力，可是不要懷疑，出現在日出之前是很重要的啊。

多少個秋季，是啊，還有冬季的日子，在城外過度，試聽風中的消息，聽懂它了表現它出來！我在裏面投下全部資金，這筆生意，迎着寒風，使我失去呼吸。如果風聲中有政治訊



息，一定的。一些黨的「機關報」上會最先發表的。別些時候，守望在高崗或樹杪，用電訊發佈任何新來的客人，或守候在黃昏中，山巔，守候天空下降，讓我抓到一些東西，我抓到的從來就不多，這不多的卻好像是 *Manna* 一樣〔舊約出埃及記：以色列人於曠野中得神賜之食物，或譯天糧〕會在太陽光裏消溶的。

有很久的時間，我是一個報紙的記者，報紙銷得並不廣，而編輯從不覺得我投稿的一大堆東西適用，所以，作家們都有過同感的，我的勞苦祇換來了痛苦。然而在這件事上，苦痛正是牠自身的報酬。

很多年來，我委任我自己為暴風雪與暴風雨的督察員，我很忠心稱職；我又兼測量員，雖不測量公路，卻測量森林小徑和捷徑，使它們暢通，我還測量了不問季節都是通過的岩石橋樑，那因為是公共的足跡走出來的，所以極為便利。

我也守護過城區的野獸，這使我忠於職守的牧人大嚼其麵包，遭遇了許多困難；我特別對於未受注意的，田莊的角隅，有注意；卻不大知道約那斯或蘇魯門今天在那一塊田地上工作；因為這不是我份內的事了。我給紅色的醬菓子，沙地上的櫻桃樹和蕁麻，紅松和黑麻栗，白葡萄藤和黃色的紫蘿蘭花都灑過水，天氣乾燥的季節中，牠們可能會枯萎的。

簡單地說，我這樣子過了很久，我一點不誇耀，我忠心耿耿地管理我的私事，直到後來

愈形明白了，市民們總而言之是不願意把我包括在公教人員的名單之內，也不願給我一筆小的薪俸。我記的賬目，我可以瞎兒是鬼仔細的，真是從未核算過，不用說被決議通過了，更不用說付款，結清賬目了。好在我的心思也不在這上面。

不久以前，一個開行的印第安人到我家，一個著名的律師的家中售賣籃子。「你們要買一隻籃子嗎？」他說。「不，我們不要。」是回答。「什麼！」印第安人出門叫道，「你要餓死我們嗎？」看到那白種人的隣居，生活得如此富庶——因為律師只要把辯論之詞編織起來，就有魔術似的富庶和地位了——因此他會自言自語：我也要做生意了；我編織籃子；這件事是我能做的。他以為編織好籃子就完畢了他的份，輸下來就應該是白種人向他購買了。他卻不知道，他必須使別人感到，購買他的籃子是值得的，至少得使別人相信，購買這一隻籃子是值得的，要不然，他便該製造別的一些值得叫人購買的東西。我也曾編織了精巧編織的一種籃子，我並沒有製造得使人感到值得購買。在我這方面，我一點不覺得我便犯不着編織牠們，非但沒有去研究如何編織得使人們覺得更加值得購買，我倒是研究了如何可以避掉買賣的勾當。人們讚美而認為成功的生活，祇不過是生活的一種。為什麼我們要誇耀那種傷害了別人的某某種生活呢？

發現市民同胞們，大約是不會在法院中，教院中，或任何別的地方給我一個職位了，我

只得自己改行，我的險更專心地轉向了森林，在那裏一切都熟識我。我決定立刻就開業，不必等候通常的所謂經費了，就用我已經在手上的一點兒資財吧。我的目標是到華爾騰湖上去，不是去節儉地生活，也不是去揮霍的，而是去幹一些私事，爲的是在那兒可以儘少麻煩；免得因爲我缺乏小小的常識，企圖又小，又不懂生意經，以致不能完成我的事業，被人看得我很慘很傻。

我常常希望獲得嚴格的生意人的習慣；這是每一個人都不能缺少的。如果你的生意是和天國往來的，你得在海岸上有個會計室，在一個薩倫（Salem）不服從英國國教的教會寺院」的港口，是最最合適了。你可以把本國出品，純粹土貨來輸出，許多的冰，松木和一點兒花崗石，都是在本鄉的底奧裏的。這一定是好生意。親自照顧一切大小事務；兼任船長與水手，業主與保險商；賣出買進又記賬；把每一封收發信件都讀過；日夜監督進口貨的卸落；幾乎同時之內，在海岸上的許多地方，你都出現了似的；——那裝貨最多的船總是在傑爾賽島的岸上卸落的；——自己還兼電報員呢，不知疲倦地通訊在水平綫，和所有沿海岸經過的船隻發報；穩當地搬出貨物，供給遠方的一個無鬚的市場；既要熟悉行情，你還要明瞭別處的戰局，和平的情況，投最新之機，利用一切航海術上的進步；還要研究地圖，珊瑚礁的位置，新燈塔，救生圈的採用，而航海圖表是永遠地改而又改，因爲計算上若有一點錯

誤，船隻會衝撞在一塊岩石上，至於粉碎的，不然早該到達了一個友愛的碼頭上了——，此外，還有拉·潘洛斯〔La Perouse（一七四一——一七八八）〕法國的航海家〕底未知的命運；——宇宙科學得步步跟住，要研究一切大發明家，航海家，大探險家和商人，從漢諾（Hanno）和腓尼基人（Phoenician）一直到現在，所有這些人的生命史；最後，時時刻刻要記錄棧房中的貨物，你才知道自己的業務。這真是一個辛苦的勞役，試探着一個人的全部官能，——這是贏利或損失，利息，計算表，一切確實數字，非得有全宇宙的智識不可的啊。

我想到華爾騰湖，應該是一個營業好的地方，不但因為那鐵路和冰的行業；這裏有許多便利的，或許把牠來宣佈並不是一個好政策吧；這是一個好位置，一個好基礎。你不必羨慕那奈伐〔Neva〕今列寧格勒的河名〕區域似的沼澤的；雖然到處你都得建立你自己的砥柱。據說，在奈伐河，漲了水，刮了西風，流來了冰塊，可以把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大地的面上掃蕩了的。

因為我這行業，並不如通常一般，是沒有經費，就開業的，所以我從什麼地方得到每一種行業都不能缺少底工具呢，這也許不容易揣測罷。讓我們立刻談談實際問題，先說衣服

吧，我們採辦衣服，常常是由愛好新奇的心理所導引的，尤其關心別人對牠的意見，往往勝過這些衣服的真正用途。讓那些有工作的人記住衣服底目標，第一是保持軀體的體溫，第二是爲了在目前的社會中，遮蓋住裸體；現在，他可以判斷了，任何必需的、重要的工作，他都可以完成的啊，這却跟衣櫃中並無增添，毫不相干的。國王和皇后，每一件衣服都祇穿一次，雖然有御裁縫專司其事，他們可沒法知道穿着合身的衣服底愉快。他們不過是酒衣服的架子。而我們的衣服，却一天天地跟我們同化了，印跡上穿衣人的性格，直到我們捨不得把牠們放置在一旁；衣服跟我們的身體不同，牠不會遲疑，也不用亂投藥石，也不還樣子神氣活現。在我眼中，有補釘的衣服並不至子降低了身份；但是我明白，一般人心裏，爲了衣服，憂思真多，衣服要穿得入時，至少也要清潔，而且不能有補釘，至于他們有無健全的良心，却不在乎。其實，衣服破了不補，所曝露的最大缺點也不過是做人太馬虎。有時，我用這樣的方法來試探我的朋友們，誰能把膝蓋以上有補釘的，或者有兩條裂縫的衣服，穿在身上？大多數人都表示，如果他們這樣做了，便從此毀了終身。寧可跪了一條腿進城，他們不肯穿上破褲子。一位紳士有腿傷，是很平常的事，這是有辦法補救的；如果褲腳管破了，却無法補救；因爲人們關心的，並不是真應該珍貴的東西，倒是一些使人尊敬他們的東西。我們認識的人很少，我們認識的衣服和褲子却很多。下回你跟稻草人換一個位置，給稻草人

穿得體面，你自己很破爛，哪一個經過的人不馬上就向稻草人致敬呢？那天，我經過一個玉米田，就在那頭戴帽子，身穿上衣的木樁旁邊，我認出了那個農田主人。他比我上一回看見他，祇不過風吹雨打得更憔悴一些。我聽說過，要是一條狗，向所有穿了衣服走到屬於牠主人的地方來的人吠叫，往往裸體的竊賊可以很容易使他平靜。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啊，沒有了衣服的話，不知人們將如何保持他們的身份？沒有了衣服的話，你能不能在一羣文明人間，指出誰個最尊貴？斐斐夫人〔Madame Pfeiffer〕在她周遊世界，從東到西的旅行中，當她非常地接近了亞洲的俄羅斯，要去謁見當地官長的時候，她說，她覺得不能再穿旅行裝束了，因為她「現在是在一個文明國家裏面，那裏的人民是根據了衣服來批評人的。」便是。在我們這號稱民主的新英倫城中，有錢，穿得講究，住得闊綽，祇要那種偶然的因素，就受盡了衆人的景仰。可是，這些景仰着的衆人，人數真多，都是異教之徒，所以應該派遣一個傳教師前去。話說回來，衣服是要縫製的，縫製是一種所謂無窮盡的工作；至少，一件女人的衣服是沒有完工的一天的。

一個人，到後來，找了工作了，其實並不要他穿上新衣服去上工的；舊衣服就行了，那些很久地放在櫥櫃中，積起了灰塵的舊衣服。英雄穿一雙舊鞋子還是合適的，不比英雄的跟班——如果說，英雄也有跟班的話——至于赤一雙腳，那比穿鞋子還慚更慚久呢，而英

雖是赤了腳也無妨的。祇有那些赴夜宴，到立法院去的人必須穿上新衣服，他們換了一件又一件，正如那些地方換了一批人又一批人。可是，如果把我的短上衣和褲子穿上身，帽子和鞋子戴上穿上，是可以禮拜上帝的話，這就合適了：難道這不合適嗎？誰曾注意到他的破衣服——真是已經穿得破舊不堪了，變成了當初的原料，就是送一個貧兒也算不來善事了，還說不定那貧兒要拿牠來轉送一個比他更貧苦的人，那人倒也許是最富有的，因為最後還是他最沒有匱乏呢。我說那些需要穿新衣服的事業，你得提防，儘可不提防那穿著衣服的陌生人。人之所需，並不是拿些事來做，而是有所為，或是說，有所是。也許我們是永遠不必添置新衣服的，不論舊衣服破舊得如何，除非我們已這樣地生活了，或經營了，或者說，已向着什麼而航行了，我們這古老的驅壳裏，有了新的生機了，假若還是依然故我，將有舊瓶新酒之感了。我們的換羽毛的季節，就像飛禽的，必然在生命之中，是一大危機。蛇脫皮的情形也如此，同樣是蛹蟲的出繭，都是內心裏動勞着，擴展着的結果；衣服不過是我們的表面的角質（Cuticle 植物皮最外層之薄膜），或者說，生命之羈縻而已。要不然我們將發現，我們是在偽裝下行進，必不可免地，最後被我們自己的意見，以及人類的意見所遺棄。

我們穿上一件衣服又一件，好像我們是外長（Exogenous）植物一樣，靠外加物來生

長的。穿在我們最外面的，常常是很薄很花巧的衣服，那祇是我們的表皮（*Epidermis*）或者說，假皮膚，並不是我們的生命底一部份，這裏那裏剝下來，並不是致命傷；我們經常穿著的，較厚的衣服，是我們的細胞間孔隙（*cellular integument*）或者說，木栓質（*Cork*）；我們的襯衣可是我們的木材，或者說，真正的樹皮，剝下來的話不能不連皮帶肉，要傷害身體的了。我相信所有的物種，在若干季節之內，都穿著有類襯衣的東西。一個人若能穿得這樣簡單，在黑暗中，都能摸到自己，而且他在各方面都能生活得周密，有備而無恐，那末，即使敵人佔領了那城市，他也能像古代哲學家一樣，空手徒步出城，不用担什麼心思。一件厚衣服，論用處，大體上可以跟三件薄衣服同樣地有用，便宜的衣服可以用真貨適合顧客財力的價格買到，一件厚厚的上衣五圓就可以買到了，牠可以穿上好幾年，厚厚的長褲兩圓錢，牛皮鞋一圓半，夏天的帽子不過一圓的四分之一，冬天的帽子六毛兩分半，或許你還可以在一定價格以內，自己在家裏製一頂帽子的，那末穿上了，是自己勤勞賺來的衣服，為什麼還說貧窮，沒有聰明人來向他致敬呢？

當我定做一件特別式樣的衣服時，女裁縫莊重地告訴我，「現在他們不是這樣的做法了，」說話中一點沒有強調了「他們」兩字，好像她說的跟命運之神一樣的，非人的一種權威，我就很難得到我自己所需要的式樣了，祇因為她不相信我是當真地說話的，她覺得我太



粗莽了。而我、一聽到這神示似的文句，就有一會兒沉思，把每一個字都給我自己單獨地強調了一下，好讓我明白它的意思，好讓我找出「他們」和「我」，有怎末樣的血緣關係，由於什麼權威，他們可以在這件事上這樣影響了我；最後，我決定用同樣的神祕方式來答復她，所以也不把「他們」兩字強調。——「真的，近來他們不時行這個式樣，可是現在他們是這樣時行的。」她量了我的身材，但沒有量我的性格，好像我是一個掛衣服的釘子；這最得出什麼用處來？我們並不崇拜嫺雅三女神（Graces希臘神話中Aglala（光明）Euphrosyne（快樂）及Thalia（壯盛）之三位女神之總稱），也不崇拜帕爾荷（Parce羅馬神話命運三女神之名），我們崇拜時髦（Fashion）。她紡績，編織，剪裁，全權處理。巴黎的猴王冠上，了一隻旅行帽，全美國的猴子學了樣。有時我很失望，這個世界上，能有什麼簡單的，忠實的事，讓人類來做成功的？必須先把人類透過一個强有力的榨壓機，把他們的舊觀念榨出來，使他們不能夠再直立在兩條腿上，那時你看到人羣中，有人的腦子裏有蛆蟲，還是不知什麼時候起就放在那裏的卵孵化出來的，便是烈火也燒不完這些東西；要不這樣做，什麼努力都是白費。總之，你不要忘記，埃及的麥子是從一個木乃伊手裏傳下來，一直到了我們今天的。

大體說來，這個或別個國內的衣服已得到了藝術的尊貴地位底這種話是不能成立的。目

前的人，還是有什麼，穿什麼。像破碎的舟上的水手漂到岸上，找得到的就穿上身，站得遠一點，不論是空閒的或時間的距離，他們還彼此嘲笑彼此的化裝。每一代人都嘲笑老式樣，遵守新式樣卻像虔誠的教徒。我們看到亨利第八世或伊麗沙白皇后的裝束，就要好笑，彷彿他們是食人島上的島皇和島后一樣。衣服沒有了人，就可憐和古怪起來。使任何人的衣服，不引起嘲笑，使衣服莊嚴起來的，乃是穿衣人的嚴肅地顯現的兩眼和穿衣人在衣服之中過的忠誠的生活。班衣的丑角 (Harlequin) 如果突然痼痛了，他的衣服也表現了這清楚的情緒。當士兵中了礮彈，破軍裝也諧合如高貴的紫袍。

男男女女底愛好新式樣，這種稚氣的，蠻夷的趣味，像萬花筒轉動不止，讓他們來發現今天這一代需要什麼樣的式樣。製造商人早知道他們的趣味是瑣褻的。兩種式樣，其不同只有幾條絲綫，也祇是顏色多少不同，一件衣服立刻賣掉了，另一件卻躺在衣櫃裏，常常又在過了一個季節之後，後者又成了最時髦的式樣。刺花在身上，比較起來，還不是怎樣可怕的習氣呢。這並不是野蠻的，因為刺花是深入皮膚，不能改式樣的。

我不相信我們的工廠制度是使人們得到衣服穿底最好的辦法。技工們的情形是一天一天地更儉英國的工廠了，這是不足為奇的，因為據我聽到、觀察到的，原來那主要的目標並不是爲了使人類可以穿着得更好與更老實，而是，無疑問的，爲了公司要賺錢。人們祇能在長

久、長次以後，擊中他們的鵠的。明知這事情是要立刻失敗的，那目標卻因此，儼不妨提得比較高。

至于住所，我並不否認，現在這是一個生命的必需了，雖然有很多例子可以說明，很久以來，在比這裏更為寒冷的國土上，有人能沒有住所照樣生活下去。塞牟爾·萊恩(Sammuel Laine)說，「北歐的蒙古種人(Laplander)居住在挪、瑞、俄、歐洲之間的萊普蘭特地方上的人」穿了皮衣，頭上肩上添着皮氈，就一夜又一夜，睡在雪地上——那寒冷的程度是可以使穿羊毛衣的人凍斃的呢」。他親眼看到他們這樣睡着的。接着他說，「可是他們並不比勞的人結實」。大概是人類生活在地球上以後，不久就發現了有了房屋之後的便利，以及家庭生活的安逸，原來這句話的意思，卻無關乎家庭的歡樂，祇是表示對於房屋感到滿足；有的地方的氣候，使我們一想到房屋就聯想到冬天和雨季，另一些地方，一年倒有三分之二不用房屋，祇要一把遮陽傘，那句話的原來意義就很對了。在我們的地區，夏天裏，以前祇要晚上有個遮蓋就行了。在印第安部落中，一頂帳幕是一整天行動的象徵，在樹皮上刻的一排帳幕代表他們已經露營了多少次。人類沒有壯大的肢體，身材並不嬌痞，所以他得設法縮小他的世界，用牆垣來圍起一個合宜於他底空間。最初他是裸體的，在戶外的；雖然

在溫和寧靜的氣候中，這非常愉快，過了白晝，可是另外有雨季和冬天，且不說那炎炎赤日，更不是人類趕快用房屋來遮蔽了他自己，人種或早在抽芽的時候被摧殘了。傳說中的亞當和夏娃，在穿衣服之前，以披葉蔽體。人類需要一個家庭，一個溫暖的地方，或舒服的地方，先是肉體上的溫暖，然後才是人情的溫暖啊。

我們可以想像一個時候，人類還在嬰孩期，有些逆取心很強的凡夫爬進岩穴去，找蔭蔽。每一個嬰孩，都相當地，重覆了世界史，他們愛戶外，不管雨天和冷天。他們玩房屋的遊戲，騎竹馬，這是本能的。誰不高高興興地迴憶到他的童年時代，他親望一個洞穴，或走近一個洞穴底情景？我們最原始時代的祖先，他們的天然還遺留在我們的體內。從洞穴，我們進步到上覆棕櫚樹葉，樹皮和樹枝，編織拉挺的藤底那樣的屋頂，又進步到稻草屋頂，木板屋頂，磚瓦屋頂。最後，我們不知道什麼是露天的生活了，我們的室內生活比我們自己所想的還要室內化得多。從爐火，到田地，其間有了很大的距離。事情不知道要好上許多呢，如果在我們度過白晝和黑夜的時候，有更多時候，我們和天體中間沒有東西來把我們隔開了。如果詩人也並不是在屋脊下面說話說那末多的，如果聖人也不在房屋內住得那末久的。鳥雀不會在窩洞內唱歌，白鴿不會在鴿籠內撫愛牠們的真純。

然則，如果有人要打圖樣，造一個住宅，他應該像我們北方佬（原文 Yankoo 指美國的

北部之人，特指紐英倫人」的稍為精明一點，免得將來他發現他自己在個工作場中，或沒有出路的迷宮中，或博物院中，或救貧院中，或監獄，或華麗的陵墓中。先想一想，蔭蔽並不見得是絕對的必需品。我看見過潘諾勃斯各特河（Paradeport）上的印第安人，住在薄棉布的營帳中，四周的雪積了一尺左右的深，我想要是雪積得更深，可以替他們擋風的話，他們一定很高興。以前，如何使我老實地生活，得到自由，來從事我的正當的追求，這一個問題煩惱我，比現在煩惱我更多，幸虧我變得相當硬心腸了。我常常看到，在鐵路旁邊，一窠大木箱，六尺長，三尺闊，其中工人們把他們的工具鎖起來過夜的，我就想到了，每一個覺得日子難過的人，可以化一圓錢買這樣一個箱子，鑽幾個洞孔來放進一點兒空氣，下雨時，和晚上，就可以住進去，把箱蓋闔上，這樣他的靈魂便自由，他可以自由自在地愛他的所愛了。看來，這一點不是最壞的，一點不可以鄙視的下策。你可以興之所至，晝夜坐而不寐；起身出外時，也不會有什麼房東、二房東攔住你要房租。多少人給輓轡在一窠更大而更宏闊的箱子裏租金上，輓轡到死亡；其實他是不會凍死在那樣的一窠小箱子裏的。我並不在說笑話。經濟學，這一個科學，曾經受到各種的輕佻的處理，但究竟牠不是輕佻可以處理得了的。那些粗壯而結實的，在露天過大部份生活底人，能使他們舒服的房屋，幾乎全部，取用的是大自然的現成材料。戈金（Gookin），麻省聖區的印第安人的總督，曾在一六七四

年，這樣寫道：「他們的最好的尖屋，清潔地，用樹皮蓋頂，緊密而溫暖，都是木汁乾燥了的季節中，從樹身上掉下來的樹皮，給製成巨片，還有著蒼翠時的木料底沉重……較驚腳的尖屋也用蔦藤製成的蓆子蓋頂，也很緊密而溫暖，祇是沒有前者那末精美……我所看到的，有的是六十尺，或一百尺長，三十尺闊，我常常住在他們的尖屋中，發現牠們像最好的英國式屋子，一樣地溫暖。」他接着還說，室內通常是用炭花的蓆子鋪地，并且掛在牆壁上，各種的器皿俱全。印第安人而且已經進步到，能够在屋頂上開一個洞，放一張蓆子，用繩子來開闔，控制了通風的設施。第一要注意的是，這樣的尖屋最多一兩天就可以蓋起來，只要幾小時就可以拆卸，並且重新搭好；每一家都有一座這樣的房子，或者在這樣的尖屋中，都有一間。

在野蠻狀態中，每一家都有一座最好的好住所，够他們的粗陋而簡單的需要；可是，我想我下面的話還是說得很有分寸的，當我說，雖然天空中的鳥都有巢，狐狸都有穴，野蠻人都有尖屋，然而在摩登的近代社會中卻沒有一半家庭是有房子的。在文明特別昌盛的大城市中，擁有房產的人只是極小一部份。極大多數人要身外有匿藏，得付出一筆租金，在夏天冬天，蔽藏是少不來的，可是還租金，本已足够他買下一個印第安人的尖屋了呢，可是現在寄得他，在世活多久，就貧窮多久。這裏，我並不是把租屋與有房產之優劣拿出來做比較，然

而很明顯的是，野蠻人之有房產，因為地價格低，而文明人卻租房子住，通常總因為他財力不敷。有人就答辯了，可憐的文明人祇要付了租金，就有了一座房子；和野蠻人的尖屋比較，這房屋豈不像皇宮一樣？只要每年付租金二十五圓至一百圓，這是鄉區價格，他就得到了經過多少世紀才改良進步的，寬敞的房間，滑溜的油漆和牆紙，魯姆福火爐，內塗泥灰的牆，威尼斯的窗簾，銅質的抽水機，彈簧鎖，便利的地窖，還有許多別的東西。然而，這究竟是怎末一回事？享受著這一切的人，通常總被稱為可憐的文明人，而野蠻人，沒有這一切，卻生活得野蠻人似地富庶。假若說，文明乃是人的境遇的真實進步，——我想這話是很對的，雖然只有聰明人才能改進他們的境遇——，這就必須做到了，要能把更好的房屋建造起來，但價格卻沒有提高的；所謂物價，乃是用於交換物品底生命的代價，或是很少的生命，或付的是很長的生命。鄰舍的房屋普通要八百圓一幢，為了儉節儲蓄這一筆數目的錢，怕不要十年，以至十五年的勞働生命，那他還得是沒有家累的人才行呢；——這是以每一個人的勞働，每天值一圓來計算的，有的人收入較多，有的人收入却較少；——這樣，他必須耗費他的半世生命，才能賺得一幢他的「尖屋」。若假定他依舊租房居住，他還是選擇了一個很壞的境遇。野蠻人頗不願意，在這樣的條件底下，把他的尖屋來換得一座皇宮呢？

也許可以這樣揣想吧，讓我最底限度地說出了這富裕的房屋底全部好處，少說一點，

這也是未雨綢繆，至少對個人而言，他總可以償付喪葬費用了。可是，人也許是用不到自己來葬自己的。然而，這裏面就指出了文明人和野蠻人中間底一個重要的區別；無疑的，爲了我們的好處，他們就曾經設計過，要使得文明人的生命，有着「一種制度」，儘量地注意到個人的生命，爲了要保存種族，使種族更臻完美。爲了目前要得到這一個好處，我們卻犧牲得如何，我們本可以不用犧牲，得到一切好處地生活的。你說，可憐的你，常在，父親吃了酸葡萄，刺激得孩子的牙齒不愉快，這些話是什麼意思呢？

「我活着，上帝說，你不會有機會再用這以色列的謊語了。」

「看啊，一切靈魂都屬於我：正如那父親的靈魂般，孩子底，也屬於我，犯這罪過的靈魂要死亡。」

當我想到我的鄰居，那些康考特的農夫們，至少他們的境遇比起別的階級來還是更好的，我發現他們，大都已工作了二十年、三十年或四十年了，爲的是他們可以成爲農場上的真正的主人。通常這些農場是附帶了法律上的拖累而遺傳給他們底產業，或許牠原來是借了錢來買下的——我們不妨把他們的勞力中底三分之一，作爲房屋的代價——，通常總是他們還沒有付訖了那一筆借款。真的，那拖累有時還超過了農場的原價，結果那農場自身成了一個拖累，然而到最後還得有一個承繼人呢，是因爲這承繼人和農場太接近了。我和評價課稅



官一談話，就驕詫地發現了，他們竟然不能夠，一口氣地，背出十二個擁有農場的，自由而清白的市民來。如果你要知道這些家宅〔原文Homesstead——所有者佔據之房地產，在美國諸洲，大半受法令保護，債主對之，不能有所要求。〕的實況，到銀行去問一問抵押的情形。真真能夠用勞力來償付他的農場債務底人是這樣的難得，每一個鄰人都能用手指把他點出來。我疑心康考特一帶找不出三個這樣的人。在商人方面也如此，絕對大部份，一百個中間大約有九十七個是失敗了的，農民方面也是如此。關於商人，有一位曾經恰當地指出，他們的失敗大都不是由於金錢的虧蝕，祇是由於不能準期地償付債務；這就是說，由於後來信譽的毀損。這一來，問題的真相愈加難看了。不禁使人想到，那另外三個人的靈魂，說不定將來也不能夠獲救，也許他們會比那些老老實實地失敗的人，在更糟得多底情況裏破產。破產啊，否認債務啊，是一條條的跳板，我們的文明底一大部份就從那裏蹣跚上岸，翻了跟斗，而野蠻人卻站在飢饉這條沒有彈性的木板上。然而，每年在這裏舉行的密特爾賽克斯耕牛比賽大會，總是光輝燦爛，好像農業極好似的。

農夫們常企圖着，用比問題本身更複雜的方式，來解決生活問題。爲了需要他的鞋帶，他投機在畜牧之中。他用熟練的技巧，攪進了一個間不容髮的機括，想把安逸和獨立來捕獲，於是他拔脚走開，那時一隻腳給機括挾住了。他窮困的原因就在這裏；而且在類類乎的

原因裏，我們全都窮困，雖然有奢侈品包圍着我們，倒不如野蠻人有着一千種的安逸。鄒潑曼（George Chapman英國詩人（一五五九—一六三四））歌唱道：

虛偽的人類社會——

——爲了人間的宏偉

天上的歡樂稀薄得像空氣。

等到農夫得到了他的房屋，他並沒有更富，倒是更窮了，因爲房屋佔了他。依照我所能理解的，穆默斯（Morus羅馬神話中之笑神）曾經說過一句千真萬確的話，來反對明內瓦（Minerva羅馬神話中智慧、工作之女神）所建築的一座房屋，說她「沒有把鞋造成可以移動的房屋，然而一個惡劣的鄰居卻只能這樣避開；」還可以追上一句呢，我們的房屋是這樣不易運用，常常把我們幽禁在裏面，而不是我們居住在裏面；至於那惡劣的鄰居，又往往是我們的可鄙的「自我」。我知道，在這個城裏，至少有一兩家，幾乎是希望了一輩子，要賣掉他們的在近郊的房屋，搬到鄉村裏面去住，可是始終不能辦到，將來只有死亡來恢復他們的自由了。

就算承認了，大多數人最後是能夠佔有、或者租賃，那有了種種改進底近代的房屋。但當文明改進了房屋的時候，牠卻沒有同時改進了居住在房屋中的人。創法皇官是容易的，創造貴族和國皇卻很難呢。如果文明人所追求的並不比野蠻人的追求來得更加高貴，如果他把大部份的時間都化費了，來獲得蕪雜的必需品和一個僅僅是舒適的生活，那末他何必要有比野蠻人更好的住所呢？

可是，那貧窮的少數人如何着呢？也許可以看得更遠一點，正如有些人底外表的境遇高出於野蠻人，正比例地，另一些底外表境遇就低於他們。一個階級的奢侈全靠另一個階級的貧苦來維持均衡。一面是皇宮，另一面是濟貧院和「默默的貧窮人」。華造那些法老王（Pharaohs）的陵墓底金字塔的百萬工人只好吃些大蒜頭，他們將來要像樣樣地落葬都辦不到呢。完成了皇宮上的飛簷，入晚回家的工人，大約是回到一個比尖屋還不如的車房子裏。假如像下面這樣的想法，這是錯了呢：在一個存在着一般的文明底城裏，大多數的居民的情形並沒有降低得比野蠻人還要惡劣。我還是說一些生活得惡劣的貧窮人，還沒有說那些生活得惡劣的富人。要明白這一點，不必看得太遠，祇消看看鐵路旁邊，到處都有的陋室，還是文明中並沒有改進的了；在我每天的散步中，我看到那裏的人住在豬圈中間，整個冬天，門總是閉着的，爲的是放進光綫來，不用說沒有火堆，那祇存在於他們的想像中，而老少

的軀體，由於長久地怕冷而縮縮，便永久地變形了，他們的四肢和官能的發展也就停頓了。自然應當去看看這一個階級的人；使這個年代卓越底工作都是他們所完成的。在英國，世界的大工場之中，每一個大企業裏面的技工們，或多或少，也是這等情形。或許我可以把愛爾蘭的情形給你提一提，那地方，在地圖上，是作爲一個白種人的，解放了的地區。把愛爾蘭人的體格來跟北美洲的印第安人或南海的島民，或任何沒有跟文明人接觸過，因此沒有墮落底野蠻人，比較比較罷，我絲毫不懷疑，這些野蠻人的統治者，跟一般的文明人的統治者，是同等聰明的。他們的情形只證明了文明之中，含有何等的污濁穢臭。現在，我根本不必提我們的南方諸州底勞働者了，這個國家的羊毛出品是他們的生產，而他們自己也成了南方諸州的一種市場出品。可是，不往遠處扯開去，我祇說那些境遇還算中庸的人吧。

大多數人似乎從來沒有想過，一座房屋是什麼呢，雖然是不應該，却事實是終身窮困的，他們總想有一座房屋，跟他們講人的屋子裏一樣的。情形就好像，你祇能穿我縫給你製成的衣服，沒有棕葉的帽子，或山撥鼠皮的帽子，你祇能感慨時代的艱難，因爲你買不起一頂皇冠！要發明一座，比我們所已有的，更便利，更精美的房屋還是可能的，但大家可以承認，已有的房屋，我們還是買不起。我們還是繼續研究，獲得更多的東西呢，還是就以這一些作爲滿意了呢？須要不須要可敬的公民們，選擇莊嚴地，用他們的言和行，來說教，要年

輕人在死前置備若干雙多餘的皮鞋，和若干雨傘，和並不預備招待客人的空大的客廳？我們的傢俱爲什麼不能像阿剌伯人或印第安人一樣地簡單呢？當我想到那些民族的救星，我們稱他們是天上的使者，給人類帶來神靈的禮物的使者，但我想來想去，想不出他們的足踵後面，會有什麼跟班，會有什麼滿載了時式傢俱的車輛。我怎末能同意呢——這又是何等奇怪的贊同的意見啊——，如果說，我們在道德上和智慧上比阿剌伯人更優越，那末我們的傢俱也應該比他們的更複雜！實在，在目前，我們的屋中正堆滿了傢俱，給傢俱弄髒了呢，一位好妻子掃出了大部份的髒髒來，掃入垃圾桶，害得她一清晨不能做別的事，早上的工作！在曙光的光輝紅色中，在曼儂（Mannan）古代崇拜的巨像，相傳日出時能發生鬚琴之聲的樂管裏，爲什麼人要，在世界上，做早晨的工作？我桌上，有三塊含石灰的美石，發現了非得天天地擦拭牠們不可，真叫我震驚，我頭腦中的灰塵還來不及拂拭呢，趕快慚慚地把牠們扔出了窗子。你想，我怎末配有一個有傢俱的房層呢？我寧可坐在露天，因爲草葉之上，沒有灰塵，除非是人類已經沾辱過的地方。

多 那是騙著淫逸的人所創設的時髦翻新，讓成羣的人勸誡地追隨。要是一個旅行者，投宿在所謂「最漂亮的房間」裏，他就會發現這個啦，旅店主人會當他薩爾達拿波勒斯（Sardanapalus）古時阿敘利亞的國王）來看待，要是他接受了他們的溜情，不多久他就變

成一個失去了男性精力的人。我想到一輛鐵路車廂，我們是寧願化更多的錢於佈置的奢侈之上，而不在平行車的安全或便捷的，結果安全和便捷都談不到，車廂成了一間摩登客廳，有軟榻的睡椅，土耳其式厚褥榻，遮陽的簾子，還有另外一百種東方的花樣，我們把牠們搬到西方來了，那些花樣，原先是爲六宮粉黛的天子的后妃，回教的後宮中庭妻妾，而發明的，約拿撒 (Jonathan) 沙羅之子，大衛之友，見聖經。〕聽到了都要維爲情的東西。我寧可坐在一隻大南瓜上，怡然自得，不願意獨在天鵝般的墊子上。我寧可坐一輛牛車，自由自在來去，不願意坐什麼妖豔的遊覽車上天堂，一路上像患了瘧疾一般地呼吸。

原始人的生命中，簡簡單單，赤身露體，至少有這樣的好處，他是一個人大自來之中的通客。當他吃飽睡足，精神氣爽，便可以繼續他的行蹤。可不是，他居住在蒼穹的蓬椏下面，若不是穿過一綫天似的山谷，便是踱過一片平原，或是攀登一座高山。可是，看啊！人類已經成爲他們工具的工具了。獨立自然地，飢餓了就採菓實吃的人已經變成一個農夫；而在樹蔭下歇力的人已經變成一個管家的人。我們不再在夜間露營，我們安定在大地上，忘記了天空了。我們信奉基督教，不過當軀是一種改良了的農業 (agriculture) 原文 agri 斜書雙關應用，意爲大地，承上文) 的方法。我們已經給這個世界造了一個家宅，其次又造了一個家裏。藝術，最傑出的藝術作品都表示着人類怎樣從這種情形中掙扎得脫，但我們的藝術底效

果不過使我們這屈辱的境遇舒適一點，而那比較高級的境界却爲人遺忘了。真的，在村子裏，美術作品沒有地位，就有作品是傳下來的，一些爲我們而創造的作品，卻不能在我們的房屋或街道上找到合適的基腳柱。掛一張畫的釘子都沒有，也沒有一個架子來接受英雄胸像或聚者的胸像。當我想起我們的房屋，是怎樣建築的，是怎樣付款或付而未清賬的，牠們的家庭內部經濟又是怎樣的一回事，我不禁暗暗納罕了，在賓客前來，撫弄壁爐架上的那些小玩意兒的時候，爲什麼地板不會一下子破裂，讓他掉落到地窖中，落在堅固的，忠實的地基上。我不能不看到，世人是向着富有而優雅的生活，在跳躍，我一點也不欣賞那些點綴生活的藝術品，我全神貫注在人們的跳躍之上呢；想起人類肌肉能達到底、跳高的最高紀錄，還是某一些流浪的阿剌伯人保持的，從平地上跳高到二十五尺。沒有東西支持的話，跳到這樣的高度以上還是跌下來。因此，我要問問那些失當的產業所有者，第一個問題是，誰支持你？你是屬於九十七個跌下來的呢，還是屬於三個成功的人？回答了這些問題之後，也許我會看看你的華麗而無價值的玩物，鑑賞牠們的裝飾風。車子套在馬前面，既不好看，也沒有用處。在我們裝飾房屋，用美麗的飾物之前，先得把牆壁剝去一層，還得剝除我們的生命；剝除清楚了，美麗的房屋和美麗的生活才有了一個基礎：現在可以說了，美底實味要在露天培養，在那裏沒有房屋，也沒有管家的人。

老約翰遜〔Johnson 疑係十六世紀中葉移殖美洲之名感廉者〕，在他的「神奇的造化」中，說起他的同時代人，遣一個城市底最初的移殖人民，「他們在小山側，挖掘窖洞，作最先的蔭蔽處所，他們生了冒濃煙的火，泥土紛紛從上面掉落在木材上。」他們並不「給他們造房子。」他說，「上帝賜福，直到土地上生產了麵包來餵飽了他們，」而第一年的收穫不好，「他們不能不有很長的一季減少了食量。」一六五〇年，在荷蘭，紐·尼特蘭省〔*Netherland* 荷人殖民時所稱，即今紐約洲等地〕的秘書長用荷蘭文寫過一段話，告訴預備往那裏移殖的人，說「在紐·尼特蘭的人，特別在紐英倫的人，起初是不能隨心所欲地建造農屋的，在地上挖出一個方方的地窖似的坑，六尺或七尺深，長短却隨他們自己，然後用木材沿牆裝在壁上，用樹皮闔縫，以免泥土落下來，或用別的材料也可以；用木板鋪了地板，再用木板做了天花板，起了一個斜桁的屋頂，斜桁上鋪樹皮或蘆草皮，這樣他們可以很乾燥地闔家住在裏面，住上兩年、三年，或者四年，這些地窖中，可以想像的，還分了小房間，大小就看家裏的人口數目了。紐英倫的闔氣的重要人物，在殖民開始的時代，也住在這樣的住所裏面，那是有兩個原因的，第一，免得築造房屋，浪費了時間，下一季糧食不夠吃；第二，不希望他們大批地從祖國召來的苦工感覺到灰心。三四年之後，當田野已適宜於務農了，他們才給自己造漂亮的房子，化了幾千幾千的錢。」



這樣看來，我們的祖先至少是非常小心的，他們的原則似乎以滿足最緊迫的急需為第一。而現在底最緊迫的急需，滿足了沒有呢？想到要給我自己置備一種奢華的廣廈，我就像受到折挫了一樣，說起來，這一片的土地，還沒有適應上人類的文化，我們依然還在減少精神的食量，減得比我們的祖先節省麵粉，還更少。並不是說，一切建築物的裝飾風，可以在最初未受琢磨的階段裏，完全忽略掉；讓我們的房屋，在我們的生命中接觸到美麗的地方，得到那美，就像甲壳動物的內壁一樣，但千萬不能美得過份。唉！我可惜曾經走進過一兩座房屋，我知道牠們的內部是如何佈置的。

雖然我們沒有退化得如何惡劣，應得今天住密洞，住尖屋，或穿獸皮。自然，接受那付了高價換來的便利，人類的發明與工業底貢獻，還是應該的。木板，木瓦，石灰，磚頭，比合適的密洞，原根的樹木，大量的樹皮，或黏土，平坦的石片更容易得到，更便宜。我很明白這些，因為我在理論和實際上都熟悉這一些事。只要一點兒聰明，我們就可以用了這些材料，使我們比今天最富有的人還更富有，還使文明成爲一種祝福。文明人不過是更有經驗，更聰明的野蠻人。可是，讓我趕緊來說我那個實驗吧。

一八四五年三月尾，我借了一柄斧頭，走到華爾騰湖邊的森林裏，在我預備造房子的地

點底附近，開始砍伐一些高聳，箭矢似的，還年幼而壯盛的白松，做我的木料。開始時，要不東借西借，總是很難的，也許這還是唯一的妙法，讓你的朋友們對你的事業發生興趣。斧頭的主人，在他出乎借給我的時候，說他是他眼中的願景；可是我歸還時，斧頭愈加鋒利了呢。這是一個愉快的山側，我在那裏工作，滿山松樹，穿過樹林，我望見了湖水，還望見林中一塊小小空地，小松樹和小胡桃樹茁生着。湖水凝成的冰還沒有完全溶化，只化了幾處地方，全是黝黑的顏色，而滲透着水。我在那裏工作的時候，還吹過一些兒小風雪；但大部份時間，當我回出來，到了鐵道上，在回家途中，那黃沙一直伸展，在滾滾的大氣中閃閃，而鐵軌也在春天的陽光下發光了，我聽到了雲雀和京燕和別的鳥，已經來到，開始共我們生活新的一年。那是愉快的春日，在冬天裏的人底不滿，跟土地一樣，在溶解，而蟄伏的生命開始舒伸。有一天，我的斧頭柄掉了，我伐下一段青青的胡桃木來做成一個尖楔，用一塊石頭敲緊，就把整個斧頭浸在湖水中，讓那木片漲大一些，這時我看到一條赤練蛇竄入水中，却顯然不覺得不方便，牠游在湖水底，何止一刻鐘，跟我在那兒的時間一樣長久；也許牠還沒有從蟄伏的狀態中完全恢復過來。照我的看法，人類還殘留在目前的低級，原始的狀態中，也是同樣的原因；可是，如果人類感到了萬春之春底影響，把他們喚起來了，他們必然的要昇高，到更高級，更具靈性的生命。我早就在下霜的黎明中，看到路上有一些蛇，牠們的身

子還有一部份麻木不靈活，在等待太陽出來溶解牠。四月一日下了雨，澆了冰，這天的大半個早晨是霧濛濛的，我聽到一隻失羣的孤鷗撲撲在湖上，迷途了似地哀鳴着，像霧的精靈一樣。

我便這樣過着日子，伐木了，砍削木料，間柱和椽木，都用我狹狹的斧頭，沒有什麼可以奉告的思想，也沒有什麼學究氣的思想，祇自己歌唱着，——

「人們說他們懂得多；

瞧啊，他們生了翅膀，——

文藝啊，還有科學，

還有一千種技巧；

其實只有吹動的風

才是任何人之所知。」

我把主要的木材砍成六寸見方，大部份的間柱只砍兩邊，椽木和地板用的只砍一邊，其餘幾邊留下樹皮，所以牠們是挺直的，比鋸子鋸出來的更結實。每一根木料都挖了符眼，劈出了

木樺在頂頭，這時又借到一些工具了。我在森林中過的白晝往往很短；然而，我常常帶了我的牛油麵包的午飯去，在正午時，讀讀包蒸它們的新聞紙，坐在我砍伐下來的青松枝上，它們的芳香染到麵包上，因為我手上有一層厚厚的樹脂。我並沒有去結交它們，松樹却成了我的密友，雖然我砍伐了幾枝，依然沒有和它們結冤，我和它們越軋越熟了。有時候，林中的閒遊者給斧管吸引了過來，我們就愉快地臨着碎木片談話。

我對我的工作一點不緊張，祇是盡力做去而已，到四月中旬，我的屋架已經完工，可以立起來了。我已經問詹姆斯·柯令斯，一個在菲茨堡鐵路上工作的愛爾蘭人，買下他的陋室來利用他的木板。詹姆斯·柯令斯的陋室被認為是不凡的好建築。我找他去的時候，他不在家。我在外面走走，起先沒有給裏面注意到，窗子是很深而且很高的。屋很小，有一個三角形的屋頂，別的沒有什麼可看，那地方儼得像肥料堆，四週有積了五尺高的垃圾。屋頂是最健全的一部份，雖然有點扭曲，給太陽曬得很乾。沒有門框，門板下有一道草鷄終年亂飛的通道。柯夫人來到門口，邀我到室內去看看貨色。我一走近，母鷄也給我趕了進去。光色暗淡，到處是骯髒的地板，潮濕，膠黏，寒慄，還裹一條，那裏一條是不能搬走的木板。她點亮了一盞燈，給我看屋頂的內部和牆，和伸展到床底下的木板，却勸告我不要踏入地窖中去，那不過是兩尺深的灰塵洞。用她自己的話來說，牠們是，「頭頂上，四週圍，都是好木

板，還有一扇好窗戶，——原來是兩個方框，最近祇有貓在那裏出進。那裏有一隻火爐，一隻床，一個坐坐的地方，一個生在那裏的嬰孩，一把絲質的遮陽傘，鍍金的鏡子一面，還有一隻全新的咖啡磨，釘在一塊幼橡木上，這是全部了。我們的交易當下就談妥，因為那時候，詹姆斯也回來啦。當天晚上，我得付四圓兩角五分，他得在明天早晨五點搬家，可不能把什麼東西再賣給別人了：六點鐘，我可以去佔有那陋室。他說，趕早來得好，同時又表示他希望在地租和燃料上，再弄幾個錢，數目沒說，這是完全不公道的要求。他告訴我這是一的額外需索。六點鐘，我在路上碰到他和他的家庭。一個大包裹，全部家產都在內，——床，咖啡磨，鏡子，母鴉，——只除了貓子；她奔入森林，成為野貓，後來我又知道她觸上了一個捕山獾鼠的機關，結果便成了一隻死貓。

這同一天的早晨，我拆卸這陋室，拔除釘子，用小車把它們搬運到湖濱，放在草地上，再讓太陽把它們曬得扭曲而脆弱。一隻早春的鶉鳥（Chaffinch）最佳之歌鳥，僅次於歐洲最奇詭歌鳥之夜鶯，在我駕車經過林中小徑時，送出了一兩個樂音來。有個年輕人帕特利克，惡意地告訴我，一個愛爾蘭人的鄰居叫西萊的，在搬運時，把還可以用，直的，可以釘的釘子，鐵鑿釘和大洋釘，落進了自已的口袋，等我回來，我看他站着，好過得很，重新抬起頭來，滿不在乎，全身春意盎然地看那一堆廢墟；沒有多少工作做，他好像說。他在那裏代

表觀察，把這瑣屑不足道的事情造成了托洛亞城的變遷〔原文removal of the gods of Troy按托洛亞城爲荷馬史詩「依利阿德」中，十年征戰之城，這裏的一個典故却不詳，故暫時偷巧譯了一下。〕

我在一處向南傾斜的小山腰上挖掘了我的地窖，那裏曾經有一隻山撥鼠也挖過鼫的丘穴，挖去了山茶萸木和鑿鉤子的根，和植物的最後的痕跡，六尺見方，七尺深，直挖到一片良好的沙地，無論是如何的冬天，甘薯是決不會凍壞的了。週圍雖是傾斜的，又沒有石子；但太陽從沒有照射過，沙粒因此沒有流下來。這祇不過兩小時的工作。我對於破土特別感到興趣，在所有的陸地上，人們都挖掘到地下面去，求得均一的溫度。在城市中，最豪華的住宅裏也還是可以找到地窖的，他們在裏面儲藏了他們的根，像古人一樣，將來即使上層建築完全頹毀，很久以後，後代人還能發現它的土地裏面的痕跡。所謂房屋，不過是通到丘穴裏面去的一種門房而已。

最後，在五月初，由我的一些熟識的人幫忙，我把屋架立了起來，其實也沒有這個必需，但我是借這個機會來跟鄰舍聯絡聯絡的。關於屋架的樹立，一切榮耀自應歸我。我相信，有那天一天，大家還要一起來，樹立一個更崇高的骨架。七月四日，我開始住進了我的屋子，因為那時屋頂已經裝上，木板都釘齊了，木板都削成薄塊，鑲合在一起，驟雨是聽

無問題的，但在釘木板之前，我已經在屋子的一端砌了一個煙囪的基，磚石有兩卡車，都是一隻手從湖邊擡上山的。秋天熱完了地，我才把煙囪完成，恰在必需生火取暖之前，那些時候，我總是一清大早，在戶外的地上煮飯的：這一種方式我還認為是最便利，比一般的方式更愉快的。如果在烤麵包之前有了風雨，在火頭頂我放幾塊木板，躲在下面凝望著麵包，便這樣渡過了若干愉快的時辰。那些日子裏，我手上工作多，讀書很少，但地上的破紙，甚至單據，或襪布，都供給了我無限的娛樂，事實上跟朗讀了「依利阿德」一樣達到目的。

比我更謹慎地蓋房屋是值得的，譬如，先考慮到一扇門，一扇窗，一個地窖或一間擱樓等對於人的性格有何等的奠基作用，說不定你得找出比應付目前的需要更強壯的理由來，要不然就大可不必建立上層房屋了。一個人造他自己的房屋，跟一頭飛鳥造巢，同樣講究合用。誰知道呢，如果世人造了他們自己住的房子，親手造，又够簡單，够老實地用食物來養活了他們自己和家人，詩的感官一定在全球發揚光大，就像那些飛禽，牠們這樣做了，而歌聲唱遍了全球。可是，噢！我們像小黑鳥(cowbird)和杜鵑，到別的鳥所築造的巢中下蛋，牠們的歌喉與不協和的樂音，所以不能使行路人聽了快樂。難道我們永遠把建築的快樂放棄給木匠司務？在大多數人類的經驗中，關於建築的有多少？我全部的散步之中，絕對沒有碰

到過一個人在從事選自己住的房屋，這樣簡單而又自然底工作的。我們屬於社會。不單我總是一個人的九分之一，還有傳教師，商人，農夫呢。這種分工要分到什麼程度？最後又有什麼結果呢？無疑問的，要有專門人才來代替我們思想；可是，他可以排斥我思想我自己的思想，這就很不理想了。

真的，在這一個國家裏面有一種人叫做建築師，至少我還曾經碰到過一個人，他想到把建築上的裝飾風味弄得有哲理之精髓，有牠的必需存在的理由，換言之，確有美感，好像他得到了神靈啓示了。從他的觀點來說，一切就好啦，實在他比較普通愛好美術的人祇高明了一點兒。一個建築學上的感傷的改革家，不從基礎，他從飛機入手。僅在裝飾中放一個真理之精髓，像糖拌梅子裏面嵌進一粒杏仁或者一粒葛縻子，——我總覺得吃杏仁，不用糖便好了許多，——他，不想想居住在房屋裏面的人，可以裏面外面都建築得很真，裝飾却總歸是裝飾，可以時其自然的。幾會有講理性的人想到裝飾是表面的，僅屬於皮爾上的東西，——烏龜有斑紋的甲壳，貝類有珠母的光澤，幾會像百老匯上的居民娶建築寺院似的訂立合同？可是一個人，對他自己的房屋底建築的風格，不必要求過多，就跟烏龜對牠的甲壳一樣：當兵的不必把自己的特技底顏色畫在旗幟上。敵人會知道的。到了緊要關頭上，他就要臉色發青了。由我看來，這位建築師彷彿是在飛着上，羞澀地向那粗心的住戶私語着他的似是而非



的真理，那住戶實際上還比他知道得更多。我現在所了解的建築學的美，我了解髓是從內部向外面漸漸地生長的，是從那住在裏面的人底需要，和性格中展示的，住在裏面的人是唯一的建築師，——美來自他底不知不覺的真實中，高貴中，至於外表，他一點沒有想到；這樣的美如果有增添，必然是這樣增添的，他又不知不覺地有了先入的生命底美。在這個國內，畫家們都知道的，最有趣味的住宅是那些毫無虛飾的，卑微的，窮困的平民們的木屋和農舍；是這些居民的生活形成這樣的介壳，不僅在外表上有任何的特性，這一來是真正入畫了。同樣地有趣味的要算市民們的郊外的木籠子，他們生活得簡單而愉快，恰如他們的想像的時候，他的住宅就一點沒有傷腦筋的風格。建築上的裝飾大都是內部空濛洶洶的，一陣九月的風可以把牠們吹掉，好比吹落假借的羽毛一樣，無損於實際。地窖之中，沒有橄欖和旨酒的人，沒有建築也可以過。如果在文學作品中，也這樣多事地攪雜飾風，如果我們的建築師，也像寺院的建築師，化了很多的時間在飛簷上，就會怎樣呢？那些美文以及那些美藝，和牠們的教授們就是如此的。人關心得很呢，幾根木棍還是斜放呢，放在他下面，他的箱子應該塗上什麼顏色。如果他把牠們斜放了，把牠塗了顏色了，認真地說，這是有一點意義的；精神已經離開了羈亮，這是在建造他自己的棺材了——這是墳墓的建築學，而「木匠」成了「做棺材的人」底另一個名稱。在失望，或漠視生命的感情中，一個人說了，抓起

一把腳下的泥土來，用這顏色來粉飾你的房子吧。他想到了他最後的狹小的房子了嗎？拋一個銅幣來抉擇一下好了。他一定宥有非常的閒暇！爲什麼你要抓起一把灰塵來？還是用你自己的膚色來粉飾；讓他替你臉紅或者白好了。改進村屋建築的風格底一個企圖！等你找出了我的裝飾來，我一定採用牠們。

冬季以前我造了一個煙囪，把屋側釘上薄木片，因爲已經不能擋雨，那些是木頭上砍下來的，不很完美，但很蒼翠的木片，牠們的兩傍我却不能用鉋子刨平。

這樣我有了一個密不通風，釘上木片，擬以泥灰底房屋，十尺闊，十五尺長，八尺的木柱，有一個開樓，一個櫃，每一邊一扇大窗，兩個小門，一端有一個大門，正對大門一個磚砌的火爐。我的房子的支出，只是我所用的這些材料的一般價格，人工不在內，因爲都是自己動手的，總數我寫在下面：我抄寫得這樣的詳細，因爲很少數人能够精確地說出來，他們的房子終究化了多少錢，而能够把組成這一些屋子的，各式各樣的材料，各別的價格說出來的人，却是更加少了：——

木板 ……

八·〇三五（大多數係舊用木板）

拆卸屋頂及牆板之

木片	四·〇〇	
板條	一·二五	
兩扇舊貨玻璃窗	二·四三	
一千塊舊磚	四·〇〇	
兩箱石灰	二·四〇	——買貴了
頭髮	〇·三一	——買多了
壁爐用鉄片	〇·一五	
釘	三·九〇	
鉸鏈及螺絲釘	〇·一四	
栓子	〇·一〇	
粉筆	〇·〇一	
搬運費	一·四〇	(大多我自己用背揹的)
共計	二八·一二五	

材料都在這裏了，除了木料，石頭，沙子，居住在無人居住之地底人應該享受這些特權的。我另外還搭出了一個木棚，大都是用造了房子之後留下來的材料蓋的。

我本想給我造一座房子，論宏偉與華麗，要超過康考特大街上任何一座房子的，立刻，目前這樣的一座，使我很高興，也不願意化更多的錢了。

這樣我發現了，願意有一個住所的學生能够在這樣一筆費用裏得到一座終身受用的房子，這費用並不比他每年付的房租來得大。如果說我有點誇耀得過甚其辭，我的解釋是我的誇耀，爲了人類，倒並不是爲我自己；我的短處和我的前後不一致並不能影響我的言論的真實性。就是那些偏僻的地方——那些好像是難於從麥子上打掉的糠枇，使得我後悔跟任何人一樣，——不然我可以自由地呼吸，在這件事上伸直我自己，對於德性和身體都是一個極大的歡樂；所以我決定，決不爲了自卑的緣故，變成了魔鬼的代言人。我嘗試着，要給真理說幾個好字眼。在劍橋學院，一個學生的房租是每年三十元，比我的數字大了一點點，那家公司都在一個屋頂之下造了毗連的三十二個房間，他佔了便宜，房客卻因太多的嘈雜的隣居而深感不便，也許他還住在四層樓上。我就不得不想着，如果我們在這些方面有更多真知灼見，

不僅教育的需要可以減少，更多的教育而且早已完成了，爲了受教育而必需有錢支出的事情一定已經大部份都消滅了。學生在創辦或別的學校必需有底便利，化掉了他或別的人十倍的生命之犧牲，其實雙方都可以合理地處置這事情的。要收費的東西，所教育的，決不是學生所需要的東西。例如，學費，這在一學期的眼目中是一筆大支出，而他和受同時代中最有教養的人往來，從中得到更有價值的教育，這卻不需要費用。成立一個學院的方式，通常弄得一批繳費的人，繳來大洋和角子，然後盲目地遵守了分工的原則，分工分得到了家，這個原則實在是非得謹慎週到，不能遵守的，——於是招攬了一個承辦大工程的包工來，他又雇用了愛爾蘭人或別些工人，果真從基開工了，然後，學生們得適應在這裏面；而爲了這些教導管理，一代代的子弟得付學費。我想，學生們或那些想從學校中得益的人，如果能自己來食這個基，事情就要好得多。得到了他貪求的有閒與休息底學生們，因爲他們根據了制度，逃避了人類的必需的勞働，得到的祇是不值得，無益的有閒，在閒暇中能有豐富收穫的那種經驗，他們卻全沒有。「可是，」有人說，「你不是主張學生不應該用頭腦，而是應該用雙手去進學校的吧？」我不是完全這樣地主張的，我主張的東西是他應該多多地這樣想：我主張他們不應該遊戲生活，或僅僅做研究生活，讓人類社會供給他們，要這一個高價的把

觀，他們應該自始至終，熱忱地生活。生活。除非少年人立刻作生活的實驗，他們便沒有更好的學習生活的方法了，我想這樣做了，可以像數學一樣的來訓練心智。如果我希望一個孩子懂得一些文藝和科學，舉例以明之，我就不願意走老路子，那不過是把他送到附近教授的地方去，那裏什麼都教，什麼都練習，祇是不教生活的藝術，不練習生活的藝術；——祇是從望遠鏡或顯微鏡中考察世界，卻沒有教授他用肉眼來看；研究了化學，卻不去學習他的麵包如何做成；或者學了機械，不學牠如何完成的；雖然發現了海王星的衛星，卻沒有發現自己眼睛裏的微塵，更沒有發現自己又是哪一個流浪浪蕩的衛星；他在一滴醋裏觀察怪物，卻不觀察他四繞的弱肉強食的怪物。一個孩子自己挖起了鐵苗來，自己溶化，把所需要的從書本上找出來，然後他做成了他自己的指刀，——另一個孩子一方面在學院裏聽講冶金的科學，一方面收到他父親給他的洛傑斯牌子的指刀，——試想這樣過一個月之後，哪一個孩子進步得更多？又是哪一個孩子給指刀割破了手的？……真叫我吃驚，我離開大學的時候，說是我已經學過航海了！——其實，只要我到港口去打一個轉身，我就可以知道得更多了。甚至貧窮的學生也讀，並且被教以政治經濟學，而生活的經濟學，那是哲學的同義語，卻甚至沒有誠懇地在我們的學院中教授呢。結果弄成了這個局面，兒子在研究亞當斯密斯（Adam Smith 蘇格蘭經濟學家（一七二三——一七九〇）），李卡圖（David Ricardo 英國古典派

經濟學家（一七七二——一八二三）和薩（Saw），父親因而陷入不可挽救的債務中。

正如我們的學院，同樣是一百種「近代的改進」；對牠們有的祇是幻覺；不常有肯定的改進。魔鬼老早投了資，後來又不斷地加股，靠着複利息的收入過日子。我們的發明總成爲漂亮的玩具，祇是吸引我們的注意力，離開嚴肅的事物。牠們祇是無法改進的目標底一些改進的方法，其實這個目標已經是太容易到達的了；就像鐵路直達波士頓或紐約一樣。我們急忙忙要從曼恩州（Maine）築一條磁力電報線到德克薩斯州（Texas），可是從曼恩州到德克薩斯州，也許沒有重要的音訊要通。只像一個人，熱衷地要和一個著名的聾耳婦人相談，他被介紹給她了，聽覺器也放在他手裏了，他卻發現，原來他也沒有話對她說。彷彿是人們只願意說得快，卻不願意說得有理智。我們急急乎要在大西洋底下設隧道，使新世界和舊世界只幾星期的相距，也許第一個消息，傳入寬大，軟皮的美國人的耳中的，不過是那些阿特萊德公主患百日咳之類的消息。總之一句話，騎着馬，一分鐘跑一英里之人不會攜帶那最重要的消息；他不是一個福音教徒，他跑來跑去也不是吃蝗蟲和野蜜爲生的。我疑心飛行的卻爾特爾（Flying Childer 不詳。疑係一種出租之英國馬車）從沒有載過一粒穀子到磨坊去。

有一個人對我說，「奇怪你不積幾個錢；你喜愛旅行；你應該坐上車，今天就上菲茨堡

去，看看世界。」可比我比這一類話更聰明些。我已經明白最快的旅行是步行。我對我的朋友說，假定我們試一試，誰先到那裏。距離是三十英里，車票是九角錢。這差不多是一天的工資。我還記得，在這條路上做工的人一天只拿六角錢。好了，我現在步行出發，不到晚上，就到達了；一星期來，我的旅行都是這樣的速度。那時候，你是在掙工資，明天的什麼時候你也到了，可能今晚就到達，假如工作找得巧。然而，你爲了上菲茨堡，卻化了一整天的大部份時間在工作中。由此可見，鐵路繞如果繞全世界一匝，我想，我總趕在你前頭，至于廣廣眼界，多點閱歷，我諺和你完全絕交了。

這便是宇宙律，從沒有人能勝過它；對於鐵路，我們可以說牠廣而且長。使全人類得到一條繞地球一匝的鐵路，好像是挖平地球的表面一樣。人們糊裏糊塗相信着，只要他們繼續用合股經營的辦法，鑿于這樣子活動下去，最後會到達某種地方，不曉得多久，也不曉得爲什麼；可是成羣的人奔往貨棧，賣票員喊着「大家上車！」煙在吹，水蒸氣濃密了，看到少數人上了車，可是其餘的趕不上，——這就被稱爲「一個憂鬱的意外」，這確實是的。無疑碰到了車資的人，最後還是趕得上車子的，就是說，祇要他們還活着，可是說不定那時候他們已經失去了彈性和旅行的願望了。這種化了一個人的生命中最寶貴的一部份來賺錢，爲了在最不寶貴的一部份時間裏，享受一下可疑的福份，使我想起了那個英國人，首先要到印度



去發財，爲了他可以回到英國來，過一個特人的生活，他應該立即上攔樓去才對。「什麼！」一百萬個愛爾蘭人從土地上，所有的陋室裏，發出呼喊來了。「我們所造的這條鐵路，難道不是一個好東西嗎？」是的，我回答，比較地說，是好的，就是說，你們很可能攪得更壞；可是，因爲你們是我的兄弟，我願意你們，比挖掘在運垃圾堆中，更好一點地耗費你們的光陰。

在我完成房屋建築之前，希望用老實而愉快的方式來賺十圓或十二圓的收入，來抵償我的額外支出，我種了兩畝半的沙土，在房屋附近的，種了青苳，但也種了一點兒甘薯，包谷，豌豆和蘿蔔。整個區域佔地十一畝，大都生着松樹和胡桃樹，上一季賣掉了八圓八角一畝。有一個農夫說牠「毫無用處，只好養一些噁噁叫的松鼠。」不是地主，我不過是一個居住在無人之地的人，所以我沒有施肥，我不希望再耕作那末多的，我也沒有鋤了全部的地。耕作時，我得到了錢「考特」(Cort)一百二十八立方尺，八尺長四尺寬四尺高之塊」的樹根，後來供給我燃燒了很久，我留下了幾圈小地，不事耕作，在夏天裏，當青苳長得異常茂盛的時候，很容易區別牠們。房屋後面，那些枯死的，賣不掉的樹木，和湖上漂浮而來的木料也供給了我其餘的一部份燃料。我卻不能不租一匹笨地的馬和雇一個短工，但笨犖的遠

是我自己，我的農場支出，第一季，在工具，種籽和工資上，一總十四圓七角兩分五。包谷種籽是人家送的。種籽實在不值多少錢，除非你種得比需要量更多。我收獲了十二「蒲式耳」(Bushel 合吾國三六·三六公升)的青莖，十八「蒲式耳」的甘薯，此外還有若干莖薯和包谷，黃包谷和蘿蔔種晚了，沒有結果。農場的收入全部：

二三·四四

減去支出 一四·七二五

結餘 八·七一五

此外有些生產我吃掉了，手頭還存着一些，估計約值四圓五，——這手上的存儲已超出了我不能生產的蔬菜數量。在細細思量以後，還是說，考慮到人的靈魂和時日底重要之後，雖然爲了這個實驗佔去了我很短的時間，但一部份也因為牠的時間非常短暫，我就確定了，還是比康考特任何的一個農夫，今年的收穫更豐足。

第二年，我幹得更好，因為我把需要量的全部地統統耕了，計一畝地三分之一，從這兩年的經驗中，我發現了，我沒有給煥煥的農業領着嚇倒，亞瑟·楊(Arthur Young)的著作

在內，我發現一個人如果要簡單地生活，祇吃他牧獲的五穀，而又並不耕種得超過他的需要，以無鬻足地交換更奢侈，更浪費的物品，那末他祇要耕幾「洛特」(Lot)五又二分之一「碼」的地就夠了，用鐮子比用牛來耕是便宜得多，每次可以換一塊新地，以免給舊地施肥不已，而一切農場上的必需的勞働，只要他夏天有空閒的時候略略做一做就夠了；這樣他就不會給綁縛在一頭牛，或馬，或母牛，或豬羈一起，像目前的境遇似的。在這一點上，我希望大公無私地說話，對目前的社會經濟情形，失敗成功都不關我的事，我比較康考特的任何一個農夫都更具獨立性，因為我沒有拋錨地在一座房屋或一個農場上，我能隨我的天賦意向行事，那意向卻是每一刹那都彎彎曲曲的。況且，我比他們已經尤景好了許多，如果我的房子燒掉了，或者收成歉荒了，我還是跟以前一樣廣樂的。

我常常想，不是人在牧畜牲，而是畜牧在牧人，畜牧是更自由的。人與牛在交換工作；如果我們考慮的，只是必需勞働的話，那末牛是佔便宜很多的，牠們的農場也大得多。人担任的一部份交換勞働便是六星期割乾草的工作，這可不是兒戲呢。自然沒有一個在各方面都生活得很簡單的國家，就是說，沒有一個哲學家的國家，是願意犯這種利用畜牲勞働底重大錯誤的。的確，世上永未有過，將來也未見得會有一個哲學家的國家，就是有了，我也不敢說是美滿的。然而我絕對不願意成一匹馬，或一匹牛，束縛了牠，叫牠替我做任何能做的工

作，因為我怕變成馬人或牛人；如果說這樣做了，社會可以得益匪淺，我們難道能夠確定，一個人的盈益不是另一個人的損失，難道能夠確定，馬房裏的僕僕已跟他的主人一樣滿足了？承認若干公共的工作沒有牛馬的幫助建立不起來；讓人類和牛馬一起來分享這種光榮好了；推論下來說，難道人類不去完成這種工作，便对不起他自己了嗎？當人們利用了牛馬幫助，開始做了許多不需要，但藝術化的，奢侈的，懶惰的工作，這就不可避免了，有少數人得和牛馬交換工作，換句話說，他們便成了強者的奴隸。所以，人不僅為他內心的獸性而工作，而且，正好是一個象徵，他還為他身外的畜牲而工作。雖然我們已經有了許多磚瓦和石塊砌造的屋子，一個農夫的股實與否還待看看他的獸廄有未蔭蔽了他的住屋。城市裏據說有最大的房屋，供給耕牛，母牛，馬匹住宿，在公共的大廈中，一點不覺得不適當的；可是，這國家內祇有很少言論自由與信仰自由的大廳。國家應該不是用高樓大廈，來紀念輪們自己的，為什麼不用抽象的思想力呢？東方的那些廢墟，那裏比得上一部印度古詩（*Dhagvak-Codes*）更可豔羨！高塔與寺院是帝皇的奢侈。一個單純而獨立的心智決不會聽從了帝皇的吩咐的。天才不是留給任何帝皇使用的，也不為物質的金，銀，大理石而保留，最多他祇被保留了極細微的一部份。請告訴我，這樣打碎石子到什麼時候呢？在阿卡地（*Arcadia*）希臘山區曠田園風味的樂土，當我在那兒的時候，我沒有看到任何打碎石的人。那些國家迷戀

在瘋狂的野心中，要牠們自己永垂不朽，單把牠們的大量碎石子留下來。如果用同樣的勞力來琢磨他們的風度，就會如何？祇要一點兒理性，就比一個矗立到月球那樣高度的紀念碑，更加值得紀念。我喜歡一些石子放在牠們原來的地方。宏偉的塞拜「Thebes」古希臘大城，有七門」是庸俗的偉大。一座有一百個城門的塞拜城早遠離了人生的真正目標，怎比得上那圍繞着誠實人的田園的「洛特」的石牆，來得更符合理性呢。野蠻的，異教的宗教和文化，造了華麗的寺院；你能稱之為基督教的，就沒有這樣做了。一個國家所敲碎的碎石子大都用在坟墓上。牠活埋了牠自己。說到金字塔，本沒有什麼驚奇，可驚的是有那末多人，竟能屈辱到如此地步，化了他們一生的精力，替一個魯鈍的野心家造墳墓，其實他要跳入尼羅河淹死，或把身體餵了野狗，還更聰明些，更雄糾糾呢。要我給他們，和他找一些掩飾之詞，倒也未始不可，可是我沒有時間。至于那些建築家的宗教和他們對於藝術的愛好，這倒是全世界一樣的，不管他們造的是埃及的神廟或美國銀行。總是代價大於實際。主源是虛榮，助手是愛大蒜，麵包和牛油。一個年輕，有希望的建築師，巴爾康先生在他的維特羅維烏斯「Vitruvius 羅馬建築大家」像的後面設計了一個圖樣，用的是硬鉛和直尺，工作就交到杜勃黎父子碎石公司手上。三世紀俯視牠，而人類抬頭向牠凝望。再說你們的高塔和紀念碑吧，有過一個瘋子要掘隧道通到中國去，掘得這樣深，據說他已經聽到中國的茶壺和碟子的

擊響了；可是，我想我不會越軌地對他的那個窟窿有什麼羨慕的。許多人關心東方和西方的紀念碑，——要知道是誰造的。我願意知道的是誰當時不造這些東西，——誰超越了這許多小玩意。可是讓我繼續統計下去。

同時內，我在村中丈量，做木工，和別的一種日工，我會的行業有我手指之數那末多，一起掙了十三圓三角四分。八個月的伙食費，——就是說，從七月四日到三月一日，結出這賬目的日子，在那裏我一共過了兩年多點，——我自己生產的甘薯，一點兒包谷，若干莧荳不算在內，也不算結賬日留在手上的存貨市價，計開：——

米…………… 一·七三五

糖醬…………… 一·七三三 ——最便宜的醬精

黑麥…………… 一·〇四二五

印第安豆粉 〇·九九二五 ——較黑麥價廉

豬肉…………… 〇·二二一

價錢比印第安

麵粉…………… 〇·八八 薯粉貴，而且

『做起來也麻煩』

白糖……	○·八〇
豬油……	○·六五
蘋果……	○·二五
蘋果乾……	○·二二
甘薯……	○·一〇
一隻南瓜……	○·〇六
一隻西瓜……	○·〇二
鹽……	○·〇三

都是試驗，但  
是結果統統是  
失敗的。

是的，我的確吃了八圓七角四分，見前列清單；可是不應該這樣不害羞地發表我的罪過，如果我不知道我的讀者之中，大多數人跟我同樣地罪過，他們的清單恐怕發表出來，還不如我的呢。第二年，有時我捕魚來吃，有一次我還殺了一條區大鯊魚，關到我田裏來的山獐鼠，——牠頭像豬，人所說的在遷徙他處，——我吃了牠，一半也是試驗性質；雖然牠暫

時給我一番享受，由於那麝香的芳香，我知道長期享受這口福是沒有好處的，即使你請村中名廚給你烹調了山獾鼠前來。

在同一時間之內，衣服及其他零用，項目雖然不多，卻也有：

八·四〇二五

油及其他家庭用具

二·〇〇

全部資金流水就是這樣，除開洗衣和補衣，那倒多半是拿到外面去的，但賬單還沒有開來，——這一些是全部了，也許還是過多了一點的，在這世界上就必需化這一些錢，——牠們是——

房子……………

二八·一二五

農場，一年開支……

一四·七二五

食物，八個月……

八·七四

衣服等，八個月……

八·四〇二五



油等，八個月…… 二·〇〇

共計 六一·九九二五

現在我是向那些要過生活的讀者說話的。爲了支付這一筆開銷，我賣出了農場生產品，計

一二三·三四四

日工掙到的…… 一三·三四

共計 三六·七八

從開銷上減去此數，差額二十五圓二角一分又四分之三，——恰恰是我開始時所有的資金，原先就預備負擔支出的，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呢，不說我這樣地得到的閒暇，獨立和康健，我還有一座安樂的房產，其裏面我要住多久，就住多久。

這些統計資料，雖然很瑣碎，似乎沒有什麼用處，但相當地完備，也有某種價值。沒有一點，我沒有記上賬簿的。從上面的列表看來，僅僅是食物一項，每星期要化掉我兩角七分。食物，在後來的兩年之內，總是黑麥，和不發酵的印第安豆粉，甘藷，米，少量的鹽

肉，糖醬，和鹽，和喝的水。我這樣愛好印度哲學的人是合適的，應該以米為主要的食糧。幾個習慣成性，無理取咎的人是反對的，但我還是說出來吧，我常常到外面吃飯，相信將來還是有機會要到外面吃飯的，而我如果這樣做，那總是因為家裏遭了災害了。我已經說了，到外面吃飯是經常的事，對於那比較的論點，這是一點不生影響的。

我從兩年的經驗中，知道了，就是在這一個程度上，要得到一個人的必需的食糧還是不可信地少極了麻煩的；而且一個人可以吃簡單得像動物一樣的食物，依然保持得住健康和力氣。我曾經從包谷田裏採了一些馬齒莧（學名 *Portulaca oleracea*），煮熟加鹽，吃了一盆，這一頓飯就够我心滿意足，後來幾次都這樣。我把拉丁文的學名寫下，因為牠實在是美味。請說說看，在和平的時代，在普通的中午，吃一些青翠的包谷穗，加上鹽，一個講究理性的人還能希望更多的食物了呢？就是我的小小變換也只是為了換換胃口，並不是為了健康的緣故。然而人們常常以為他們要餓死了，不是因為缺少必需品，祇是因為缺少了奢侈品！我還認識過一個良善的女人，她以為她的兒子送了命，因為他祇喝開水。

讀者當然明白，這問題我是從經濟學的观点，不是從美食的观点來處理的，他不能把這種節食來作試驗，除非他是脂肪太多的人。

起先我用純粹的印第安麥粉和鹽來製成麵包的，純粹的磚上的糕餅（*Hoe-cake*）最初煮

於轉上，故有此名」，我在露天的火上烤麵們，放在一片薄木片上，或者放在建築房屋時從木料上鏟下來底木頭上；可是時常獲得有松樹味兒。我也試過麵粉；可是最後發現了黑麥和印第安麥粉的合製，最方便，最可口。在冷天，這樣連續地烘這些小麵包不是很有趣的事，把麵地翻身，像埃及人解小雞一樣。那成熟起來的，正是我的真真的米糧底菓實，在我的嗅覺中，牠們有如其他的崇美的菓實一樣，有一種芳香，我用布把麵們包起，要保持這種芳香到越長久越好。我研讀了不可不讀的製麵包的古代藝術，和這些自願的權威人物相商，一直回溯到原始時代，不發酵的麵包底第一個發明者，那時從吃野菜子，啖生肉，人類進步到吃這一種食譜的文雅和優美的程度，我慢慢地又在我的讀物中，旅行下來，到麵糊突然發了酸，據信就是這樣的，發酵的技術就學會了，然後經過了各種的發酵作用，直到我讀到了「良善的，甘美的，健康的麵包，」生命的支持者。發酵，有人認為是麵包的靈魂，充滿細胞組織中的 *Streptococcus*，像聖灶上的火焰，被虔誠地保留下來，——我想，一定有很珍貴的幾瓶，最初從「五月花」[*May Flower*] 移植美國的第一條船名「中帶」來，為美國盡了這任務的，而麵的影響還在這片土地上，昇騰，膨脹，伸展似食糧的波濤，——這酵母我也從村中規律地，忠誠地拿來了，有一天早晨我卻忘記了規則，燒燬了我的酵母；從這件意外來看，我知道這種事也是不能避免的，——我發現這個不是用綜合，而是用了分析的方式的——

從此我快快活活地取消了牠，雖然大多數的家庭主婦曾經熱忱地勸告我，沒有發酵粉，安全而廉樂的麵包是不可能的。年老的人還要說，這樣養身的力量就很快地銷蝕了。然而，我發現這並不是必需的原料，沒有發酵，過了一年，我還是在生命的土地上；我高興的是袋子裏帶一隻小瓶子，這種麻煩總算免掉了，可能瓶子壓破，內容都翻掉，使得我不舒服。沒有這東西更乾脆，更可故了。人這一種動物是比起別的動物來，更能够適應各種。氣候，各種環境的。我也沒有在麵包裏放了什麼鹽，蘇打，或別的酸素，或鹹。看來我是依照了基督誕生前兩個世紀的馬爾庫斯·爾修斯·卡托〔Marcus Porcius Cato 羅馬的愛國志士〕的方子做麵包的。『Panem depticium sic facito. Mannus mortariunque bene lavato. Farinam in mortarium indito, aquae paulatim addito, Subigiltoque patere. Ubi bene subgeris, defingito, coquitoque sud testu.』他這段話我這樣理解：——「這樣做手搓的麵包。洗淨你的手和長槽。把粗粉放進長槽，慢慢加水，搓得透澈。等你搓好了，使成形，而烤在一個匣中，——這是說，一個烤麵包的爐中了。一個字也沒有提到發酵。可是我還不能常常用這一類的生命的支持者。有一個時期，囊空如洗，我有十個月之久，都沒有看到過麵包。

每一個新英倫人那可以很容易地在他的黑麥和包谷地上，生產他自己所需要的麵包原

料，而不靠遠方的免起飄落的市場。然而我們過得真不樸素，真沒有獨立性，在康考特，新鮮的粗粉已經店裏買不到了，搗碎的和更粗縫的包谷簡直沒有人吃。農夫們把自己生產的一大部份餵了牛和豬，另外到鋪子裏去，化了更大的代價，買了未必更健全的麵粉來。我看到我可以很容易地生產我的一兩「蒲式耳」的黑麥和印第安薯粉，前者在最貧瘠的地上也能生，後者也用不着好土地，就可以用手把牠們舂碎，沒有米沒有豬肉就能過日子了；如果我定要有一些糖精，我可以從南瓜和甜菜根裏做出一種很好的糖醬來，加上檳榔葉當然更容易做，卻也不需要了；如果這一些正在生長之中，我也可以用許多代用品，代替已經提及的幾個名字。「因為，」我們的祖先就會歌唱，——

「我們可以用南瓜，胡蘿蔔，胡桃木

來做成美酒，給我們的嘴甜甜蜜蜜。」

最後，說到鹽，雜貨之尤難者，本可以找個機會到海邊，去拾一些來的，其實，完全不用鹽，還可以少喝一點開水呢。我不知道印第安人有沒有爲了得到食鹽，而勞費過心機。

所以，我這樣避免了一切的經營與物物的交換，至少在食物這一點上，而且房子已經存

了，剩下來只是衣服和燃料的問題。我現在所穿的一條褲子是在一個農夫的家裏織成的——謝謝天，人還有這未多的美德呢；我認爲一個農夫降爲技工，其斃天動地，正如一個人降而爲農夫的一樣；——而在一個新的鄉村中，燃料又是一個大拖累。弄一個植物產地吧，如果我不能再居住在這個無人居住之地，我可以用我耕耘所獲得的，——就是說，八圓八角，來買下一畝地了。可是，事實是我認爲我居住在這裏，大大地增加了土地的價值了。

有着干不易信服的人有時間了我這樣的問題，如，我認爲祇吃蔬菜就可以生活嗎；立刻就說事物的本質好了，——因爲本質是信心，——我往往這樣回答，說我可以吃木板上的釘子就生活下去的。如果他們不了解，那末怎末樣說，他們也不會了解的。在我這方面，我願意知道這樣的實驗有人在做；就好像有一個青年會嘗試過半個月，要靠堅硬的連壳的包谷來生活，而且祇用他的牙齒來做石臼。八鼠這一種族試過，很成功。人類對這樣的試驗是有興趣的，雖然要除開老婦人，她們無能爲力，而且軋米廠裏還有股份，她們也許要吃虧了。

我的傢俱，一部份是我自己做的，其餘的化了我一些錢，但我沒有記賬，包含一張床，一隻桌子，三隻椅子，一面直徑三英寸的鏡子，一對火箱和鐵片，一隻壺，一隻連柄的鍋子，一個油煎用的扁皿，一隻柄杓，一隻洗臉盆，兩付刀叉，三隻盤，一隻杯子，一隻調

壺，一油罐，和一特醬缸，還有一隻油漆的燈。沒有人會竊得坐在南瓜上的。這才是不經濟。有好些是我所喜歡的椅子，在村中的擱樓上；只要去拿，就屬於你了。傢俱！謝謝天，我可以坐，我可以站，用不到傢俱公司來幫忙。一個人如果是哲學家，怎能不吝嗇呢，看到他的傢俱裝在車上，曝露在天光下面，衆人眼前，全是中間空洞的東西？還是斯波爾亭公司的傢俱。我看到這些傢俱中，總無法知道牠屬於一個所謂個人呢，還是窮人的；牠的主人底模樣似乎總是窮相十足的。真的，這種東西越多，你越窮。每一車，都好像是十幾座陋室裏的東西；一座陋室如果是很窮的，這就是十二倍地窮困。你說，爲什麼我們常搬動，還不是爲了丟掉一些傢俱，我們的 *chairs*（動物脫落的皮殼，如蛇皮蝦殼）；最後要離開這個世界，到一個有新的傢俱的世界去，舊的可以燒掉了？卻好像一個人把所有的陷阱的機括都縛在他的皮帶上，他搬動經過荒野時，不能不拖動那些繩子，拖動了他的陷阱。把斷尾巴留在陷阱中的狐狸是幸運的。麝鼠爲了逃命，肯咬斷牠的第三條腿子。無疑，人已失去了他們的彈性。怎的他常常走上絕路！「先生，假如我很勇敢，你所謂的絕路是什麼意思呢？」如果你是一個先知者，何時你遇見一個人，你就知道他佔有了的是一些什麼，是的，還有一些什麼，他是裝作沒有佔有的，甚至能知道他的廚房中的用器，一切外觀華美而無用的東西，他卻都要留下來，不願意燒掉，他就好像是被覓鏡在這些東西上面，拖着牠們到處走。一個

人要鑽過一個纏結的口，或過一遺門，而他背面的一車子傢俱却過不去，這時，我說，這個人是走上絕路了。常我聽到一個衣冠楚楚，外表堅實的人，似乎是很自由，似乎一切都安排得很得當，却說起他的「傢俱」來，很想知道牠們是保險還是不保險的好，我不能不替他感到憐憫。「我的傢俱怎麼樣呢？」我的權樂的蝴蝶，這就落在一個蜘蛛網中了。甚至於這樣的人，多年來好像並沒有傢俱牽累他的，但是，如果你仔細地盤問他一下，你就發現了，在什麼人家的棚棚底下，也儲藏着他的幾件傢俱呢。我看今天的英國，就好像一個老年紳士，帶着他的許多行李，在旅行着，全是住家住久了以後，積起來的許多華而不實的東西，而他是沒有勇氣來把牠們燒掉的：大箱子，小箱子，手提箱，還有包裹。至少把前面的三種拋掉了。現在，就是一個身體康健的人也不會提了他的床鋪上路了，我自要勸告一些害病的人，拋棄他們的床鋪，奔跑奔跑。當我碰到一個移民，帶着他的全部家產的大包裹，蹣跚前行，——那包裹好像他領子後頭長出來的一個大瘤——我真可憐他，並不因為他祇有那末一點兒，倒是因為他得有這一切得帶着跑路。如果我必需帶着我的陷阱跑路，至少我可以帶一個比較輕便的陷阱，機括一發，也不會咬住我最機要的部份。可是，最聰明的辦法還是千萬不要用自己的手掌去攫取陷阱。

我已經明白，接下來我得說的，我不必化錢在窗簾上，因為除了太陽月亮，沒有別的我



不願意接待的人，我也願意他們來看我。月亮不會使我的牛奶發酸，或我的肉體發臭，太陽也不會損害我的傢俱，或使我的地氈褪色，如果我有時發現這位朋友，太熱情了，我覺得退避在大自然已經供給了的甯靜後面去，在經濟上更划得來，何必在我的家政之中，又添上一項甯靜呢。有一位夫人，有一次要送我一張地氈，可是我屋內找不到地位給牠，也沒有時間在屋內屋外打掃牠，我沒有接受，我寧可在我們門前的草地上擦拭我的腳底。真應該在罪惡之起源時就避免牠。

不久前，我參觀一個教會執事的產業拍賣，他的一生是不濟事的，而：——

「人做的罪惡，他死後還流傳。」

照常，大部份的東西是華而不實的，還是他父親手裏就開始積藏的。其中，還有着一條蠶蟲。現在，這些東西，躺在他家的柵欄和別些封塵的洞窟中，已經半個世紀之久，而還沒有被燒掉呢；非但不是一陣炬火，非但不是消毒的火化，倒反而拍賣了，要增加牠們的命運了。鄰居成羣地集合，先行觀摩，全部買下之後，小心翼翼地搬入他們的柵欄中，和別的封塵的洞窟中，躺在那裏，直到五一份家產又成了問題，那時牠們又用一次門。一個人死了之

後，他的腳只觸到灰塵罷了。

有些野蠻國家的風俗，也許我們學了，能有益處，因為他們還彷彿每年有一次脫皮；雖然實際上做不到，他們却有意思要這樣做一下。像巴爾特拉姆（Balthazar）描寫摩克拉斯族印第安人的風俗，我們要是也這樣慶賀一個 *jeûne*，即「第一個真實的慶宴」，難道這不是很好嗎？「當一個部落慶祝 *jeûne* 的時候，」他說，「先給自己預備了新衣服，新的罐頭，盤子，別的器皿和傢俱，然後集中了所有的穿破了的衣服和別的可以棄置的東西，打掃了他們的房子，廣場，和全城，那垃圾，連帶了存下來的壞穀物和別的陳舊糧食，一起堆在一個公共的堆上，用火燒掉了。吃了藥，又絕食三天，全部落的火也都熄滅了。絕食之時，他們禁絕了食慾和其他慾念的滿足。大赦經宣佈了；一切罪人都可以回進城來。」

「在第四天的早晨，大祭司摩擦乾燥的木頭，在廣場上生了新的火焰。從這裏，每一個居民都得到了這新而純粹的火焰了。」

於是他們吃起新的穀物和水菓來，唱歌跳舞計三天，「而接連的四天之內，他們接受鄰城的友人們的訪問和慶賀，他們也在同樣的情況之下，淨化了，準備了他們自己。」

墨西哥人每過五十二年也要舉行一次淨化典禮，他們相信世界五十二年結束一次。

我沒有聽到過比這個更真實的聖禮了，字典上說聖禮是「內心的靈性的優美化底外在的

可見的儀式。」我一點不懷疑他們的風俗是直接由天意傳授的，雖然他們並沒有一部聖經來紀錄那一次的啓示。

不止五年，我都這樣僅僅依靠一雙手的勞働，養活了我自己，我發現，一年之內，我祇需工作六個星期，就足夠支付我一切生活的開銷了。整個的冬天，和大部份的夏天，我自由而明朗地讀讀書。我會經全心全意攪過學校，發現我得益的頂多抵上了支出，甚至還抵不上，因為我必須穿衣，修飾，不必說還必須思想，信仰，結果這一筆生意我吃虧的很。因為我教養不是為我的同類好處，祇是為了生活，還是失敗了。我做過生意，可是要善於經商得化上十年功夫，也許那時我投入魔鬼懷中去了。我真是狠心過的，只怕到那時候我的生意很興隆。從前，我東找西找一個謀生之道的時候，為了符合幾個朋友的希望，給了我一些悲哀的經驗，他們的希望在我腦子中使我的智力蒙塞住了，那時我常常想，嚴厲地想，去揀拾銀葉；這自然我能做得到，那罐頭微利我也够了，——因為我的最大的本領是需婆極少，——這又只要極少資本，對我習熟的情懷又極少碰觸，我這樣愚笨地想著。當我相識的那些人毫不躊躇地做了生意就了業，我想這一個職業可以最接近於他們了；整個夏天，漫山遍野地跑，揀起前面路上的藥葉來，過後隨意處置了牠們；這樣，好比看守阿德默特斯的羊羣

〔Admetus 希臘神話中的一個國王，阿波羅會替他看羊〕了。我也夢想過，我可以採集野草，把常青樹運到一些愛好山林之感的城市中，走那乾草車輛經過的路徑。可是從此我明白了，商業是詛咒一切他經營的事物的；即使你經營天堂的消息福音，商業的全部詛咒也已經詛咒了這一個行生。

因為我有所愛又有所憎，而又特別的重視我的自由，因為我可以受苦而依然有所成就。我就不希望揮錢來買富麗的地氈，或別的精秀的傢俱，或美味的蛋糕，或希臘式的，或嶮特式的房屋。如果有人能毫無困難地得到這一些，更能得到之後，懂得如何利用牠們，我還是讓他們去追求。有些人是「勸懲的」，愛勞動，好像是生就的，或者因為勞動可以使他們忘掉更惡劣的命運；對於這種人，暫時我沒有什麼話說。至于那些人，現在他們很享受了一番閑暇，還不知道怎樣做才好，我要勸他們兩倍勤懇地勞動工作，——勞動到他們要活自己，得到他們的自由證明費。我自己是覺得，任何職業中，一個短工是最獨立不羈了，何況一年之內只要三四十天就可以養活自己。短工的一天結束於太陽落山的時候，之後他可以自由地專心於他自己選中的一種活動，跟他的勞働全不相干的；而他的雇主，從一個月投機取巧，直到下一個月，從一年的開始，直忙碌到年底。

簡單一句話，根據信仰和經驗，我已經肯定了，人生於世，不為勞碌；祇是嬉戲而已，

如果我們生活得單純而聰明；請看那一些比較單純的國家，舉國若狂的還不是一些更其人為的體育運動。流汗勞働養活自己，並不是必需的，除非流的汗比我流的還要輕鬆。

我認識的一個年輕人，承繼了幾畝地，他告訴我，他應該生活得像我一樣，如果他有的辦法的話。我不願意任何人，由於任何的原因，而採用了我的生活方式；因為，也許他還沒有學會這一種，說不定我已經找到了另一種方式，我希望世界上的人，越不相同越好；但是我願意每一個人都能謹慎地找出他自己的方式來，而不是採用他父親的，或母親的，或鄰居的，年輕的人可以建築，可以耕作，可以航海，只要他告訴我的他願意做的事，做起來不遇到阻撓。人是聰明的，只因爲他能計算，水手和在逃的奴隸都看準了北極星的；這數學的觀點足夠導引我們的終身了。我們也許不能夠在一個預計的時候到達港口，但我們總可以走一條真正的航綫。

無疑，在這裏，凡是對於一個人，爲真實的，對於一千個人牠也是真實的，正像一幢大房子，按比例來說，並不比一座小房子來得更浪費錢財；一個屋頂可以遮住幾個房間，一個地窖可以躺在幾個房間的下面，一道牆壁更可以分隔出許多房間來。我自己是喜歡獨居的。其實，你自己全部遮了自己的房子的話，比你跟鄰家合用一道公牆，要便宜得多；如果你跟別家合用了牆，爲了便宜的緣故，這道牆一定很薄，隔壁也許不是一個好鄰居，就不修理那

一面的他的牆。一般地能够做到的合作是部份的，而且是膚淺的；祇要有一點兒眞眞的合作的話，表面上看不出來，却有一種人耳聽不見底和諧。如果一個人有信心，他可以到處用同樣的信心與人合作；如果他沒有信心，他祇是像其餘的世界一樣，繼續生活他的，不管他跟什麼人做伴。合作，其最高意義與最低意義，乃是讓我們一起生活。最近我聽說有兩年輕人要想一起作圓球旅行，一個是沒有錢的，一路上要在桅杆前，鞏勵後面，賺出錢來，另一個袋裏帶着旅行支票。還是很容易明白的，他們不能長久地做伴或合作，因為其中一人根本不做工作。他們旅行中發生了第一個有趣的變化時，就要分手。最主要的是我已經說過的了一個孤獨的人今天就能出發；而結伴的，得等同伴準備就緒，他們要等很久，才能成行。

可是，這一切自私自私極了，我聽到一些市民們說我。我承認，直到現在，我極難得有慈善事業。爲了一種責任感，我犧牲了許多快樂，其中，這一種我也犧牲了。有人竭力窮智，要勸導我來援助市裏的一些窮人家；如果我沒有事了，——而魔鬼是找沒有事的人的，——也許我要動手，一試這一類的精戲。然而，每當我想在這方面一試，要維持一些窮人，使他們各方面都跟我一樣地舒服，負了這個義務，甚至已經拿出了錢財之物，這些窮人却全體一致，毫無躊躇，都願意繼續貧窮。市中男男女女在熱忱而多樣地籌謀他們的同胞的好處，我

相信，這至少可以使人不去做別的，較沒有人性底事業。但慈善像其他的任何事業一樣，必須有天賦之才。「做好事」是一個忙碌的職業。我相當嘗試過，奇怪得很，還不合我的胃口，但我很感到滿意了。也許社會要求於我的，使宇宙不致滅滅的，「做好事」這一種特殊的職業，我不應該有意小心地逃避；我却相信，現在保持着宇宙的確有一種力量，類乎慈善，却比起來不知堅定了多少，在一個不知什麼地方。可是我不會攔住在一個人和他的天才的中間的；對於做着這種工作的人，我自己是不做的，他既全付精神和身心，終身做着，我將說，即使世界說這是「做惡事」，事實上世界大約是有這種看法的，你們還是堅持下去啊。

我一點都不是說我例外，無疑，讀者之中，許多人要同樣地伸辯時。在做什麼事的時候，——鄰居們不會說牠們是好事的，這我不管了，——我可以不遲疑地說的，我是一個出色的雇工；可是我做什麼事才出色，這要讓我的雇主來發現了。我做的事，若是好的，一般意義的所謂好的，一定乖離了我的大道，而且居多是我自己都不知不覺的。人們很實際地說，從你站着的地方開始，就照原來的樣子，不要以更有價值的目標為理想，只要預備了好心腸，自然會做好事情。要是我在這種情緒之下說教，我是乾脆這樣說的：去吧，去做好人。當太陽以他的火焰照耀了月亮和六等星，他不會停止了工作，就此飛來跑去，像一個好

人羅賓〔Robin Goodfellow 專作惡劇的小妖怪的名字〕的，在村屋的窗中偷看，叫人發神經，叫肉走味，使黑暗中可以看得見東西，他不曾這樣的，他繼續不已地發揮他的柔和的熱·和思，直到他這般光輝燦爛，沒有凡人能夠凝視他，而同時他繞着世界，行走在他自己的軌道上，做好事，或者還是這樣說罷，有一個真正的哲學家已經發現了的，世界繞着他而得到了他的好處。當發依頓〔Phaeton 希臘神話：日神之子，遭遇如下述〕，要證明他的出身是神，恩惠世人，駕駛了日輪，祇不過一天，却越出了軌道，他在天堂的後街上燒掉了幾排房子，還把地面燒焦了，把每年的春天都烘乾了，而且創造了一個撒哈拉沙漠，最後周必特〔Jupiter 衆神之神〕一個霹靂把他打入地府，太陽為悲悼他的喪命，一年沒有發光。

沒有比善良走了味更壞的氣味了。這像人的腐屍或神的腐屍臭味一樣。如果我確實知道有人，要到我這裏來，存心要給我做好事，我就要逃命了，好像我要逃開阿非利加沙漠中，所謂燥熱帶沙的狂風，牠的沙粒塞滿了你的鼻子耳朵和眼睛，把你悶死了為止，因為我就怕他做的好事做到了我身上，——他的毒素混入了我的血液中。不行，——要是如此，我寧可忍受人家做在我身上的壞事，倒來得自然。如果我飢餓，而他餓了我，如果我寒冷，而他暖和我，如果我掉在溝中，而他拉起了我，這個人不算好人。我可以找一條紐芬蘭的狗給你



看，這些牠都做得。愛同胞的廣義的愛，不是慈善。霍華德〔Howard〕不詳。想來保當時一個慈善家，固然從他自己這方面說來，無疑問的，很卓越，很了不起，而且已經著有善報了；可是，比較說來，就是我們有了一百個霍華德，又有什麼用處？如果他們的慈善事業，惡不到已經在最佳狀態之中的我們，正在這狀態中，我們最需要幫助。我從沒有聽到過任何的慈善大會，誠懇懇懇討論了如何向我，或向我這樣的一些人，來行善，來做好事。

那些耶穌教士〔Jesuits〕天主教之保護者，有如一國之國防軍，均係阻礙過人者。〕也給印第安人難倒了，當印第安人被綁住活活燒死的時候，受難者用新奇的方式來虐待了施刑者。他們是超越了肉體的痛苦的，有時就不免證明，他們更是超越了傳教師所能謀奉的靈魂的摧藉的；你應該奉行的規則是少嘯噓一點，少在這些人的耳朵上絮聒，他們根本就不關心他們如何如何受虧，他們有一種新奇的方式，來愛他們的仇敵的，幾乎已經寬赦了仇敵虧待他們的地方，這樣自由自在。

窮人們最需要的，你一定給他們，雖然他們落在你的後面是你造的孽。如果你施捨了錢給他們，你應該陪同他們化掉這筆錢，不要扔給他們就算了。有時候，我們犯了奇怪的錯誤。往往那窮人，外表襤褸不堪，但沒有這樣的凍餓不堪。不單是他命不好，往往還是他樂此不疲。你要是給了他錢了，他就去買更多的襤褸衣服。我常常可憐那些窮相十足的愛爾蘭

人，在湖上挖冰，穿得這樣褴褛，我的衣服多少是乾淨整齊時式的，而我還在發抖呢，可是，有一個冷天，一個掉進了冰裏的來到我的屋中取暖，我看他說下了三條褲子，兩雙襪子，才見皮膚，雖然褲子破蕪不堪，還是真的，他可拒絕我要獻呈於他的額外衣服，因為他有這許多內在之衣。他怪不得要落水一次了。於是我開始可憐我自己，給我一件法蘭絨襯衫，比給他一件舊衣莊，更要慈善得多呢。一千人砍着罪惡的樹枝，只有一個人砍伐罪惡的根，說不定慈善經費出得最多的人，便是因為他的那種生活方式，而產生了貧困與不幸的人，現在他却在努力挽救了。正是苦奴的人，拿出奴隸生產的利息底十分之一來，給其餘的奴隸一個星期日的自由。有人為表示他恩惠窮人，叫他到廚下去工作。為什麼他們自己不下廚，這不是更慈悲嗎？你吹牛說，你的收入底十分之一捐給慈善事業了；也許你應該捐出十分之九，捐出算數。那末，社會收回的祇是十分之一的財富。這是佔有者的慷慨呢，還是持正義者的疏忽呢？

慈善事情似乎還是人類能够讚許底唯一的美德。不然，牠是被捧上了天的；却因為我們自私，所以把驢捧上了天了。一個粗壯的窮人，有一個日暖風和的一天，在康考特這裏，讚揚他的兄弟，因為，他說，他對窮人很和慈；這個他原來是他自己。人種中的善良的伯父母，反而比真真的靈魂上的父母更受崇拜。有一次我聽一個宗教演講家，講英國，他是一個

有學問，有才智的人，數說着英國的科學家，文藝家和政治家，莎士比（Shakespeare），培根（Bacon），克倫威爾（Cromwell），密爾頓（Milton），牛頓（Newton）和別人，跟着就說起英國的基督教英雄來了，好像他的職業一定要求他這樣說下來似的，他把他的英雄提高到所有這些人物之上，稱之為偉大人物中的尤偉大者。他們便是霍萊德，潘恩（Pain），福萊夫人（Mrs. Fry）。人人都覺得這是胡說亂道。最後三人並不是最好的英國人，他們也許祇可以說是英國最好的慈善家。

我並不欲從慈善應得的讚美中減去什麼，祇要求公平，對一切生命與工作有利於人類底人應一視同仁。一個人的正直和慈悲，我不以為是主要的價值，牠們不過是枝葉。那種枝葉，褪去了綠素，做成了藥茶，給病人喝下，就是牠有了用處，也還是卑微的，也只有走方郎中用它們。我要的是人中的花朵和菓實；他的芬芳從他飄浮給我，他的成熟在我們交接中薰陶了我。他的良善不能是部份的，短暫的行爲，應是永恆的富麗的，於他無所值，於他也無所知，這是一種兼容並包了萬惡的慈善。慈善家却常常記得，要用他自己的顏面悲感的羣圍，來繞住人類，稱之曰同情心。我們應該傳給人類的是我們的勇氣，不是我們的失望，我們的健康與舒泰，而不是我們的病容，還要小心不傳染了疾病。從那一個南方的平原上，昇起了一片哀號聲？在什麼程度上，住着異教徒，我們應該播送光明前去？誰是那縱慾無

度，殘暴的人我們應該去搭救的？如有人得病了，以致不能做他的事，如心腸痛了，——這是同情的源頭，——他就要致力於改良——世界了。他是大千世界的一個縮影，他發現了，這是一個真正的發現，而且必須他來發現的，——世界在吃着青蘋菓；在他的眼中，地球本身便是一隻龐大的青蘋菓，想起來這却很那個，人類的孩子如果在牠沒有成熟的時代就去噬食牠，那是很危險的；而他的狂暴的慈善事業，還自去找到了愛斯基摩人，巴他俄尼亞人 [Paragonian 介於智利阿根廷間的地方]，還擁抱了衆多的印度人和中國人的村落；就這樣，幾年慈善的活動下來，而有權有勢的還利用了他來達到他們的目的，無疑問的，他醫好了他的消化不良症，地球的一頰或兩頰上染上了紅暈，好像牠在成熟起來了，而生命却失去了他的朴質，新鮮而健全，又值得生活一次了。我從沒有夢見過比我自己犯過的更大底殘酷。過去，現在，將來，我都沒有見過一個比我自己更壞的人。

我相信，尤使一個改良家悲傷的，倒不是他同情苦難的同胞，而是，雖係上帝最神聖的子孫，他內心有疚。讓這一點被糾正，讓春天向他來，讓黎明在他的臥榻上，他就會一句抱歉話不說，拋棄他那些慷慨的同伴了。我不反對抽煙的原因是，我自己從來不抽煙的；抽煙的人自己會償罪的；有許多我自己嚐過了的事物，我能够反對它們。如果你曾經上過慈善家的當，別讓你的左手知道你的右手做了什麼事，本不值得知道的。救起淹在水裏的人，緊

上你的鞋帶。舒舒服服地，你還是去從事一些自由的勞働吧。

我們的態度，因為和聖者交遊，所以敗壞了。我們的讚美詩中響起了咒詛上帝的旋律，永遠是在忍受他。可以說，便是先知和救主，也祇能安慰人的恐懼，不能肯定人的希望。對於生命，有簡單而並不抑鬱的滿意，對於上帝，有任何使人永矢勿忘底讚美底記載，根本找不到一個。一切健康，成就，使我高興，儘管牠遙遠而不可及；一切疾病，失敗，使我悲傷，引起鬱塞，儘管人們如何安慰我，或人如何安慰人。所以，如果我們要真的用印第安式的，植物的，磁力的，或自然的方式來恢復人類，首先讓我們簡單而安寧像大自然界一樣，逐去眉頭上垂掛的烏雲，在我們的精髓中注入一點兒小小的生命。不要做窮苦的先知。要努力做成值得生活在世界上的一個人。

我在希萊茲的希克·沙狹 (Sheik Said of Shiraz) 底 Gulsatan 花園中，聽到他們訴問一個智者說，在至尊神種植的高大蔭蓋的美樹中，沒有一枝是被稱為 *asad* 自由的，祇除了柏樹，柏樹却不結果，這裏面有什麼神祕？他回答道，各自都有牠合適的生產，一定的季節，在時牠們茂盛，而開花，不在時牠們乾枯而萎謝；柏樹不屬於這些，永遠蒼翠，有這個本性的得稱為 *asad*，宗教的獨立的。——你的心不要固定在變幻的上面，因為 *Dizlah*·底格利斯河 (Tigris) 在「卡立市」(Call) 回教國王了絕種以後，還是奔流經

過報達 (Pasdad) 的：「如果你手上很有，像蛋樹一樣慷慨自由；可是，如果你沒有可給的呢，做一個 azad，自由的人，像伯樹一樣吧。」

關於這一個寓言的涵義，華爾德 (Prudence Ward) 曾認為犬、馬、鴿這三者代表「Edmund Sewall, John Thoreau 和 Ellen Sewall 三人。華生老伯 (Uncle Edward Watson) 特地跋涉到克琦克島上，去問作者，他所謂失落了獵犬，馬，白鴿是什麼意思，梭羅回答，「你沒有丟失嗎？」潘卓斯 (Peters) 還寫了一篇「獵犬，馬，白鴿：梭羅與伏爾泰的探究」底專文。

## 補充詩篇

### 斥窮困

T·卡雷原作

窮鬼，你太裝腔作勢，  
在蒼穹底下佔着位置，  
你的茅草棚或你的木桶，  
看護了一些慳吝或迂腐的德性，  
在不化費的陽光下，陰涼的泉水濱，  
吃吃菜根和菠菜；在那裏你的右手，  
從心靈上撕去了人類的熱情，  
燻爛的美德都從這些熱情上怒放的啊，  
你降低了大自然，封鎖了感官，  
而又像果爾弓（註一）一般，變活躍的人為巖石。  
我們不需要這種沉悶的社會，

屬於你的必需節制的社會，  
或屬於這種不自然的愚蠢，

不識喜怒哀樂底社會；你也沒有

迫使假作高昂的消極的勇敢

超乎積極的勇敢。這卑賤的沉思，

把你的位置固定在平庸中，

成了你的奴賤的心靈；可是我們

祇推崇這樣的美德，容許狂滑，

勇武，大度的行爲，莊嚴的宏願，

無所不見的謹慎，無邊無際的

洪大氣量，還有那種英雄美德，

自古以來還沒有一個名稱，

祇有些典型，就好像赫爾克列斯，（註二）

阿基勒斯，齊修斯。滾進你的髒窠；

等你看到了新的解放了的宇宙，



你該求知道一些優美的是什麼。

【註一】Gorgon——女妖名，其髮如蛇，面目瘡毒，使見者化為岩石。

【註二】Hercules——見前「經濟篇」首第三段之註釋。Achilles——荷馬「依利阿德」中，攻特洛亞城大英雄；Troy——攻取金羊毛衆英雄之一。

## 我生活的地方；我爲何生活

到達我們的生命底某一個時期，我們慣於把可以安家的每一個地域，一個個地考察。正是這樣的，我把我所居住的地方的，週圍一二十英里之內底田園，都考察到了。在想像之中，我已經接連地買下了所有的田園，因爲所有的田園都得買下來，而且我已經都知道牠們的代價了。我步行到每一個農民的田地上，嚐嚐他的野蕪菓，和他談談稼穡，再又隨便他開出什麼價錢，就照他開的價，在我心裏把牠買了下來；我心裏付給的甚至於是一個更高的價錢，——什麼都買下來了，只不過沒有立契約，——却把他的閒談當作他的契約了，我這個人原來就愛閒談，——我甚至已經耕作在那片田地上，而他呢，我想，他也相當地當真，最後，娛悅已久，我就走開，讓牠繼續去耕作他的田地。這種經營，竟使我的朋友們當我是一個地產掮客。而我，無論坐在哪裏，我是都能够生活的，哪裏的風景都能爲我而發光。家宅者，不過是一個 *noles*，一個座位，——如果是鄉村中的座位，就更好了。我發現許多家宅的位置，似乎是不能立刻就有改進的，有人會覺得牠離村鎮太遠了，但我覺得是村鎮離牠太遠了呢。我說，很好，這裏我可以住；我就在那裏住下來，過一小時，或一個夏天和一個

冬天的生命；也看到我能够如何地消磨那些歲月了，挨過冬季，迎入新春。這一區域的未來居民，不管他們將把房子造在哪裏，我都給計劃好了。只要一個下午，就够我把田地化爲菓園，森林和牧場，也決定了門前應該亭立哪些優美的橡樹或松樹，至于砍伐了的樹，也都派定了最好的用場了；然後，我就由他去囉，所謂深耕而不播種，說起來，一個人若有許多事情都能够放棄，不覺得可怕，足見他真是富有之至了。

我的想像却跑得太遠了，甚至有幾處田園拒絕了我，——其實，被拒絕正是我的本意，——我從來沒有被實際佔有這類事灼傷過我的手指頭。幾乎實際地佔有田園的那一次，是我購置胡榮威爾（Hollowell）那地方的時候，已經開始選擇了種籽，找出些木料來，打算造一架手推車，來推動這事，或乘之而馳去；可是在原來的正要給我一紙契約之前，他的妻子，——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妻子的呢，——變卦了，要保持她的田產了，贖了我十圓錢，解除了約定。現在說一句實話吧，我在這世界上盡所有的錢，不過十分錢而已，已經使我計算不清楚，那邊是假定我真的有十分錢的，不必說有了田園，有十圓，或有所有的這一切了，那末，我退回那十圓，退完了那田園，因為這一次我已經過火了一點；還可以說，我倒是很慷慨的，我按照我買進的價格，原價賣給他了，更因為他並不見得富有，送了他十圓，但保留了我的十分錢，和種籽，和備而未用底獨輪車的木料。如此，我覺得我手面很

關，而且又無損於我的貧困。至于那地方的風景，我却也保留了，後來我每年都豐收，却不需要獨輪車來把風景轆走。關於風景，——

「我賞心悅目，像一個皇帝，  
誰也不能，否認我的權利。」

我時常看到的，一片田園之中，詩人欣賞了最寶貴的一部份，之後他就揚長而去，倒是那些峻刻的農夫為來為去，僅僅幾枚野蔬菓。雖然在詩人把他的田園吟詠了多少年之後，農夫還不知道這回事，詩歌好比一道最可羨慕的，肉眼不能見的籬笆，把牠圍了起來，搾出了牠的牛乳，去了牠的奶油，把所有的奶油都拿走了，只把去掉奶油的奶水留給農夫。

胡樂威爾田園的真真迷人之處，在我看是：牠的遼闊之深，離開村子有兩英里，離開最近的隣厝有半英里，并且有一大片地把它和公路隔開了；牠傍着河流，據牠的主人說，春天河上昇起了霧，就免除了霜，這點却不在我心上；而且，牠的田舍和棚屋帶有灰色和殘敗的神氣，加上零落的籬笆，這在我和先前的居處之間，形成了很大的差別；還有那顆菜樹，樹身已空，苔蘚滿佈，兔子咬過，可見得我將有哪一些隣舍了，但最主要的，還是那一度的

記憶，我童年時候，曾經溯河而上，那時節，屋宇縮在密密的紅色的楓葉叢中，縱中我聽得到一頭家大的吠聲。我急於購買犍下來，等不及那產業主搬走那些岩石，砍伐那樹身已空的蘋果樹，鏟除牧場中新近蹣跚的赤楊幼樹，一句話，等不及牠任何的改良了。爲了享受前述的那些優點，我決定幹一下了；像阿特拉斯〔Atlas 希臘神話中，負載了天體星座的巨人〕一樣，把世界放在我肩膀上好了，——我從沒聽到過他得了些什麼報酬，——我願意做一切事：除了爲付款，爲佔有這田園，不受侵犯之外，我簡直沒有別的動機或遁辭；因爲我知道的，祇要我能够使這片田園自生自滅，牠將要生產最豐美的，這一類之中最豐美的收穫來。但後來的結果已如上述。

所以，關於大規模的農事（我是一直在耕耘一個園林的），我所能說的，祇是我已經預備好了種籽。許多人認爲日子一久，種籽就好。時間能分別好的和壞的，這一點我並不懷疑；但到最後，我眞實播種了，我想，我大約是不會失望的。可是我要告訴我的同伴，祇說這一次，永遠不再說了，儘可能地，長久地生活得自由，生活得不「執着」啊。執迷於一座田園，和關在縣政府的監獄中，簡直沒有分別。

老卡托〔指 Marcus Porcius Cato 前一篇註〕——他的「鄉村篇」（De Re Rustica）——是我的「栽培者」——，曾經說過的，可惜我見到的唯一的翻譯者把這一段話譯得一塌糊

塗，他說，「當你想要買下一個田園的時候，你在腦中多多地想牠，可不要貪得地買牠，不要嫌麻煩而不去看牠，更不要以為總着牠呢了一個櫃子就足够了。如果這是一個好田園，你越多去幾次，你越喜歡牠。」我想我是不會貪得去購買牠的，我活多久，就去兜多少的櫃子，死了之後，先就要葬在那裏，這樣才能使我喜歡牠，至于無窮。

目前要寫的，是我的這一類的實驗中底其次一個，這我打算更詳細地描寫牠；而爲了便利起見，且把這兩年的經驗歸併爲一年。我已經說過，我不預備從頌歌寫到哀歌，可是我要儼黎明時站在橫木上的金鷄一樣，放聲啼叫，就算我這樣做，祇爲了啼醒我的隣人起身吧。

我第一天住在森林裏，就是說，白天在那裏，而且晚上也在那裏過的那一天，湊巧得很，是一八四五年七月四日，獨立日，我的房子還沒有蓋好，過冬還不行，祇能勉強避避風雨，沒有泥壞，沒有煙囪，牆壁用的是飽經風雨的粗木板，隙縫很大，所以到晚上很是涼爽。筆直的，砍伐得來的，白色的間柱，新鮮的地面平坦的門戶和窗框，使屋子具有清潔、流暢的景象，特別在早晨，木料裏飽和着露水的時候，總使我生出幻起來，以爲午間大約會有一些甜蜜的樹膠從中凝聚出來。在我的想像中，一整天之久，這房間還多多少少地保持這一種破曉的情調，不禁使我想起前年我曾遊覽了的一個山巔的房屋。這是一個好空氣，一個

不整泥壞的房屋，最宜于旅行途中的神仙居住呢，在那裏，遂宜于仙女移動，曳裾而過。吹過我的屋脊的風，正如那掃蕩山脊而過的風，唱出斷斷續續的調子來，也許是天上人間的音樂底斷章。晨風永遠吹，創造之詩稿是沒有中斷的；可惜聽得到的耳朵太少了。藝山【Olympos希臘神話中，諸神所居之山名】祇是在大地之外，處處都是的呢。

除掉了一條小船之外，從前我曾經擁有底唯一的屋宇，不過是一頂蓬帳，夏天裏，我偶或帶了牠出去郊遊，這頂蓬帳現在是捲了起來，已放在我的櫥櫃裏了；祇是那條小船，輾轉經過了幾個人的手，已經消隱於時間的溪流裏。如今我却有這更實際的避風雨的房屋了，看來我這個活在這世間，也大有進步。這座屋宇，雖然很單薄，却是我的週繞，一種晶化了的東西，這一點在建築者心上，立刻發生了作用。牠富于暗示作用，牠好像繪畫中的一幅素描。我不必跑出門去換換空氣，因為屋子裏面的氣氛一點也沒有失去了新鮮。在一扇門背後，幾乎是不坐在門裏面一樣，便是下大雨的天氣，亦然。哈利梵薩（Harivansa）說過：「沒有烏雀巢居的房屋像變壞的壞肉。」寒舍却並不如此，因為我發現我自己突然跟烏雀做起朋友來了；但是我捕了一隻鳥，而是我把我自己關在牠們隣近的一隻籠子裏。我不僅跟那些時常飛到花園，菓樹園裏來底烏雀雛形親近，而且跟那些更野，更逼人驚駭的森林中的烏雀親近了起來，牠們從來沒有過，就有也很難得，向村鎮上的人民唱出良夜的歌曲的，——牠

們是鵜鳥，東部之鵜鳥（Vary），紅色的積蠟（Scarlet Tanager），野麻雀，夜行鳥（Whippoorwill），和許多別的鳴禽。

我是座位在一個小湖的湖岸上，離開康考特村子南面約一英里半，較康考特高出些，就在市鎮與林肯總之間，那片浩瀚的森林底中央，也在我們的唯一著名的地區，康考特戰場之南約兩哩地；但因為我是低窪地匍伏在森林下面的，而其餘的一切地區，都給森林掩蓋了，所以半哩之外底湖底對岸，成了我最遙遠的地平線，在第一個星期內，無論何時，當我凝望着湖水，那時湖給我的印象，好像一隻山中的龍潭（Tarn），高高在山的一邊，牠的底層還比別的湖沼底水平面高了不少，以至日出的時候，我看到牠，脫去了夜晚的霧衣，牠底輕柔的鱗波，或牠的反鏡，波平如鏡的鏡面，都漸漸地，還裏那裏呈現了，這時的霧，像幽靈，偷偷地從每一個方向，退隱入森林中，又好像是一個夜間的宗教會議散席了一樣，却正是這霧氣，後來要懸掛在林梢，懸掛在山側，整天不消散。

這小小的湖，當八月裏，有着輕柔的斜風細雨時，做我的隣居，尤為珍貴，那時候水和空氣都完全平靜了，天空中却密佈了烏雲，下午底中央時份已俱備了一切黃昏中的肅穆，而鵜鳥四周唱歌，隔岸相聞。這樣的湖，再沒有比這時候更平靜的了；湖上的明晰的空氣自然很稀薄，而且給烏雲映得很黯淡了，湖水却充滿了光明。一切的倒影，成了一個下界的天



空，更加值得珍視。從最近被砍伐了的附近的一個峯頂上向南看，看得見隔湖的一幅愉快的圖景。而湖在山裏凹了凸了，形成湖岸，而對岸傾斜而下，相以交叉，使人感覺到從一個個森林底山谷中是流下了一道深澗來的。但是，却沒有溪澗呢。我是這樣地從綠色的山峯之間，或之上，遠望一些蔚藍的地平線上底遠山或更高的山峯的。真的，聽起了足尖來，我可以望見西北角上，一瞥還要遠，還要藍色的山脈，這種藍顏色是天空的染料製造廠中最真實的出品，我還可以望見村鎮的一角，但要是換過了方向的話，雖然我站得如此高，却給鬱茂的樹木圍住，什麼也看不透，看不到了，在隣近，有一些流水真是好事情，水有浮力，地就浮在上面了。便是最小的井也有這一點值得拍驚，當你窺望井底的時候，你發現地並不是連綿的大陸；而是隔絕的孤島。這是很重要的，正如井水能冷藏牛油，當我從這一個山巔向桑特倍利草原望過去的時候，因為發了大水，我覺得草原給昇高了，這大約是那蒸騰的山谷中底海市蜃樓的效果，牠好像水盆裏的一個銅幣，湖之外，一切大地都好像蕪蕪的表皮，成了孤島，祇給側身在中，小小一片橫亘的水波浮載了起來，我才被提醒了，我站立的地方祇不過是一片乾燥的土地。

雖然從我的門口望出去，風景範圍更隘小，我却一點不覺得挪擠，更無禁閉的感覺。已經足夠我的想像力放牧在那裏了。對岸矮矮樹的升起的高原形成的，一直向西方的大平

原，和馳名「Tartary」本為歐亞兩洲之間地名，但無一定區域可言，因居是之土人為遊牧民族」的草原伸展不已，給所有的流浪的人民一個廣闊的天地。當達摩達拉（Demodara）的牛羣需要新的更大的牧場時，他說過，「祇要那些欣賞得了廣闊的地平綫底人是世上的快活人。」

時間和地點都變過了，我生活的地方是更靠近了宇宙中的這些部份，更靠近了歷史中最吸引我的這些時代。我生活的地方遙遠得跟每天晚上，天文家觀察的那種地方一樣。我們慣於幻想到，在天體的更遠更僻的一角，仙后星座（Cassiopeia's Chair）仙后座中之數星，排成椅形者」的後面，有蒼更稀罕，更愉快的地方，離遠了震鬧和騷動的。我發現我的房屋位置正在這裏一個隱匿之處，輪是常新的，沒有受到污辱的，是宇宙的一部份。如果說，居住在這些部份，更靠近昴星團（Pleiades）昴星團（Hyades）、金牛星座（Aldebaran）中的一星或天鷹星座（Altair）中的一等星的話，更加值得，那末，我真是住在那些地方了，至少是，離開我拋在後面的人世祇少跟我們離開那些星星一樣的遠，小小的閃光，那些柔美的光綫，傳給我最近的隣居，却無月亮的夜間才能够被看到的。我所居住的無人居住之地便是創世紀中的這一個部份：——

「曾經有個牧羊人活在世上，

他的思想有這樣的高

好像高山，在那裏他的羊羣

每一個小時都給他餵飽。」

如果牧羊人的羊羣走到了比他的思想還要高的牧場上，我們想他的生活該是怎樣的呢？

每一個早晨都是一個愉快的邀請，使得我的生活跟大自然她自己同樣地簡單，也許我可以說，同樣地純潔無瑕。我向曙光（Aurora）頂禮，忠誠如同希臘人。我起身得早，在湖中洗澡；這是個宗教意味的運動，我所做到的最好的一件事。據說在戒湯王的浴桶上就刻着這樣的字：「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湯之盤銘〕我懂得這個道理。黎明帶回來了英雄時代。在最早的黎明中，一隻蚊蟲，見不到，也想像不到地來到了我的房中，牠那微弱的吟聲都能感動我，當時我坐着，門窗大開，感動得像我聽到了讚美美名的金屬喇叭一樣，這是荷馬的一首安魂曲；空中的依利阿德和奧特賽，歌唱着牠自身的憤怒與漂泊〔希臘官詩人荷馬的史詩依利阿德以「憤怒」為主題，其另一史詩奧特賽以漂泊海洋為主題〕。此中便具有宇宙本體之感；廣告着世界底無窮精力與生生不息，直到牠被禁止發言為止。黎明啊，一

天之中最值得紀念的時節，是覺醒的時辰。那時候，我們的昏沉欲睡的感覺是少得無可再少的；有一小時之久，整日夜神昏顛倒的官能大都要清醒起來。但是，這樣子的一天就沒有什麼希望可言了，如果我們並不是給我們自己的稟賦所喚醒，而是給什麼僕人機械地用肘子推醒的，如果並不是內心的蘇生力量和內心的要求來喚醒我們，沒有那空中的暮香，遑宕的天上的音樂，而是工廠的汽笛聲喚醒了我們的，這樣的一天怎能稱之為一天——如果我們醒時，並沒有比入睡之前，有了更高級的生命；要知道，黑暗是可以證明牠自己的功能不下於白晝的，黑暗可以產生這樣的好菓子。一個人如果不能相信每一天都有一個更早，更神靈的曙光時辰，決非他所能整濟的，一定對生命已經失望了，一定在摸索着降下一條黑暗的道路。感官的生活休息了一夜之後，人的靈魂，或者就說是人的官能吧，每天都從新精力瀰漫一次，而他的稟賦又可以去試探他能完成何等崇高的生活了。可以紀念的一切事，我敢說，都在黎明的時間與冥國中胚胎。吠陀經典〔Veda 印度最古之聖經名〕說：「一切知，具於黎明中醒。」詩歌與藝術，人類行為中最美，最值得紀念的事都出發於這一個時刻。所有的詩人和英雄，像曼儂，是曙光之神的兒子，在日出時佈送音樂。對於他，凡富于彈性的，精力充沛的思想都要追隨太陽的步伐底人，白晝是一個永恆的黎明。這就不管鐘了，也不管人們有什麼態度和從事什麼勞働了。早晨是我醒來時，內心有黎明感覺底一個時候。改良德

性，就爲了把昏沉的睡眠拋棄。人們如果不是渾渾噩噩地睡覺，那爲什麼他們回顧每一天的時候，這天過得多末可憐呢？他們都是精明人呢。如果他們沒有給昏迷所征服了，他們是可以幹成一些事的。說到體力勞働，百萬人確是清醒的；但是百萬人中，祇有一個人才足夠清醒，能努力於智慧；十萬萬人中，才能有一個人，生活得詩意而神聖。生活就是清醒。我還沒有遇到過一個很清醒的人。要見到他，我怎敢藐視他呢？

我們必須學會甦醒，更學會保持清醒而不再睡，但不能用機械的方法，我們應寄無窮的期望於黎明，就在最熱的熟睡中，黎明也不會拋棄我們的。我沒有看到過更使人鼓舞的事實了，人類是無疑問的有能力，來有意地提高他自己的生命的。能畫出某一圖畫，彫塑出某一個肖像，美化一個對象，是了不起的；但更加榮耀的事是能夠顯出或畫出那種界限與媒介來，從中我們能有所見，而且我們能够正當地做的。能影響當時的特質的，這是最高的藝術。每一個人都應該把他在最崇高的危急的時間內所考慮到的，一一做到，使他的生命配得上他所想的，甚至小節上也要配得上。如果我們拒絕了，或者說虛耗了我們能得到的這樣貧弱的思想，神示自會清清楚楚地把如何做到這一點告訴我們的。

我到林中，因爲我希望謹慎地生活，祇面對生活的基本事實，看看我是否舉到生活要教授給我的東西，免得我臨死的時候，也發現我根本就沒有生活過。我不希度過並非生活底

生活，生活是這樣可愛的；我却也不願意實行隱逸生活，除非是萬不得已。我要生活得深，把生命的精髓都吸到，要生活得穩當，斯巴達式（Spartan）古代斯巴達人民以軍事組織，嚴謹訓練，刻苦忍勞，生活簡單而著名，以便根除一切並非生活的東西，割出一個刈隔來，細細地修飾，把生活趕在一個角隅，把牠縮小到最低的條件中，而且，如果牠證明是低賤的，那末就把那全部的，真真的低賤認錯了，把牠的低賤發表給全世界；或者，如果牠是崇高的，用經歷來了解牠，在我下一次遠遊之時，也可以作一個真實的報告。因為，我看，很多人對牠這確不定牠是屬於魔鬼，還是屬於上帝的，結果相當輕率地下了判斷，認為人的主要目標乃是「榮耀上帝以及永遠享受他。」

然而我們依然生活得卑微地，像螞蟻；雖然實言告訴我們，說我們早已經變成了人；像小人國裏的人，我們和起重機作戰；這真是錯誤之上加錯誤，粗笨之上加粗笨，我們最優美的德性在這裏成了多餘而難逃的劫運。我們的生活消耗在瑣碎之中。一個老實的人除了十指之外，便不必有更大的數字了，頂多加上了十個足趾，其餘不妨勉強一下。簡單，簡單，簡單啊！我說，最好你的事祇兩三件，不要一百件或一千件；不必一百萬一百萬地計算，半打不夠計算了嗎，總之，賬目可以記在大姆指甲上就好了。在這文明生活的浪濤滔天底海洋中，一個人要生活，得經歷這樣的風雲和流沙和一千〇一理事變，除非他縱身一躍，直下海底，不

妻安抵港埠了，死了作數，想那些事業成功的人，真是偉大的計算家啊。簡單化，簡單化！不必一天三餐，如果必要，一頓也够了；不要百道菜，五道也够了；在同樣的比例下，減少一些別的。我們的生活像德意志聯邦，全是小國家組成的，聯邦內部的界線永遠在變化，甚至一個德國人也不能在任何時候把那些界線告訴你。國家，有所謂內政的改良的，實際上，却全是外表的，甚至膚淺的事務，就是這樣一種不易運用的生長得太龐大的機構，壅塞着傢俱，拖着自已設置的陷阱，給奢侈和揮霍毀壞了，因為她沒有計算，也沒有崇高的目標，好比地面上的百萬戶人家一樣；惟一的醫療辦法是一種嚴峻的經濟學，一個嚴峻的更甚於斯巴達人的簡單生活，並提高生活的目標。現在可是生活得太快了。人們以為國家必須有商業，必須把冰塊輸出，還要從電報中說話，還要一小時奔馳三十里，毫不疑問牠們有沒有用處；但是我們應該生活得像佛羅呢，還是像人，這一點倒又確不定了。如果我們不做出睡車來，不冶製鐵軌，不日夜工作，而丁丁當當對付我們的生活，來改善生活，那末，誰還想什麼鐵路呢？如果不造鐵路，我們如何能準時趕到天堂去呢？可是，我們只要住在家里，管我們的私事，誰還需要鐵路呢？我們沒有乘坐鐵路，鐵路倒乘坐了我們。你難道沒有想過，鐵路底下躺着那一些長眠的人。每一個都是人，愛爾蘭人，或北方佬。鐵軌就躺在他們身上，他們身上又鋪起了黃沙，而列車平滑地馳過他們。我告訴你，他們真是沉睡了。而每年，一個新

的地段勘察好了，車輛在上面奔馳了；如果有人能在鐵軌上，愉快地乘坐經過，必然有一批人，不幸是在下面被乘坐了經過的。當他們奔馳經過了一個夢中行路的人，一個越軌的長眠者，他們只得停下車子，吼叫不已，好像這祇是一個例外。我聽到了覺得真有趣，他們每五里路派定了一隊人，要那長眠者安份，保持應有的高低，由此可見，他們有時候還是要站起來的。

爲什麼我們應該生活得這樣匆忙，浪費生活呢？我們下了決心，要在飢餓以前就餓死。人們時常說，及時縫一針，可以將來少縫九針，所以現在他們縫了一千針，以充明天縫九針。工作，工作，任何任何結果也沒有。我們有了舞蹈病（St. Vitus' dance），大約連腦袋也保不住了。如果在寺院的鐘樓下，我拉了繩子，使鐘聲發出火警的信號來了，那末在康考特附近的田園裏的人，儘管今天早晨說了多少次他如何地忙，沒有一個男人，或孩子，或女人，我敢說是全都放下工作，跟隨了聲音，不但要從火警救出財產，而且，如果我們說老實話，還十分願意去觀望觀望，因爲燒了，就祇得讓牠燒，或者，去看石火怎末救滅，要是不費什麼勁。還可以幫忙救火；就是這樣，即使教堂本身着了火也是這樣。一個人吃了午飯，還祇睡了半個小時的午覺，一醒來就抬起了頭，問，「有什麼新聞？」，好像全人類是他放的哨兵。有人還訓令了，每隔半小時喚醒他一次，無疑問的，並不是爲了別的原因；然後，爲報答人家起見，他談了談他的夢。睡了一夜之後，新聞之不可缺少，正如早飯一樣的



了。「請告訴我，在這個星球之上，任何地方，任何人發生的新聞，」——於是他喝咖啡，吃麵包，讀報紙，知道了這天的早晨華奇多河上，有一個人的眼譜被挖掉了；一點不在乎他自己就生活在這個世界的銅錢眼裏，自己的眼譜裏也沒有眼鼻子了。

拿我來說，我覺得沒有郵局都沒有關係。我想其中不能傳遞什麼重要消息。批判地說，我一生之中，沒有收到過兩封信是值得化郵資的——這還是幾年之前的一句話。通常，一便士郵資的制度，其目的是祇化一便士給一個人，你就可以得到他的思想了，但結果你得到的常常祇是一個玩笑，我也敢說，我從來沒有從報紙上讀到什麼值得紀念的新聞。如果我們讀到，一個人被搶了，或被謀殺了或者死於非命，或一幢房子燒了，或一隻船破了，或一隻火輪炸了，或一條牛在西方鐵路上的給撞死了，或一隻瘋狗死了，或冬天有了一大堆炸鱸，——我們不必再讀別的了。一條新聞儘够。如果你把握了原則，何必去關心萬億的例證和應用呢？在一個哲學家，一切的新聞，這些是被稱為新聞的，祇不過是瞎談，編輯的人和讀者就祇不過是喝茶的老太婆。我聽說那一天，大家這樣搶啊奪啊，要到一个報館去聽一聽最近的國際新聞，那報館裏的好幾面大玻璃窗都給這一個壓力弄破了，——那新聞，其實是一個有點囑騙的人在十二個月之前，甚至在十二年之前，就已經可以相當準確地寫好的，我真是很嚴肅地這樣想的。譬如，說西班牙吧，如果你知道如何地把唐·卡洛斯，公主，唐·彼特

羅·色維葉和格拉拿大這些字眼時時地放來放去，放得比例地適合——這些字眼，自從我讀報至今，或許有了一點變化了吧，——然後，沒有什麼有趣的消息時，就鬥牛啦，這就是真實的新聞，把西班牙的現狀以及變遷都給我們詳細地報導了，完全跟現在的報紙標題下那些簡明新聞一樣，再說英國吧，從那一個地區來的最重要的的一條新聞幾乎總是一六四九年的革命；如果你已經知道她的平均年的穀物數字，這方面你也不必再去看了，除非你是拿牠來做投機，賺銅錢的。如果你知道有誰是難得看報紙的，那末在國內實在沒有發生新的事件，即使是法國大革命，也不在例外。

什麼新聞！要知道永不衰老的事件才是更重要的。「蘆伯玉（衛大夫）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子曰。使乎。使乎。」  
「論語——憲問。英譯文中的「使乎使乎」譯成了何等有價值的一位使者，何等有價值的一位使者啊！」那些牧師們，在一個星期過去了之後，在疲倦得直瞌睡的農夫們休息的日子裏，——星期日，真是過得糟透的一星期底適當的結尾，牠決不是又一個星期底新鮮而勇敢的開始啊，——而牧師偏不用這種或那種拖泥帶水的冗長的宣講來煩惱農民的耳朵，卻雷聲一般地叫喊着：——「停！停下！爲什麼看看很快，但事實上你們卻死慢死慢呢？」

蘇福和謬見被估計爲最健全的真理，而現實倒是荒誕不經的。如果世人能穩健地，祇觀

察現實，不允許他們自己受欺騙，那末，用我們所知道的來譬喻，生活將彷彿一篇童話，彷彿是「天方夜譚」了。如果我們祇拿做一切不可避免的事，有一個存在權利的事物，音樂和詩歌便將在街頭響徹。如果我們不忙亂，而且聰明，我們會認識，唯有偉大而優美的事物才有永久的，絕對的存在。——瑣瑣碎碎的惱與喜祇不過是現實的蔭影。現實是時常活潑而崇高的。由于閉上了眼睛神昏顛倒，就憑自己受影子的欺騙，人類才建立了他們的日生活的軌跡和習慣，到處遵守了牠們，其實牠們是建築在純粹幻想底基礎之上的。兒戲着生活的孩子們反而能發現牠的規律和真實的關係，勝過了大人們，大人不能有價值地生活，這以為他們是更聰明的，因為他們有經驗，這就是說，他們有失敗。我在一部印度的書中讀到，「有一個皇子，從小給驅逐出宮，給一個樵夫撫養長成，一直以爲自己屬于，這種他生活在內的，賤民階級。他父親手下的官員後來發現了他，把他的出身告訴了他，對他的性格的錯誤觀念於是消除了，他知道自已是一個皇子。所以，」那印度哲學家接下來說，「由于置身於環境中間的緣故，靈魂誤解了他自己的性格，非得神聖的教師把真相顯示了給他，然後，他才知道他是 Brahma（精神）。」我看到我們新英倫的居民，所以過着這樣的生活，是因為我們的視力看不透事物的表面。我們把似乎是的，當作了是的。如果一個人能夠走過這一個城市，祇看見現實，你想，「水關」就該如何下場？如果他給我們一個描寫，寫他所目擊的現實，

我們都不知道他在描寫什麼地方。看看會議場，或法庭，或監獄，或店鋪，或住宅，你說，在一個眞正的日光底下，這些東西到底是什麼啊，你要是描寫了他們，他們就紛紛倒下來了。人們尊崇古潭的眞理，在制度之外的，在最遠一顆星後面的，在亞當以前，末代以後的。自然，在永恆中是有着眞理和崇高的。可是，這些時代，這些地方於此時此地啊！上帝之偉大就在於現在，時代儘管過去，他不會更神聖一點兒的。祇有永遠滲透現實，發掘周繞着我們的現實，我們才能明白什麼是崇高。宇宙是經常順從地適應我們的觀念的；不論我們走得快或慢，路軌已給我們鋪好。讓我們窮畢生精力認識牠們。詩人和藝術家永得不到這樣美麗而崇高的設計，然而他的後代至少能完成他。

我們謹慎如大自然一般地過一天吧，不要因硬葉或掉在鐵軌上的一張蚊蟲的翅膀而出了軌。讓我們黎明即起，用或不用早餐，平靜地毫無不安之感；讓人去人來，讓鐘聲敲，孩子哭，——下個決心，好好過一天。爲什麼我們被打倒，而至于隨波逐流呢？讓我們不要在子午綫上底所謂午飯，這個可怕的急流與漩渦中，驚惶失措。熬過了這個危險，你就平安了，以後是下坡路了。不要放鬆了神經，利用那黎明似的曠力。航行向另一個方向，像攸列西斯【Ulysses「奧特賽」之主角，爲一不知休止的航海家，】一樣綁住在桅杆上。如果引擎的汽笛叫了，讓牠叫得沙啞，叫得喉痛。如果鈴打了，爲什麼奔過去？我們還要研究

研究，輾轉什麼營業。讓我們安定自己，工作，撲入我們的腳，下去到那濁汚泥似的意見，偏見，傳統，隱見與表面的中間，這蒙蔽全地球的淤土啊，讓我們越過巴黎，倫敦，紐約，波士頓，康考特，教會與國家，詩歌，哲學與宗教，直到我們到達一個堅硬的底，那裏的岩石上，我們稱之為現實的，說道，這就是了，不錯麼了，然後，有了這 Point d'appui (基礎)，開始在洪水，霜，火下面開始，這地方你也許看到城牆或國家，也許能安全地立起一個燈柱，或一個測量儀器，不是尼羅河水測量器了，而是現實測量器，未來的時代才能知道，謊騙與表皮的洪水曾經積了又積，積得多末深哪。如果你直立而面對事實，你就會看到太陽閃耀的兩面，輻好像一柄東方的曲劍，你能感到輻的甘美的鋒鏘裂開你的心和骨髓，你也懂樂地願意結束你的人間事業了。生也好，死也好，我們祇追求現實。如果我們真要死了，讓我們聽到喉嚨中的咯噔聲，感到四肢上的寒冷；如果我們活着，讓我們給我們的。

時間祇是我垂釣的溪。我喝着它；喝的時候我看到，那河的底層多末淺啊。輻的泊泊的水流逝去了，可是永恆還留着。我顛飲得更深；天空中的魚，那水底是嵌着星星的石子。我不能數出「一」來。我不知道第一個字母。我常後悔，我不像初生時聰明了。智力是一個分裂；輻審視，一路裂入事物的秘密。我不希望我的手，比必需的，更忙一些。我的頭腦是手和足。我覺得我最好的官能都集中在那裏。我的本能告訴我，我的頭可以挖洞，像一些動

物，有的用鼻子，有的用前爪，用牠我要挖我的洞，在這些山峯中挖出我的道路來。我想那最富有的礦脈就在這裏的什麼地方；用那術者探尋藏金的占杖，根據那身騰的沸騰，我要判斷；在這裏我要起始開鑿。



## 閱 讀

在選擇追求的對象時，如果更審慎一點，也許所有的人都會願意，主要地，做學生和觀察家，因為對所有的人，牠們的性質和趨向都一樣地有興味。為我們自己和後代積蓄產業，成家或建國，甚至沽名釣譽，在這等等方面，我們祇是凡人；可是在研究真理之時，我們不朽了，也不必怕變化或意外了。最古的埃及哲學家 and 印度哲學家從神的像上曳起了一角輕紗；這微顯的袍子依然被捲起了，我凝見了跟當時一樣鮮豔的榮耀，因為當時候如此勇敢的，是他體內底「我」，而現在露佈着那個「預見」的是我體內的「他」。袍子上沒有一點微塵；自從這神聖的被啓示了以來，時間並沒有逝去。這時間，我們真正地改良了，或者牠是無從改良的吧，牠既不是過去，又不是現在，也不是未來啊。

我的房屋，比一個大學院，更宜於思想，不僅思想，還更宜於嚴正地閱讀；雖然我在一般的流通圖書館底借覽範圍之外，我却更能够接近那些流通全世界的書本底影響，那些書先前是寫在樹皮上的，一代一代抄寫，直到今日抄在布紋紙上。詩人密爾·喀瑪·烏亭·瑪斯說（Mir Camar Ugdin Mast）說，「要坐着而我能馳突在精神世界的領域內；這益處得



手醫本。要一杯酒就陶醉，我也經歷過這種愉快。當我喝下了秘傳軟義的美液時。」整個夏天，我把荷馬的「依利阿德」放在桌上，雖然我祇能一時一時地翻閱那紙葉。起初，有無窮的工作在手上，因為我有房子要造，有草子要同時耕種，使我不可能讀更多的書。但預知我未來可以閱讀得更多，這支持了我。在我工作閒歇的時候，我讀了一兩本淺近的書，關於旅行的，後來我自己都臉紅了，我問了我自己到底我是住在什麼地方。

學生們能夠讀希臘原文的荷馬或愛斯庫羅斯 [Aeschylus 希臘悲劇之形式底創造者與偉大的悲劇作家，今尚流傳有阿格門儂，普魯米修斯等]，而沒有放蕩或奢侈底危險，因為這話是說，他們還在相當程度之內崇拜他們的英雄，他們神化了黎明的時間，來翻動紙葉。但這些英雄的詩篇，即使是用我們自己的口語印刷成書的，在我們這種敗壞的時代，也變成了死文字了；我們所以必須辛辛苦苦，找出每一行，每一個字底意義來，盡我們所有的智力，勇氣與氣量，來構思牠們的意義，要比通常應用時有更深廣的意義。近代那些廉價的多產的印刷所，出版了那末多的翻譯本，却並沒有使得我們更接近那些古代的英雄作家。他們還依然寂寞，他們的字母依然被印得稀罕而怪異。這真是很值得的啊，化費一些少年的歲月，那些值得珍惜的光陰，來學會一種古代文字，即使祇學會了幾個字，牠們卻是自街頭巷尾的瑣碎之中，被精煉出來的語言，是永久的暗示，永久的激發。農夫們聽到了一些拉丁字

句，記在心上了，時常搬出來說說不是沒有用處的。有些人說起來，好像古典作品的研究最後會讓位於一些更現代化，更實用的研究的；但是，有進取心的學生會時常去研究古典作品，不管牠們是用什麼文字寫，也不管牠們如何地古。因為古典作品是什麼，祇不過是最崇高的、記錄着的、人類的思想。他們是唯一的、不朽的神示卜辭，便是臺爾菲與多多那 [Delphi] 是阿波羅的卜休咎的廟名，Dodona 是希臘衆神之宙斯出身的山名，也賜神示】並沒有問答的求問，便是最近代的一些求問，在古典作品中也有着回答。我們其實還可以不研究大自然，因為她是蒼老了。閱讀得好，就是說，在其精神中讀真實的書，才是一個崇高的練習，這化費一個人的力氣，勝於舉世公認的練習多多了。牠必需經過一個訓練，像說技家必需經過的一樣，而且幾乎是需要終生的不變初衷的努力的。書本是謹慎地，含蓄地寫著的，也應該謹慎地，含蓄地閱讀。書本所著寫的哪一類的文字，如果你能說，也還是不夠的，因為口語與文字不同，一種是說的文字，另一種是閱讀的文字。一種是變化多端的，聲音或舌音，祇是一種土話，可以說是很野蠻的，我們可以像野蠻人一樣從母親那裏不知不覺學會的。另一種却是前一種的成熟與經驗；如果前一種是母親的舌音，這一種便是我們的父親的語文，是一些洗煉過，有含蓄的表情，耳朵聽就太富于意性了，我們必須重新誕生一次，才能學會。中世紀的時候，有多少底人，由於出生之地而能夠說希臘語與拉丁語，可沒

有資格讀天才作家用這兩種文字來著寫的作品。他們還沒有學會希臘和羅馬那種更高級的方言，那種高級方言所寫的書，在乎他們就祇是一堆廢紙，他們重視的倒是一種廉價的，當代的文學。可是，當歐洲的好幾個國家，得到了她們自己的語文，雖粗率却很明澈，够她們的文藝興起了，於是，學問最初復興了，學者們能够從這樣的古代中辨識古代的珍藏。當時羅馬和希臘的人民聽而不聞的，經過幾個世紀之後，少數學者却在讀了，而且祇有少數的學者，現在還在讀牠們呢。

不管我們如何讚賞演說家能有時爆發出口才來，最崇高的文字還通常是隱藏在言語底背後，或超越在瞬息萬變底語言之上的，彷彿蒼窮中的笑星底藏在浮雲後面。有的是衆星，能者就可以閱讀牠們了。天文學家永遠在解釋牠們，觀察牠們。牠們不像我們底日常談吐和呼吸似的流星。在講臺上的所謂口才，普通就是學術中的所謂修辭。演講者在一個閃過的靈感中放縱了，向着他前面的衆人說話，向着那些聽來聽他的說話；可是那些作家，均衡的生活是他們的著述的時機，那些給演講家以靈感的事件與衆衆祇會分散他們的心智，他們是向着人類的智力和人類的心而說話的，向着任何年代中能够懂得他們底一切人說話的。

難怪我歷山大 (Alexander the Great) 其他國王。(紀元前三五六——三二三) 行軍時，要在一隻寶匣中帶一部「依利阿德」了。一個文字是聖物中之最珍貴者。立刻，他比之

別的藝術作品，跟我們更親密，且更俱有世界性。這是最接近於生活的藝術。牠可以繙譯成每一種文字，不但給人讀，而且還呼吸在人類的唇上；不是表現在油畫布上，或僅在大理石上，而是彫塑在生活的呼吸之中的。一個古代人的思想底象徵成爲近代人的口頭禪。在紀念碑似的希臘文學上，正如在希臘的大理石上，兩千個夏天已經在上面留下了更成熟底黃金的秋色，因爲他們帶來了他們自己的莊嚴的天體似的氛圍，到世界各地，保護他們，免受時間的剝蝕。書本是世界的珍寶，世代與國家底最適當的遺物。最古老最好的書，很自然也很合適地放在每一個書架的書架上。牠們沒有什麼私事要訴說，可是，當牠們啓發了，支持了讀者，牠們的常識就不可能拒絕牠們。牠們底作者，在每一個社會中都自然而然地，不得不地成爲貴族，而他們對於人類的影響大於國王和皇帝的影響。當那目不識丁的，也許還是可以鄙棄的商人，由於進取之心與勤勞刻苦，掙來了閒暇以及獨立，側身於財富與時尚的世界裏面了，最後他不能不轉向那些更高級，更不可攀的，智力與天才的世界，發覺他不學而無術，發覺他的一切財富都是虛榮，都不足以自滿，更進一步地證明了他是頭腦清楚的，他煞費心機，要給他的孩子們這種智慧的文化，正是他自己如此敏銳地求而不得的；這樣地，他成爲了一個家族的始祖。

那些沒有學會閱讀古典作品底原文的人們對於人類史祇能有一點很不完備的智識；驚人

的是牠們並沒有一份現代語文的抄本，除非說我們的文化本身便可以作為這樣的一份抄本的話。荷馬從沒有用英文印刷過，愛斯庫羅斯，和魏琪爾（Vergil）羅馬詩人，史詩「阿依尼特」作者」也從沒有，——那些作品是這樣優美，這樣堅實，美濃得如同黎明一樣；後來的作者，不管我們如何讚嘆他們的才能，就有也祇極少數，能够比得上這些古代作家的精心底美，與完美，與終身的，英雄的，文藝底勞動。永不認識牠們的人祇叫人去忘掉牠們。但當我們有了學問，有了稟賦，開始能研讀牠們，欣賞牠們了，牠們的話，我們立刻忘掉了。時代定將更加豐富，當我們稱為古典作品的聖物，以及比古典作品更古澀，因而更少人知道底各國的經典，疊積得更多，當梵蒂岡（Vatican）教廷裏放起了吠陀經典，波斯古經（Zendavesta）和聖經，跟荷馬，但丁（Dante）莎士比亞放在一起，當繼起的世紀中，繼續地把牠們的戰利品放在人類的公共場的時候。有了這樣的一堆，我們才能希望雞登天堂。

偉大詩人的作品還從未給人類讀過，因為祇有偉大的詩人能讀通牠們。牠們受羣衆的閱讀，好像羣衆的讀彗星，至多是星象學的地，並不是天文學地閱讀的。許多人學習了閱讀，為的是他們的可憐的便利，好像他們學算術，為了記賬，做起生意來不致於受騙；可是，作為一種崇高的智力底練習，他們却略知或一無所知；然而就其高級的意義來說，祇有這樣才叫閱讀，決不是那種奢侈品似的，借財我們，讓我們的崇高的官能昏昏睡去的閱讀，我們要

踮起了脚尖，把我們放靈敏，最清醒的時刻，獻給閱讀才對。

我想，我們識得了字母之後，我們就應該讀文學作品中最好的東西，不要永遠在翻覆 a·b, ab 和祇一個古的字，不要四年級五年級年年都留級，不要終生坐在小學低年級的教室裏。許多人能讀就滿足，或聽到人家閱讀就滿足，也許祇領受了一本好書，「聖經」底智慧，其餘他們祇讀一些極蠢的東西，讓他們的官能放蕩或吃素。在我們的流通圖書館裏，有一種好幾卷的作品叫做小讀物（Little Reading），我想這大約是我沒有到過的一個市鎮的名字吧。有種人，饕餮的鷄鳥和鹿鳥，能够消化這一切，甚至肉和蔬菜大吃了一頓之後，因為他們不願有所浪費。如果說有的人是供給營養的機器，他們就是這種火嚼式的閱讀的機器。他們讀了九千個關於柴波倫（Zebulon）和賽福隆尼亞（Sephronia）的故事，他們如何相愛，從沒有人這樣地相愛過，而且他們的戀愛經過也不平坦，——總之是，他們如何愛，如何翻跟斗，如何再爬起來，如何再相愛！如何那些可憐的不幸人在爬上個陡坡，他們從沒有爬上過一個鐘樓頂；於是，毫無必要地到了上面了，那懂樂的小說家打起鐘來，讓全世界都踴躍來，聽他說，啊，天啊！他怎樣下來呢！照我的看法，他們還是把這些小說世界的才子佳人一變變形為人的風信鷄好了，好像他們時常把英雄放在星座之中一樣，讓那些風信鷄旋轉不已，直到牠們銹掉為止，却千萬別讓牠們下地，來喋喋不休，麻煩了好人

們。下一回，小說家再敲鑼，就是那公共會場換成了平地，也休想我動彈一下。」的——

篤——略的騰達，中世紀傳奇，著名作家狄特爾·托爾·但恩原著；按月連載；連日擠得不堪，欲購者從速。」倒是這些，他們睜大了眼，讀之不休，興高采烈，純係原始的好奇心，胃口真是好得即使遲鈍了一些，也無須怎麼快的，正好像那些參議員老爺，年紀回頭到四歲去了，兩分錢買本燙金封面的「灰姑娘」(Cinderella)來讀讀，——據我所看到的，他們讀了之後，連發音，重音，加強語氣，這些方面都沒有進步，不必提他們對題旨的了解與應用題旨的技術了。結果是一切的目力衰退，一切的生機凝滯，普遍積疴，智力的官能完全脫皮殼一樣脫掉了。這一類的薑汁麵包，是每一天，幾乎從每一個烤麵包的爐子裏烤出來，比純粹的麥子，黑麥或印第安麥粉做的麵包更加吸引人，在市場上銷路更廣。

即便是所謂「好讀者」，也不讀那些最好的書的。我們的康考特總共有多少文化呢？這個城市裏，除了少數例外的人，對於最好的書，甚至英國文學中一些很好的書，大家都覺得沒有味道，雖然大家都能讀英文，都擠得出英文字。甚至於這裏，那裏，大學出身，或所謂受有自由教育的人，對英國的古典作品，也知道得極少，甚至於全不知道；那些人類思想的紀錄底古代作品與聖經呢，誰願意認識牠們的話，可以很容易拿到這些書的，然而到處都只有極少數人肯化功夫去接近牠們。我認識一個樵夫，中年人，訂了一份法文報，他說並不是

爲了讀新聞，他走超乎這一套以上的，祇是爲了「保持他的學習」，因爲他生來是一個加拿大人；我就問他，他認爲世上最好的是什麼事，他回答說，除了這件事之外，還要繼續下功夫，把他的英文弄弄好。一般的大學畢業生就不過如此，他們定一份英文報紙就爲這樣的目的。假定一個人剛剛讀完了一部最好的英國書，你想他可以跟多少人談談這部書呢？再假定一個人剛剛讀了原文的希臘或拉丁的古典作品，就是文育也知道頌揚牠的；他可是找不到一個可以談談的人了。他祇能緘默。我們的大學裏面的教授，要是能够把握住文字的艱難，他就比例地把握住了一個希臘詩人的才智與詩意，他就會有種同情之心來傳授給那些聽他的，英雄性的讀者了。但這樣的教授很少；至於神聖的經典，人類的聖經，這城市裏可有什麼人能把握牠們的名字告訴我呢？大多數人還不知道希伯萊民族有一部經典。一個人，任何人都會爲了揀一塊銀幣而行動越軌，可是這裏有黃金的文章，古代的智者說出來的話，靴底價值，歷代的聰明人都保證過；——然而我們讀的，祇不過是識字讀本，初級讀本和教科書，離開學校之後，祇是小讀物和小說書，那祇是孩子們和初學者的用書；於是，我們的讀物，我們的談話和我們的思想，都水準極低，只配得上小人國和侏儒。

我希望結識一些比康考特的土地所產生底更要聰明的人，他們的名字這裏聽都沒聽見過。難道我會聽到了柏拉圖（Plato）的名字，而不讀他的書嗎？好像柏拉圖是我的同鄉，我却



從沒有見過他似的，——好像我和近鄰都從沒有聽他說話，或聽到過他的聰明的議論。可是，事實不正是這樣嗎？他的「對話錄」(Dialogues)包含着他的不朽的見地，却躺在傍邊的書架上，我從沒有讀過他。我們是沒有教養的，低賤的文盲；在這裏我要說這兩種文盲中間，並沒有什麼大分別，一種是完全目不識丁的市民，另一種是已經識了字，可是只讓孩子讀物和智力極低的人們所讀物的。我們應該像古代的聖賢一樣地美好，但首先要讓我們認識他們的好處。我們這是一些小人物，在我們的智力底荒蕪中，可憐只飛在報章新聞中。

並不是所有的書都像牠們的讀者一般地沉悶的。可能，有好些話正說着我們的境遇，如果我們傾聽了，懂得了這些話，牠們有利於我們的生活，將勝似黎明或陽春，很可能給我們一個新的面目的。多少人在讀了一本書之後，開始了他的生活底新紀元。一本書，能解釋我們的奇蹟，又啓發新的奇蹟的，這本書就爲我們而存在了。在目前，我們的說不出來的話，也許在別處已經說出來了。那些問題，擾亂了我們，使我們憂難，困惑的，也會經發生在所有的聰明人心中；一個問題都沒有漏掉呢，而且每一個聰明人都回答過牠們，按照各自的能力，用各自的話，用各自的生活。何況有了智慧，我們將領會自由的性質。在康考特郊外，一個田園上的寂寞的僱工，很可能第二次誕生，獲有了特殊的宗教經驗，他俯仰了鹹獸莊嚴，排斥外物，他也許覺得我們的話是不對的；但是數千年前，蘇魯斯說(Zoroaster)約

紀元前一千年波斯宗教家，創教者」就曾獲有同等經驗；他因為是智慧的，知道這是世界性的，就體貼了他的鄙人，據說還創設了一個制度，使人敬神。那末，他應該和蘇魯斯脫呼應，更在一切聖賢的自由影響下，和耶穌基督溝通精神，然後，讓「我們的教會」滾開吧。

我們誇耀着，說我們屬於十九世紀，比任何國家走得步子最大最快。可是想想這市鎮對自己的文化，貢獻何其微小。我不預備諷刺我的市民同胞們，也不要他們諷刺我，因為這樣一來，大家沒有進步。我們應該冒犯彼此，——鞭打老牛跑跳。我們有個相當像樣的普通學校，但祇是為一般嬰兒的；除了冬天有個面黃肌瘦的文法學堂，最近還有了一個根據政府法令，草創的圖書館，我們自己還沒有學堂。我們在肉體的疾病方面化了不少錢，精神的疾病方面却沒有。這時候我們應該有非普通的學校了，我們不該讓男女兒童成了人就不再受教育了。這是時候了，一個村子應該是一個大學，老年的居民都是研究生，——如果他們是很康樂的話，——他們應該裕然，把他們的剩餘的生命，放在自由教育的追求上。難道世界祇屬於一個巴黎或一個牛津（Oxford），永遠如此下去？難道學生們不能寄宿在這裏，在廣闊的天空下，受自由的教育？難道我們不能請一位阿倍拉（Pierre Abelard）中世紀經院派哲學家，邏輯家」來給我們講學？可嘆啊！賽牛，開店，我們太久沒有上學堂，我們的教育是可悲地荒廢了。在這個國家之內，村鎮相當應該替代歐洲那些貴族的地位。牠應該是美術

的保護者。牠很富有。牠祇缺少氣量和優美。在農業商業上，牠肯出錢，可是要牠舉辦一些習者都知道極有價值的事業時，牠就認為，那是烏托邦的夢想。感謝財富和政治，本市化了一萬七千元送了市政府，但貝亮內若要真正的肉，為生活的習者化錢的話，這一百年內就不可能。冬天的文法學校，每年募到一百二十五元，這款子比市內任何事業都化得更實惠。如果我們生於十九世紀，為什麼我們不享受十九世紀的好處？為什麼生活必須過得鄉村化？如果我們要讀報紙，為什麼不要過波士頓，立刻來辦一份全世界最好的報紙呢？——不要從「中立」的報紙上吮吸，也不要在新英倫吃嫩的「橄欖枝」〔Olive Branches出典不詳〕了。讓一切有學問的社會底報告到我們這裏來，我們要看他們懂不懂得什麼。為什麼我們要哈潑斯出版公司和里亭出版公司來挑選我們的讀物？正像嗜好學問的貴族，在他的週圍，要結集一些嚮導文化的。

——創造力——學識——機智——書集——繪畫——彫塑——音樂——哲學底工具等等；那些市鎮村子也可以這樣做的啊，——不要祇請了一個教師，一個牧師，一個寺僕，辦了一個教區圖書館，舉了三個市政委員就以爲足夠了，因為我們拓荒的祖先祇有也這末一區事業，却也按過了漏水的巖洞中的巖冬。集體的行爲是符合我們的制度底精神的；我確實相信，我們更發達，我們的能力大於那一些貴族們。新英倫雇得到全世界的習者，來教育她，同時讓他們在這裏食宿，不再過鄉曲生活。這是我們所需要的不平凡的

學校。代村晉族，讓我們有高貴的村民。如果還是必需的，我們就少造一座橋，把那座橋移動一個位置，在圍繞着我們的黑暗底「無知之深淵」上，至少架起一個圓穹來吧。



## 聲

可是，當我們局限在書本子裏面，雖然那是最精選的，是古典作品，而且我們祇讀那種特殊的語文，牠們原先是方言，有地方性的，那時候，我們就有危險，要忘記掉另種文字了，那是一切事物，不用聲喻地直說的文字，唯有牠最豐富，最標準。出版了的是很多，但牠被印刷得極少。流進窗簾來的光綫，在窗簾完全拉開以後，便不再被記得了。沒有一種方法，沒有一種訓練可以把「永遠保持靈活」底這種需要拋棄的。能够看見的。要常常去看；這樣一個規律，怎是一門學問，或哲學，或詩歌，所能比得上的呢？即使是精選了的；或者說，最好的社會，或最可羨慕的生活規律，也怎能比得上牠呢？你願意做一個讀者，僅祇是一個學生呢，還是願做一個預見者？讓你的命運，看，在你的眼睛面前的一切，向未來走進去吧。

第一年夏天，我沒有讀書；我種草。不，我常常幹得比這個更好得多。有時候，我不能把當前的鮮艷的時間犧牲在工作中，無論是手腳的工作。我給我的生命更多空白的餘地。有時候，在一個夏天的黎明裏，照常洗了澡之後，我坐在陽光下的門前，從日出坐到正午，

坐在松樹，胡桃樹和黃櫨樹中間，沒有打擾的寂寞與寧靜中間，那時鳥雀在四週唱歌，或不出聲地疾飛過我的屋子，直到太陽照在我的西窗上，或者遠處的公路上，一些旅行家的車輛的轆轤聲，把我提醒了時間的流駛。我在這樣的季節中生長，好像包谷在夜間生長一樣。這比任何手上的勞働好得多了。這並不是從我的生命中減去時間，這在我的普通的時間上增添了許多，超出了許多。我明白了東方人的所謂沉思以及荒廢工作底意思了。大體上，那些時間如何虛度，我都不在乎。白晝的進行，彷彿祇爲了照亮我的某種工作。這是黎明，你聽，這已經是晚上，沒有完成了什麼值得紀念的工作。沒有像鳴禽一般地歌唱，我靜靜地微笑，笑我的幸福無疆，正像那麻雀，蹲在我門前的胡桃樹上，啾啾地叫着，我也竊竊笑着，或抑制了我的啾啾之聲，怕他也許從我的巢中聽到。我的日子並不是一個個星期之中的日子，也沒有任何異教的神佛底命名，牠也沒有被切碎爲時分秒的細末子，也沒有因滴答的鐘聲而不安；因爲我喜歡像浦利（Puri 英屬印度地名，亦稱 Juggernaut）的印度人一樣生活，關於他們，據說「代表昨天，今天和明天的祇是同一個字，他們在表示不同的意義時，一面說這一個字而一面手指後面的算是昨天，手指前面的算是明天，手指頭頂的是今天。」在我的市民同胞們眼中，還無疑問是顯然的怠惰了；可是，如果飛鳥和繁在用着牠們的標準來審判我的話，我想我是毫無缺陷的。一個人必須從他自身之中找機會，這話極對。大自然的日子本來

很寧靜，牠也不會責備牠自己怠惰的。

在我的生活方式中，至少有這些好處，勝過那些不得不跑到外面去找娛樂，進社交界或上戲院的人，因為我的生活本身便是娛樂，而且永遠新奇。這是一個多幕劇，而且沒有結束的。如果我們常常能够依照最近我們學習到的生活方式來過我們的，管理我們的生活，我們就絕對不會為懶煩所困。緊跟着你的創造力，牠就可以每一分鐘指示你一個新的展望。管家務是一個愉快的消遣。當我的地板髒了，我就很早起身，把我的一切傢俱搬到露天的草地上，床和鋪板卻是一堆，就在地板上灑了水，再灑上湖裏的白沙，然後用一柄掃帚，把地板刮、擦得乾淨而雪白；等到村民用罷他們的早點，太陽已經把我的屋子晒得乾乾燥燥，我又可以搬回去；這期間我的沉思幾乎是不中斷的。看到一家子的傢俱都放在草地上，這是很愉快的，堆了起來，像一個吉泊賽人的堆堆，我的三脚桌子，上面的書本，筆和墨水我都沒有拿開，也擺在松樹和胡桃樹下。牠們好像很願意上外邊來，好像很不願意給搬回屋裏去。有時我就蹣跚欲試地要在牠們上面張一個篷，我就在那裏就位。太陽晒在牠們的下面是值得一看的景緻，風吹着牠們是值得聆聽的聲音，熟稔的東西在戶外看到，比在戶內有聽得多。小鳥坐在相隔一枝的覆枝上，長生草在桌子下面生長，懸鉤子的籐攀住了桌子腳；松實，栗子和楊梅葉子到處佈滿。這很像是牠們這樣地轉變形態，而後成為傢俱，成為桌子，椅子，床架



的，——因為這些傢俱曾經站在牠們中間。

我的房子是在一個小山的山腰，恰恰在一個較大的森林的邊際，在一個蒼松和胡桃木的小林子的中央，離開湖六「洛特」，有一條狹窄的小路從山腰通到湖邊的。在我前面的天井裏，生長着楊梅，鑿鉤子，還有常春樹，狗尾草，黃花紫菀，矮橡和野櫻桃樹，覆盆子和落花生。五月尾，野櫻桃（學名 *Cerasus pumila*）在小路兩側夢魘了精細的花朵，栗花梗從一點散出成圓形的花叢，短短的花梗，最後到了秋天，就掛着了圓潤的漂亮的野櫻桃，一球球地落下，像四面射來的光芒。牠們並不好吃，但爲了感謝大自然的緣故，我嚐了嚐牠們。黃櫨樹（學名 *Rhus glabra*）在屋子四週奇詭異常地生長，把我建築的一道矮牆振了起來，第一季就看牠長了五六尺。闊大的，羽狀的，熱帶的葉子，看起來奇怪，卻很愉快。巨大的落雷，在晚春中，突然從彷彿已經死去的枯枝上跳了出來，魔術似的招展了起來，成了溫柔的青色而柔軟的枝條，直徑也有一英寸；有時，正當我坐在窗上，牠們如此任性地生長，壓抑了牠們自己的脆弱的關節，我聽到一枝新鮮的柔枝忽然折斷了，雖然空中沒有一點兒動彈，卻給自己的重量壓倒，牠像一把羽扇似的搖落了下來。在八月中，大量的漿菓，曾經在開花的時候誘惑過許多野蜜蜂的，也漸漸地學上了牠們的光耀的紅天鵝絨的色調，也是給自己的重量掛倒，終至於折斷了牠們自己的柔弱的肢體的。

在選一個夏天的下午，當我坐在窗口，聽在我的庭前盤旋，野鴿子的疾飛，兩兩三三地飛入我的眼簾，或者停落我的屋子後面底白松枝頭，向着天空發出一個呼聲；一隻魚鱗在水面上畫了一個笑渦，帶走了一尾魚；一個水貂偷偷地爬出了沼澤來，到我門口，在岸邊捉到了一隻青蛙；闊地莎草 (Sedge) 在蘆葦鳥 (Reedbird) 的重壓下彎倒，這裏那裏地，這些鳥驟躍着；一連半小時，我聽到鐵路車輛的嗒咯之聲，一忽兒輕下去了，一忽兒又來了，像鸚鵡在撲翅膀，把旅客從波士頓裝運到這鄉間來。我並沒有這樣出世，不像那孩子，據說他被送到了本市東部的一個農夫那裏去，但耽了不多久，他就逃走，回到了家裏，他實在想家，又提不起勁。因為他從來沒有見過這末沉悶而不成話底地方；那裏的人全走光了；你甚至於聽不見他們的口笛聲！我很懷疑，現在在麻省不知還有沒有這樣的所在；

「真的啊，我們的村莊變了一個靶子，

給一枝飛快的鐵路箭幹射中，

在我們平靜的原野上，牠的和柔的聲音是——康考特。」

菲茨堡鐵路在我的住處之南約一百「洛特」的地方觸到了這個湖。我時常沿着牠的堤路走到村裏去，事實上我是由這一個連索和台連絡的。在貨車上的人，他們是在全綫上來回跑的，跟我打招呼，當我是一個舊相識，他們經過我的次數太多了，顯然他們當我是一個雇工；我的確是一個雇工，我極願意做那地球的軌道上底某一段路軌的修理者。

夏天和冬天，火車頭的汽笛穿透了我的林子，好像農家的院子上面翻過的一頭老鷹底尖叫聲，告訴我，有許多焦躁不安的城市商人已經到了這個市鎮的圈子裏，或者是反方向出去的，那便是些鄉村中的商人了。他們是在同一個地平綫上的，他們彼此發出警告，要另一個別走在軌道上，那些汽笛聲有時候兩個鎮村都能聽到。鄉村啊，這裏送來了你的雜貨了；鄉下人啊，你的食糧！沒有任何人能夠獨立生活，能夠對牠們道半個「不」字的呢。於是鄉下的汽笛囉叫了，這裏是你們的代價！像古時候攻城牆的器械似的木料，一小時二十哩的速度，撞向我們的城牆，還有許多的椅子，城圍以內所有疲勞的，站立不穩的人現在有坐了。所有印第安山間的藥菓給全部採下來，所有的雪球藥菓也都裝進城來了。棉花上來了，紡織品下去了；絲上來了，羊毛下去了，書本上來了，可是下去了，著寫書本的智慧是降低了。

當我遇見那火車頭，帶了牠的一列車廂，像行星運轉似的移動而前進，——或者說，像彗星吧，因為看到牠的人不能夠知道在這樣的速率下，向了這個方向而馳去的火車，會不會

再回到這軌道上來，既然那軌道不像一個會回轉來的曲線，——水蒸氣像一面旗幟，飄浮在後面，金銀的火光罩在上邊，好像我看到過的高高在天空中底白雲，一大塊一大塊地展開，放下毫光來，——好像這位旅行着的神怪，吐出了雲霧，快要把夕陽天作牠的列車的號衣；那時我聽到那鐵馬吼聲如雷，使山谷都起了回聲，牠的脚步更使得土地震動，從牠的鼻尖裏，他吐納着火和烈焰（我不知道在新的神話中，牠會變成怎樣的飛馬或火龍），好像大地上有了這一類的賽跑就更值得居住了。如果這一切都是確實的，人類奴役了元素，使服務於高貴的目標！如果火車頭上的雲霧是英雄事業的流汗，就像那飄浮在農田上面的有利於農事的雲，那時候，元素和大自然自己，不用說，是樂於服務人類，替人類服務的。

我眺望那早車，感情上跟我眺望日出時是一樣的，不能是更準時的了。成串的雲在牠後面拉長，越昇越高，昇上了天，而火車奔向了波士頓，一下子把太陽遮住，把我遠處的田野遮蔽了，這一串雲是天上的列車，旁邊那擁擠土地的小車輛，相形之下，祇是一枝標槍的倒鉤了。在冬天的早晨，鐵馬的御者起身極早，在山峯中的星光底下領草駕轡。也這末早，昇了火，給牠內熱，以便牠趕路程。這件事要是這樣早，而又能這樣地天真，才好啊！積雪深時，牠給穿上了雪鞋，用了一個巨大的鐵犁，牠從羣山中開一條路，直到海邊，而車輛係一個溝中播種器，把所有的人羣和浮華的商品散佈在田野中，當牠們是種籽。一羣

天，遣火駒飛過田園，停下時，祇爲牠的主人要休息，就是半夜裏，我也常常給牠的步伐和凶惡的呼哈之聲吵醒，大約在山谷的僻隘的森林中，他碰到了冰雪的封鎖了；要在曉星底下牠才能進馬廄，可是不休息，也不打盹，牠立刻又上路旅行去了。有時，在黃昏中，我聽到牠在馬廄中，放出了這一天底剩餘的力氣，牠才神經平靜下來，臙腑和腦袋也冷靜下來，可以打幾小時的鋼鐵的瞌睡。這持續過久，不知疲乏的事業，要是那樣地英雄性，那樣地優越的，才多末好啊！

市鎮的僻處，無人問訊的森林，從前只有白天裏，樵夫去過的，現在却在黑夜中，有些光輝燦爛的客廳飛突而過，居住在裏面的人却一點都不知道這些事；此刻，還靠在一個村鎮或大城底，照得如同白晝的車站月台上，一些社交的人羣聚集在那裏，下一刻已經在鬱沉的沼澤地帶，嚇得貓頭鷹和狐狸逃跑。列車的出站到站時間現在成了村中每一天的紀元了。他們這樣遵守時間地來的來，去，去，而牠們的汽笛聲永遠都聽到，農夫們根據了牠來校正鐘錶，於是一個管理嚴密的機構管理了一個國家。自從發明了火車，可不是人類更能遵守時間了嗎？在火車站上，可不是比以前在驛車站上，他們說話更快，思想得也更快了嗎？在火車站的氛圍中，好像通了電流似的。對於牠創造的奇蹟，我感到驚異了；我有一些鄰居，要沒有這樣便利的交通工具，我敢說他們決不會到波士頓去的，現在祇憑鐘聲一響，他們已

經在月台上了。作風「火車式」，現在流行為口頭禪；值得注意是再三警告的，真心誠意之至，要防一種力量，那力量可以使火車出軌的呢。讀不完的暴動行為，但這一回並沒有向羣衆開朝天槍。我們已經創造了一個命運，一個 Atropos——永無翻身。（這可以做火車頭的名稱。）人們讀讀廣告，知道幾點幾十分，這幾支箭要向羅盤上的哪幾個方向射出；而且牠不干涉人事，在另一條軌道上，孩子們還乘坐了牠上學去呢。我們因此生活得更穩定了。我們都受了教育，可以做威廉·退爾的兒子〔William Tell 傳說中之瑞士射手，曾被罰射他的兒子頭頂的蘋果，一發而命中，為解放瑞士之英雄〕了。空中充滿了不可見的箭矢。除了你自己的一條，條條路都是命運的道路。那末，走你自己的路吧。

使我欽佩商業的，乃是牠底進取心與勇敢。牠並不雙手合十，向周必特大神祈禱。我看到商人們每天做他們的生意，多少是勇敢的，滿足的，比他們自己所想的還做得局面更大，也許還比他們自己計劃了的，更加有成就。在波哀拿·微斯泰〔Buena Vista 墨西哥，薩爾蒂岳附近之地，一八四七年曾為戰場〕火綫上能站立半小時的英雄，我倒不感覺得怎樣，我佩服那些冬天裏，乘坐在雪鞏中，堅定而又愉快的人們；他們不僅有拿破崙也認為最難得底早上三點鐘的勇氣，他們的勇氣是非但沒有這樣早就休息了，而且他們要在暴風雪睡了之後才睡，要在他們的鐵馬的筋骨都凍僵了之後才睡，在這「大雪」的黎明，風雪還在吹

括，還在凍結人類的血液呢，我聽到他們的火車頭底被蒙住了的聲響，從霧濛濛中間傳來了牠們的凍結了的呼吸。宣告着列車在來了，並未誤點，並不理睬新英倫的東北風雪的舌決權，我就看到那笨者，全身雪花和韻節，牠的頭顱伸出在犁頭的變形鐵片上，而犁頭翻起了的並不是雛菊花和田鼠洞，牠像奈伐達山脈(Sierra Nevada)加州東部之山，最高峯達一萬四千五百〇二尺上的巖石，從宇宙以外的高處滾落下來。

出乎意料的，商業是自信的，莊重的，靈敏的，進取的，而且不疲勞的。牠的一些方式都很自然，許多幻想的事業和感傷的試驗不能跟牠並論，因此牠有獨到的成功。一列貨車經過了我之後，我感到清涼，感到擴張了，我聞到了一些商店的味道，從長碼頭(Lang Wharf)地點不詳了到却姆澗蘭湖(Lake Champlain)介乎紐約與凡蒙特之間了。一路來都散發味道的商品，使我聯想到外國，珊瑚礁，印度洋，熱帶氣候，和地球之大。我更覺得我自己是一個世界公民了，當我看到一些棕櫚葉，明年夏天，多少新英倫的亞麻色的頭髮上都要載上的，我又看到了馬尼拉的麻和椰子壳，古老的繩索，粗麻布袋，廢鐵和鏽釘了。一車子的破帆，果真造成了紙，印成了書，讀起來一定是更悅目而有趣。誰能够把牠們，經歷了颶風駭浪，以至大帆成了碎片底情形，圖表一樣地寫下來？牠們本身就是不需要校閱的校樣了。這裏經過了曼恩森林中的木料，上次水漲時沒有繫排到海裏去，因為沒有，或因為鏽小了，每一

干枝漲上了四圍，洋松樹，金樺樹，杉木樹，——頭號，二號，三號，四號，不久前還是同一個號子的林木，搖曳在鵝，麋鹿和馴鹿之上。其次隆隆地經過了湯麥斯東石灰，第一批，山裏面還要深深地開採，不會停工的。至於這一袋袋的破布，各種顏色，各種質料，真是棉織品和細麻布的最悲慘的下場，衣服的最後結局，——再沒有人去講究牠們的翻新了，除非是在密爾滑基，才講究那些光耀的衣服質料，英、法、美國的花頭，柳條或方塊，紫色等等，——牠們却是從富有的，貧賤的，各方面去搜集來的破布，將要變成一色的，或僅深淺不同的紙張，說不定在紙張上會寫出一些實生活的故事，高等下等社會都有，那根據事實的。這一捆緊閉的蓬車中開出了鹹魚，強烈的新英倫的商業味道，使我聯想到大河岸和漁業了。誰沒有見過一條鹹魚呢？全部都是為我們這個世界而醃了的，決不會變壞了，能使一些久藏不變的聖人都自慚不如的呢，有了鹹魚，你可以掃街了，你可以鋪街道了，你可以劈開引火柴了，躲在鹹魚後面，驢馬隊的伙子和他的貨物也可以避太陽，避風雨了，——一個康考特的商人實行過的，商人可以把鹹魚掛在門上當招牌，從他新店開張起一直到老主顧都沒法說出牠，究竟是動物呢，還是植物或礦物了，然而牠還是白得像雪花，如果你把牠放在鍋裏燒開，依然還是一條美味的鰻魚，可供星期六晚上的宴會。其次是西班牙的皮革，尾巴還那樣扭轉，還保留着當牠們在西班牙本土的草原上疾馳時底仰角，——足見是頑固的典



型，證明一切性格上的缺點如何沒有希望，而不可救藥啊。實際地說，我承認，當我知道了一個人的本性之後，在目前的生存情況之下，我決不希望牠改好，或變壞。東方人說，「一條狗尾巴可以燒，壓，用帶子綁，窮十二年之精力，牠可是不改老樣子。」對於這種根深蒂固，像這些尾巴所表示的本性，祇有一個辦法，就是把牠們製成膠質，我想一般就是拿牠們來作這個用場的，牠們才可以膠貼一切，這裏是一大桶糖醬，也許是自關地，送到凡蒙特的克丁司維爾，給約翰·史密斯先生，青山地區的商人，他是為農民採辦進口貨的，或許現在他站在他的箱形建築上，想念着最近裝到海岸上來的一批貨色，牠們的價格如何定，同時他告訴他的顧客。他希望下一次火車帶到頭挑貨色，這話在這個早晨以前就說過二十遍了。這已經在「克丁斯維爾時報」上登了廣告。

當這些貨物上來，另一些貨物就下去。給那病馳的聲音警告了，我從我的書上抬起頭來，看到了一些高大的洋松方子，那是從極北山岸那兒砍伐下來的，牠們上邊鏟飛過了青山和康納克蒂克州，箭一樣，十分鐘就穿過了城市，人家還沒有看到牠，已經是

「一隻旗艦【原文 Admiral 意義不明，暫譯作 Admiral】

上面的一枝桅杆。」

啊，聽，這裏來了牛車，帶來了千峯的牛羊，空中的羊棚馬棚和牛棚啊，還有那些帶了棒的牧者，羊羣之中的牧童，什麼都來了，只除了山中的草原，從山峯中，牠們被吹下來，像九月的風吹下落葉蕭蕭。空中充滿了牛羊的嗥叫之聲，公牛們擠來擠去，彷彿經過的是一個放牧的山谷。當頸上懸鈴底羣羊中的先導者震響了鈴子底時候，真的大山跳躍如牝羊，而小山跳躍如山羊。在中央有一列車的牧者，現在他們和被牧者一樣，受到同等待遇，他們的職業已經沒有了，却還死抱住牧杖，像那些是他們的證章。可是他們的狗，已經到哪兒去了呢？牠們已狂奔而去；牠們也被迷棄了；牠們聞不到那熟悉的氣息了。我彷彿聽到牠們在彼特波羅山中吠叫，或者在青山的西邊咻咻地走着。牠們不出來參加死刑的醜禮。牠們也失了業。牠們的忠心和智慧現在不重要了。牠們像被撤了職一樣躲進牠們的狗棚，也許狂奔着，和狼或狐狸賽一個一里的跑。可是鈴聲響着，我必須從軌道上讓開，讓車子過去；——

「鐵路於我何有哉？」

我絕對不會去看

牠到達哪裏為止。

牠把一些洞填滿，  
給燕子造了堤岸，  
牠使黃砂遍地吹，  
葉莖子到處生長。L

可是我跨過鐵路，好比我越過林下的小徑。我不願意我的眼睛鼻子給牠的煙和水氣和嗒嗒聲弄壞。

現在車輛已經馳去，一切不安的世界也跟了牠遠颺，湖中的魚不覺得震動，我格外地孤寂起來了。長長的下午中，其餘的時間之內，我的沉思就難得打斷了，祇除了一輛馬車的微弱聲音，或遠遠公路上的驢馬之聲。

有時，在星期日，我聽到鐘聲：林肯，阿克頓，貝特福或康考特的鐘聲，在風向適合的時候，很柔微甜美，又很自然的旋律，真值得到曠野中來走一遭。在森林上散佈開來了，牠得到了某種震蕩的輕聲浪，好像地平綫上的松針是大管琴上的弦，給撥弄了一樣。一切聲響，在最大可能的距離之外聽到時，會發生一種一律的效果，成爲宇宙的七弦琴上的聲音。

這就好像極目遠望時，最遠的山脊，由於橫亘在中的大氣底緣故，會染上一種微藍的彩色一般。鐘聲到我這裏來的，來了一條給空氣拉長的旋律，當牠和每一張葉子和每一枝松針閃話過之後，牠們接住了這旋律，給牠轉了調，而從一個山谷，回聲又傳給了另一個山谷。回聲，相當可以說，是一個獨立的聲音，牠的魔力與俊俏就因此。牠不僅把值得重復一遍的鐘聲重復，還重復了林木中的一部份聲音；那正是一個山澗中的女妖所唱出的，一些微語和一些樂音罷。

黃昏中，遠方的地平線上，有一些牛叫，傳到林中，很甜美，旋律也優雅，起先我以為是某游唱詩人的歌喉，有些晚上，我聽到過他們的小夜曲，他們時常漂泊行經山谷；可是聽下去，我就欣然地失望了，一拉長，原來是牛的聲音，很廉價的聲音。我並不是諷刺，我對於少年人的歌喉是很欽佩的，雖然我說，我聽來頗覺得他們的歌近似牛叫，這兩種聲音，說到最後，都是大自然的發音啊。

很準時的，七點半，在夏天的某一部份日子之內，夜車經過以後，夜行鳥要唱半個小時的晚禱曲，就站在我門前的樹檯上，或站在屋脊的一根柱子巔頭，準確得跟時鐘一樣，在每天晚上，日落以後，一個特定的時間底五分鐘之內，牠們一定開始歌唱。我真是機會難得，摸熟了牠們的習慣了。有時，我聽到四五隻，在林中的各自的地點唱，偶然地，音調的先後

相差一小節，跟我實在近，我還聽到每一個樂音後面的啞舌之聲，時常還聽到一種獨特的喃喃的聲音，像一隻蒼蠅投入了蜘蛛網，祇是那聲音較響。有時，一頭夜行鳥在林中，我的週繞祇數尺距離，圓旋地飛，飛，好像有繩子拉住了牠們一樣，也許我是在牠們的鳥卵傍邊。夜裏牠們也不時地唱，在黎明前，以及黎明將近時唱得還更美。

當別的鳥雀靜了下來，小鳥鳥接上去了，像哀悼的婦人，叫出自古以來的「嗚——嗚——嗚」。這種悲哀的叫聲真是班·瓊森(Ben Jonson 英國名詩人，與莎士比亞同時代)的派頭。智慧的女巫！這並不是一些老實的诗人所唱的「嗚——微」，「嗚——胡」，而實實在在不開玩笑，是墓地的哀歌，像一雙自殺的情人在地獄的林中，想了超乎一切的戀愛底苦痛與喜悅來，便互相安慰着一樣。然而，我愛聽牠們的悲悼，陰慘地呼應，在木葉旁邊顫抖；使我想到音樂，鳴禽；那彷彿是音樂的含淚的一面，歌唱着哀傷和嘆息。牠們是一個墮落的靈魂底化身，陰鬱的靈魂，憂愁的預感，牠們曾經有人類的形態，夜夜在大地上走動，幹一個墨黑的勾當，而現在，在罪惡的場景中，牠們悲歌着，祈求贖罪。牠們的悲歌使我重新認識了，我們凡是人類都有的，這樣一種天性，變化莫測，而又性能很大的。「嗚——微——微——微——我便是沒有勁爾——爾——爾——恩！」潮的這一邊，一隻夜行鳥這樣嘆息，在焦灼的失望中圓旋着，最後停落在另一枝灰黑色的榛樹上，於是——「我便是

沒有勃爾——爾——爾——恩！——較遠的另一隻夜行鳥顫抖地，忠誠地回答，而且，遠遠從林杪的樹木中，傳來了一個微弱的應聲——「勃爾——爾——爾——恩！」

還有一隻叫不停的貓頭鷹也向我唱小夜曲。跟牠太近了，你可能覺得，這是大自然最悲慘的聲音，好像牠要用這種聲音，把臨終的人類的呻吟來凝固了，永遠保留在牠的歌曲之中一樣。——那呻吟聲是人類的可憐地脆弱底生命的遺物，還要留下希望在後面似的，像動物一樣呻吟，却含著人的啜泣，尤其可怕是旋律很美的「格爾格爾」的聲音，彷彿已在冥府的入口處——我發現我自己在那「格爾」這兩個字母，要撲撲那聲音，——牠完全能表示一個冷靜中的惛憫的心靈狀態，對於一切健康和勇敢的思想作否定。這使我想起了掘墓的惡鬼。白癡和狂人的嘍叫。可是現在有了一個應聲，從遠處的樹木中傳來，因為遠，而真地優美，——「霍——霍——霍，霍瑞霍；」真地這中間暗示了的祇有愉快，不管你聽到時是在白天或黑夜，夏季或冬季。

我覺得有貓頭鷹是可喜的。讓牠們代替人類作白癡似的狂人似的嘍叫。這種聲音最適宜於白天也照耀不到的沼澤與陰沉沉的森林，使人想起人類還沒有發現底一個廣大而未開化的蒙昧性。牠可以代表絕對愚妄的晦澀與不得滿足的思想，每一個人都有的。整天，太陽會照在一些荒野的沼澤底表面，孤另另的金樺樹上爬著藤蔓，小小的虜上空盤旋，而黑頭山雀在



太陽把朝霧消散，這時就只有可敬的老青蛙還沒有跳到湖底下去，牠還不時地徒然地喊出「特爾龍克」來，停歇着等回音。

我不清楚在林中空地上，我聽過金雞的報曉沒有，我覺得養一隻公雞很有道理，把牠當作鳴禽看待，祇爲了聽牠的音樂。這從前是印第安的野鷄底樂音確是所有禽鳥之中，最了不起的。即使成了家禽，還保持着大自然的聲音，牠立刻可以成爲我們的森林中，最著名的聲音，勝過鶉的叫聲，貓頭鷹的啼哭；然後，你想想老母雞的囁語，在她們的主人放下了號角之後！在填滿那空間。難怪人類要把這一種鳥編入家禽中間去——就是不提雞蛋和雞腿的話。在冬天的黎明，散步在這一種鳥很多的林中，在牠們的原來的林中，聽野公雞在樹上啼叫，明亮而光銳的聲音，數里之外都能聽到，大地爲之震蕩，一切鳥雀的微弱的聲音都給壓倒——你想想看！這可以使全國家警戒起來。誰不會起得更早，一天天地更早，更早，直到他不可言喻地康健了，富足了，聰明了？全世界詩人都讚美過這外國鳥的樂音，雖然他們也讚美過一些本國的歌鳥。任何氣候的土地上都同意那勇武的金雞。他却比本土更土風。他永遠康健，嗓子永遠明亮，他的精神從未動搖過。大西洋太平洋上的水手都聽到牠的聲音了，才起身；可是牠的啼叫從沒有把我從沉睡中喚醒。狗，貓，牛，豬，母雞這些我都沒有養，也許你要說我缺少了家禽的聲音；却也沒有攪拌奶油的聲音，紡車的聲音，沸水的歌，器皿



的聲音，孩子的哭聲，沒有這些來安慰我。老派人物會因此鬱癡或者煩惱致死的。連耗子也沒有，牠們都餓死了，也許根本沒有來過，——祇有松鼠，在地板下，在屋脊上，和柱子之上底夜行鳥，留下一隻靈巢鳥，歌唱着，和屋子底下一隻兔子或者一隻山獾鼠，屋子後面烏鴉和貓頭鷹，和湖上的野鷗一羣，或湖上一隻啼笑的潛水鳥，和入夜吠叫的狐狸。雪雀或黃鸝都沒有，這些柔和的候鳥從未訪問我的林居。天井裏沒有雄鷄和曠野的母鷄。也根本沒有天井！大自然沒有籬笆來阻攔，就一直來到你的窗榻上了。就在你的窗下，生長了一個小樹林，黃檀樹和槲葉的藤爬進了你的地窖；挺拔的蒼松靠着又擠着木片，因為地位不夠，牠們的根糾纏在屋子底下。不是疾風括去窗帘，而是你爲了要燃料折下松枝，或拔出樹根！「大雪」中既沒有路通到前庭的門，——沒有門，——沒有前庭，——更沒有路通到文明世界！

寂  
寞

這是一個愉快的傍晚，當全身合成一個感覺，每一個毛孔中浸潤着喜悅。我在大自然界自由來去，成了她自己底一部份。我只穿襯衣，沿湖岸的石子走，天氣雖然寒冷，多雲又多風，什麼也不特別地吸引我，那時一切元素跟我異常地相適。青蛙鳴叫，遞入黑夜，夜行鳥的樂音乘風破浪地來到。同情着搖曳的赤楊和白楊，幾乎我不能呼吸了；然而像湖上一樣，我的膏靜只有漪漣，沒有激擾。晚風吹起的小波正介乎風暴與波平如鏡之間。雖然天色黑了，風還在森林中吹着，咆哮着，波浪還在拍岸，而一些生物在用牠們的樂音催眠那另外的。一些了。膏靜不可能是絕對的。最野的野獸沒有膏靜，現在正找尋牠們的犧牲品，狐狸，臭鼬，兔子，現在却沒有恐懼，徜徉在大地上，森林中。牠們是大自然的巡守者，——連結着動物生活的日子的連鎖。

等我回到家裏，我發現有訪客來過，還留下了名片，不是一束花，便是一個常春樹的花環，或者黃色的胡桃葉或一片木片上用鉛筆寫的一個名字。難得進森林的人常常拿森林中的小東西在手上玩，有時故意，有時偶然，把牠們留下。有一位剝下柳樹皮，做成一個戒指。

丟在我牀上。有沒有客人，在我出門時來過，我總能知道，不是枝葉鬢了，便是有了鞋印，一般說，從他們留下的痕跡，我還可以猜出他們的年齡，性別和性格，有的掉落了花朵，有的抓一把草，揉成一團又扔掉，甚至一直帶到半里外鐵路邊才扔掉呢，有時，雪茄煙或煙斗味還殘留着不散。我常常還注意到六十「洛特」之外的公路上，一個旅行者的行徑，就從他的煙斗味。

我們周圍的空間應該是很夠的。我們不能一探手就觸到地平綫。厚厚的森林，潮濕不是就在我們門口的，總好像有着空地，我們住出來的，似乎整理過，似乎圍了籬笆，彷彿還是從大自然界奪取得到的。爲什麼理由，我要有這末大的範圍和通道，有數方哩沒有人跡的森林，爲人類所棄而成了我的私有呢？最接近我的鄰居一英里外，要在我那小山半哩內的山頂上望出去，怎樣也望不見一座房子。我的地平綫全給森林包圍了起來，祇供我自己享受，只能遠遠地窺見那潮的一端經過的鐵路和潮的另一端沿山林的公路邊上的籬笆。大體說來，我能居住的地方，寂寞得跟生活在大草原上一樣。在這裏，新英倫也跟亞洲和非洲一樣。事實是，我有我自己的太陽，月亮和星星，我有一個全屬于我自己的小世界。到晚上，從沒有一個人經過我的屋子，或叩我的門，我彷彿是第一個或最後的一個人；除非在春天裏，隔了很長久的時候，又有人從村裏來釣鱈魚，——在華爾騰湖中，他們很顯然祇能釣到他們自己的

很多的性格，釣鉤上只能夠到黑夜而已——，他們都立刻走開了，常常是魚籃裏輕得很地撒退的，又把「世界留給黑夜和我」，而黑夜的核心真是從沒有被任何人類的鄙吝襲過。我相信，人們通常都有一點害怕黑暗，雖然妖巫都給吊死了，基督教和燭火都已經介紹了過來。

然而，我有時經驗到了，在任何大自然界的事物中，即使是可憐的憤世嫉俗之人，和最憂鬱的人，也能找到最甜蜜溫柔，最天真而鼓舞的伴侶。生活在自然界之間而還有五官的話，便不可能有最黑的憂慮。在健全而天真的耳中，這不是暴風雨，暴風雨是用風吹出的豎琴音樂。一個簡單而勇敢的人，便不可能有庸俗的感傷。當我享受着季節的友誼時，我就相信，生命不可能成爲一個重壓。今天，佳雨灑在我的苔子上，使我屋裏面敗了」天，不可怕，沒有憂愁，牠對我是好的。雖然牠使我不夠鋤地，這就比鋤地更有價值。如果牠下得太久，使地裏的種籽爛掉，使低地的甘薯壞掉，牠對高地的草還是好的，既然對高地的草很好，牠對我也很好了。有時，把我自己和別的人比較比較，好像我比別人更得到了神的寵愛，比我應得的賞賜似乎還多呢；好像我有一張證書和保單在他們手上，別人却没有，因此我被特別保護了。我沒有諛讚我自己，可能的話，他們諛讚了我。我從不覺得寂寞，一點不受寂寞之感的壓迫，只有一次，在我進森林後數星期，我懷疑起來，不知人的近鄰是否爲窮

靜與健全底生活之必需。獨處似乎很不愉快。可是同時我就覺得我的情緒，有一點失常了，似乎也預知我會恢復的。當這些思想佔據我的時候，溫和的雨在淋，我突然感覺到大自然的伴侶，如此甜蜜，如此恩惠，就在這滴落的雨聲中，我屋子週圍的每一個聲音和景像中，有着無窮盡，無邊際的友誼，一下子像一個支持我氛圍，把想像中要有鄰舍方便一點還等思潮比下去了，從此之後，我沒有再想到鄰舍這回事。每一枝松針漲大了，同情地寬廣起來，做了我的朋友。我這樣明顯地感到了，雖然我是在一般所謂可怕的荒涼的處境中，這裏却存在着我的同類，那最接近我的血統，最富人性底却並不是一個人，或一個村民，再不會一個地方對子我是陌生的了。——

「不合宜的悲哀消費了悲哀；

在生著的土地上他們的日子很短，

托斯卡爾的美麗的女兒啊。」

若干我的最愉快的光陰是在春秋雨季，暴雨不歇的當中，弄得我上午下午都禁閉在室內，只有牠們的雨聲和不停止的咆哮來安慰我；早上起，那微明引入了長長的黃昏，其間

却有許多思想長了根，招展了牠們自己。在這種傾盆的東北雨下，村中的房屋都受到試探似的了，女傭人已經拎了水桶和拖地帶，在大門口預備應付洪水了，我却坐在我的小屋子的底門後，祇有鎖一道門，却很欣賞牠給我底保護。有一個霹靂，颯下一道閃電來，擊中湖對岸的一枝蒼松，刻劃了一個一英尺深，四五吋闊，很明顯成螺旋形地盤纏的深槽，就好像你在一根手杖上刻一道槽一樣。那天我又經過了牠，一抬頭看到這一個痕跡，真是驚嘆不已，那是八年前以前，一個可怕的，不可抗拒的雷霆留下的痕跡。人們常常對我說，「我想你在那兒住下去，一定很寂寞，想要跟人們接近一下吧，特別在雨雪的日裏和夜裏。」我喉嚨裏發癢了，就祇想這樣回答，——我們居住的地球全部，在宇宙之中不過是一個黑點。那邊一顆星，我們的天文儀器還無法測量出牠的廣大來呢。你想像牠上面兩個相隔最遠的居民，相隔又能有幾遠呢？為什麼我會覺得寂寞？我們的地球難道不在銀河之中？你問我的，似乎是最不重要的問題。使一個人和人類隔開而感到寂寞的，是怎樣的一種空間呢？我已經發現了，無論兩條腿怎樣地努力，不能使兩個心靈更形接近。我們緊鄰生活，爲了什麼需要？自然不是一般人需要的，堆棧，郵局，酒排間，會場，學校，雜貨店，烽火山，五指山，在那裏人們常常相聚，而是爲了我們的生命底源長流遠，從我們的經驗中，我們時常感到這個需要，好像水濱的楊柳，一定向了這個方向伸展牠的根。人性不同，所以這種需要也很多變化，可是一個

聰明人必需在選裏挖掘他的地窖……有一個晚上，我趕上了一個市民同胞，在華爾騰路上，據說他已經積蓄了「一個很可觀的產業」，雖然我從沒有觀看到他可觀之處，那晚上他趕着一對牛，要上市場去，他就問我，我怎末會想到的，拋棄了這末多人生的享受。我回答說，我確信我的生活過得去，我很喜歡這樣的生活；我並沒有開玩笑。便這樣，我回家，睡上了床，聽憑他在黑夜泥濘之中，行路到勃立登，——或者從字面意思來說，光亮的城 [Brighton 其意即 Bright Town]，——他大概要在天亮的時候才能到達那裏。

任何死者蘇醒，死者復活底景像，都藐視了時間與空間。發生這樣的情形底地方都是一樣，對我們的感官有不可言喻的歡樂的。可是我們居多數人祇有在外表上，短促地生活了一下。事實上，生命使我們分心。最接近萬物的乃是創造一切的一股力量。其次，接近我們的乃是永久地在實行着的大規律。再其次，接近我們的，不是我們雇用的匠人，雖然我們要跟他們談談說說，而是我們即係他的作品底那個大匠。

「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我們是一個實驗的材料，但這個實驗，對我一點沒有興趣。在這樣的情況下，難道我們

不能够有一會離開我們的友伴底社會，——祇願我們自己的思想來鼓舞我們？孔子說得好，「德不孤，必有鄰。」

有了思想，我們可以在清醒的狀態下，歡喜欲狂。只要我們的心還有意識地努力着，我們就可以高高地站在任何行爲及其後冀之上；一切好事壞事，就像奔流一樣，逝經了我們。我們並不是完全糾纏在大自然界的。我可以是急流中一片浮木，也可能是空中下墜的印特拉（*Interludium*）吠陀神話中阿利安之大神」。看戲也可能感動我；而相反的，更有關於我的某一真實的事件反而不可能感動我。我知道我自己是一個人的單元；可以說，是思想感情的場景，我多少有着兩重人格，因此我能够遠遠地站開在我自己之傍。不論我有如何強烈的經驗，我總能意識到我的一部份是在場，並且從旁在批評我的，實在他不是我的一部份，而是一個旁觀者，並不分担我的經驗，祇担任牠的記錄；所以正如他並不是你，他也不能是我。等到戲演完，很可能是一齣悲劇，觀眾就自己走了。關於這第二人格，這自然是虛構的，祇是想像力的創造。但這第二人格很容易就成爲了有時候的，我們的可憐的鄰人和朋友了。

大部份時間內、我覺得寂寞是健全的。有了同伴，即使是最好的同伴也立刻就要嫌煩，而且荒唐。我愛寂寞。我沒有碰到過比寂寞還同伴更好的同伴了。我們個身人羣之中，大概比我們獨處室內，格外來得寂寞。一個在思想，在工作的人，無論他在哪兒，總是一個人



的。所謂寂寞，不能以一個人離開他的同胞們的道理來計算的。真正勤讀的學生，在編橋大學最擁擠的蜂房內，寂寞得像沙漠上的一個托鉢僧一樣。農夫可以一整天，一個人地在田地上，在森林中工作，耕地或砍伐，却不覺得寂寞，因為他有工作；可是到晚上，他回到家裏，却不耐獨處，受不住他的思想底磨折，必須到「看得見他的家人」的地方去調劑，照他的想法是用以補償他一天的寂寞；因此他奇怪着，學生們怎能整日夜坐在室內不覺得煩懣與「憂鬱」；可是他不明白，學生雖然在室內，却是工作在他的田地上，在他的森林中，像農夫在農夫的田地或森林中一樣，他過後也要找調劑，也要社交，可能那形式是比後者的，更濃煉的。

社交往往很廉價。相聚的時間短促，來不及使雙方獲得新的有價值的任何東西。我們在每天的三餐時相見，大家嚐了嚐我們這種臭乳酪的新味道。我們却必須同意若干條規則，便是所謂禮節的，使得這種經常的聚首能相安無事，免得公開爭吵，面紅耳赤。我們相會於郵局，於社交場所，晚上於火爐邊；我們生活得太擁擠，彼此阻攔，彼此牽絆，因此，我想，彼此已都缺少敬意了。要相見時很重要，很放心，自然必須少見面。試想工廠中的女工，——永遠不是一個人的，做夢也夢不見人羣。如果一英哩地祇住一個人，像我的樣子，便好得多。人的價值並不在他的皮膚上，所以我們不必要去碰他的皮膚。

我會聽說過，有個人迷路在森林，倒在一枝樹下，餓得慌，又累得要命了，由於體力不濟，他的病態的想像力圍繞了他，他的寂寞得到了許多奇怪的幻像而解脫了，他以為牠們是真的。同樣，在身體和靈魂都很康健有力的時候，我們可以不斷地得到類似的，但更常態，更自然底幻像的陪伴，從而發現我們是不寂寞的。

在我的房中我有許多伴侶；特別在早上，沒有人會來訪問我的時候。讓我們來提供幾個譬喻，以便表達我的處境。我比湖中高聲大笑的潛水鳥都要更孤獨，我比聾爾騰湖甚至還更孤獨呢。這孤獨的湖有誰做伴，我倒要問？然而在牠的蔚藍的水波上，牠有着的不是藍色的魔鬼，而是藍色的天使。太陽是寂寞的，除非烏雲滿天，有時候就好像有兩個太陽，但那個是假的。上帝是孤獨的，——魔鬼就不然，不能孤獨；他要找同伴；他是一夥兒的。我並不比一朵毛蕊花或牧場上的一朵蒲公英，或一張草葉，一枝酢漿草，或一隻馬蠅，或一隻野蜂更孤獨。我不比密爾溪，或一隻風信雞，或北極星，或南風，或四月的雨，或正月的融雪，或新屋中的第一隻蜘蛛更孤獨。

在冬天的長夜裏，雪狂飄，風號叫底時候，一個老移民不時來拜訪我，他是原先的主人，據說聾爾騰湖還是他挖出來，鋪了石子，滑溜種了松樹的；他告訴我舊時的故事，和新的永恆底故事；我倆這樣過了愉快的夜晚，充滿了喜悅的交際，對事物的喜悅的意見，雖然

沒有蘋果或蘋果汁，——一個聰明而幽默的朋友啊，他比谷菲（Goffe）或華萊（Whalley）知道更多的祕密；人家却說他已經死了，雖然沒有人指出過他的坟墓在哪裏。還有一個老太太，也住在我的近鄰，大部份人都看不見她，我却有時候很高興到她的百草園中去散步，採集藥草，又傾聽她的寓言；因為她有無比豐富的創造力，她的記憶一直追溯到神話以前的時代，她可以把每一個寓言的起源告訴我，每一個寓言是根據了哪一個事實而來的，因為這些事都發生在她年輕的時候。一個紅潤的，精壯的老太太，什麼天氣什麼季節都興緻很高，看樣子要比她的孩子活得更長久。

太陽，風雨，夏天，冬天，——大自然的不可描寫底純潔和恩惠！他們永遠供獻這樣的康健，這樣的歡樂！對我們人類這樣地同情，大自然時常感動得太陽黯淡了，風像活人一樣悲嘆，雲端裏落下淚雨，樹木脫下葉子，到仲夏還穿著素，可會有人這樣爲了個正正當當的理由而悲傷過？我不該與土地相往還嗎？我自己不也是綠葉與青葉嗎？

使我們健全，寧靜，滿足的是怎樣的補藥呢？不是你我的曾祖父的，而是大自然這老祖母的補品，全宇宙的蔬菜的植物的補品，她自己也靠牠而永遠年輕，活得比許多的老派爾（Parr）出典不詳了更長久，他們的脂肪的腐蝕又更增添了她的康健。我的萬靈妙藥，不是汀湖醫生藥瓶裏的那種阿克隆（Acheron 冥界河名）河水和死海海水的混合藥水，有時我

們看到過那種淺長的，黑色的船形的車輛，便是裝這種藥瓶的；讓我來喝一杯清潔的黎明空氣。黎明的空氣啊！如果人們不願意喝這每一天的源頭的泉水，那末，啊，我們必須把牠們裝在瓶子內；放在店裏，賣給一些沒有在黎明中預訂了座位的人們。可是別忘了，即使冷藏在地窖下，牠也不能保持到正午，牠早跟住了曙光的东西行腳步，從瓶塞裏，走掉了。我並不崇拜那司康健之女神〔Hygieia 見希臘神話〕，她還是愛斯苦拉彼斯（Aesculapius）這古老的藥草醫師的女兒，在紀念碑上，她一手拿了一條蛇，另一隻手拿了一個杯子，而蛇時常喝杯中的水；我寧可崇拜周必特的執杯者希勃（Hippocrate）青春之女神，為諸神司酒行施，她是天后賽諾和野生薔薇的女兒，有能力使神人返老還童。她掌管地球上出現過的最健康，強壯，情形最好的少女，無論她到什麼地方，那裏便成了春天。



## 訪客

我想，我跟大多數人一樣，愛交際，任何多血的人來時，我一定，吸血的水蛭似地，緊緊吸住他不放。我本性就非隱士，可是，要有什麼事讓我進一個酒排開去，在那裏坐得最久的人也未必坐得過我。

我的屋子裏有三張椅子，一張寂寞時用，兩張亂朋友用，三張給社交用。訪客要是來了一大堆，也還是祇有三隻凳子給他們支配，大多他們很經濟地站着。奇怪的是一個房間裏可以容納這末多的男人和女人。有一次，在我的屋脊底下，有過二十五至三十個靈魂，外加他們的身體；然而，我們分手的時候似乎不覺得我們曾經接近過彼此，有很多幢房屋，無論公共的，私人的，簡直數不清的房間，巨大的廳堂，還有貯藏酒液和其他和平時代的彈藥底地窖，我總覺得牠們是大而無當的。牠們又太大，又華麗，住在裏面的人彷彿祇是些敗壞牠們底害蟲。有時我看到了又氣又好笑，當那些大家如托萊蒙（Tremont），阿斯道（Asur）或密特爾賽克斯（Middlesex）的司關通報了客來，來到了一隻小老鼠，爬過廣場，登堂入室，立刻在一個小窟窿裏不見了。

在這樣小的一個房屋內，我也會感到不便，當客人和我談着大問題，說着大話，那時我就難於和客人保持一個適當的距離了。你的思想，得有足夠的空間，好讓牠聚齊地航行向前，打兩個轉身，才到達港岸。你的思想的子彈必須克服了牠的側面的跳躍的動作之後，才能筆直前進，到達聽者的耳內；要不然牠一滑就滑過他的腦袋旁邊去了。還有，我們的譯句也要有足夠的地位來展開牠自己，並在這期間禱起柱子來。個人，正像國家一樣，必須有他的適度的疆界，甚至在疆界之間，要有一個相當的中立地帶。我發現我必須過河去找一個伴侶來談天，這真是富麗而堂皇。在我的屋子中間，我們太接近，以致聽不見話——我們沒法說得更輕，好使大家都聽到；好比你把兩塊石子到靜水中去，太近了的話，牠們要破壞彼此的漪漣的。如果你僅僅是喋喋不休，大聲說話的人，你們站得很近，臉貼着下巴，彼此能相噓以氣的，也不要緊；可是如果你們說話有含蓄，有思慮，我們得隔開一點，以便一切動物性質的熱度和濕度可以蒸發掉。如果我們中間，每一個人都有了這樣的，不可以言傳，只可以意會底話語了；而要最親暱地享受我們的交遊，我們光是沉默還不夠，通常總得兩個身體距離得遠一點，直到聽不見彼此的聲音為止。說到這個標準時，談話只為聽到了話還是難以懂得底那極人的；可是有很多美妙的事物，我們不能說，彷彿我們祇能喊叫似的。越到談話中音調更崇高，更宏麗了，我們漸漸地把椅子拖後，越拖越後，直到我們碰到了兩個角落上

的牆壁，於是通常總覺得，房間不夠了。

我的「最好的」房間，當然是我「退避」的一間，那總是預備招待客人的，太陽却很難得照在地氈上，牠是我尾後的松林。在夏天裏，來了光榮的賓客時，我就帶他們上那兒去，有一個可貴的管家者已打掃好地板，抹拭好傢俱，一切都井然有序了。

如果只來一個客人，他有時分享我的菲薄的飯食；煎一個玉蜀黍粉糰是不會打斷了談話的，一邊說話，一邊或許還可以注意火上的麵包在漲大而成熟起來。可是一來二十個人的話，坐在屋裏，關於吃飯就大家都不談了，雖然我所有的麵包還是夠兩個人吃，可是吃飯好像成了一個禁制了；然而這是不算失禮的，這倒被認為最合適的，最審慎的習慣。肉體生命的敗壞，向來是急求補救的，現在却被拖宕了，而生命的活力居然還能持續下去。這樣時，我招待的人如果不止二十個，便是一千個人的話，我都可以辦到；如果有人失望地餓了肚子回去，不比他在家裏的飽暖，這一點是有把握的，我總歸是同情他們的。儘管許多管家的人存疑，這實在是很容易的，在老地方可以建立起一點新規矩來，建立起一些更好的習慣來。你的名譽並不靠你請客的。就是三頭怪犬(Cerberus)地獄的看門狗也騙不住我，可是要有人請我客，擺的大模大樣，這就非常有效，穩可以嚇得我退避三舍，我認為這大約是一個兇惡子的暗示了，要我以後再不必去麻煩他了。我想我從此不會再拜訪這種場面了。有一個我的



訪客，在一個代替卡片的黃色胡桃葉上寫着下面這幾行斯賓塞〔Edmund Spenser英國詩人（一五五二——一五九九）的詩，要能拿牠來做我的格言，這是很可以驕傲的：

「到了這裏，你填充着的小房屋，

不尋求那本來就沒有的娛樂；

他們的宴會已盡，一切任其自然，

最高貴的心靈，最能自滿。」

當溫斯羅（Edward Winslow），後來担任波爾斯熱積區總督的，跟一個伴侶去正式訪問瑪薩索特〔Massasoit 爲美國十六世紀時 Wampanoag 印第安部落之酋長〕的時候，步行經過了森林，又疲倦又飢餓地到了他的宮中，這位酋長很恭敬地招待他們了，可是這一天沒有提到飲食。夜來了以後，用他自己的話吧，——「他把我們招待到他自己和他的夫人床上，他們在一頭，我們在一頭，這祇是隨地一尺的木板架成的，上面只鋪了一條薄薄的席子。他手下的兩個頭目，因爲房屋不夠，就擠在我們身上，因此我們不樂意遷住所，尤甚於我們不樂意那旅途了。第二天一點鐘，瑪薩索特」拿來了兩條他捉來的魚，三倍於鯉魚的

大小；「這些燒開之後，至少有四十個人分而食之。總算大多數人都吃到了。兩夜一天，我們祇吃了這一點；要不是我倆中間的一人買到了一隻鸚鵡，我們還旅行可謂是絕食的旅行了。只怕他們缺少了食物，又缺少了睡眠，「因為那種野蠻的歌聲（他們總是唱着歌兒催促他們自己的）」，可能使他們暈倒，爲了要在他們還有力氣的時候，回得到家裏，他們就告辭了。說到住宿，真的，他們沒有受到好招待，但是使他們深感不便的，倒是那上賓之禮；至於食物呢，我看印第安人真是再聰明也沒有了。他們自己本沒有東西吃，他們很聰明，知道道歉代替不了食糧；所以他們束緊了褲帶，隻字不提。後來，涅斯羅還去過一次，那末他們的食糧很豐富，所以在這方面沒有匱乏。

至於人，人還會缺少嗎？住在林中的時候，我的客人比我這生命的其他時期更要到來得多；還是說，我有好幾個客人呢？在那裏我見的幾個，比在別的環境中見他們來得更好。可是，很少人爲了細故而來。因爲我在離城較遠的鄉下，這距離，簸揚着，把他們篩過了，我退入寂寞的海洋有這樣深；社會的河流雖然匯流在這海洋中，大體說來，我得到的是最優秀的沉澱。而且，從海洋的另一面，還有許多未發現，未開化的大陸，牠們的證物也都漂浮而來。

今天早晨，來借住吾家的是誰，豈非一位眞眞荷馬式的或帕菲拉戈尼亞（Paphlagonia）

黑海上小亞細亞的古國名」的人物嗎，——他有這樣適合身份的詩意的名字，抱歉的是我不能在這裏印寫下來，——是一個加拿大人，一個伐木，做柱子的人，一天可以挖出五十個柱子來，他剛好吃了一頓他的狗子捉到的山獾鼠。他也聽到過荷馬，「要不是我們有書本，」他就「不知道如何過下雨天，」雖然好幾個雨季以來，他也許沒有讀完過一本書（在他自己的教區內，有個能喻希臘文聖經的牧師曾經教他讀他的詩歌，現在我給他翻譯了，他手拿著那本史詩，那一段是柏脫洛克羅斯滿面愁容，阿基勒斯責怪他底一段，——「柏脫洛克羅斯，幹嗎哭得像女小孩？」——

「是不是你從畢魯亞

得到什麼秘密消息？他們說，

阿克說的兒子，伊苦斯的兒子，還活，

還是好好兒地活在瑪密同；除非

他餓死了，我們才應該悲傷。」

〔Patroclus 與 Achilles 爲學友，均荷馬「依利阿德」中之史詩人物，見「依」第十六個

歌，本節見譯者選譯本之第三十五頁」他說，「還很好。」他手臂下換了一大捆白橡樹樹皮，就在這星期日的黎明，拾來給一個生病人的。「我想今天做這樣的事總該沒有關係吧，」他說。他認為荷馬是一個大作家，雖然他寫的是些什麼，他並不知道。再找個更簡單更自然的人恐怕不容易了。在世界上投射了一道陰鬱的道德的光采底罪惡與疾病，似乎對於他並不存在。他大約二十八歲，十二年前他離開加拿大和他父親的屋子，到合衆國來找工作，要掙了錢，將來買田產，大約買在故鄉吧，他是最粗糙的模型裏做出來的，一個大而愚鈍的身體，但態度非常文雅，一個日圓得焦枯的大頭頸，頭黑而毛茸茸的頭髮，沉悶的曬不暎的藍眼睛，有時却點亮了表情的光輝。他穿一件污黑的，羊毛色的大衣，頭戴扁平的灰色帽子，足穿牛皮鞋。他常常在一個洋鉛桶裏帶了他的飯餐，走到離我的屋子二三里之外去工作，——他靠個夏天伐木爲生，——他是一個大羶的肉食者；冷肉，常常是山獾鼠的冷肉；咖啡裝在一隻石瓶子中間，用一根繩子吊在他的皮帶上，有時他還請我喝一口。他在很早的時候就來到，跨過我的芬園，但不是急急乎要去工作，像所有的那些北方佬一樣。他不預備傷他自己的身體。如果收入祇够吃住，他也不在乎。他時常把飯餐放在灌木叢中，因爲半路上他的狗咬住了山獾鼠了，他就回頭又走一哩半路把牠煮熟，放在他住宿那兒的地窖中，但是在選之前，他曾經考慮過很久，他能否把山獾鼠浸在湖水中，安全地浸到晚上，——最愛談這一件事。

早上，他經過的時候，總說，「鴿子飛得多末地密啊！如果我的職業無需我每天工作，我打獵可以獵到我所需要的全部肉食了，——鴿子，山撥鼠，兔子，鸚鵡，——天哪！一天就够我一星期的需要。」

他是一個靈活的樵夫，他陶醉在這項藝術的一些花巧之中，他齊着地面，把樹木伐下來，從根上再萌發的芽將來就格外強壯，而且運木料的雪車也可以在平根上滑過去了；而且，他不是用繩子來把砍過一半的大樹拉倒的，他把樹木砍削得成爲蕪蕪的一片，最後，你祇要用手來輕輕一推，那樹便倒下來了。

他使我發生興趣是因為他這樣靜，這樣寂寞，而內心又這樣歡喜着；在他的眼瞞上，愉悅和滿足的井水在溢出來了。他的歡樂並沒有滲雜其他的成份。有時候，我看到他在樹林中工作，砍伐樹木，他用那不可描寫的滿意的笑聲來迎接我，用加拿大腔的法文向我致意，其實他的英文也說得好。等我走近了他，他就停止工作，剋制着自己的一半喜歡，輪倒在他砍下的一枝松樹之旁，把裏面的皮剝了下來，再把軀捲成一個圓球，一邊笑，說話，一邊咀嚼牠。有如此充溢的野獸的精力，有時候，任何事使他發生思想，使他呵着了瘡處似的大笑了，就在地上翻跟斗，打滾起來了。看看他四周的樹木，他會叫喊起來，——「我的喬治啊！在這裏伐木真够勁；我不要另外的運動了。」有時候，他闕了下來，整天地他在林中自

得其樂，一邊走，他一邊按時地給自己放射致敬禮的手釘。冬天他生了火，到正午在一個爐臺，他就煮咖啡；當他坐在一條木料上用膳，小雀有時候會飛過來，停在他的胳膊上，啄他手裏的甘薯；他就說，「他喜歡他旁邊有些小把戲。」

在這人的內心，動物的人格是主要地發展了的。論體力上的堅耐和滿足，他和松樹和巖石稱得上是表兄弟。有一次問他整天要做工，晚上累不累；他回答時，那目光真誠而嚴肅，「天曉得，我一生中從沒有累過。」可是在這人的內心中，那智力的，一般所謂的靈性却還是沉睡著，像小孩子的靈性一樣，他所受的教育，只是那天真的，無效用的，天主教神父用以教育苗人的方式，用了那種方式，學生總不能達到他的意識境界，只達到了「信」和「敬」，一個孩子就並沒有成人，他依然還是孩子。當大自然創造他這人的時候，她給了他一個強壯的身體，對他自己所有的知足而滿意，在他的四方樹立了敬意和依賴，這樣他就從一個嬰孩起始，可以活下去，活個七十年了。他既富有創造力，而不虛偽，無須用介紹的方式來介紹他，正如你無須介紹山撥鼠給你的隣居一樣。他這人，還得自己慢慢承認自己，跟你得慢慢地認識他一樣。他什麼事都不担任。人們爲了他的工作，給了他錢；這就幫助了他的衣食；可是他從來沒有跟人們交換過意見。他這樣單純，這樣卑微，——一個不懷抱熱望的人可得稱爲卑微的吧，——這卑微的一點却並不明顯，也不被他自己重視。比較聰明一點的

人，對他簡直是半神了，如果你告訴他，這樣一個人正要來到，他就做得彷彿這樣偉大的人物，當然是不會矚望於他的，但一切職務他都自願做去，祇依然讓他自己默默無聞。他從來沒有聽到過讚美他的話。他特別敬重作家和傳教師。他們的表演真是神乎其技。當我告訴他，說我常常寫字，他想了會兒，以為我說的是書法，他也寫得一手好字呢。我有時候看到他那故鄉的教區的名字，在公路旁的雪地上很秀麗地寫著，更標明了那法文的重音記號，就知道他曾經過。我問過他，從來沒有想過寫下他自己的思想。他說他給不識字的人寫過，也讀過一些信件，但從沒有試過寫下他的思想。——不，他不能，他就不知道應該先寫什麼，還可難死他了，何況同時還要留意標點！

我聽到過一個著名的聰明人兼改革家問他，他顯不願這世界改變；他驚詫失笑了，這問題從來沒有想過，他用他的加拿大發音回答，「不必，我很喜歡牠呢。」跟他談談話，一個哲學家可以得到很多意見。從陌生人看來，他對一般問題是一點都不懂的；但是我有時候看到他，像一個我從未見過的人一樣，無從知道他究竟聰明得像莎士比亞呢，還是天真未鑿，像一個小孩，無從知道他究竟富於詩意呢，還是笨伯一名。一個市民告訴過我，當他遇到他，戴了那緊扣的帽子，步行經過森林，自顧自吹着口笛，他當他是微服出行的皇子呢。

他只有一本歷本和一本算術，他很精於算術。前者在他，好比一本百科全書，他認為百

科全書是人類思想的精華，事實上這也確實相當地如此。我喜歡問他一些現代革新的問題，他總是很簡單，很實際地，翻查起來。他從沒有聽到過這種問題。他能不能沒有工廠呢？我問。他穿的是手工的凡爾蒙灰布，他說，這很好。他可以不用茶或咖啡嗎？這個國家，除了水之外，還供給什麼飲料嗎？他曾經把松樹浸在水裏，熱天喝來比開水好。我問他沒有錢行不行呢？他就證明有了錢，是這樣的方便，說得彷彿是貨幣之起源的最哲學的探討一樣，正好表明了 *pecunia* [錢的拉丁語根，本是牛的意思] 一個字的字源。如果一條牛是他的產業，他現在要到鋪子裏去買一點針線了，要他一部份一部份地把他的牛抵押掉真是不方便啊。他可以替一些制度作辯護，勝過那些哲學家多多，因為他說的理由都是牠們和他直接關連的，他說出了牠們的存在底真理由，任何揣想那不及他說的對。有一次，聽到柏拉圖底人的定義，——沒有羽毛的兩足動物，——有人拿起一隻雄雞來，拔掉了羽毛，稱之為柏拉圖的人了，他却說明，膝蓋的彎向不同，還是很重要的的一個區別。有時候，他就叫，「我多末喜歡閒談呀！憑喬治起誓，我能够說一天！」有一次，幾個月不見他，我問他夏天裏可有了什麼新見地。「好天氣」，他說，「一個像我這樣有工作做的人，如果他想到了意見不忘記，這就好了。也許跟你一起玩的人打算給你比賽；好啊，心思就得在道上了；他只想到茅草了。」有時他先問我有沒有心得。有一個冬日，我問他是否常常自滿，我希望在他的內心



找一個代替外在的牧師底，一個更高級的生活意義。「自滿！」他說，「有的人滿足這一些，另外的人滿足另一些。也許有人，如果什麼都有了，肯整天背烤着火，肚子向著食掉，我的喬治啊！」然則，我化盡了心機，不能找出他對於精神方面的觀點來；他的最高原則在乎「方便」，像動物所喜歡的，一模一樣；這一點，實在說，大多數人都如此。如果我建議他，在生活方式上有所改進，他僅僅回答說，來不及了，可沒有一點遺憾。然而他澈底地奉行著忠實與其他這一類的美德。

從他這人，可以偵查得出，他有相當的，不啻如何地少，肯定的獨創性；有時我還發現他在自己思索，要表達他自己的意見，這是很珍貴的景像，我曾有隨便哪一天跑十里路，爲了看到這景像，社會的制度底再生何尙不是這樣的呢。雖然他遲疑，也許還不能明白地表現他自己，他却常常藏有一點不錯的意見。然而他的思想是這樣子原始，浸潤在他的動物生命之中的，所以比起僅僅有學問的人來，雖然已經高明，却不能成熟到值得編爲語錄的程度。他說過，在最低賤的人中，縱然終生低賤，目不識丁，却可能有一些有創造力的人，一向有自己的見解，也不強不知以爲知；他們深如華爾騰湖一般，有人說牠是無底的，雖然牠也許是暗黑而泥濘的。

許多旅行家走離了他們的路徑，來看我和我的屋子的內部，他們的稀罕往往是帶一杯水喝。我告訴他們，我是從湖裏喝水的，手指着湖，願意借一個水勺給他們。住得雖然遠僻，每年，我想，四月一日左右，人人都在踏青的時候，我也免不了受到訪問；我就鴻運高照了，雖然其中不免有古怪的人物標本。從濟貧院或別處出來的小慧人士也來看我；我就使得他們魂動他們的小慧，他們的懺悔錄全部給我供述了；這種場合，小慧往往成了我們的話題；我們互相酬答了一番。真的，我覺得他們比貧民的管事人，甚至比市裏的選民聰明得多，認為大翻身的時期已經差不多了。關於智慧，我覺得小慧和大智之間沒有多少分別。特別有一天，有個和平單純的貧民，我常常看到這種人給用作筆籬笆的材料的，坐在田野中間一隻籬斗上，看守着牛和他自己，以免迷路，他來看我了，還表示他願意跟我一樣地生活。他最簡單真實地告訴我，超乎一般的所謂「自卑」。或者說，比一般的「自卑」還更甚，說他「在智力上非常缺陷」。他用了這樣的措辭。上帝把他造成這個樣子的呢，可是，他想，上帝關心他，正如旁人。「我一向就如此」，他說，「從我的童年時代起；我腦筋小；我跟別的小孩子不同；我在腦力方面很薄弱。這是神的意志吧，我想。」而他就在前面，證實了他自己的話。他對我是一個形而上學的謎語。我難得碰到一個人，這樣子動人的——這樣簡單，誠懇，所有的話又這樣真實。一方面自卑之至，一方面却真的，他高貴無比。起先我還

不知道，可是這是一個最聰明的辦法。彷彿從這樣的一個真實，坦白的基礎上，像這貧民所建立了的，我們的談話可以進展到比較智者的談話更好的程度。

還有一些訪客，專算貧民，實際上他們可真是貧民；至少可以說是世界上的貧民；這種客人，無求於你的好客，可是有求於你的好客之好客，他們不想你幫助，却一開口就說，他們至少有一點是決定了的，他們決不想幫助自己。我所要求的訪客不是真地饑餓的，儘管他有世上最好的胃口，誰知他怎樣變成這個好胃口的。慈善事業的對象不得稱為客人。有些客人，不知道他們的訪問早該結束了，我已經在料理我自己的事務，回答他們的話就愈來愈慢了。幾乎各種智能的人在候鳥遷移的時節都來訪問過我。有些人的智能是超過了他們的能力的；一些逃亡的奴隸，帶着拓荒的神情，不時尖起耳朵來聽，好像冥冥中的狐狸時時聽到獵犬在追蹤牠們，用懇求的目光看着我，好像在說，——

「啊，基督教徒，你不會把我送回去嗎？」

其中有一個真正的逃亡者，我幫他遣送到了北極星的那邊。有人祇有一個心意，像只有一隻小鵝的老母鵝，有人像只有一隻小鴨的母鴨子；有些人千方百計，卻腦中霧亂無章，像一隻

有一百隻小雞的老母雞，都在追逐一隻小蟲，每天在黎明的露水裏總要有一二十隻小蟲送命，——而鬥得羽毛都飄落在地了；此外還有一些用智力來走路的人，像一條智力的蜈蚣，使得你周身都發抖。有人建議我用一本簽名簿來保留訪客的名字，像白山那裏的情形；可是，啊，我的記憶力太好，不需要這種東西。

我不能發現我的訪客中底君子特點。女孩子，男孩子，少婦一到森林中就很快活。他們看着湖水，看着花，善用他們的光陰。一些生意人，卻只尋求寂寞與工作，跟我居住的環境可以說距離最遠了，甚至有些農民也如此；雖然他們說，他們愛作林中閒遊，實在他們並不愛好。這些焦灼不安的人啊，他們的時間都化在為生活，維持生活之上了；一些牧師，開口說上帝，好像這題目是他們的專利品；醫生，律師，忙碌的管家婦察察我的碗櫃和床鋪，在我出門底時候，——不然某夫人怎樣知道我的床單沒有她的清潔？——這些不再年輕的年輕人，以為跟着職業界的老路走，還是最安全的辦法了，——這些人都說我這種生活沒有好處。啊，問題就在此！那些衰老的，有病的，胆怯的人，不管他們的年齡性別，想得最多的，是疾病，意外，和死亡；在他們看來，生命是充滿了危險的，——如果你不去想牠，那就有什麼危險呢？——他們覺得，要把細的人才能夠小心地挑選到個最安全的地區，B醫生可以隨喚隨到。在他們看來，村子真是一個 *community* [拉丁文的語根 *com* 為共同 *mutare*

爲防守），一個互助的保護的聯盟，你可以想像的，他們連採集漿菓時，也要帶藥箱去。這就是說，一個人如果是活着的，他就隨時隨地的有死亡危險，其實這樣的死亡危險，可以減少到他可以死而復生。一個人閉門家中坐，跟他奔跑一樣危險。最後，還有一種人，自名爲改革家，所有訪客中要算他們最煩死人了，他們以爲我是一直在歌唱的，——

這是我所造的屋子

這是我所造的屋中之人；

可是他們沒有知道接下來的兩行正是，——

而正是這些人，煩死了

住在我所造的屋中之人。

我不怕奴奪小雞的飛鷲，因爲我沒有養小雞，可是我最怕人的鷲鳥。

除上述之外，我還有一些更愉快的訪客。小孩子來採漿菓，鐵路上的工人們，穿著乾淨

的觀衣來散步，漁人，獵戶，詩人和哲學家，總之，一切老老實實的參聖者，爲了自由的緣故，而到森林中來，他們真的把村子拋在後面了，我很喜歡向他們叫，「歡迎啊，英國人！歡迎啊，英國人！」因爲我會經和這一個民族往來過。



## 種 萱

同時，我的萱子，一行行加起來，已經種植了的總有七英哩長吧，急待我的耕耘，因為播種較先的已經比播種較後的長得很好了；真不是容易對付的事。這一格小小的赫爾克列斯式的榮役，幹得這樣賣力，這樣自尊，到底是什麼意思呢，我還不知道。我愛上了我的一行行的萱子，牠們已經多出於我的需要了。牠們使我和土地發生了聯系，因此我得到了力量，像安杜斯〔Anteus 希臘神話中的英雄，站在土地上就有力，離了土地就沒有力〕一樣。可是我為什麼要種植牠們呢？只有天曉得。一整個夏天裏，這是我的奇怪的勞働——利用大地表面的這一個部份，以前這裏長出來的，祇是五指草，狗尾草，漿菓之類，甜蜜的野菓子和愉快的小花，而不是生產這樣的葉脈植物的。我從萱子能學到什麼，萱子從我又能學到什麼呢？我渴念牠們，我耕耘牠們，從早到晚眼睛要看到牠們；這算是我一天的工作。關大的蕤子真好看。我的助手是給這乾燥的泥土潤濕起來的露水和雨點，而泥土之中又何等的肥腴，雖然牠還說是有大部份貧瘠衰老的土壤的。我的敵人是蟲子，寒冷的日子，尤其是山撥鼠。山撥鼠吃光了我一畝地底四分之一。可是我又有什麼權利來拔除狗尾草之類，毀壞



牠們自古以來的草園呢？苜蓿子立刻就顯得太壯碩，更要去排擠一些新的敵人了。

我記得很清楚，我四歲的時候，從波士頓遷移到這個城鎮來，就曾經過這森林，這一片土地，到達湖邊。還是我的記憶最深刻的一個印象。今夜，我的笛子又吹拂了這湖上的水波。松樹還站在那裏，年齡比我大得多；雖然給我砍伐了幾枝，牠們的根還養了我的飯，一個新的松林已經四週生長，給新的幼年的眼睛一個另外的展望。就從這牧場上，歷來的腐爛裏，長出了同樣的狗尾草，我還在我的童年的夢境上加添了一襲外衣，我到這裏來之後的影響，便是這些苜蓿子的葉子，包谷的尖葉以及甘薯藤。

我在園地上大約種了兩畝半；這片地大約十五年沒有犁殖過，我挖出了兩三個「考特」的樹根草根來，因此我不必施肥了；在這一箇夏天裏，我鋤地時，翻起了一些箭頭，有一個已經消滅了的民族，古代曾在這裏住過，種過包谷和苜蓿子吧，還在白人到來清燴之前，如此說來，也曾相當利用過這塊土地，生長過苜蓿子的。

在任何山獾鼠或松鼠奔過大路，或者太陽昇上矮株樹林之前，一切都披帶着露珠，雖然農民會警告我，——我要勸你們在露水沒有蒸發之前就開始工作，——我開始在我的苜蓿子田裏拔去那高貴的敗草，并且把泥土壓在牠們上面。一清大早，我赤了腳工作，像一個造型藝術家，在承露的粉碎的泥土中弄泥，日上三竿以後，太陽却晒痛了我的腳底。於是太陽照

射着我的耕耘，我慢慢地在那黃沙的開地上來回跑，在那一行的綠葉之中，十五個「洛特」長，一端停住在一個矮橡林，我常常在牠的蔭下休息，另一端停住在一個紫葉田上，那裏的青色的葉葉每次我走了一回，回過來看，顏色總已經微微地加了一些。除草根，在草根上放上新的泥土，幫助我所種植的一種草底滋長，使黃土發表牠的思想時，並不在艾草，蘆管，黍粟之上，而發表於豈藥與豈花上，——這是我一天的工作。因為我沒有牛馬，雇工或小孩的幫助，也沒有改良的農具，我就特別慢，也因此跟我的豈子更親密了。用手工作，到了苦工的程度，總不算是生活得懶惰了吧。這中間便有一個經常的，不可磨滅的真理在。對學者而言，這是非常地古典意味的。和那些向西穿過林肯和魏蘭特而去，誰知道他們會到達什麼些地方底旅行家，和他們一比較，我是一個 *agricola laboriosus*（勞苦的農夫）了；他們坐在馬車上，手肘放在膝蓋上，要繙地地宕在花飾上；我却是泥土上的，家居的苦工。可是，我的家宅土地立刻已在他們的親綫和思想之外了。在大路的兩側，很長一段路，都是開朗的耕植了的土地，他們自然在憐情享受；有時候我還田裏工作的人聽到他們的批評，那是說來故意讓他聽見的，「豈子種得這樣晚！豈草也種得這樣晚！」——因為別人已經在鋤地了，我却還在播種——這服務性質的農人却不注意這一些。「給家畜吃的乾草，我的孩子；給家畜吃的乾草！」他住在這裏嗎？」那灰色大衣黑帽子說了；於是那乾枯的農夫

拉住了轡繩，問訊道，你在這裏幹什麼，犁溝中怎末沒有施肥，他認為應該放些細末子的垃圾，任何廢物都可以，或者灰燼，或者灰泥。可是，這裏祇有兩畝半的犁溝，只有一個犁，兩隻手拖，——對於別的犁車和馬匹是一個憎惡，——而細末子的垃圾又放在遠處。犁車繞繞經過的一些旅行者把他們一路上所看見的來大聲地比較，這樣我就知道我在農業世界中的地位了。這一塊田地是不在柯爾門先生的報告中的。可是，說起來，大自然在人跡不到的更廣大的地上，所生產的穀物，誰知道價值多少？英吉利的乾草給小心地衡量過，并計算了潮濕，矽酸鹽和碳酸鉀；可是在一切的山谷，湖穴中，在林木，牧場和沼澤地帶，生長着一個豐富而多樣的穀物，祇是人們沒有去收割罷了。我的呢，正好聯系在野生的和墾殖的田地之間；正如有些國家是開化的，有些半開化，另一些却是野蠻的，我的田地可以稱為未開化的田地，這句話却不壞。那些葺子很快樂地回到了他們的野生的原始狀態，而我的鋤頭為他們服務。

在附近，一枝赤楊樹頂，棕色的歌雀，一名紅層鳥，一整個早晨地歌唱着，她願意跟你做伴，如果你不在，她會到隔壁的田地上去找一個農夫的。你播種的時候，她叫起來，「丟，丟，丟，——遮，遮，遮，——拉，拉，拉。」可是這不是包谷，她那樣的敵人是不能吃的。你只能聽着地鵝她奏鳴着一個無稽之談，像一個柏格尼尼 *Verdini* 意大利的小提

琴名家，其演奏神乎其技」在一根琴弦或二十根琴弦上一樣，可是你寧可弄水滸的灰和泥塊，這跟作物有什麼關係呢？我祇對於最便宜的一種不入於土壤之內，僅施於地面的肥料發生興趣。

當我用鋤頭挖出一個新的耕地來，那時把古代曾在這一個天空底下居住過，一個史籍沒有記載的民族所留下的灰燼翻起來了，他們作戰狩獵用的小武器也暴露在這近代的陽光下。耨們和一些石塊混在一起，有些石塊還留着給印第安人用火燒過的痕跡，有些給太陽晒過，還有一些陶器和玻璃，大約是近代的耕土地者的殘跡。當我的鋤叮嚀地擊在石頭上，音樂之聲傳到了樹木和天空中，伴奏着我的勞役，從中立刻生長了豐富的收穫。這不是我所耕種的荳子。這也不是我在種荳；當時我如果記得了什麼，我記得了我那些相識的人，特地進城裏去聽神劇音樂，我 得又驕傲而又可憐了。在炎陽的下午，塵在我頭頂盤旋，——因為有時我整天工作，——她好像眼簾裏落了一粒細塵，或者說天空的眼簾裏落入了細塵了，忽然個翼下降，天空就好像給裂破了一樣發出聲音來，最後天空給裂成破布了，但那蒼穹依然是一條細縫也沒有；小小的精靈空中滿天飛，在黃沙上，岩石上，山頂上下蛋，有人曾經看到過的；美麗而細長像湖中拿起來的漪漣，又像風吹在空中昇騰的樹葉；在大自然界，有這樣同性情的事物。塵是空中的波浪兄弟，他飛航在波浪之上，觀察着，空氣飽滿的翅膀，如在飄

答那海洋的元素底波動。有時我看到一對鴉鵂在空中盤旋，一上一下，一近一遠，好像牠們是我自己的思想底化身。或者我給一羣野鴿子吸引了，牠們從這一個樹木飛到那一個去，帶着一些兒簸揚的微頭的聲音，急遽地飛過了；有時我從土裏挖出了一條火蛇來，迂緩的，奇怪的，醜陋的模樣，還是埃及和尼羅河的殘遺，却和我們同時代了。當我停下來，依在我的鋤頭上，這些聲音和景像是我站在任何一行荳子上都能聽到看到的，這是鄉間生活中的一部份無窮興味。

在節慶日，城裏放了大砲，傳到森林中來，很像汽槍，有時一些漂泊的軍樂也能傳得這樣遠。遠在城的另端的荳田之中，我聽大砲的聲音，像灰蕪的爆烈；而軍樂隊的行進，我不知道牠是幹麼的，我似乎感到這一整天來，地平線似乎在轉側呻吟，似乎立刻會有什麼噴射出來，也許是染上猩紅熱了，或者是毒瘡，直到後來，有一些更好的風迅速地吹過了大地，吹上公路，把「火車」的消息帶來給我，從遠遠的營營之聲中，好像誰家的蜜蜂出窩了，因此那些鄰居，依照魏琪爾的辦法，用器皿中發音用宏亮的一種輕輕響聲，呼喚牠們回蜂房。等到那聲音沒有了，營營之聲也住了，最和柔的微風也不講故事了，我知道最後的一羣雄蜂也已經安然飛返密特爾賽克斯蜂房中間，現在，牠們的思想全在牠們所釀的蜂蜜上了。

知道麻薩諸賽州和我們的祖國底自由這樣安定，我感到驕傲；當我回身再耕作的時候，

我就充滿了不可言喻的自信，愉快地懷抱着對未來的希望，繼續我的工作。

要是有了幾個軍樂隊啊，整個村子就像一隻大風箱，一切建築物在震盪之中擴張，然後塌下。然而有時傳到林中來的是真真崇高的，興奮的樂句，歌唱榮譽的喇叭，我覺得我可以投入所好地唾一口墨西哥人，——因為我們為什麼常常忍耐一些瑣碎的事物？——我就四處尋找山獾鼠和鼯鼠，想表演一下騎士精神了。這種威武的樂句遠得像在巴力斯坦一樣，使我想起地平綫上一隊十字軍的行進，有如村子之上的榆樹樹巔，那樣微靈地疾行，抖動的動作。這是偉大的一天啊，雖然從我的林中空地看天空，還是那天天如此，同樣地無窮的蒼天，我不能找出什麼不同來。

種豆以來，我和豆子相處日久了，得到不少專門經驗，關於種植、鋤地、收穫、打穀、揀拾、出賣的，——最後的一種尤其煩雜，——我不妨再加上一個吃，因為我吃了牠們。我是有決心要了解豆子的。牠們在生長的時候，我常常從五點鐘耕作到正午，普通總把這天的其餘的時間來對付別的事情。再想一想，人可以跟各種雜草都結識得很親密呢，——這裏寫起這些來就很累贅了，因為勞働的時候，這些就已經是很累贅的，——橫發地把牠們的組織摧殘了，鋤頭這樣惡地歧視了牠們，把一種草木全部搗毀，卻把另一種來培養了。這是弄馬的艾草，這是豬欄草，——這是醉藥草，——這是蘆葦草，——抓什牠們，拔起牠們，把

牠們的根翻起來，暴露在大陽下，別讓有一根纖維留在蔭影中間，要不然，兩天之內，牠那不翻身的一面就又青黃像韭菜一樣。這是個長期戰爭，不是對付鸚鵡，而是對付敗草，這一羣特洛亞人，有太陽、雨、露幫忙的。每天，芎子看到我，帶了鋤頭來助戰，把牠們的敵人滅絕了，戰壕之中填滿了敗草的屍體。有好些勇武的海克脫〔Hector〕依利阿特中在托洛城方面之主將〕，比他這成羣的同伴們高出一尺，也都在我的武器之下倒斃，滾入塵埃中去。

這炎夏的日子裏，我的同時代人有的在波士頓或羅馬，獻身於美術，有的在印度，思索着，還有的在倫敦或紐約做生意，我這人呢，跟新英倫的農夫們一樣，却獻身於農事。並不是我要芎子來吃，在天性上我是個畢達哥羅斯〔Pythagorus〕希臘哲學家，自成一派〕派，至少在芎子這件事上如此，不管牠們是可吃的，或是可供奉的，把牠們換了米；可是，就算祇爲了影射或譬喻，將來給一個寓言作家應用起見，也還是要在下田地工作的，這大體上是少有的娛樂之一種，縱然繼續得太久了，也要引起虛擲光陰的損失。雖然我沒有給牠們施肥料，也沒有一口氣鬆開土地，但僅我的能力把牠們耕耘，結果是頗有好處的，「這是真實的，」愛美琳說過，「任何肥料比不得用鋤頭鏟子不斷地舞動，把泥土來翻身。」「土地，」他還在另一個地方寫道，「特別是新鮮的土地，其中有相當的磁力，可以吸引鹽，

力，或美德（隨便你怎樣稱呼牠吧）來加強牠的生命，土地已是一切勞力底邏輯，我們一切土地上的活動維持了我們，其餘一切糞便和惡臭的東西都是這種進步的代庖性質的憎侶。」而且，必定是「不堪利用，衰老的土地才要享受這種安息日，」彷彿凱南爾姆·狄格貝爵士 [Sir Kenelm Digby 其人不知] 也曾這樣想過的，土地能從「空氣中」吸取「有生的精力。」我一共收穫了十二「蒲式耳」的苜蓿子。

爲了更仔細起見，也因為柯爾門先生所報告的主要關係着大地主的豪華的試驗，一般人曾經叫苦，我的支出列如下表，——

一柄鋤頭.....	〇・五四
耕耘挖溝.....	七・五〇
草種籽.....	三・一二五
甘薯種籽.....	一・三三
豌豆種籽.....	〇・四〇
蘿蔔種籽.....	〇・〇六
籬笆白錢.....	〇・〇二

——過昂了



耕馬及三小時雇工.....	一・〇〇
收穫時用馬及車.....	〇・七五
共計.....	一四・七二五圓

我的收入， *Patrem familias vendacem, no emacen esse oportet*

賣出九蒲式耳十二	
夸特之苜.....	一六・九四
五蒲式耳大竹薯.....	二・五〇
九蒲式耳小的.....	二・二五
草.....	一・〇〇
蜜.....	〇・七五
共計.....	二三・四四圓

收支相抵，尚有贏餘達八圓七一五，前已提及。

這就是我種豈經驗底結果。大約在六月一日播下那小小的白色的豈種，三尺長十八寸闊的種成行列，種子要挑選那新鮮的，圓的，沒有縫雜的。先要把虫子除掉，把空隙的地位補種上。然後提防山撥鼠，如果那片田地曝露在外，因為牠們會把剛剛生長出來的嫩莖子一氣那嚼光的；而且，在藤類生出來之後，牠們又來了，注意到這些，便連同了蓊蕾和初生的莖莖一起缺掉，牠們會直坐着，像松鼠一樣。可是要緊在下霜以前，可以收穫到賣得掉的豈子底以前，儘快的收穫了；這樣一來，你可以免掉許多的損失。

我還得到了下面的更豐富的經驗，我對我自己說的是，下一個夏天，我不會化那末大的勞力來種豈種包谷了，我將化大勞力來種這些種子，如果這些種籽，像誠實，真理，信心，天真等等並沒有失落，看看牠們能否在這一片土地上生長，甚至可以較少費力，不必施什麼肥料，來維持了我的生活的吧，因為，這是必然的，土地產生了這一些穀物。唉！我曾經對我自己說過這樣的話：可是，現在，又一個夏季已經過去了，而且又是一個，又是一個，我不得不告訴你們，讀者諸君啊，我所種下的種籽，如果牠們是這一些美德的種籽，都給虫子吃掉，或者就是失去了生機了，都沒有長出來呢。通常地，人祇能勇敢，或盡心，正如他

們的祖先一樣。這一代人，每一年所種的穀子和包谷，正如印第安人在數世紀之前所種的一樣，那時他們教會了最初的移民，其中彷彿有著冥冥之命運一樣。那一天，我還看見過一個老頭子，使我大驚小怪，他用一把鋤頭至少挖了第七十次的窟窿，但他自己却不預備輪在裏面！爲什麼新英倫的人不應該嘗試嘗試新的事業，不要太要死要活地看重他的包穀，甘薯，蔬菜 and 菜園，——爲什麼不能收穫一些別的東西呢？爲什麼我們要這樣關心苜蓿的種籽，而一點也不關心新的一代人呢？我前面說起的那些品質，我們的評價是高於一切之上的，如果我們遇到一個人，而我們看到，那些祇飄浮四散在空中的大多數的品德，已經在他那裏扎了根而且生長了，那時我們真應該高興，歡呼了。這裏來到了這樣一個精巧而不可言喻的品德，例如真理或公正，雖然量不多，雖然多少還有一點修改，他是沿著馬路而來了，我們的大使應該接到一些訓令，吩咐他們去選擇好品種，寄回國內來，然後我們的國會把牠們分發到全國各地去種植。我們不應該對真誠搭架子了。如果高貴與友情底精華爲我們所有了，我們絕對不應該再讓我們的卑鄙來欺騙、侮辱、排斥彼此。我們也不應該急急忙忙地相見。大多數的人，我根本沒有見過似的，他們似乎沒有時間；他們忙著他們的苜蓿。我們不要跟這樣躑躅而行的人往來，他倚身在鋤頭上或鏟子上，却不像一隻香菌，祇有一部份是從土地中昇起來的，却並非筆直的，像燕子停在大地上，散步着，——

「說話時，他的翅膀不時地

張開，像要飛動，却又垂下了。」

害得我們以為我們也許在跟一個天使談話。麵包也許不常能滋養我們；糧却常能於我們有益，甚至把我們關節中的僵硬消除，使我們飽滿了，往上浮起，特別在我們不知道患了什麼病症的時候，從大自然及人間都找不到仁慈，享受不到任何精純而英雄性的歡樂。

古代的詩歌和神話至少提示過，農事會是一個神聖的藝術，但我們忽促而亂來，我們的目的祇是大田園和大量的收穫。我們沒有節慶日了，沒有儀式了，沒有行列了，就是耕牛大會及感恩節也不是那末一回事，農民本來是用這種形式來表示他這職業底神聖意味的，或者是用來追溯農事的神聖底起源的。現在是報酬和一頓大嚼在吸引他們了。現在他獻的犧牲不是獻給克勒斯〔Ceres 或作 Cerealia 古羅馬之農神，女性〕和地上的約夫〔Jove 羅馬之主神〕的了，他獻給了普魯那斯〔Plutus 羅馬神話中之財神〕這惡神道了。由于貪婪和自私，和一個卑辱的習慣，這方面我們是沒有一個人自由的，只顧土地和財產，尤其是只顧如何得到財產，於是風景給破壞了，農事跟我們一樣受到了卑辱，而農夫過的是一

切生活中之最屈辱的生活。他所了解於大自然的，祇是一個強盜底了解。卡托說過農業的利益是特別虔敬而且正直的 (maximeque pius quaeustus)。照伐洛 [ Marcus Terentius Varro 羅馬學者，(紀元前一六——一七)] 說，古羅馬的人「把地母和克勒斯喚為同名，他們認為從事耕作的人過的是一個虔敬而有用的生活，祇有他們可以作為撒特恩神 [ King Saturn 羅馬神話中，為天神與地神之子，周必特之父，最理想的統治 ] 的遺民。」

我們常常忘掉，太陽照在我們耕作過的田地，和照在草原和森林之上，是不分軒輊的。他們都反射并吸收了他的光綫，前者祇是他每天眺望的園畫中底一小部份。在他看來，大地都給耕作得像花園一樣。因此，我們接受他的光與熱，同時也接受了他的信任與大度。我雖重視這些苜蓿的種籽，到秋天裏收穫了牠們，又該如何？我看顧了這樣長久的大塊田地，牠看我時並不當我是主要的耕種者，在我之外，牠看到了給牠生機的那個大影響，給牠灑了水，使他發了綠。苜蓿的收穫不是由於我的功勞。牠們不是一部份還爲了山撥鼠才生長的嗎？麥穗 (拉丁文 Spica，古體作 Spica，語源 spe，是希望的意思) 不僅僅是農夫的希望；牠的核仁，或者說，穀物 (gramma 語源 gerendo 是生產) 也不是牠的生產之全部。那末，我們的收成怎會歉荒呢？難道我們不應該爲敗草的豐收而懽喜，因爲牠們的種籽

是鳥雀的食糧？大地的生產是否堆滿農夫的倉庫。還是小事。真正的農夫不必煞於色，就像那些松鼠，根本是不關心到今年的樹林會不會生產栗子的，真正的農夫做了一整天的勞鋤，並不要求土地的生產品屬於他佔有，在他的心理中，他不僅應該貢獻第一個菓子，還應該獻出他的最後一個菓子。



## 村子

鋪地之後，下午也許讀報，寫寫字，我通常又要在灑水中洗個澡，游泳經過一個小湖，這却是最大限度了，從我身體上洗去了勞働的塵垢，或者除去了閱讀致成的一條皺紋，因為這些下午，在我是很自由的。每一兩天，我散步到村子裏去，聽聽那些永不停止的閒話，或者是口口相傳的，或者是從一張報紙傳到另一張報紙的，如以同情的方式來接受牠們，的確也很新鮮，像木葉的蕭蕭和青蛙的凝望一樣。正像我散步在森林中時，愛看鳥雀和松鼠一樣，我散步在村中，愛看一些男人和孩童；聽不到松濤和風聲了，我却聽到了轆轤的車馬聲。從我的屋子向着一個方向過去，河畔的草原上，有着一個曠畝的殖民地；在另一個地平綫上，榆樹和球子底下，却有一個滿是忙人的村落，使我發生了好奇之心，彷彿他們是原野上的狗，他們不是坐在他們的獸穴的入口，便是奔到鄰家去，閒談去了。我時常到村子裏去觀察他們的習慣。在我看來，村子像一個極大的新聞室；在新聞室之傍，爲了輔助起見，就彷彿國家街上，瑞亨公司底情形，他們出售乾菓，葡萄乾，麵，飯糰，以及其他的雜貨。有些人，對於前一種的商品，即新聞，是胃口大，消化能力也一樣大的，他們能永遠不



驚彈地坐在街道上，聽那些新聞像一道北風 (Easterly wind) 指年年定期的地中海邊的北風) 吹過他們，沸騰着，私語着，或者還可以說，他們像吸入了一些可以產生局部麻醉作用底酒精 (Alcohol) 了，因此意識還是清醒的，苦痛却被麻痺了，——要不然有一些新聞，聽到了是要使人苦痛的啊。每當我徜徉經過那村子的時候，從來不會錯的，我總看到一排排的實員，坐在扶梯上晒太陽，身子微偏向前，他們的眼睛向這邊或那邊瞪出，時時刻刻都有一種淫慾的表情，要不然便是身子靠在一個棚屋上，兩手插在褲袋裏，像有支撐的女體影像。他們一直在露天，風中吹過什麼都聽見。這些是最粗的磨坊，凡有流長飛短的閒話都經他們第一道碾過，然後才進入戶內，傾倒入更精細的漏斗中去。我觀察到村中最有生的足雜貨店，酒排間，郵政局，和銀行；此外還有機器中少不了的零件，有一隻大鐘，一個大礮，有一部救火機，都放在適當的地方；而房屋是這樣編排的，使所有的人類都面對面地形成巷子，任何旅行者走進來，好比走進了圈套，男女老少都可以換他一頓。自然，在巷子的頭上的一些人，看到的最先。也最先被看到，是第一個動手換他的，自然要付最高的房價了；而少數零零落落落在郊區的住民，在他們那兒有很多縫隙的，使旅行者越牆而過，或抄小路逃走掉了，自然他們只付很少一筆地租或房租。從四面掛起了招牌，吸引着他，有的在胃口上把他抓住了，那便是酒店和肉食店；有的抓住他的幻覺，如乾貨店和珠寶店，有的抓住他的頭

髮，或他的腳，或他的襯衣。那些是理髮店，鞋子店和成衣店。此外，還有一個最可怕的危險，那挨戶的訪客，他們歡迎結識朋友。大體說來，這一切危險，我都能夠很巧妙地逃避過去，或者我是立刻勇往直前，走向我的目的地，毫不猶豫，那些走進了圈套的人實在應該採取我的辦法，或者我一心一意地想着崇高的事物，像奧菲斯 Orpheus 希臘神話，最偉大的音樂家。L，「彈奏七弦琴，高歌諸神之讚美，把妖女的歌聲蓋倒，因此沒有遭難。」有時候，我閃電似的溜走了，沒有人知道我在那裏，因為我不大在乎禮貌，籬笆上有了洞，我不覺得有猶豫的必要。我甚至還習慣於闖進一些人的家裏去，那裏招待得我很不好，就在聽取了最精選的新聞之後，知道了戰爭與和平的狀態，以及世界還能夠合作多久，我就從後面的路溜掉，又逸入我的森林中間了。

當我在城裏就到了很晚的時候，才出發回入黑夜之中，這是很愉快的，特別在那些漆黑的，有風暴的夜晚，我從一個光亮的村屋或演講廳裏揚起了大帆，在肩上帶了一袋黑麥或印第安麵粉，駛進我那安樂的林中的港埠，外表底一切都繃緊了，一個快樂地思索着的水手却在蓋輪板下，只讓我的外表的人把着舵，但要是執行得平穩的話，我索興用繩子把舵綁死了。當我航行的時候，烤着輪中的火爐，我得到了許多懺悔的思想。任何氣候，我都不會憂懼，都不感悲憤，雖然我遇到過幾個凶惡的風暴。就是在平常的晚上，森林裏也比你們想像

的，來得更加黑。我得常常看那樹葉空隙間的天空，一面走，一面這樣認路，走到些沒有車轍的地方，還祇能用我的腳來探索我自己走出來的道路，有時我用手來摸出幾枝熟悉的樹，這樣才能航行向前，譬如，從兩枝松樹中間穿過，牠們的距離不過十八英寸呢，就在森林底中央，通常總是在最黑的夜晚間。有時，在一個墨黑而潮濕的夜晚，很晚地對來，我的腳摸索着眼睛看不到的道路，我的心却一路都心不在焉，突然我已經伸手在開門了，我簡直不記得我是怎樣走來的，我想也許我的身體，就在靈魂遺棄了他之後，也還是能夠找到他的歸途的，就好像手總可以摸到嘴，不需別個幫忙一樣。好幾次，當一個訪客一直就到夜深，而這一夜湊巧又是墨影黑的，我可不能不從屋後送他到有車轍的路上去了，同時就把方向指點了給他，勸告他依靠兩條腿前進，別信任他的眼睛。有一個非常暗黑的晚上，我這樣帶領了兩個到湖邊來釣魚的年輕人。他們住在離森林一英里外的地方，還是熱門熟路的呢。兩天後，他們中的一個告訴我，他們在自己的住所附近兜兜去一華夜，直到黎明才見到了家，其間遭到了幾回的淋雨，他們給弄得皮膚都濕透了。我聽說村中有人在街上走走，都走得迷了路，是在那些黑暗最濃厚時候，正如老古話所說，黑得你可以用刀子一塊一塊把輪割下來的。有些人是住郊外的，駕車到村裏來辦些貨，却不得不留在村裏過夜了；還有一些紳士淑女們，出門訪客，走出不過半哩路，可憐只能用腳來摸索在人行道上，從什麼地方

灣都不曉得了。能够在森林裏迷一次路，真是驚異的，值得回憶的，而且是寶貴的經歷。有暴風雪的時候，便是白天，走到一條走慣的路上了，也可以迷了方向，不知道哪裏通往村子。雖然他知道他在這條路上走過了一千次，但是什麼也不認得了，就跟西伯利亞的一條路同樣地陌生了。如果在晚上，自然，困難又更加多了。在我們的日常散步中，我們經常地，雖然是不知不覺的，移動向前，像領港的人一樣，依據着某某燈塔，或依據某某海角，如果我們不在半慣的航線上，我們依然在腦中有着鄰近的一些海角的印象；除非我們完全迷了路，或者旋了一個頭眩，——在森林中你祇要閉上眼睛，旋一個頭眩，你就迷路了，——到那時候，我們才發現了大自然的浩瀚與奇異。每一個人都應該在覺醒過來之後，看看羅盤上的方向，在神思惚恍了一度之後，也得看看。換句話說，非到我們迷了路，在這個世界上迷了路之後，我們才能發現我們自己，認識我們的處境，并且認識了我們的關係底無窮的界限。

有一天下午，在我的第一個夏天將要結束底時候，我進村子裏去，找鞋匠拿一雙鞋子，我被捕了，給關進了監獄裏去，因為我在另外一篇文章「這篇有名的文章叫 Civil Disobedience 曾經引起極大的影響」裏說明了的，我拒絕了付稅，甚至不承認這一回事，不承認國家在議會中可以把男人女人和孩子當牛馬一樣的買賣。我到森林中去，本來是爲了另

外的一些理由。但是，不管一個人走到哪裏，人的慌憐的機關總跟他到哪裏，伸出手掌來攫取他，如果他們能夠辦到，總要把他強迫放在這原來的社會中。真的，我本可以強悍地抵抗一下，多少可以有點結果的，我可以像馬來亞人患了癲狂症 [Amok 患者狂奔狂跳後始癒] 來反對社會，但是我覺得社會應該患上這種癲狂症來反對我，因為牠才是那絕望的一面。然而第二天我就給釋放出來了，還是拿到了那雙修補過的鞋子，回到林中正好趕上我的美港山 (Fair-Haven Hill) 上一頓祭奠的大嚼。除了那些代表國家的人物之外，我沒有受到過任何人的侮辱。我除了放我的稿件底桌子之外，沒有鎖，沒有門，在我的窗子上，椅子上，也沒有一隻釘子。我日夜都不鎖門，儘管我要出門好幾天；第二年秋天，我到曼恩的林中去了半個月，我也沒有鎖門。然而我的房屋備受尊敬，好像牠週圍也駐紮着大兵一樣。閒游者可以在我的火爐邊休息，並且取談，我桌上的書可以供文學的愛好者來翻閱，或者那些好奇的人，打開了我的櫥門，也可以看我還剩下什麼飯菜，更可以知道我不素吃些什麼。雖然各階級的人都到湖邊來，我却沒有因此而有什麼不便，我什麼也沒有丟，只少了一部小書，那是一卷荷馬，大概因為牠鍍金鍍壞了，我想還是兵營中的一個士兵拿走的。我確實相信，如果所有的人都生活得跟我一樣的簡單，偷竊和搶劫便不會發生了。發生這樣的事，原因是社會上有的人得到的多過於足夠，而另一些人得到的却又少於足夠。蒲伯 [Alexander

Propertius 詩人，荷馬史詩美譯者】譯的荷馬應該立刻廣授……

*Nec bella fuerunt,*

*Faginus astabat dum scyphus ante dapes*

(世人不會戰爭，

在所需要的只是山毛櫸的碗筷時。)

「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見論語，顏淵。】



## 湖

有時，已經離棄了人類社會和閒談，對所有村中的友人們又都慍慍了，我更向西徜徉，越過了我很常居住的那些地方，跑到這鎮鄉底更沒有人跡的區域，到了「新鮮的森林和新的牧場」上去；或者，在夕陽中，到美港山上大嚼漿菓和覆盆子，再把牠們揀拾，以備幾天內的糧食。水菓可是不肯把牠的色、香、味給一些購買牠的人們享受，也不肯給爲了出賣牠才栽培牠的那些商人們享受的。要享受那種色、香、味只有一個辦法，然而很少人採用這個辦法。如果你要知道漿菓的色、香、味，你得請問牧童和鷓鴣。從來不採漿菓的人，以爲已經嚐全了漿菓的色、香、味，這是一個庸俗的謬見。從來沒有一隻漿菓到達過波士頓；牠們雖然在波士頓的三座山上生長了，卻沒有進過城。水菓的美味，牠底基本的一部份，裝上了車子運往市場的時候，跟牠的鮮麗一起給磨擦掉了，牠變成了僅僅是商品。只要永恆的正義在統治宇宙之間底時候，沒有一隻天真未鑿的漿菓是能够從城外的山峯中運到城裏來的。

在我完畢了這天的鋤地工作之後，偶爾我出去參加入一些不耐煩的同伴，他們從早晨起就在湖上釣魚了，靜靜地，一動不動地，像鴨子，或一張落葉一樣，研究着他們的各種各樣



的哲學，而在我跑去參加他們的時候，大致他們已自認爲古代賽諾拜（Cenobite 指修道者）之民了。有個較年老的人，是一個好漁夫，也精於各種木工，他頂高興把我的屋子作爲便利漁民起見，而建繁的屋子，我也頂高興他坐在我的屋檐下，整理釣絲。那一回我們一起坐在湖上，他在船的一頭，我在船的另一頭；我們並沒有交換了多少話，因爲近年來他的耳朵聾了，偶爾他哼起一首歌來，這和我的哲學是異常地和諧的。我們的交遊實在是全部和諧的，回想起來真是美妙，比我們談話要有意思得多呢。常常是這樣的，我找不到人談話，就用槳敲打我的船舷，使週圍的森林被激起了綠濤的，擴大了的聲浪，像動物園中，那個管理軍隊的人激動了牠們一樣，最後每一個山林和青翠的山谷都發出了咆哮來。

在溫暖的黃昏中，我常常坐在船裏弄笛，看到鱷魚游泳在我四週，好像我們的笛子迷住了牠們一樣，而月光旅行在肋骨似的水波上，那上面還零亂地散佈着破碎的森林。很早以前，我探險似的來到這個湖上，在一些夏天的黑夜裏，跟一個同伴一起來；在水邊生了一個火，我們在釣絲上放了虫子的魚餌；這樣我們一直攪得夜深以後，才把火棒高高地拋擲到空中，像爆竹一樣；牠們從空中落下來，發出一個響亮的嚇聲，便熄滅了，於是我們得在完全的黯黑之中摸索。我們用口笛吹着歌，穿過黑暗，又上路回到人類的集合處。現在，我可是已經在湖岸上有了家了。

有時，在一個村中的客廳裏就到他們一家子都要休息，我就回到森林裏去了；一部份是爲了明天的飯餐，我就把子夜的時候，舖在月光下垂釣的工作上，坐了一條船，聽鳥聲和狐狸鳴牠們的小夜曲，時時我還聽到附近的不知名的鳥發出尖銳的嘯聲來。這一些經驗，對我那是很值得迴憶，很寶貴的，——在深水四十呎的地方拋了錨，離岸約二三十「洛特」，有時大約有幾千條小鱈魚和銀魚圍繞着我，牠們尾巴給水面點出了無數的水滴；用了一根細長的麻繩，我和水底下四十呎底一些神秘的夜間的魚結識了，有時我放出了六十尺的釣絲，聽憑和柔的夜風把我的船漂蕩，一會兒我感到了微弱的震動，說明有一個生命在掠奪食物了，說明那生物的目標還是愚蠢的，不能確定的，遲疑着，沒有完全決定。最後，你慢慢地拉起來，一手又一手，而一些角形的鱈魚在空中抖動，跳躍了。特別在黑暗的夜間，這是很奇怪的，當你的思想旅行在廣大的宇宙論的主題上，而你卻感到這微弱的震動了，這打斷了你的夢想，又把你和大自然聯結了起來。彷彿跟着我應該把釣絲放到空中去，正如我同時把釣絲垂入還未必密度更大的元素中去的情況一樣。這樣我彷彿用一隻釣鈎，捉住了兩條魚。

華爾騰的風景是卑賤的，雖然很美，却並不宏偉，不是常去遊玩的人，不是住在牠岸邊的人不一定能十分地關心牠；但是這一個湖著名地深，著名地純潔，應該值得加以特別的描

寫。這是一個明亮的深綠色的湖，半英里長，圓週約一英里又四分之三，面積約六十一畝半；是松樹和橡樹中央底一個畏遠的泉源，但除了雨和蒸發之外，牠卻沒有別的來龍去脈可尋了。四周的山峯突然地從水上升起，到四十尺至八十尺的高度，但在東南角高到一百尺，而東邊高到一百五十尺，其距離湖岸，不過四分之一英里及四分之三英里。全部是山林。所有康考特的水波，至少有兩種顏色，一種是站在遠處望，另一種更準確的是站在近處望的。第一種靠的是光，根據的是天時。在天氣好的夏季裏，從稍遠的地方望去，牠呈現了微微的蔚藍，特別在水波激盪的時候；但從很遠的地方望去，結果倒也是一樣的。風暴的氣候底下，有時給給你黑色的黏版岩的感覺。據說海水的顏色是，儘管天氣連些微的變化也沒有，卻一天是藍的，另一天是綠色的。在一片風景之中，當白雪積起了的時候，我看到我們的河流了，水和冰幾乎那碧綠的，好像是草綠的。有的人認為，藍色乃是純潔的水底顏色，無論那是流動的水，或凝結的冰。可是，直接地從一條船上，來眺望湖水，彷彿牠有很多的不同色彩。從這種觀點來看，華爾騰是一忽兒藍，一忽兒青。置身天地之間，牠分担了這兩種底色素。從山頂上，看牠反映了天空的顏色，可是走近了看，在你能看到細砂的近岸的地方，水色是黃澄澄的，然後是淡綠色的了，然後逐漸地加深起來，直到水波一律地呈現了湖心的深綠色。卻在有時候的天光之下，便是從一個山頂望去，靠近湖岸的水色也是碧綠得

活生生的。有人說這是綠原的反映。可是鐵路軌道那兒的黃沙地帶，反映在湖岸的水中，也同樣是碧綠的，而且，在春天，樹葉還沒有長大，這也許是太空中的蔚藍，調和了黃沙以後的，一個很簡單的結果。還是牠的紅色彩虹的色素。也是這一個部份，在那裏，春天一來，冰塊給水底反射上來的太陽的熱量溶解了，也給土地中傳播的太陽的熱量溶解了，這裏首先溶解成一條運河的樣子，狹狹的，兩邊都還是冰凍。在明朗的氣候中，像我們的所有非常激湍的水波一樣，波平面是在直角的角度裏反映了天空的，也許因為太光亮了罷，從較遠處望去，牠比天空更加藍得深一點；而在這種時候，泛舟湖上，四處眺望，來看那些倒影，我發現了一種無可比擬，不能描述的淡藍色，像浸了水的，或變化色彩的絲綢，像青綠寶劍，比之天空還更加空靈，牠和那波光的另一面的深綠的原色輪匝地閃現，那深綠色與之相較便似乎是泥濘不堪了。這是一個玻璃似的帶綠的藍色，照我所能肥及的，彷彿冬天裏，日落以前，烏雲中露出一角晴天。可是，舉起一杯水，放在空中，毫無彩色，跟空氣一樣。如所週知，一大盤水便呈現了微綠的顏色，據這樣做的人來說，那是「體積」的關係，同樣的水，少了就不會有顏色了。萍爾遜湖應該有多少的水量才能泛出綠色來，我是算不出。一個直接下望河水的人所見的水色是黑的，或深棕色的，一個人到湖水中游泳的話，像所有的湖一樣，會染上一種黃顏色；但是這一個湖水却是這樣的純潔啊，游泳者會白得像大理石一

樣。而更奇怪的是，在遺水中四肢給放大了，并且給扭曲了，形態非常荒誕，值得讓米開朗琪羅〔Michelangelo 文藝復興時代意大利藝術家〕來下一番研究了。

水是這樣的透明，二十五尺三十尺下面的水底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赤腳踏水時，你看到你的腳底下有成羣的鱈魚和銀魚，大約祇一寸長，但前者的橫行的花紋也能看得清清楚楚，你會覺得這種魚也是不願意沾染紅塵，才到這裏來生存的。有一次，在冬天裏，好幾年前了，爲了釣梭魚，我在冰上挖了幾個洞，上岸之後，我把一柄斧頭扔在冰上，可是好像有什麼惡鬼故意要開玩笑似的，斧頭在冰上滑過了四五個「洛特」，剛好從一個窟窿中滑了下去，那裏的水深二十五尺，爲了好奇，我騎在冰上，從那窟窿裏望，我從牠的一邊看到了那柄斧頭，直立在木柄上，那柄斧頭搖搖擺擺，順着滿水的脈膊，牠可能就這樣直立下去，直到木柄爛掉爲止，要不是我後來又把牠釣了起來。就在牠的上面，用我帶來的銼冰的鐵條，我又挖了一個洞，又用我的刀，割下了很長的一條赤楊樹枝，我做了一個活落的繩圈放在樹枝的一頭，小心地放下去，把牠套進了鐵斧，然後用赤楊枝旁的繩子一拉，這樣就把那柄斧頭吊了起來。

湖岸是一條帶形的圓潤的白石，像鋪路的卵石，所組成的；其中祇有一兩處是短短的沙灘；牠矗立着，縱身一躍便可以跳到一個人深的水中；要不是牠的水波以明淨著稱，否則除

非是對岸，你決不能看到水底的。有人說牠深得沒有底。牠沒有一處是泥濘的，偶爾的邊際或許會有這樣的觀察，牠連水草也沒有一根；關於可以見到的水草，除去最近給水漲了淹沒的草地之外，這片草地是不屬於這個湖的，的確是細心考察也考察不到菖蒲和蘆葦的呢，甚至沒有水蓮花，無論是黃色的或是白色的，最多祇有一些心形葉子和河蓴艸，也許還有一兩張眼子菜；然而，一個游泳者却看不到牠們；便是這些水草，也像牠們生長在內底元素，一樣的明亮而無垢。圓石伸展入水，祇一兩個「洛特」，而水底是純粹的細沙，除了最深的部份；那裏總不免有一點沉渣的，也許是腐朽了的木葉，多少個秋天來，落葉會飄浮在上，另外還有一些光亮的綠色水草，仲夏時令拔起銹蝕來的時候，牠們會跟着被拔上來的。

我們還有另一個這樣的湖，九畝角（Nine Acre Corner）的白湖（White Pond），在循西爾哩半之處；可是以這裏為中心十二里直徑的圓周之內，雖然有許多湖沼，却找不出第三個這樣純潔，一口井似的湖來。大約歷來的民族都飲過這湖水，豔羨過牠，測量過牠的深度，而後一一逝去了，但湖水却一向澄澈，發出綠色。沒有停歇過一個春天！也許還在亞當和夏娃被逐出伊甸樂園的那一個春天，華爾騰就已經存在了，那時候就經過一陣和柔的春雨，隨着鷺，和一陣南風，而成了湖沼，上面飛着鴨子，飛鷺，牠們有這樣純粹的湖水真可以滿足啦，一點都沒有知道逐出樂園的一回事。就是在那時候，牠已經漲了，退落了，純清了牠

的水，還渲染了現在牠所有的色澤，還專利了一片天空，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華爾騰湖。天上的露珠底蒸溜器。誰知道牠在多少失落的民族文學之中，牠被譽為喀斯泰琳之泉？在黃金時代中，有多少山林水澤的精華會居住這裏？在廣漠特的冠冕上，這是第一滴水珠。

也許，第一個到這個湖邊來底人們是留下了他們的足跡的。我曾經很驚異地發現，就在沿湖被砍伐了的一個濃密的森林那兒，峻削的山崖中，繞湖一匝，有一條狹窄的高架的小徑，一忽兒上，一忽兒下，一忽兒接近湖，一忽兒又離遠了一些，牠的年代或許可以追溯到人類同年，原始的獵者用腳走出了這條路來，以後世世代代都有這片土地的居住者用腳去走過。冬天，站在湖中央，看出來這就更加清楚，特別在初下雪的時候，牠就成了連綿不斷的一條白綫，敗草和枯枝都不能夠掩蔽牠，許多地方，距離在四分之一哩以外的，看起來還格外清楚，但是夏天裏，便是走近去看，也還是看不出來。可以說，雪花用了清楚的白色的字體，浮羅的手法，又把牠印刷出來了。但顧到了將來，人們在這裏奠立一些別墅的裝飾風的基礎時，還能保留這殘餘的痕跡。

湖水的漲落有沒有規律，有規律的話是怎樣的週期，誰也不知道，雖然有的是許多人，照常要強不知以為知。冬天總高一些，夏天總低一些，但水位與天氣的乾燥潮濕却沒有關係。我還記得，我住在那兒的時候，何時水退了一兩尺，何時又漲高了至少五尺。有一個狹

長的沙洲伸展到湖中，一面是深水，我在上面煮開過一袋魚藥，離岸約六個「洛特」，那大約是一八二四年，可是一連二十五年沒法照樣洩裂；另一方面，我的朋友常常聽得將信將疑，當我告訴他們說，數年之後，我將乘釣在森林中，一個僻隱的山凹裏，駕一葉扁舟，在離開他們所看見的湖岸約十五「洛特」的地方，這地方早成爲一個豐美的草地了。可是，兩年來，湖一直在漲高，現在一八五二年的夏天，比我居住那兒的時候已經高了五尺，相當於三十年之前的高度，垂釣之地，又果真在那片草地上。外表看，水位已漲了六七尺，但是從週圍的山峯中流下來的水量實際上不多，漲水的原因可能是深處有泉源。同一個夏天裏水又退了。驚人的是這種漲落，不管牠有否周期，却需要好幾年才能夠完成。我觀察到一次漲，又部份地觀察了兩次退，我想在十二或十五年後，水位又要降落到我所預知的地步。偏東一哩的菲靈茨湖（Fitz's Pond），有泉水流來，又流出水去，是時或漲落的，牠和另一些介乎中間的較小的湖沼却和華爾騰湖同進同退，最近也漲到了最高的水位，時間與後者相同。根據我的觀察，白湖的情形也如此。

歷時悠久的華爾騰湖的漲落至少有這樣一個作用：在最高的水位維持了一年左右，沿湖步行固然困難了，但自從上一次次水漲以來，沿湖生長的矮樹和松樹，蒼松，赤楊，白楊，鳳尾松等等給摧毀了，等牠退了水位，就留下一片乾淨的湖岸：不像別的湖沼，一切的流水，



每天水位有上下，水位最低時，湖岸上最清潔。在我屋邊的那湖岸上，一排十五枝蒼松給摧毀了，像給槌子劈去一樣，於是制止了他們的侵佔；那樹木的大小恰說明了上次的水位漲到這高度時，迄今有了多少年。用這樣的漲落方式，湖保持了蘆的湖岸的權利，湖岸遭摧被整潔，樹木不能佔據了蘆。湖的舌頭低着，使蘆子生長不出來。蘆時時要低這些個青年的。當湖水漲得最高時，白楊，楊柳和楓樹伸出來大疊纖維質的紅根鬚，長達數尺，從蘆們的淹在水裏的根上，伸到地下三四尺，想這樣來保全蘆們自己；我還發現了，那些在岸邊高處的覆盆子，普通是不結菓實的，但在這種情況下，就有了豐收。

湖岸怎末會鋪砌得這樣整齊，有人百索不得其解，鄉鎮上的人都聽到過傳說——最年老的人告訴我，說他們是在青春時代聽來的——在古時候，正當印第安人在一個小山上舉行祈禱時呢，小山忽然昇得像天一樣高，而湖却深深降入地下，他們做了許多不敬神的行爲，其實印第安人是不可能犯這種罪過的，正當他們要讚神明的時候，山岳震撼，突然間又沉下去，只留下了一個土人女子，名叫華爾騰的，她逃掉了性命，從此湖沿用了她的名字。據揣想是山岳震撼時，這些圓石就滾了下來，而鋪成了現在的湖岸。無論如何，這一點可以確定，以前這裏沒有湖，現在卻有了一個了；這一個印第安神話跟我前面說起過底那一位古代的居民是毫無抵觸的，他記得他初來時，帶着一根魔杖，他看到草地上昇起了一個稀薄的霧

氣，那棟木條就向下挖掘，直到後來他挖出了一口井。至於那些石子呢，很多人認為不可能起因於山峯的波動；據我觀察，四周的山上有很多這樣的石子，因此他們不能在鐵路經過的最靠近那湖的兩邊來築一些牆垣；愈是湖岸不規則的地方，石子愈是多；由此可見，這對於我就沒有什麼神祕了。我猜出了鋪砌的人來了，如果不是當地一個名叫薩福隆·華爾騰的英國人化出這一個湖名來的話，——那末，我想原來的名字可能是 *Walled in Pond*（牆垣圍住的湖）。

湖的確是挖在一個好地方的。一年四季的水既冰冷而且純淨，夏令的四個月也如此；就不算全鄉鎮上最好的水，也至少抵得上他們一樣的好。在冬天裏，曝露在空氣中的水，總比那些有着保護的泉水和井水來得更冷。從下午五點直到第二天，一八四六年三月六日底正午，在我靜坐的房間內，寒暑表溫度是六十五度到七十度，從湖中汲取的水，放在這房子裏，溫度是四十二度，那是因為太陽會照在我的屋脊上，比起村中最冷的一口井裏當場汲起的井水是低了一度。同一天內，那泉（*Rolling Springs*）的溫度是四十五度，那是經我測量的各種水中最溫暖的了，雖然在夏天，牠也是最最寒冷的水，但那是浮在上面的淺淺一層止水並沒有混雜在內的。在夏天裏，華爾騰湖因為很深，所以也不同於一般曝露在陽光底下的水。沒有牠們熱。在最熱的氣候裏，我時常汲一桶水，放在地窖裏面，夜間冷了下來，就整

天都冷；有時我也到附近一個泉水裏去汲水。過了一個星期，水還是很好的，並且沒有抽水機的味道。誰要在夏天，露營到湖邊去，只要在營帳的蔭處，把一桶水埋下幾尺深，他就可以免去奢侈的冰藏了。

在華爾騰湖中，捉到過梭魚，有一條重七磅，且不去說那另外的一條，用非常的速度把釣絲拉長得老遠而跑掉了，漁夫們，因為沒有看到，估計牠穩穩當當有八磅的重量，此外，還捉到過鱸魚，鱒魚，有些重兩磅，還有銀魚，鱒魚（*Leuciscus pulegius*），少數的鯉魚，兩條鰻魚，有一條有四磅重，——我對於魚的重量寫得這樣仔細，因為牠們的價值是根據重量決定的，至於鰻魚，除了這兩條我就沒有看到過另外還有的；——此外，我還隱約記得一條五寸長的小魚，銀身體，背脊骨，性質上近於黃尾鱗，我提起這條魚，主要是爲了說得神奇。總之是，這個湖裏，魚並不多，梭魚也不很多，但牠誇耀的是梭魚。有一次我騎臥在冰上面，至少看到了三種不同的梭魚；一種扁而長的，鋼的顏色，像一般從河裏捉起來的一樣；一種是光亮而金色的，有綠色的閃光，在很深的深水中；最後一種，金色的，形態跟上一種相近，但身體上有棕黑色或黑色的斑點，中間還夾着一些血紅色的斑點，很像鱒魚。學名 *reticulatus* 用不上，牠應該被稱爲 *auratus* 才對。這些都是很結實的魚，重量比外觀上看來要大得多。銀魚，鱒魚，鱒魚，真的是所有在這個湖中的水族，都比一般的河流，

多數別的湖沼中的魚類，來得更清潔，更漂亮，更結實，因為這裏的湖水是更純潔，你可以很容易地看出牠們的區別來。也許會有許多的魚學家可以找出一些新的種類來。此外還有黎族黎族的青蛙和烏龜，少數的獾子，偶爾還有從爛泥中鑽出來旅行經過的甲魚。有時，當我在黎明中，把我的船推離湖岸，有一隻隔夜躲在船底下的甲魚給我驚擾得不安了。春秋兩季，鴨和飛鵝常來，白肚皮的燕子（學名 *Hirundo daurica*）在水波上掠過，還有些身有斑點的小沙禽（學名 *Totanus macularius*）整個夏天繫在湖岸的圓石上。我有時還驚起了水面上，坐在白松枝頭的一隻魚鷹；我卻不知道有沒有海鷗飛到這裏來過，像牠們曾飛到美港似的，每年總還有一隻潛水鳥要來。到這裏來的飛禽，上述已全部在內了。

在寧靜的氣候中，坐在船上，你可以看到，東邊的沙灘附近，水深八尺或十尺的地方，但是在湖的另一些地方，有時也可以看到的，一些物體的圓形的堆積，約一尺高，直徑約六尺，堆的是比一隻雞蛋略小的一些圓石，而除了這堆積之外，只是黃沙而已。起初，你會覺得神奇，是否那些印第安人故意在冰上這樣堆積了起來，等到冰溶化了，牠們就沉到了湖底；但是，就算這樣吧，那形式還是太規則化了，而且有些圓石，顯然又是太新鮮。牠們和河流中可以看見的很相似，但這裏沒有八目鰻和鱒魚，我不知道牠是哪一些魚建築起來的。也許牠是鱒魚的巢。這樣，水底更有了一種愉快的神祕性了。

漁岸是不規則透頂了，所以一點不單調。我閉目也能想見，西岸有深深的鵝齒形的灣，北岸較明顯，而那美麗的，海扇形的南岸，一個個犄角相互地交疊着，使人想起那兒，一定還有人跡未到的山凹，在羣山之中，小湖底中央，望着水邊直立而起的那些山上的森林，這些森林不能再有更好的背景，也不能更美麗了，因為森林已經反映在湖水中，還不僅是形成了最美的前景，而且那彎彎曲曲的湖岸，恰又給牠做了最自然又最愉悅的境界綫。在牠的一邊上，斧頭砍伐了一個林中空地，而且又露出了一片開墾了的田地來，這卻沒有造成不美，不完整的感覺。樹木都有充份的餘地在水邊擴張，每一枝樹都向了這個方向伸出最有力量的極枝。大自然編織了一個很自然的織錦，觀察的眼前可以從最低的矮樹漸漸地望上去，望到最高的樹。人類的兩手在這裏留不了多少的痕跡。水洗着湖岸，正如在一千年之前。

一個湖是風景中最美，最有表情的容貌。牠是大地的眼睛；望着牠的人可以測量他自己的天性底深淺。湖邊的樹木，湖所產生的，是鑲邊一樣的睫毛，而四週的山林和山崖是牠的濃密下垂的眉毛。

站在湖東端的平坦的沙灘上，在一個平靜的九月下午，微霧使對岸的岸綫看不甚清楚。那時我了解了，「湖的玻璃似的平面」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了。當你掉轉了頭看牠，牠像一條最精細的薄紗張在山谷之上，逆着遠處的松林而發光，把大氣的一層和另外的一層隔開了。

你會覺得你可以從牠下面走去，走到對面，而身體還是乾的，你覺得掠過水面的燕子很可以停在水面上。是的，有時牠們余水到水平綫之下，好像還是偶然的錯誤，並沒有受騙。當你向了西面，望到湖對面去的時候，你不能不用兩手來保護你的眼睛，一方面是反光，同時又是太陽本來的光；如果，這時你能够在兩種光綫之間，批判地考察牠，正應了那句話，所謂「波平如鏡」了，其時祇有一些掠水蟲，隔開了同等距離分散在全部的波面，而由於牠們的動作，太陽發出了最精美的想像化的閃光來，或許還會有一隻鴨子在愛撫牠自己的羽毛，或許，那是我已經說過的了，一隻燕了掠在水面上，低得碰到了水。還有可能，在這樣的距離之內，有一條魚畫出了一個圓弧來，約在空中去水三四尺處，牠躍起的時候一道閃光，牠降落入水，又一道閃光，有時，全部的圓弧展覽了，銀色的圓弧；但這裏或那裏，有時會漂流過一枝蘆葦，魚向牠一躍，水上便又激起了水花。這像是玻璃的溶液，已經冷却了，但是還沒有凝結，而其中的少數塵垢，還是純潔而美麗的，像玻璃中的細眼。你還常常可以看到一個更平滑，更黝黑的平面，好像給一張不可見的紗網遮起了似的，使與其餘的水面隔開，成了水妖的一角。從山頂下瞰，你可以看到，到處有躍起的魚；沒有一條梭魚或銀魚，在這樣光滑的平面上，捕捉一個虫子時，會不破壞了全湖的均勢的。還簡簡單單的一件事體，卻可以如何神奇地，精巧地顯現，——這是水族界的謀殺案——因為我站在遠遠的高處，我看

到了那水的擴大的圓渦，牠們的直徑有半「洛特」的大小。甚至你還可以看到金水龜（*C. f. f.*）不停地地在平滑的水面前進了四分之一哩；牠們微微地掣出了水上的駢紋來，分出兩條界綫，其間有着很明確的漩渦；掠水蟲在水面上滑來滑去卻不留顯明的痕跡。在湖水激盪的時候，掠水蟲和金水龜便看不到了，顯然只在風平浪靜的時候，牠們從牠們的港埠出發，探險似地從湖岸的一面，用短距離的衝勁，滑上前去，滑上前去，直到牠們過了湖。這是何等愉快的事業啊。在秋天裏，這樣一個和好的天氣中充份地享受了太陽的溫暖，坐在這樣的高度，一枝樹梢上，湖的全景盡收眼底。研究那圓圓的水渦，那些水渦一刻不停地刻印在水面，在天空和樹木的倒影上，要非和好的天氣，否則是不看到的。在這樣廣大的一片水面上，並沒有一點兒擾動，就有一點兒，也立刻柔和地復歸於平靜而消失了，好像在水邊裝一瓶子水，那些顛簸的水波流到岸邊之後，立刻又平滑了。一條魚跳躍起來，一個蟲子掉落下水，都這樣用圓渦來表達，都用這樣美麗的綫條，彷彿那是泉源中的經常的噴射，牠的生命底柔和的陣動，牠的胸際的吸呼起伏。那是歡樂的戰顫，還是痛苦的戰顫，便無從分辨了。湖的現象是何等的和平啊！人類的工作又像在春天裏一樣的發光了。是啊，每一張樹葉，權枝，石子和蜘蛛網在下午之中央又在發光，跟牠們在春天的早晨承露以後一樣。每一個划槳的動作，或一隻蟲子的動作都能發出一道閃光來，而一個划槳之聲更能發出何等的甜蜜的迴聲來啊！

在這樣的一天裏，九月或十月，華爾騰是森林的一面十全十美的明鏡，靴四面用圓石子鑲邊，我看靴是珍貴而稀世的。沒有別的這樣美，這樣純潔，同時又這樣大，有如這樣的一個騎臥在大地表面的湖泊。秋天秋水。靴不需要一個籬笆。民族來了，去了，都不能沾污靴。這一面明鏡，石子敲不碎，靴的水銀永遠擦不掉，靴的外表的裝飾，大自然經常地在那裏彌補；沒有風暴，沒有塵垢，能使靴常新的表面黯淡無光；——這一面鏡子，如果有任何不潔落在靴面上，馬上就沉沒，太陽的霧意的刷子常在拂拭靴，——這是光的拭塵布，——呵氣在上，也留不下形跡，成了雲就從水面飄浮到高高的空中，卻又立刻把靴反映在靴的胸懷中了。

空中的精靈也都逃不過這一片大水。靴經常地從上空接受新的生命和新的動作。靴是大地和天空之間的媒介物。在大地上，只有草木是搖擺如波浪的，可是水給風吹出了漪瀾來。我可以從一片片的閃光上，看到風從那裏吹過去。我們能看見水波真是了不起。也許，我們還應該這樣俯視天空的表面，來看看是不是有一種更精細的精靈，在靴上面掃過。

到了十月的後半個月，掠水蟲金水龜最後不再出現，嚴肅的霜已經來到了；於是在十一月中，通常在一個好天氣裏，水面上一點波動也沒有。十一月中有一個下午，已經一連降落了幾天的雨終於止了，天空還全部都是陰沉沉的，空中充滿了霧氣，我發現湖水是出奇地平



靜，因此簡直就看不出牠的表面來了；雖然牠不再反映十月份的光輝色彩，牠反映了十一月的莊重的顏色和四週的小山。於是我儘量輕輕地泛舟湖上，船尾激起的水波一直延長到我的視野以外，而湖上的反映也就曲折不已了。可是，當我望望水面，我看到這裏以及較遠的那裏有一種微動，彷彿一些躲過了嚴霜的掠水虫又在活動了，或許是湖的平面太平靜了，因此水底那湧起的泉源不覺在水面也能感到。越發到了那些地方，我驚奇地發現我自己，給成億萬的小鱸魚圍住，都只五寸長；綠水中有了華麗的銅色，牠們在那裏嬉戲着，經常地昇到水面來，給水面一些小水花，有時還給一些小水泡。在這樣透明，似乎無底的，反映了雲彩的水中，我以為我坐了輕氣球，漂泊在空中，鱸魚的游泳又多末像在繚繞的飛翔，彷彿牠們是成了一羣的飛鳥，就在我那樣的高度底下面或左面或右面飛繞；牠們的鱗，像帆一樣，飽滿地掛着。在這個湖中有許多這樣的水族，顯然牠們要在冬天拉來一個冰凍的簾幕，以至遮去了牠們的天光之前，就得改進牠們自己的情形，牠們激盪了水波，好像一陣微風吹過了，或者一陣溼和的小雨點落下來了。等到我一接近牠們；牠們驚慌起來，突然尾巴橫掃，激起大水花，好像有人用一根樹枝鞭了水波，立刻都躲到深水底下去了。後來，風吹得緊了，霧也濃密了，水波開始流動，鱸魚跳躍得更加高，半條魚身已在水面，一下子跳了起來，成百的魚點，都有三寸長。有一年，一直到十二月五號，我還看到水面上有水花，我以為馬上就會

下大雨了，空中是瀰漫着霧，我急忙忙地坐在划艇的座位上，划回家去；雨點已經越來越大了，但是我不覺得雨點打在我的面頰上，其時我以為我免不了要全身濕透。可是突然間火花全部沒有了，原來這都是鱸魚攪出來的，我的槳槳終於把牠們嚇退到深水中去；我看到牠們成羣結隊地消隱，這天的下午我還是全身乾燥的呢。

一個六十多年前常到湖邊來的老頭子，每每在全部黑暗籠罩了森林的時候來告訴我，他那個時候，有時湖上全是活躍着的鴨子和別的水禽，上空還有許多飛鷹在盤旋。他是到這裏來釣魚的，用岸上他找到的一隻古老的獨木舟。這是兩枝白松，中間挖空，釘在一起，這樣建築，兩端都削成四方形。牠很粗笨，可是用了很多年，才全部浸滿了水，此後大約已沉到湖底去了。他不知道這是屬於哪一個人的；還可以說是屬於湖底所有。他常常把胡桃樹皮一條條地捆起來，做成了錨索。另外一個老年人，一個陶器工人，在革命以前住在湖邊的，有一次他告訴我，在湖底下有一隻大鐵箱，他曾經看到過。有時候，牠會給水漂到岸上來，可是等你走近去的時候，牠就又回到深水去，就此消失了。聽說到那獨木舟的一段話，是很有趣味的，這就代替了另外一條印第安人的獨木舟，材料還是一樣的，可見建築的情形那緻得多，原先那大約是岸上一枝樹，後來，不知怎樣的就倒在湖中，牠在那兒漂蕩了一代之久，真是再適當不過的船艙。我記得我第一次凝望這一片湖水時，隱約看到有很多的木材輪

臥在湖底，若非大風把牠們吹折的，便是經砍伐之後，停放在水上，因為那時候木料的價格太便宜了；可是，現在這些大部份已經都消滅了。

我第一次划船在萊爾騰湖上的時候，它四周完全給厚厚的高大的松樹和橡樹圍起，有些山凹中，葡萄藤爬過了湖邊的樹，形成一些涼亭，船隻可以在下面通過。形成湖岸的那些山太峻削，山上的樹木又太高，所以從西端望下來，這裏像一個圓形劇場，水上可以演出些山林的舞臺劇。我年紀很輕的時候，就在那兒消磨了好些光陰，像和風一樣，在上面飄浮過，我先把船划到湖心，而後背靠在座位上，在一個夏天的上午，似夢非夢地醒着，直到船撞在沙灘上，驚動了我，我就欠起身來，看看命運把我推送哪一個岸邊來了；那種日子裏，懶惰是最誘惑人，生產量也是最豐富的。我這樣偷閒地過了許多個上午，我寧願把一日之計在於農底最寶貴的光陰這樣虛擲；因為我是富有的，雖然還話與金錢無關，但我的富有在陽光射耀的時辰以及夏令的日月，我揮霍着牠們；我並沒有把牠們浪費在工作場中，或教師的講台上，這我一點兒也不後悔。可是，自從我離開牠們了之後，砍伐木材的人竟大大地砍伐起來了，要有好多年，從此不可能在林下的甬道上徜徉了，不可能難得地從這樣的森林中偶見湖水。我的繆斯女神（Muse希臘神話中，司文藝之九個女神）如果沉默了，她們是情有可原的。森林被砍伐了，你怎末能希望鳴禽唱歌呢？

現能，湖底的木材，古老的獨木舟，黑黢黢的圓通的林木，都沒有了，村中人民本來連這個湖是在什麼地方都不知道的，却非但沒有跑到這湖上去游泳或喝水，而且想到用一根管子來把這些水通到村中，去給他們洗碟子？這應該是和恆河（Gange）之水一樣地潔淨的！——他們卻想轉動一個閘閘，拔起一個寨子就利用華爾騰的湖水了！這惡劣的「鉄馬」，裂破人家的耳鼓的聲音已經全鄉鎮都聽到的了，也已經用牠的靴蹄的腳步使沸泉的水混入了泥濘，正是牠，牠把華爾騰岸上的樹木吞嚥了；這特洛亞之戰的木馬（Trojan horse）希臘人久攻特洛亞不下，用木馬之計，中藏官兵，賺入城中，後來裏應外合，得到勝利，見魏琪爾「依易尼德」，腹中發了一千個人，全是那些商人底希臘人想出來的！那裏是這個國家的歸標，摩亞堂（Moore Hall 出典不詳）的摩亞，到牠侵入最深的地方擲出復仇的投槍，刺入這傲慢的這神的胸肋？

然而，據我們知道的一些性格中，也只有華爾騰最堅持得久，最長久地保持了牠的純潔，許多人都曾經被譬喻為蕪爾騰湖，但祇有少數幾個人能受之無愧。雖然伐木的人已經把這一段湖岸和那一段砍光了，愛爾蘭人也已經在那兒建造了他們的陋室，冰藏商人已經取過他一次冰，牠卻沒有變化，還跟我青春時代目中所見的一樣；一切的改變都在乎我。牠雖然有不斷的漩流，卻並沒有一條皺紋。牠是永恆地年輕的，我還可以站在那兒，看到一隻飛燕

坦然撲下，從水面衝走一條小蟲，正和從前一樣。今天晚上，這感情又來襲擊我了，彷彿二十年來我並沒有每天都和牠一起廝混一樣，——啊，這裏是華爾康，跟我許多年之前初發現牠的時候一樣；去年冬天被砍伐了底一個森林的所在地，另一個已經跳躍了起來，在湖邊奢麗地生長；同樣的思潮，跟那時候一樣，又湧上來了；這是同樣水露露的歡樂，內在的喜悅，創造者的喜悅，是的，也許這還可以是我的喜悅。這當然是一個大勇者的作品，其中毫無一絲一毫虛偽的！他用他的手圍起了這一泓湖水，在他的思想中，予以澄澈，在他的遺囑中，他把牠遺傳給康考特了。我從牠的水面上又看到了同樣的反映，我幾乎要說了，華爾康，是你嗎？

這不是我的夢。

裝飾一行詩；

我不能比在華爾康

生活得更接近上帝和天堂。

我是牠的圓石岸。

飄送過牠的風；

在我的一握的掌中

是牠的水，牠的沙，

而最深邃的僻隱之處

高高輪臥在我的思想中。

火車從來不停下一會兒，看看牠；然而我想那些工程師，火夫，車手和那些買了月票的旅客，常常看到牠，他們是很好的鑑賞家。工程師並沒有在晚上忘掉，他的天性至少並沒有，所以他望到了，至少每天有一次望到了莊嚴與純潔的景象。雖然他看到的祇有一次，這卻已經可以洗淨國家街和那引擎的油膩了。有人建議過，這一瞥可以稱為「神的一滴」。

我說過，華爾騰湖是看不見牠的來源與出路的，但一面牠與蕪靈茨湖簡接地相連，蕪靈茨湖比較高，其中有一連鎖的小湖沼通過來，在另一面顯然牠是和康考特河相連的，康考特河比較低，却也有一連鎖的小湖沼橫在中間，在某一地質學的年代中，牠也許氾濫過，只要稍為挖掘一下，但上帝禁止這種挖掘，牠是可以相互流通的。如果說，牠這樣含蓄而自尊，像羅士一樣生活在森林之中，已經這末久，因此得到了這樣神奇的純潔，那末誰不抱疑呢，假如蕪靈茨湖的比較地不純潔的湖水流到了牠那裏，假如牠自己的甘冽的水波又流到了

海洋去？

萬靈天，或稱沙湖，在林肯區，是我們最大的湖或內海，位居在萊爾騰以東大約一里的地方。這是大得多了，據說有一百九十七畝，魚類也更豐富，可是牠比較淺，而且不十分深。散步經過森林，到那裏去一次，常常是我們的消遣，這是很值得的，即使僅僅爲了讓風更自由地撲到你的臉龐上來，即使僅僅爲了一睹波浪，細想着舟子的海洋生活。秋天，刮風的日子，我去那裏採拾栗子，那時栗子都要掉在水裏，給波浪捲到我的腳邊，有一次我爬行在多蘆葦的岸邊，新鮮的浪花飛濺到我臉上，我碰到了一隻船的殘骸，船舵都沒有了，在燈心草叢中，連一個平底的印象似乎都不完備；但是牠的模型却很顯明地存在，似乎還是一個甲板總木，連脈路都很清楚。印象深刻得好像還是海洋岸上的破船，那教訓也是很好的。但這時，牠祇成了一個破模型了，地點卻也祇是無名藉藉的湖岸邊，蕪蕪和燈心草都已生長在中間。我常常羨慕，在北岸，湖底的沙灘上，有清澗的痕跡，已經給涉水者的腳和水的壓力，壓得很堅硬的了，而單行生長的燈心草，苗條得很，也和這痕跡符合，一行列又一行列，好像是波浪把牠們種植的，在那裏我也發現了一些奇怪的球莖，數量相當多，顯然是很精細的草或根，也許是帶莖草根組成的，直徑自半吋到四吋，是很完美的圓體，這些圓球在

澆水的沙灘上滾滾滾去，有時就給沖到了岸上來。牠們也不是草的團體，中間也還有一包細沙。起初，你會覺得這也許波浪的行動所創造的，就像圓石子；但是最小的半吋的圓球，其質地也粗得跟大的那些一樣，牠們大約是在同一個季節內產生的。況且我相信波浪的建設性，已經不會有例外的了，毋寧是不足及牠的破壞力量的。這些圓球拿出了水來，可以放很長久的時期。

弗靈茨的湖！我們的命名就是這樣子的貧困！在這個天水之境耕作了，又強暴地糟塌了湖岸底一個愚昧的農夫，他有什麼資格用他自己的姓名來稱呼這一個湖呢？一個淺淺的蕩蕩笑，他是更愛一塊大洋或一莖光亮的角子的反光的，從中他可以看到自己那古銅色的臉；連野鴨飛來，他也兜牠是攪入者；他的手指像彎曲的鷹爪，像魚叉，這個湖竟不是用我的命名。我到那裏去，決不是看個個弗靈茨去，也決不去聽他說話；他從沒有看見這個湖，從沒有在裏面游泳過，從沒有愛過牠，保護過牠，從沒有說過牠一個好字，從沒有因為上帝創造了牠而感謝過上帝。爲什麼不稱呼這個湖，用在湖裏游泳的那些魚的名字，用常到這湖上來的飛禽或走獸的名字，用生長在湖岸上的野花的名字，或者用什麼野人或野孩子，他們的生命曾經和這個湖交織在一起的，爲什麼不用他們的名字；決不要用他的名字，他找不出什麼頭銜來的，他做的事只有跟他一樣的鄰人或規則是同意的，——他只想到金錢的價值；他的



存在就咒詛了全部的湖岸；他竭盡了湖邊的土地，大約還要竭澤而魚呢；他正在抱怨，這裏沒有生長英國的乾草或雪球漿菓，——在他的目光下，這是不可寬恕的。——他甚至爲了湖底的污泥可以賣錢，弄個淘乾湖水。他又不能轉動他的磨子，在乎他，不覺得鑑賞風景是一種權利。我一點不敬重他的勞動。他的田園處處都標明了價格，他可以把握風景，甚至可以把上帝都拿到市場上去出賣的，如果這些可以給他一些利益；他到市場上去就是爲了賣他的上帝；在他的田園上，沒有一樣東西是自由地生長的，他的田裏沒有生長五穀，他的草原上沒有開花，他的菓樹上沒有結菓，都祇生長了洋錢；他不愛他的菓實的美，非到他的菓實變成了洋錢，那些菓實就不算成熟。讓我來過那真真富有底貧困生活吧。農夫們祇在他們比例地貧困的時候——貧農們才得到了我的敬意與關切！一個模範農場！那裏的田舍像糞坑上的齒子一樣擁塞着，人，馬，牛，豬都有屎，清潔的或不潔的，彼此相互地傳染！人像畜牲一樣！一個大油滾，糞和奶油混在一起！一個高度的開發底下，人的心和人的腦子變成了糞便似的肥料！彷彿你要在牧場上種甘薯！這樣便是所謂模範農場！

不成，不成；如果最美的風景應以人名稱呼，讓高貴的最有價值的人被命名。我們的湖至少應該有依卡琳海（Icarian Sea 係依卡羅斯之命名，希臘神話中，彼以燭蠟油脂製成翅膀，高飛入雲，因距太陽太近，油脂溶化，乃墮海而死。）這樣的真真的命名，在那裏，

「海上的濤聲依然迴宕着一個勇敢的嘗試」呢。

鵝湖(Goose Pond)，較小，在我去弗靈茨湖的中途；美港，說是康考特河的一個氾濫區，面積有七十畝，在西南面一哩之處；白湖，大約四十畝面積，在美港過去一哩半之處。這便是我的湖區。這些，再加上康考特河，是我的水利；日繼以夜，一年復一年，他們幫了我送去的米糧。

自從樵夫，鐵路，和我自己沽辱了華爾騰以後，那最動人的，即使不是所有這些湖沼中最美麗的一個，最動人的要算白湖，林中之珠寶了吧；名稱太平凡了，也很可憐，那來源大約是由於水的純潔，或許由於沙粒的顏色。這些和華爾騰一比，相當像學生兄弟，但祇略遜一籌。牠們是這樣地相似，你會說牠們一定在地下是接連的。同樣的圓石的湖岸，水色亦同。像華爾騰，在大伏天，穿過森林望一些不是頂深的湖灣的時候一樣，湖底的反映給水波一種霧濛的青藍的，或者說海藍的色彩。許多年前，我常到那裏去車回沙礫來製成沙紙，後來我還是一直前去玩，常去玩的人就想稱牠新綠湖(Vird Lake)。也許還可以稱牠黃松湖(Yellow Pine Lake)，由於下面的理由。大約在十五年之前吧，你去了還可以看到一枝蒼松的頂。這一種松樹有人是稱之為黃松的，牠雖不是專門的一科植物。這枝松樹伸出在

湖的深水之上，離岸有幾「洛特」。所以，甚至有人說，這個湖是在沉下去了，這一枝松樹還是以前在這地方底原始森林的殘遺，這話還在一七九二年就有人說起，在麻省歷史學會藏書庫中，有一個麻省公民寫過一部「康、及特鎮志」，在那裏面，作者談到了華爾騰和白湖之後，接着說，「在白湖之中，水降低之後，可以看到一枝樹，好像牠原來就是生長在這裏的，雖然牠的根是在水面之下五十尺的深處，這枝樹是早已折斷了，在這折斷的地方底樹頂直徑，計十四吋。」一八四九年春天我跟一個住在蘇特倍利，最靠近這湖沼的人談過一次話，他告訴我十年或十五年之前把這枝樹拿走的正是他自己。據他所能記得的是，這樹離湖岸十二至十五「洛特」，那裏的水有三、四十尺深。還是冬天，上午他取冰，決定下午由他的鄰居來幫助，把這老黃松取去。他鋸去了一大塊冰，直鋸到岸邊，然後動用了牛來拖樹，打算把牠拔起，拖到冰上；可是還沒有進行得很久，他驚異地發現，拔起的是相反的一頭，那些樹枝都是向下的，而那些小樺枝都緊緊地抓住了沙灘。較大的一端直徑有一呎，原來他希望得到一些可以鋸開的木料，可是樹幹已經腐爛得連柴火都不能燒了。那時候，他家裏還留著一點，在底部還有斧痕和啄木鳥的痕跡。他以為這是湖岸上的一枝死樹，後來給風吹倒，架在湖上了，然後，樹頂漲滿了水，底部還是乾燥的，因此也較輕，滯入水中之後就顛倒過來了。他的八十歲的父親都不記得這枝黃松是什麼時候不見的。湖底還可以見到一些很

大的木料，却因爲水的波動，牠們像一些蜿蜒的巨大的水蛇。

這一個湖難得給船隻沾污，因爲其中很少吸引漁夫的生物。也沒有白荷花，牠需要污泥，也沒有一般的蕹蒲，在那純潔的水中，稀少地生長着藍蕹蒲（*Iris versicolor*），長在整個湖岸底的圓石上，而六月中，鳴禽飛來了，那藍色的草和藍色的花，特別是牠們的反光，和那海藍色的水波真是異常地和諧。

白湖和華爾騰是在大地表面上的兩個大水晶，牠們是光耀的湖，如果牠們是永遠地凍結了的，而且又小巧玲瓏，可以執取的，也許牠們已經給奴隸們拿了去，像寶石一樣，點綴在國皇的皇冠上了；可是，是液體，也很飽滿，所以永遠保留給我們和我們的子孫了，我們拋棄了牠們，去追求可希諾（Kohinoor）世界最大鑽石，現爲英國皇冠上珍飾）的大鑽石了，牠們真是太純潔，不能有市場價格，他們不染污。牠們比我們的生命更美得多，牠們比我們的性格更透明得多！我們從不知道牠們的卑賤，和農家門前，鴨子游泳的池塘一比較，牠們又不知秀麗了多少！清潔的野鴨到了這裏來。人類沒有一個能够欣賞她，大自然，鳥的羽毛和樂音，是和花朵諧和的，可是哪裏有少年或少女，配得上華麗無比的大自然底奔放的美？她獨立繁茂，離他們居住的鄉鎮還是迢遠的。說什麼天堂！你侮辱了大地。



## 倍克田莊

有時我徜徉在松林下，牠們矗立像一座座廟宇，或者像海上一個一切配備俱齊的艦隊。波浪形的權枝，飄飄的陽光，這樣的和柔，碧綠的濃蔭，便是奧羅依德教徒（Druid）爲勃列顯人與高盧人的古宗教，也要放棄了牠們的橡樹，到牠們的下面來頂禮膜拜的；有時我跑到了薜蘿芙湖邊的杉樹林下，看那參天大樹上罩着灰白色的覆盆子，牠們糾纏得越來越高，便是把牠們移植到伏爾哈拉（Valhalla）日耳曼神話中，諸神所居之山峯去，都毫無愧色，而杜松的籬蔓，纒纒結着菓實，鋪在地上；有時，我還跑到沼澤地區去，那裏的苔蘚像花樣一樣從虎尾絨上垂懸下來，一些菌茸，牠們是沼澤諸神的圓桌，攤設在地面，另一美麗的香蕈，像蝴蝶或貝壳，點綴在樹根；在那裏淡紅的石竹和山茶萸生長着，紅紅的赤楊葉像妖怪的眼睛似的閃亮，細臘工在最堅硬的樹上也刻下了深槽而帶皺了牠們，野冬青的菓實美得更使人看到了流連忘返；此外還有許許多不知名的繁葉眩耀他，引誘他，卻太美了，不是人類應該嗜味的。我並沒有去訪問學者，我訪問了某一枝某一枝樹，在附近一帶也是稀有的樹木，或者是站在什麼遠遠的牧場中央的，或者在一個森林或沼澤的深處的，或者在一個山頂上。

的；譬如黑楊樹，我就看到一些好標本了，直徑有兩尺那樣大；還有牠們的表親黃楊，寬弛地穿著金色的外皮，像前述的一種一樣地散發出香味來，又如山毛櫸，有這樣清潔的樹幹，美麗地繪畫着苔蘚之色。任何一個部份都美妙的，在這鄉鎮一帶，我知道祇有一個小小的林子，樹身也不頂大，據說是一些鴿子，因為嚼過山毛櫸的葉實，才播種了種籽的；當你劈開樹木的時候，銀色的細粒閃閃發光，還真是值得鑑賞的；還有，菩提；還有，棟材；還有，*Celtis occidentalis*，不妨說假楊樹，那就祇有一枝是長得好好的；還有作鋸拔的槍杆用的高高的松樹，以及作木瓦用的；還有比一般松樹更美妙的我們北美的洋松，像一個寶塔一樣矗立在森林中；還有許多別的，我卻也說不上來了。在夏天和冬天，我訪問的便是這一些神廟。

有一次巧極了，我就站在一條虹的橋樑上，這條虹罩在大氣的下層，給蕪草都染上了顏色，使我眩暈，好像我在透視過一個彩色的晶體。這裏成了一個虹光的湖泊，片刻之間，我生活得像一個海豚。要是牠維持得更長久一些，那色彩也許永遠染在我的事業與生命上了。而當我在鐵路堤道上行走的時候，我常常驚奇地看到我的影子週圍，有一個光輪，不免自以為也是一個聖者了。有一個訪客告訴我，那些愛爾蘭人的影子週圍並沒有這種光輪，祇有土生的人才有這特殊的標識。班文鈕托·采廉尼 [Benvenuto Cellini] 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雕

到家，著有自傳一部）在他的迴憶錄中告訴過我們，當他在聖·安琪羅的宮堡中緊閉的時候，他做過一個可怕的夢，或幻景，之後就有一個光亮的圓輪罩在他自己的影子的頭上了，不論是黎明或黃昏，不論他是在意大利或法蘭西；尤其在草上有露珠的時候，那光輪更清楚。這大約跟我說起的是同樣的現象，在早晨，牠看得特別清楚，但其餘的時間，甚至在月光底下，都可以看到。雖然經常都是如此的，但一般都沒有受注意，在采羅尼那樣想像力豐富的人，自然又不免成了迷信的基礎。他還說，他祇肯指點給少數人看，可是，知道他們自己有着這種光輪的人，難道真是卓越的嗎？

有一個下午我到美港上去釣魚，彌補我的窘迫的菜蔬。我沿路經過了快樂草地（Pleasant Meadow），牠和倍克田莊（Baker Farm）是接連的，曾經有個詩人，歌唱道：一個僻隱的地方，這樣開頭的，——

「入口是個愉快的田野，

那裏有些生苔的菓樹，

釀出一道紅雲似的溪，



那水中有閃滑的水魚，  
還有水銀似的鱸魚刺，

跳躍來去。」

到華爾騰住之前，我想到過，在這裏生活，我一鈞「過一些蘋果，跳過那道溪流，恐嚇了水魚和鱸魚。就在這樣的一個下午，在一點鐘光景，我就覺得牠實在是在太漫長了，可以發生許多事件的呢，一大部份可以用在大自然界的生活中間的，但是等到我開始，牠已經過却了一半，在途中，下了淋雨，使我不不得不在一枝松樹下躲了半小時雨，在我的頭頂，架上一些樹枝，再用手帕當我的蓆帳，最後半身都濕透了，我在梭魚的水草上放下了釣絲，突然發現我自己在一塊烏雲中間，雷霆已開始這樣沉重地擂響，我除了聽他，沒有別的法子了。我想，天上的諸神真驕傲，要用這又形的閃光來迫害一個可憐的沒有武裝的漁人，我趕緊奔到最近一個茅屋中去躲，那裏離我，無論那一條路，都是半里，牠倒是跟牠來得近些，很久以來就沒有人在那裏住：

「這裏是詩人所建，

在他完成的那年，

看這小小的木屨，  
也在趨向着毀滅。」

繆斯女神如此寓言。可是到了那裏，我看到，現在住着一個愛爾蘭人，叫約翰·斐爾特，和他的妻子和好幾個孩子，大的有寬闊的臉龐，已經在幫他父親做工了，他也從沼澤中奔回家來隸爾，小的嬰孩一臉皺紋，像先知一樣，有個圓錐形的腦袋，坐在位父親的膝蓋上像坐在貴族的宮廷中。現在從他那個又潮濕，又飢餓的家裏好奇地望着陌生人，自然這是一個嬰孩的權利，他卻不知道自己是在貴族世家的最後一代，他是世界的希望，世界注目的中心，並不是什麼約翰·斐爾特的可憐的，飢餓的小子，我們同坐在比較不漏水的屋脊下，而外面大雨又大雷。我從前就在這裏坐過多少次了，那時載了他們這一家，飄洋到美國來的一條船還沒有造好。這個約翰·斐爾特顯然是一個老實，勤懇，可是沒辦法的人；他的妻子呢，她也是有毅力的，一連不斷地在那高高的爐子上煮飯；圓圓的，油脂的臉，露出了胸，還在夢想有一天要過好日子呢；手中從來不放下抹布，可是沒有一處看得到鞋發生的作用，小雞也隸爾躲進了屋，在屋子裏像家人一樣跑來跑去，跟人類太相似了，我想：煮起來也不會好吃的。鞋們站着，望入我的眼睛，故意來啄我的鞋子。同時我的主人把他的身世告訴了我，如

何他給隣近一個農夫艱苦地工作在沼澤上，如何用鐮子和沼澤地的鋤頭翻一片草地，工資是每畝十圓，報酬是利用那地上的肥料一年，而他那個有寬闊的臉龐的小兒就在父親身邊愉快地工作，并不知道他父親接洽的是何等惡劣的交易。我想用我的經驗來幫助他，告訴他我們是近鄰，我呢，也和他一樣是一個自食其力的人，到這裏來是釣魚的，看外表，好比是一個流浪人；我住在一座緊小的，光亮的，乾淨的屋子裏，那造價可並不比他租用這破房子一年的租費大；如果他願意的話，如何他也能夠在一兩個月之內，給他自已造起一座皇宮來；我是不喝茶，不喝咖啡，不吃牛油，不喝牛奶，也不吃鮮肉的，因此我不必爲了牠們的緣故而工作；因爲我不必用力工作，我也不必拚命吃，所以我的伙食費數目很小；可是因爲他一開始就要茶，咖啡，牛油，牛奶，牛肉，他不得不拚命工作來付這支出，他越拚命地工作，就越要吃得更多，以彌補他身體上的消耗，——結果開支越來越大，而日子越來越長，而那大的却比那長的更利害，因此他不能滿足，而一生卻這樣消耗在裏面了，然而他還認爲，到美國來是大好一件事體，在這裏你每天可以吃到茶，咖啡和肉。可是那真正的唯一的美國應該是這樣一個國家，你可以自由地過一種生活方式，沒有這些食物也能過得好，在這個國家裏，並不需要強迫你支持奴隸制度，不需要你來獲一個戰爭，也不需要你付一筆間接或直接因爲這一類事情而付的額外費用。我故意這樣跟他說，把他當成一個哲學家，或者說，當他是希

望做一個哲學家的。我很願意讓這片草原荒蕪下去，如果這是因為人類開始要贖罪，而後有了這樣的結局的。一個人不必去讀了歷史，才明白什麼文化對他自已最有益。可是，唉，一個愛爾蘭人的文化是用一柄沼澤地帶的鋤鏟似的觀念來開發的事業。我告訴他，既然在沼澤上拚命做苦工，他必須有厚鞋子，堅固衣服，我却只穿薄底鞋和薄衣服，價值還不到他的一半，在他看來我倒是穿得衣冠楚楚，像一個紳士（事實上卻不是那樣的一回事），而我可以不化什麼力氣，在一兩小時內，我如果高興的話，捕捉一兩天內够吃的魚，或者賺下够我一星期化費的錢。如果他和他的家庭可以簡單地生活，他們可以整個夏天，揀拾糞草，以此為樂。聽到這話，約翰就長嘆一聲，他的妻子背着手瞪着我，似乎他們都在考慮，他們有沒有足够的資金來開始這樣的生活，計算起來，够不够他們這樣過下去。他們用算盤來航行，也不知怎樣可以到達他們的港岸；於是我揣想到了，他們却還是會勇敢地生活他們自己的那個方式的，面對生活，竭力奮鬥，却沒法鑽入生活的大柱子，變開牠，擊倒牠；——他們想到刻苦地對付生活，那多刺的薊草一樣的生活。可是他們是在非常的劣勢下面戰鬥的，——生活，唉，約翰，斐爾特啊！不要計算，你這樣失敗了的。

「你釣過魚嗎？」我問。「啊，釣過，有時我騎臥在湖邊，釣過一堆來，我釣到過很好的鱸魚。」「你用什麼釣餌！」「我用魚蟲釣鱸魚，又用銀魚為餌釣鱸魚。」「你現在可以

去了，約翰，」他的妻子容光煥發地說；可是約翰隨聲。

淋雨已經過去了，東面的林上一道長虹，預許了美好的黃昏；我就辭別了。已經走了，我又問他們要一杯水喝，希望看一看井的底奧，完成我這一番調查；可是，井是淺的，流沙一樣，繩子是斷的，桶子是破的，那時，最合適的一隻鑿穿的杯子找了出來，水似乎蒸溜了，經幾商議，拖延再三，最後杯子遞到渴飲人的手上，既不冷不熱，又混濁不堪。我想，是這樣的髒水在支持這幾條生命，就很巧妙地把一些灰塵搖到一旁，我很慚愧地喝下了一大口，暢飲一番。在這類事情的態度上，我是不苛求的。

在我離開了這愛爾蘭人的屋脊，雨後又跨到湖邊，急於去捕捉梭魚，跨過了草原上的積水，泥坑，沼澤區的窟窿，這些荒涼，野曠的土地，突然開有一個瑣碎的思想，我想不到知是一些什麼人在上學堂，進大學；可是在我下了山，向了紅霞的西方奔跑，一條長虹挑在我的肩上，微弱的鈴聲經過了明澈的空氣，傳入我的耳中，我又不知道從那兒聽到我的良善的創造力在說話了，——天天遠遠地去漁獵，——越遠越好，地域越寬廣越好，——在許許多多的溪邊，許許多人家的爐邊休息，不要再耽誤。記得你年輕時候的創造者。黎明之前，就無憂無慮地起來吧，出發探險去。讓正午看到你，已經在另一個湖邊，夜來時，到處以為家。不會有更廣大的土地了，也不會有更值得的遊戲了。按照你的天性，狂放地生活，好比

那蘆葦和羊齒，是永遠不會變成英國乾草的啊。讓雷霆咆哮；對稼穡有害，這又有什麼關係呢？這不是給你的訊息。他們躲在車下，木屋下，你可以躲在雲中。你不要再以行業為生，應該以遊戲為生。欣賞大地，可不要想去佔有。由於缺少進取心和信心，人們在買進賣出，奴隸一樣過生活。

啊，倍克田莊！

「小小燦爛的陽光

是種最富麗的元素底風景。」。

「在你鋪鉄軌的牧場上

沒有人會奔跑，狂獸的。」。

「沒有人跟你辯論

那些並不困惑你的問題，

初見時就這樣溫存，

你的平原穿上了紅色的斜紋。」\*

「愛者來，

憎者亦來，

電傷之子，

和火藥案主角 [ Guy Faux 英國火藥陰謀案支持者，有奇怪肖像。 ]

把陰謀者吊死

樹木的粗臂上。」

人們，馴服地，從隔壁的田地或街上，回家來過夜，他們的家裏響着步伐聲，他們的生命，一再呼吸着自己的呼吸，因而憔悴了；晨夕之間，他們的影子還比他們走得遠。我們應該從遠方，從驚奇，從危險，每天都從一個發現，帶了新經驗，新性格而回家來。

我還沒有到湖邊，一些新的衝動把約翰·斐爾特拖了出來，變了心思，日落以前不再去沼澤中工作了。可是他，可憐的人，只捕捉到一兩條，我卻有了一長串，他說這是他的命運，而我們換了座位之後，命運也換了座位了。可憐的約翰·斐爾特！——我想他是不會贖

到這一段話的，除非他真的有了進步，——他忽在這原始似的新土地上用傳統的老方法來生活，——用銀魚來釣鱸魚。有時，我承認，這是好釣餌。這地平緩全屬於他，他卻是一個窮人，生來就窮，承繼了愛爾蘭的貧困，或貧窮的一生，還承繼了應當的老祖母底泥濘的生活方式，終不能昇到這世界上來，無論是他或是他的後裔，除非他們的腳在泥沼中的腳拔到了脛骨之上。





## 更高的規律

當我穿清樹林，攜着一串魚，拖着釣竿，回家的時候，天色已經黑下來了，我瞥見一隻山獾偷偷地溜過我的小腿，就感到了一陣奇怪的，野蠻底喜悅的，震抖，被強烈地引誘了，要想把牠抓住，把牠生吞下肚；那時我并不餓，祇因為牠代表了這樣的野性。我在湖上生活的時候，有一兩次，發現我在林中奔跑，像一條半飢餓的獵犬，自暴自棄得奇怪，要覺一些可以吞食的鹿肉，而任何獸肉我都敢吞食。最野性的場面跟我不可言喻地相近。我在我內心發現過，而且繼續還在發現，我有一種向更高的生活，或者說，向更高的精神生活追求底本能，那卻是許多人都曾感覺到的，但另外我還追求一種原始的標準和野性的生活，這兩者我都尊敬。我愛野性，不下於我愛良善。在釣魚中有那種野性和冒險性，這更推薦了我，要我向牠們追求。我願意我能夠有時候與生命合流，像野獸一樣地過我的歲月。這一種興奮感，也許，得感謝我年輕時候，我釣過魚，打過獵，這使我和大自然有了親密的往還。漁獵從早年起，就把我們介紹給野景，把我們安置在那裏，要不然，在這樣的年齡，我們是無法結識得到的。漁夫，獵戶，樵夫，等等的人終身在大地與山林中度過，特殊地說來，他們

已是大自然界的一部份，他們的情緒更適宜於觀察大自然，比詩人和哲學家都更適宜，因為後者是帶着期待的情緒前去觀察的。大自然不怕展覽她自己。草原上的旅行家自然而然地成了獵戶，在米蘇里和哥倫比亞水源的人成了設陷阱者，而在雪·瑪麗大瀑布那兒的人成了漁夫。僅僅是一個旅行家的一種人得到的祇是第二手的智識，不完備的智識，祇是一個可憐的權威。我們最發生興趣的，是當科學報告了我們，這些人已經實踐地，本能地知道了一些什麼，因為祇有這樣才屬於人類，記錄了人類的經驗。

那些人說北方佬只有很少娛樂，因為北方佬假期既少，男人和小孩玩的遊戲又沒有像英國那樣的，他們的的話錯了，因為在我們這裏，更原始，更寂寞底漁獵的娛樂還沒有讓位給那一些遊戲。幾乎每一個跟我同時代的新英倫兒童，在十歲到十四歲中間，都擲過獵槍；而他的漁獵之地，不像英國貴族劃定了限界，甚至比野蠻人還要廣大得多。所以，這就不足為奇了，他不常到公共場所來遊戲。可是，現在的情形卻已經有了變化，並不因為屬於人類的人來得多了，而是因為飛禽漸漸地減少了，也許獵者反而是被獵的動物底好朋友，這一點即在人類社會中，也不是例外。

況且在湖邊的時候，我有時是希望捕獲了魚來換換我的口味的。我確實像第一個捕魚人一樣的，由於需要的緣故。什麼人道的話，儘管我咒出來反對捕魚，全是虛構，不過屬於我

的哲學，卻並不屬於我的情感。這裏我祇說到捕魚。因為很久以來，我對於打鳥的看法已經不同，還在我到林中來之前，就賣掉了我的獵鎗。不是我為人比別人殘忍，可是我一點不感到我的心腸有什麼惻隱。我既不可憐魚，也不可憐蟲子。這已成了習慣。至于打鳥，我措一管獵鎗的最後那一年，我稱稱我在研究飛鳥學，我找的只是不經見的珍奇之鳥。可是我承認，現在我覺得有更好的的一種研究飛鳥的方式。你得這樣嚴密仔細地觀察飛鳥的習慣啊，就祇這樣的一個理由，已經可以讓我取消獵鎗了。然而，不管人們怎樣模誣人道，來反對，我還是不得不憐的，有沒有更有價值的娛樂與運動，能够代替了牠的；當一些朋友們不安地探問我的意見，不應該讓孩子們去打獵，我總是回答，應該。——因為我想起這是我的教育中最好的一部份，——使他們成爲獵者，自然，先得使他們成爲，可能的話，運動健將，然後使他們成爲偉大的獵者，這樣他們將來就會覺得，在這個或任何曠野上獵人或釣人底遊戲，實在是太沒有意思了。說到這裏，我同意喬叟(Geoffrey Chaucer 英國詩人)的尼姑的意見，她

「沒有聽到過老母鸚說

獵者並不是聖潔的人。」

在個人與種族的歷史中都曾經有過一個時期，那時候獵者被稱頌為「最好的人」，正如阿爾貢斯（Algonquins）稱呼過他們。我們不能不替一個沒有放射過一槍的孩子可憐；他不再是人了，當他的教育被這樣地忽視。對那些性情沉迷在這上面的少年，我已經說了這樣的話了，我相信他們將來會超越了這種性情的。還沒有一個人，無思無慮地過了他的兒童年齡之後，隨意地殺死任何生物的，因為在生物中，有著跟他一樣的生命。兔子到了末路，呼喊得真像一個小孩。我警告你們，母親們，我的同情漁獵並不是跟愛人類有著區別的。

青年底接近森林，接近他身體之內最有創造的一部份，往往通過這個方式。他到那裏去，先是作為一個獵者，一個漁夫的，到後來，如果他身體之內已播有更善良的生命的種子，他發覺了他的正當的目標，也許變成詩人，也許變成自然科學家，就把他的獵鎗和漁池拋諸腦後了。這一件事上，人類羣衆却還是年輕的，且永遠是年輕的。有些國內，打獵的牧師是常見的現象。他也許可以成爲一個牧羊人的好獵犬，却自然不能成爲一個良善的牧羊人。我還奇怪着呢，除了伐木，挖冰之類事體之外，還能够把我的市民同胞，無論他是孩子或是父親，吸引到華爾騰湖上來停留半天的，只有這一個例外，便是釣魚。一般地說來，他們並不認爲他們很幸運，或者認爲這半天過得值得，除非他們得到了長長一串的魚，雖然他們已經得到了這樣的好機會，全部時間他們可以觀賞湖上風光。他們去垂釣一千次，然後

這種垂釣的洗滌見解能够沉到湖底，給他們純粹的目標；可是無疑問的，這樣的淨化過程將永遠地繼續下去。州長和議員們對於湖沼的記憶已經很微弱了，因為這是在軍年時代，他們曾經去釣過魚；現在他們太老了，又太莊嚴了，怎末還能釣魚去。因此他們永遠不再知道轉了。然而，他們居然還希望到天堂中去。如果他們立法，主要是規定那裏准許多少隻釣鉤；但是，他們不知道那釣鉤之中的釣鉤，釣起的是湖上風光，立法也成爲了釣餌了。可見，在文明社會中，胚胎之中的人是要經過一個漁獵的發展階段的。

近年來，我已經一再地發覺，我每釣一次魚，總覺得我的自尊又降落了一些。我曾試又嘗試。我有垂釣的技巧，像我的同伴們一樣，又有垂釣的本能，一再促使我釣魚去，可是等到我這樣做了，我就覺得，我還是不釣魚來得更好些。我想，我並沒弄錯，這是一個暗示，黎明的微光，也是這樣的。無疑問的，這一種本能是屬於我身體之內底較劣的一種；然而每一年，我的捕魚興趣都減少了一點兒，雖然人道觀點都增加了一點兒，甚至智慧都增加了；目前我已經不再是漁人。可是我知道，如果我又生活在曠野中，我還是會給引誘去。再成爲熱烈的漁夫和獵者的。因爲這一種食品以及所有的肉食，基本上是不乾淨的，我開始管家以來，我就注意到這方面了；往往我們化費得很大，每天儀表要穿著外表上清潔而可敬，管理得房屋甜蜜而自由，沒有惡臭和難看的景像。好在我身兼屠夫、下灶、廚師，又兼那吃一

這道餐肴的老爺，所以我說起話來，具備着頗不尋常的全部經驗。在我的情形裏，反對吃獸肉的主要理由是因為牠不乾淨；況且在捉了，洗了，煮了，吃了我的魚之後，基本上我也不覺得牠營養了我。既不足道，又無必要，耗資卻又太大。一塊小麵包，一些甘薯就很可能了，既少麻煩，又不耽擱。像我的許多同時代人一樣，我已經好幾年來，難得吃獸肉，或茶，或咖啡，等等了；不是因為我找出了牠們的缺點來，祇不過因為牠們的想像跟我不合適。對於獸肉有反感，不是經驗的結果，祇是本能的原因。能够生活得卑賤，刻苦，在許多地方都顯得更美；雖然我並不會做到，至少已做到了使我的想像能滿意的地步。我是很相信的，每一個人，祇要是熱心於保存他的更高級的，詩意的官能，要把牠們保存在很好的狀態中的，就必然特別地要避免獸肉，還要避免許多別種的食物。昆蟲學家認為還是值得注意的事實，——我從吉爾貝（Kirby）、和斯班司（Spence）那兒看到的。——「在最完美狀態之中的昆蟲，雖有飲食的器官，卻用不着牠們，」他們這樣歸納為「一個一般性的規則，在最完美狀態中的昆蟲吃得比牠們的蛹蟲時代少許多，營養的蛹蟲一變而為蝴蝶，」……

「食葵的蛆蟲一變而為蒼蠅之後，」只要有一兩滴蜜或其他甘洌的液體，就很滿足了。蝴蝶翅下的腹部還是蛹蟲的形狀。這一點睛眼是昆蟲殘殺底由來。大食國王還是蛹蟲狀態中的人；有的是這種狀態的國家，這種國家沒有幻想，沒有想像力，祇有一個辜負了牠們的大肚

皮。

要準備，并賣出這樣簡單，這樣清潔，不至於觸犯了想像力的食物是很難的一件事；我想，祇要餓得身體就行；想像力和身體應該坐在同一張食桌上。也許還是可以做到的。有限度地吃些水果，不必因此而替胃腸感到羞恥，也不會阻礙了我們最有價值的追求。可是在你的餐中，放了更多一點兒的話，這就可以毒害你了。庖廚奢侈是不值得的。有許多人，要是給人家看到親手在煮一頓美食，不論是葷的，素的，總是羞形於色的，其實每一天都有別人在替他煮這樣的美食呢。除非這種情形改變過來，我們並無文明可言，即使是紳士淑女，還不是真的男人和真的女人。這裏自然已建議了怎末樣的改變。為什麼想像力不宜于獸肉和脂肪，這種問題是不必問的。我知道牠不相宜就很滿足了。說人是一種肉食動物，這可不是一個責備嗎？是的，把別的動物當作犧牲品之後，他多半能活了，事實上牠的確活下去了；可是，這是一個悲慘的方式。——任何捉過兔子，殺過羊子的人都知道的，——如果有人能教育人類，把人類局限於更健康，更無惡的食譜中，他應當是人類中的恩人。不管我自己實踐的結果如何，我一點不懷疑，這是人類命運的一部份，他必須在逐漸的進步中，把吃獸肉的習慣淘汰掉，必然是如此的，就像野蠻人，當他們和較文明的人接觸多了之後，把人吃人淘汰掉了一樣。



如果一個人能傾聽他的創造力底最微弱，卻最恆久的聲音，那聲音所說的話當然全部是對的，他都還不會知道牠將要領導了他，走到怎樣的極端，甚至走到怎樣地瘋狂的中間去，可是漸漸的，他變得更堅決，更有信心了，牠將要帶領了他，走上他的一條路。一個健康的人的內心祇要有微弱的反對意見，便戰勝一切雜辯，以及一切人間的習俗。卻從沒有人追隨過他的創造力，祇在輪帶領他上歧途的時候，偏偏又聽從了。結果不免是體力衰弱，然而也許沒有人會說這是一個遺憾，因為這些生活是遵循了更高級的規律的。如果是這樣的白天和黑夜，你愉樂地迎接了牠們的，生活中揮發出了一種香味來，像鮮花和香草一樣，生命更有彈性，更加繁星，更加不朽，——這就是你的成切。一切自然界都慶賀你，你很有理由時時來祝禱你自己。大德和最可珍貴的事物往往受不到人們的讚賞。即使牠們存在，我們還要懷疑。很快，我們就忘記了牠們。牠們卻是最高的藝術。也許最驚人的，最真實的事實，從沒有在人與人間交流。我的每天的生命底最真實的收穫，也彷彿朝霞，晚霞，同樣地不可捉摸。不可言傳。我得到的祇是一點兒星光，我抓住的祇是一段虹彩而已。

然而我這個人絕對不是苛求的；一隻糞得五味調和的磨鼠，如果是我非吃不可的，我也可以吃下去。我很高興，有這末長久了，我祇喝白開水，那理由正如我愛好自然的天空，遠勝於吸食鴉片煙底吞雲吐霧一樣。我歡喜經常地清醒着；然而陶醉的程度真是無窮的啊。我

相信一個聰明人的唯一的食料是白開水；酒不是怎樣高貴的液體；試想一杯熱咖啡，就可以搗毀黎明的希望，一杯熱茶，又可以把晚上的美夢破壞！啊，受到牠們的誘惑之後，我曾經如何地墮落過。甚至音樂也可以使人醉倒。就是這一些微小的原因，毀滅了希臘和羅馬，將來還要毀滅英國和法國。一切醉人的事物之中，誰不願意爲他呼吸的新鮮空氣迷醉呢？我反對長時間的窮凶極惡做工的理由是牠強迫我也窮凶極惡地吃、喝。可是，說實話，這方面，近來我似乎也不是例外了。我沒有把宗教帶到餐桌上，我也不求祝福，這卻不是因爲我更加聰明了，我不能不從實招出來，雖然我是遺憾得很，一年年地我也更加窮凶極惡了，更加冷淡了。也許，祇有年輕人關心這一些問題，就像詩歌一樣。我的寶鏡看不見在哪兒，我的意見卻寫在這裏。我並不覺得我是吠陀經典上說的那種特種階級，牠說過：「於萬物主宰有大信心者，可以吃一切存在之事物，」這是說他可以不用問，吃的是什麼，是誰給他預備的；然而，就是他們的情形，也有這一點不能不提，一個印度的註釋家說過，吠陀經典是把這一個特種，限制在「患難時期」的。

誰沒有吃得津津有味，而胃囊卻一無所獲？我曾經欣然想到，我應該感謝一般的所謂知識，我於這種所謂知識，也略有所知，我的舌苔也能加以辨識，坐在小山上吃蔬菜，我感覺到牠們營養了我的創造力。「心不在焉，」曾子說過，「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

味。能知道食物的臭味的人不能稱為饕餮；否則便祇是饕餮。一個清教徒可能狂吞他的麵包皮屑，正如一個州市要狂吞甲魚。食物入口不足於沾辱一個人，但他的胃口卻足於沾辱他。問題不在量，不在質，而在感官之知味；食物常常不是爲了養活我們的動物生命而吃的，常常不是爲了興奮我們的精神生活而吃的，食物常常是爲我們肚皮裏的蛆蟲而吃的。一個獵者愛吃烏龜，鷹鼠或其他野蠻的食物，一個漂亮太太愛吃小牛腳的凍肉，或海外的鯊丁魚，他們是一樣的。他到湖邊去，她到她的儲藏罐頭旁。使人驚奇的是他們，你，我，怎樣過着如此非食的禽獸生活，祇是吃吃喝喝。

我們的整個生命卻驚人地富於德性。善惡之間，從無一瞬的休戰。善是唯一不會失敗的投資。在全世界爲之振鳴的豎琴音樂聲中，善的主題給我們以欣喜。這豎琴，好比宇宙保險公司裏的旅行乘客，宣述牠的規律，我們的小小善行是我們付出的全部保險費。雖然年輕人到了將來，也要冷淡下去，宇宙的規律卻是不會冷淡的，永遠地穩和敏感的人士站在一起。從和風中聽聲音，那中間一定有譴責之辭，而聽不到的人是不幸福的。我們手觸一根弦，移動一個琴閘的時候，德性已經刺穿了我們，訂正了我們。試發怪聲，在遠處聽來，還是像音樂，對於我們的生活，還真是一個驕傲而甜蜜的諷刺。

我們知道我們身體內，有一隻野獸，當我們的更高級的天性沉沉欲睡了，牠就跑出來。

這是官能的，毒蛇一樣的；好像一些蟲子，便在我們活著，而且很康健的時候，牠們也寄生在我們身體之內。我們能管開牠，卻不能改變牠的天性。我怕牠自己也很壯健；而我們可以很良善，卻永遠不得純粹。那天我揀起了一隻野豬的顛骨來，雪白的牙齒和外角，還說明了精神生活之外，還有一種動物性的康健和精力。這東西是從節慾和純潔這些以外的方法中得到的。「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孟子說，「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如果我們守着純潔，誰知道結果將是何等樣的生命？如與我知道有這樣聰明的一個人，能教我純潔的，我一定要去找他了。「能够控制我們的熱情，和身體的外在的官能，和行動，照吠陀經典說，是獲得神的贊許底不可少的條件。」假以時日，精神是能够控制身體上的每一個官能每一個部份，把外表上最粗俗的感性轉化為純潔與虔誠的。放縱了生殖的精力，使我們荒淫而不潔，剋制了牠，使我們精力盪盪而鼓舞。貞潔是人的花朵；創造力，英雄主義，神聖，等等是牠的各種菓實。當純潔的海峽暢通了，人便立刻奔流到了上帝那裏。一忽兒，我們於純潔鼓舞了，一忽兒，我們的不潔使我們沮喪。自知身體之內的獸性在一天天地死去，而神性在一天天地生長底人受到了祝福，人和劣等的獸性結合了，只有羞慚。我擔心我們非神亦非半神，而只是芬恩（Faun）山林之神，滿恩大神外之小眾神（Satyr）和莎蒂絲斯（Satyr）亦森林中眾神。這些用獸性結合的妖怪，饕餮好色的動物，我擔心這樣時，我們的一生就是我們的恥

學。——

「這人何等快樂，斬除了腦中的林莽，把內心的羣獸驅逐到適當的地方。」

能利用他的馬，羊，狼，一切野獸，和牠們一比，自己決不是蠢驢一頭。

却可惜，人不單單是一羣豬羶的牧者，而且是這樣的妖魔呢，會激惱了

羣獸，使牠們狂妄失性，越來越壞。」

一切的淫慾，雖然有許多形態，卻祇是一個東西；一切純潔也祇是一個東西。一個人淫慾地飲，食，淫慾地夫婦同居，或淫慾地睡覺，祇是一回事。牠們屬於同一胃口，我們祇要看到一個人幹這些中間的一件事情就能够知道他是何等的好色大王。不潔和純潔是不能一起站立一起就座的。我們只要在蛇洞的一頭打牠一下，牠就顯露在另一頭了。如果你要貞節，

你必須有節制。什麼是貞節呢？一個人怎末知道他是貞節的呢？他不能知道。我們聽說過，但不知道牠是怎樣的。我們依照我們聽到的傳說來傳說牠。從力行之中，來到了智慧 and 純潔；從馬虎中，無知與淫慾。在乎一個學生，淫慾是指他的心智中的懶惰習慣，一個不潔的人往往是一個馬馬虎虎的人，太陽照耀着，他卻在烤火，沒有疲倦就要休息。如果你要避免不潔，和一切的罪惡，熱忱地工作吧，即使是打掃馬廐。天性難於克制，但必須克制天性。如果你比一個異教徒還不夠純潔，就算你是基督徒，又怎樣呢？如果你不能否定你自己，如果你並不比一個異教徒更虔敬？我知道有很多宗教制度是重視異教的，但一提到異教，讀者就羞愧了，我知道很多宗教制度要我們作新的努力，雖然要努力的祇不過是勵行正義。

說着這些話，我也遲疑了，但並不是由於主題，——我也不管我的用字是何等萎頓，——我覺得越說這些話，越覺得我自己的不潔。我們常常對於一種淫慾的形式無所忌憚地暢談了。却對於另一種閉口無言。我們已經太墮落了，所以不能把人類天性的必須工作來簡單地談論。在最早的時代，在許多國內，已經每一樣工作都尊敬地談論了，而且被訂立了法律。印度的立法者絲毫不是瑣碎的，雖然近代人覺得大不以爲然。他教人如何飲，食，同居，如何解大小便，等等，把卑賤的提高了，並不把牠們作爲瑣碎之事，推諉不談。

每一個人都是一個聖廟的建築師，他的身體是他的聖廟，在裏面，他用自己的方式來編

敬他的神，他即使另外去琢鑿大理石，他還是有自己的稟賦與神的。我們都是彫刻家與畫家，我們的血，肉，骨骼是我們的材料。使一個人的自己的形態有所改善，這裏立刻便開始了崇高，任何卑俗或淫慾立刻使他變成禽獸。

有一個九月的黃昏，約翰·麥爾末做了一天工作之後，坐在他的門口，他的心理多少還奔馳在他的工作上。洗澡之後，他坐下來給他的習性一番休息。這是一個相當寒冷的黃昏，他的一些隣人預感到霜降。他沉思不久，便聽到一枝笛聲，跟他的心理十分協調。他還在想他的工作；可是，雖然他儘想像想着，他的思想的重重却減輕了，繼續還想，却已違背了他的意志，并且這跟他的關係也很少了。這彷彿成了他的，常常在掉落的皮層屑粒。而笛子的樂音，是從一個不同於他的工作環境中吹出來的，促醒了他的一些沉睡着的官能起來工作。驢們和柔地吹掉了街道，村子，和他的生活狀態。有一個聲音對他說，——爲什麼你留在這裏，過這種卑賤的苦役生命，而一個光榮的生命明明是可能的？同樣的星星照耀着那邊的，不是這邊的大地，——可是如何從這種境况中跳出來，真真遷移到那裏去呢？他所能夠想到的祇是實踐一種新的刻苦生活，讓他的心智降入他的肉體去解救他，然後以日益增漲的敬意來敬崇他自己。

## 禽獸爲隣

有時，我釣魚時，有一個伴侶，他從城的另一面，穿過了村子，到我的屋裏來，爲吃飯而捕魚跟請客吃飯是同樣的社交工作。

隱士 我不知道這世界現在怎末啦。三小時來，我沒有聽到什麼，只不過羊齒植物上的一種蝗蟲。鴿子都睡在牠們的棲木上了，——牠們的翅膀不撲動。此刻，這是否農夫們的正午的角聲，在林子以外吹響的？農夫們要去吃煮沸了的醃肉，蘋果酒和印第安麵包了。爲什麼人們這樣煩惱他們自己？不吃不喝的人就可以不工作。不知道他們收穫有多少了？誰願意住在那種地方，狗吠得使一個人不能夠思想？呵，還有家務！要把惡魔的門上的開關擦亮，天天還要把浴盆擦亮！還是不管一個家。不如住在樹木的洞裏；你想還有早上的訪問，夜間的宴會！不過是捅啄木鳥的陷阱。啊，他們蜂擁着；那裏的太陽太熱；由我看，他們生活在相距太遠的地方。我在泉水中有水，架上有一條棕色的麵包。聽，樹木的蕭蕭聲。是什麼村中餓慌了的狗在追獵？追獵那一隻蓋說逃跑到這些森林中來了的小豬嗎？下雨後，我也見過他的足跡。近來了；我的黃櫨樹和石南在震抖了。——呢，詩人先生，是你嗎？你



覺得今天這個世界怎末樣？

詩人 看這些雲，如何地垂着啊！這就是我今天所看見的最偉大的東西了。在古畫中，在外國，都看不到這樣的雲，——除非我們是在西班牙海岸之外。這是一個眞正的地中海的天空。我想到，我總得活啊，而今天却沒有吃，所以我該去釣魚了。這是詩人最好的工作。這也是我唯一懂得的營業。去吧，我們一起去。

隱士 我不能拒絕你。我的棕色的麵包快要吃完了。我很願意馬上跟你一起去，可是我正在給一個嚴肅的問題下結論，那末，請你讓我再孤獨一會兒。可是免得耽誤你，你可以先掘出一些釣餌來。這一帶很少有能作釣餌的蚯蚓，因為土上從沒有施過肥料；這一個物種幾乎絕種了。挖掘魚餌的遊戲，跟釣魚的遊戲實在是同等的，尤其肚皮不餓的話，這一個遊戲今天你一個人去做吧。我要勸告你帶了鏟子，到那邊的落花生叢中；你看見那邊的狗尾草在搖擺嗎？我可以打賭，翻起三塊地來，你可以捉到一條蚯蚓。如果你在草根裏仔細地找，好像你是在除敗草一樣。或者，你願意走遠一些，那也不是不聰明的，因為我發現距離愈增加的時候，好的釣餌愈多。

隱士獨自地 讓我看看，我想到什麼地方了？我以為我是在這樣的心智的框中；世界喚在這樣的角度的上。是否我應該在空中釣魚？如果我立刻可以把我的沉思告一結束，難道還會

有更甜蜜的機會嗎？我幾乎已解決了事物的基本，這一生中我從沒有這樣的接近過。我恐怕我的思想，不會再回來了。如果用口笛召喚牠們，牠們會回來，我要吹口笛。有人來建議什麼的時候，這是聰明的辦法，讓我想想看，該這樣說的。我的思想一點痕跡也不留了，我也找不到路了。我在想的是什麼呢？這是一個非常深澀的日子。我還是來試一試孔夫子的三句話吧，牠們也許會恢復剛才的狀態。我不知道那是一堆垃圾呢，還是一個開始抽芽發枝的歡樂。機會是祇有一次的。

詩人 隱士，怎末啦；我不是太快了呢？我已經捉到了十三條擊的，還有幾條不全的，或者是太小的；他們捉小魚也可以；他們不會在釣鉤上顯得太大。這村子的蚯蚓真大極了；銀魚可以飽餐一頓，還碰不到這串肉針。

隱士 好的，那末，讓我們去吧。我們要不要到康考特去？如果水位不太高，那就是很好的遊戲了。

爲什麼祇是我們看到的一些事物，構成這個世界？爲什麼人祇有這樣一些禽獸做他們的鄰居；好像窟窿之中，祇有老鼠能够填充似的？我想皮爾貝公司把動物都利用得好極了，因爲那裏的動物，可以說，是負載着我們的一些思想的。

角逐在我的房中底老鼠不是平常的那種，據說牠們只出現在瘴野地方，性格野極了；村裏都是看不到的。我寄了一函給一個著名的生物學家，他對牠發生了很大的興趣。在我建築的那時候，有一頭老鼠就在我的屋子下面做了窩，而在我沒有鋪好地板，把鉋花掃出去之前，每到午飯時份，牠就到我的腳邊來吃麵包屑粒。也許牠從來沒有看見過人；我們很快就親熱起來了，牠奔過我的皮鞋，而且爬上了我的衣服。牠很容易就爬上屋側，只幾竄就上去了，像松鼠，連動作都是相似的。到後來，有一天我用肘子支在檯上，這樣地坐着，牠沿着我的袖子奔上我的衣服，轉而又轉地在放我的食物的紙邊，而我接近牠，攔阻牠，和牠玩那種藏身物後，突出以娛樂小孩底遊戲；到最後我在姆指與食指中間拿起一塊乳酪來，牠過來了，咀嚼牠了，還坐在我的手掌中，之後，擦擦牠的臉和手掌，很像蒼蠅，揚長而去。

不久就有一隻京燕來我屋中做窠；一個知更鳥在我屋側的一枝松樹上巢居着，求我保護。六月中，鷓鴣 (*Tetrao Tinbellus*) 這樣怕羞的飛鳥也帶了她的幼雛經過我的窠子，從我屋後的林中到了我的屋前，像一隻老母雞一樣，咯咯地喚她的孩子們，從她的行為看來，真是林中的老母雞。你走近了牠們，母親就發了一個信號，而牠們紛紛走散了，像一個旋風吹散了牠們一樣；牠們又真像枯葉和枯枝，好幾個旅行家，一腳踏在這些幼雛中間了，這老鳥拍翅飛走，發出那焦慮的呼號，他們看到牠的翅膀拍動，吸引他們的注意，一點也不懷疑

到牠們的鄰人。牠們的父母有時穿着牠們的便服，打滾，打旋子，忽然你不能知道牠們是什麼動物了。幼雛們蹲着，寧靜而扁平，常常把牠們的頭伸在一張葉子底下，只理睬牠們母親從遠處投來的訊號，就是你走近了牠們，也不會使牠們奔走，以至被發覺的。你甚至可以踐踏了牠們，眼睛還望牠們一會兒，可是不能發覺牠們。有幾次我把牠們放在我攤開的掌中，而牠們，服從的是牠們的母親與自己的本能，所以不覺得恐懼，也不打抖，牠們祇是蹲着。這本能是如斯完美，當我又把牠們放回去了，有一隻是由於不小心而跌下去的，可是我發現牠，跟別的還是一樣的，十分鐘之後，牠們還在原來的地方。牠們並不像其餘的幼雛一樣地羽毛未豐，牠們是發展得更成熟，比小雞還要早熟。牠們睜大了寧靜的眼睛，完全是成年了，卻又是天真的表情，使人永不能忘記。似乎在其中反映着一切的知性。牠們不僅僅暗示了嬰孩期的純潔，還暗示了給經驗洗煉出來的智慧。這樣的眼睛不是與生俱來的，毋寧是與天空俱來的。山林中還沒有產生過另外的這樣子的寶石。一般的旅行家都沒有望着這樣晶耀的一口井。在這些時候，無知而魯莽的獵者時常殺害了牠們的父母，使這無告的一羣幼雛成了嗚嗚的猛獸或惡鳥的犧牲品，或逐漸地混入了那些和牠們這樣地相似的枝葉，同歸於盡。據說，這些幼雛要是給一隻老母雞孵出來，便一聽到雞聲亂走，就不能倖免了，因為牠們不會聽到牠們的母親召喚牠們底聲音。這些是我的母雞和幼雛。

真是驚人的事啊，多少動物能在森林之中，奔放而自由地生活，而且是秘密地生活的，牠們能在鄉鎮的週邊生活，祇有一些獵者在追索牠們。在這裏，水獺過着如何僻隱的生活啊！他長到四尺長，像一個小孩子一樣大了，可是，也許牠還沒有給人類的眼睛看到過呢。我以前還看到過，就在我的屋子後面底森林中，有一些浣熊，晚上似乎也聽到過牠們的嗚嗚之聲。經常在樹蔭之下，正午，種植之後，我休息一兩小時，吃我的午飯，還在一道泉水旁邊讀讀書，那泉水是從我的田地半里外，勃立斯特山（Brister's Hill）中流出來的，牠是一個沼澤和一道小溪的泉源。到這泉水邊去，得穿過一連串下降的草地，充滿了蒼松的幼樹，到達一個沼澤之上的較大的森林中。在那裏，一個僻隱而蔭翳的地方，一枝巨大的白松下，有片清潤而堅實的草地，可以就座。我把泉水挖了一下，做成一個 flowing 清冽的灰色的水流的井，我可以提一桶水，而並不混濁了牠，仲夏時份，我幾乎每天都爲了這個原因而去，湖邊是太熱了。山鷓也是在這裏孵幼雛的，在泥土中找蚯蚓，又在幼雛之上大約一尺的地方飛，飛着，在泉水之側，而幼雛們成羣結隊在下面奔跑；可是後來她看到我，她離了她的幼雛，繞着我盤旋，越來越近，只有四五尺的距離了，裝着翅膀或腳子折斷了，那樣地吸引我的注意，使我放過她的孩子們，那時牠們已經單行排列，發出微弱的細音，照了她的指示，經過了沼澤。我就是不看見牠們的父母，也聽到牠們的細聲。斑鳩也在這裏的泉水上

來，或從我頭頂的那支白松的權枝上飛到另一權枝；而紅色的松鼠，從最近的枝上盤旋下來，也特別和我親熱，特別對我好奇。在山林中底一些動人的地方，不須坐久，便可以看見牠的全體居民輪流出來展覽牠們自己了。

我還是比較不和平底一些事件的見證人。有一天，當我到我那一堆木料，或者說，到那一堆樹根去底時候，我觀察到兩隻大螞蟻，一隻是紅的，另一隻大得多，幾乎有半吋長，是黑色的，正在惡鬥。一交手，牠們就誰也不肯放鬆，掙扎着，角鬥着，在木塊上不停止地打滾。再望遠一點看，我更驚奇地發現，木塊上到處有這樣的鬥士，還不是一個 *Duellum*（決鬥），而是一場 *Bellum*（戰事），在兩個蟻民族之間的戰事，紅螞蟻總跟黑螞蟻鬥，時常還是兩個兩個紅螞蟻對一個黑的。在我放置木料的庭院中，滿坑滿谷都是這些瑪密同大軍〔*Myrmidon* 荷馬依利阿德中，由大英雄阿基勒斯率領的大軍〕，大地上已經滿佈了死者和將死者，黑的和紅的。這是我親眼目擊，唯一的一場戰爭，也是在激戰正酣的時候，我會經踏進的唯一的一個戰場；自相殘殺的戰爭啊；紅色的共和黨在一邊，黑色的帝國主義在另一邊。兩方面都奮戰在這致死命的戰爭中，但是我聽不到一些聲音，人類的戰爭從沒有打得這樣堅決的。我看到有一隻戰士死抱住不放開，在一個和麗的陽光下，在木塊中，現在是正午，牠們準備繼續到日落，或生命消逝為止。那小的紅色英雄，像罪惡一樣地咬住牠的

仇敵的腦門，一面在戰場上翻身，一面絲毫不放鬆一瞬的地咬牠的一根觸鬚的後，已經把另一個推到了木板外面；然而那更強壯的黑螞蟥把牠擡到這面那面，已經把牠的好些部份都啃去了。牠們打得連比吧兒狗還粗。雙方都不願意撤退。顯然牠們的戰爭的口號是「勝利或死亡。」同時，從這山谷的頂上出現了一個孤獨的紅螞蟥，顯然是非常地激動，要不是牠已經打死了一個敵人，便是牠還沒有參加戰鬥；大約是後面的理由，因為他還沒有損失一條腿；而牠的母親大約給牠一面盾牌，派牠出來了。也許牠是一個阿基勒斯，獨自給憤怒所營養了的，現在牠出來救他的愛友柏特洛克羅斯，或是替牠復仇來了。牠從遠處觀望了這不平等的戰鬥，——因為黑螞蟥大於紅螞蟥一倍，——牠急促地奔上來，直到牠離開那戰鬥者只半吋的距離；於是，聽到了牠的機會，牠撲向那黑色鬥士，從牠的前腿的根上開始了牠的軍事行動，聽憑那敵人來挑選牠自己身上的任何一部份；於是三個生命接合在一起了，這好像是一種新的結合底發明，任何鐵鎖和水門汀都比不上牠們的結合的緊密。我這時毫不驚奇了，看到牠們也有牠們的各自的軍樂隊，排列在比較突出的木塊上，同時吹奏牠們各自的國歌，以激勵那些遲緩的，並頒揚那些戰死者。我自己也相當地激動，好像牠們是人一樣。你越研究，越覺得牠們和人類並沒有不同。自然，在康考特的歷史中，暫且不說美國的歷史了，是沒有一場大戰可以跟這一場戰事相比的，無論從戰鬥人員的人數來說，無論從牠們所表現的

愛國主義與英雄主義來說。論人數與專門的程度來說，這是一場奧斯特里茨（Austerlitz）之戰，或一場特羅斯頓（Dresden）之戰。康考特大戰啊！愛國者死了兩個，而路德·勃朗卻爾特（Luther Blanchard）受了重傷！啊，這裏的每一個螞蟻，都是一個波特立克（Buttrick）——「射擊，爲了上帝的緣故，射擊！——而成千生命都像台維斯（Davis）和霍斯曼爾（Hosmer）的命運一樣，這裏面沒有一個殘廢兵。我不懷疑，牠們是爲了原則而戰爭的，正如我的祖先一樣，不願爲茶葉付出三便士的稅；而這一場大戰的結局，對於參加的雙方，都是如此之重要，永遠不能忘記，至少就像我們的彭克爾山之戰（Battle ofunker Hill）。

我拿了那上面所描寫的三個戰士底木片，拿進我的家裏，放在我的窗口。罩在一個大杯子下面，以便考察結局。用了這放大鏡，先來看那最初提起的紅螞蟻，我看到，雖然牠猛咬敵人前腿的附近，又咬斷了牠的觸鬚，牠自己的胸部卻完全給撕裂了；而這受難者的黑色的眼珠宛然地發出了只有戰爭才能激刺的光芒。牠們在水杯子下面掙扎了半小時，等我再去，那黑色的士兵已經把牠們的敵人的頭顱割離了牠們的身體，但是那依然活着的頭顱，就掛在牠的兩邊，好像掛在馬鞍邊上的兩個可怕的戰利品，依然咬緊了不放，而牠還企圖着，微弱地掙扎着，因爲牠沒有了觸鬚，而且只存一隻大腿了，掙扎着要剝去牠們；這一件事，



又過了半個多小時之後，總算成功了。我拿掉了玻璃杯，牠就在這殘廢的狀態下，爬過了窗櫺，牠是否經過了這場戰鬥之後，還能活着，是否把牠們的殘餘生命消磨在榮譽軍人旅館中，我却不知道了；可是我想牠以後的生命是沒有什麼值得提及的了。我也沒有知道後來，究竟是那一面戰勝的，也不知道這場大戰的原因；可是後來這一整天裏我的感情就彷彿因為目擊了這一場戰爭而激動，彷彿這在我的門口發生的一場人類的，血淋淋的惡戰一樣。

吉爾貝和斯班司告訴我們，螞蟻的戰爭很久以來就備受稱道，牠們的日子也會經記載，雖然他們說，胡勃（Huber）似乎是目擊了牠們的戰鬥底唯一的近代作家。『依易尼斯·薛爾維烏斯（Aeneas Sylvius）』他們寫道，『在局部地描寫了一個，在一枝梨樹根下的大螞蟻和小螞蟻底異常堅韌的戰鬥以後，接下來添注道——「這一場戰鬥發生於教皇依琴尼斯第四治下，就在一個著名律師的尼古拉斯·畢斯托利安西斯的目擊下進行的，他很忠實地把這場戰爭的全部經過轉述了出來。』一個類似的大螞蟻和小螞蟻的戰鬥是烏拉烏斯·瑪格納斯記錄的，結果小螞蟻戰勝了，牠們埋葬了自己的士兵的屍首，可是暴露了牠們的大敵人的屍首，給飛鳥享受。這一件戰史還發生於克利斯塔恩第二被逐出瑞典之前。』我所目擊的戰事，發生于波爾克總統的任期之內，在惠勃司特的逃亡奴隸法案通過之前五年。

許多村中的大狗，其實只能在儲藏食物的地窖內追逐烏蠅的，卻以牠那種笨重的笨體來到

森林中跑跑跳跳了，連貓主人也沒有知道，貓嗅嗅老狐狸的洞和山獾鼠的窟穴，毫無結果；也許是什麼惡狗吸引了貓，到森林中去穿來穿去的，這種惡狗還是居民的恐懼；——現在老獾落在那導遊者的後面了，貓向樹上一些松鼠狂叫，那些松鼠就是躲在上面給貓細察的，然後，緩緩跑開，那笨重的軀體把樹枝都彎倒了，自以為貓在追蹤一些迷失了道路的跳鼠。有一次，我很奇怪地發現了一隻貓，散步在湖邊的石子岸上，貓們是很難得走出這末遠的距離的。這種驚奇是雙方的。然而，就是最馴服的貓，整天都躺在地毯上的，一到森林，却也好像已經回老家了，從她的狡猾的步伐，偷偷的行爲上，可以看出，她是比土生的森林禽獸更土生的。有一次，在採藥裏，我遇到了一隻貓，在森林中，帶領了她的小貓，全是野性未馴的，牠們像牠們的母親一樣，弓起了背脊，向我凶惡地吐水。在我進入森林之前不多幾年，林肯那兒的湖邊，吉利安·培克田莊內，有一隻所謂「飛貓」。一八四二年六月，我去訪問她，那飛貓到林中去藏食物了，這是她的習慣（我不能確定她是雌的還是雄的，所以我採用了這一般用於稱呼貓的代名詞），據她的女主人告訴我，她是一年多以前，四月中，來到這兒附近的，後來就由她收容到家裏；她是一個深棕灰色的貓，咽喉上有個白點，腳也是白的，尾毛却毛茸茸的，像狐狸。到了冬天，她的毛越長越濃，向傍披倒，形成了兩條十至十二寸長，兩寸半圓的帶子，在她的下巴那兒，好像有了一個暖手筒，上面是毛茸茸的，下面

却像毛絨一樣結疊着，一到春天，這些附着物就落掉了。他們給了我一對「翅膀」，我至今還保存着。這上面似乎並沒有膜。有人以為這種部份的是飛松鼠，或者是另外的什麼野獸，因為這並不是不可能的，據生物學家說，貂和家貓交配，可以產生許多這樣的雜種。這倒是我能够蓄養的貓，如果我要養貓的話，因為一個詩人的貓怎麼是不會飛的，就像他的馬一樣呢？

秋天裏，潛水鳥（學名 *Columbus elephas*）來了，照常地，說手並且在水中洗澡，我還沒有起身，森林裏已傳響了牠的奔放的笑聲。一聽到牠已經來到，密爾水開上的全部體育家都出動了，有的騎馬有的步行，兩兩三三，帶着來福槍子彈，還有望遠鏡。他們像秋天的樹葉颯然落在林中，一隻潛水鳥至少有十個獵者。有的放哨在湖岸這一邊，有的站崗在湖岸那一邊，因為這可憐的鳥不能到處都在；如果牠從這裏潛水下去，牠定要從那邊起來。可是，現在那和善的十月的夜風吹了，黃葉紛紛墜地，湖水起了皺紋，聽不到，也再看不到潛水鳥了，雖然牠的敵人用望遠鏡掃視水面，使槍聲在林中震盪。水波大盪地湧起，憤怒地撞在岸上，和一切水禽是同一陣綫的，我們的體育家祇得空手回到鄉鎮上，店舖裏，未完成的事務上。牠們總是很成功的。黎明我到湖上汲水的時候，我常常看到這種王者風度的鳥駛出我的湖凹，距離不過數「洛特」。如果我想坐船追上牠，看牠如何作運動戰，他總是

潛下水去，全部消失，從此不再看見，直到這天的下午。在水面上，我都無法對付他。他常常在一陣雨中飛去。

有一個很晴朗的十月下午，我划到北岸，因為正是這種日子，牠們出現在湖上，亂草的沙丘中。我四顧都找不到潛水鳥，突然間却有一頭，從湖岸上出來，向湖心流去，只在我面前幾「洛特」處，狂笑一陣，讓我注意到了。我划槳追去，他潛入水中，等牠冒起來，我愈加接近牠。牠又潛入水中，這次我把方向估計錯誤了，這次牠冒起來，距離我已經五十「洛特」，我自己造成這樣的距離的；牠又大聲嘩笑了半天，這次是更有理由了。牠這樣地靈活運動，我無法進入距離牠五六「洛特」一的地方。每一次，牠回到水面上，頭部這邊那邊地旋轉，冷靜地考察了水和大地，顯然在挑牠的下一進佔地點，使牠冒起來時，在汪洋之中，距離船和最近。驚人的是牠運籌決策迅速而執行時又異常堅定。立刻牠把我誘入深深的水中，不能把牠驅入角隅了，牠腦中想着一件什麼底時候，我努力在我腦中測度他的思想。這真是一個美麗的蒼鳥，在一個波平如鏡的水上，一面是一個人，一面是一隻潛水鳥。突然那敵人把牠的蒼子下在棋盤下面了，問題便是把你的棋子放在最接近牠的一隻底旁邊。牠突然在我對面昇上來，顯然從我的船底穿過了。牠的一口氣真長，牠又不知疲倦，等牠潛游到遠處，起來了，立刻又潛在水中；而這樣深的湖泊，任何智慧無法測度，又這樣平滑的水面，

牠也許急潤如魚，因為牠有能力以及時間，到深海底下作訪問。據說在紐約湖中，深八十尺的地方，牠曾被捕鱸魚的鈎子鈎住了。然而華爾騰是深得多了。我想鱈魚一定驚奇着，這另一世界來的不速之客能在牠們的中間潛來潛去！然而牠似乎離水性，功夫到家，上下裕如，在水下潤泳得還更迅疾。有一兩次，我看到牠接近水面時激起的水花，剛把牠的腦袋探出來觀察了一下，立刻又潛沒了。我覺得與其估計下次出現的地點，反不如停下槳來等牠自行出水；因為一次又一次，當我望穿了秋水，向着一個方向，突然聽到牠在我背後嘲笑我，害得我吃了一驚，可是為什麼這樣狡猾地作弄我之後，每次鑽出水面，一定要大聲地笑，辜負了牠自己呢？牠的白色的胸脯真是辜負了牠了。我想，牠真是一隻愚蠢的潛水鳥。我總能聽到牠拍水之聲，所以總能找到牠的所在。可是，這樣玩了一個小時，牠越來越精神氣爽，纔才開始一樣，牠潤游得很遠，驚人的是牠多末莊嚴地浮在水上，胸羽一絲不亂，是那網絡似的腳蹼在水底就撫平了牠的胸上羽毛的，牠的一般的聲音是這惡麗的尖聲，像所有的水禽一樣，但是偶然地他異常成功，轉到了老遠的地方再鑽出水面來，牠就發出地上聽不到的一聲長長的嗥叫，不像鳥，更不像猿；也許像一隻野獸，嗚嗚地噴地而發的呼號。這樣的呼號，這一帶似乎沒聽見過，森林更廣為傳播。我相信牠是用尖聲來擾亂我的聽視，並表示牠的自信心的。此時天色雖然陰沉，湖面却平靜，我祇看到牠冒出水來，却聞無一聲了。他的胸

那雪白，空氣中既肅穆，水又平靜，這一切本來都是不利於牠的。最後，離我五十「洛特」的地方，牠發出了這樣的一聲嗥叫，彷彿牠在召喚潛水鳥之神，出來援助牠，立刻，一道風從東方吹來，吹散了湖水，而全宇宙都是霧氣了，挾帶着雨點，我覺得印象深刻極了，好比潛水鳥的召喚得到了響應，牠的神已經生了我的氣，於是我離開了牠，在波浪上遶廳了。

秋天裏，好幾個小時地，我觀望野鴨狡猾地在湖心輕柔地聚散，遠離了那些獵戶；這種陣勢，牠們是不必在路易西阿那的河口練習的。必須起風時，牠們在相當的高度，盤旋不已，像天空中的黑點。牠們從這樣的高度，可以看到別的湖沼和河流吧；當我以為牠們早已飛到了那裏去，牠們却突然之間，斜斜降落有四分之一哩的光景，到了一個比較更自由的區域；可是牠們飛到華爾騰來，除了安全起見，還有沒有別的理由呢？我不知道，也許牠們也愛這一片湖水，跟我一樣地深愛着吧。



## 室內的取暖

十月中，我到草原河岸採葡萄，滿載而歸，色澤芳芬，勝似美味。在那裏，我也體美覆盆子，那小小的封蠟的寶石垂懸在草葉上，光瑩而鮮紅，我却並不採集；「夫用耙把集了牠們，平滑的草原爲之糾結，他們漫不經心地用「蒲式耳」和金圓來計算，把草原上的翅獲出賣到紐約，和波士頓；命定了製成菓漿，以滿足那裏的大自然的愛好者。同樣屠人們把出了草原上的野牛的舌子，不顧他們如何撕裂了植物，如何使植物憔悴。光耀的伏牛花葉也祇是我眼睛所食饒的；我祇稍爲採集了一些野菓，餵給幼小的鱈魚，地主和旅行家却沒有注意到這些呢。菓子熟了，我藏了半「蒲式耳」預備過冬天。這樣的季候裏，徜徉在林肯一帶，無邊無際的柴樹林中，真是非常緊張的，——現在，牠們却長眠在鐵道之下了，——那時我肩頭上背了一隻布囊，手中提了一根棍棒來打開那芒刺的菓皮，因爲我總是等不到霜降的，在枯葉颯颯聲，赤松段和櫻鳥唾話反對聲中，有時我還偷竊牠們已經吃了一部份的菓葉，因爲牠們所選中的有芒刺的菓皮中，往往還有很好的肉。偶爾我爬上樹，去靈搖栗樹，栗樹這生長在我的屋後，有一枝大的幾乎遮蔽了我的房屋，開花時，是一個巨大的花球，四鄰都濃郁，



但牠的菓實底一大部份却給松鼠和椋鳥吃掉；椋鳥一清早就成羣地飛來，在栗子掉落之前先把牠從葉皮中揀出來，這些樹我放棄給牠們了，出去找全部都是栗樹的較遠處的森林。這一種菓實，我看，可以作為麵包的良好代替品。也許還可以找到許多種代替品吧。有一天我挖地找魚餅，發現了成串的落花生（學名 *Apios tuberosa*），是苗夷之民的甘薯，一種奇怪的食物，我不禁奇怪起來，究竟我有沒有像他們告訴我的，挖過，吃過牠們，在我的童年時代，何以我又不見夢見牠們了。我常常看到牠們的殼形的，紅色，天鵝絨似的花朵，給別些植物的梗子支撐着，却不知道便是牠們。耕耘，耕耘，反而消滅了牠們。牠有甜味，像凍壞了的甘薯，我覺得煮熟了吃比烘來吃更好。這一節節的菓實似乎是大自然界的一個默語，她在撫養她自己的孩子，將來還會給牠們在這裏簡單地生長的。目前是肥大的耕牛，麥浪的田地，在這種時代裏，卑微的落花生是被遺忘了，頂多祇有牠開花的藤蔓還有人看到，却曾經有過一度牠是印第安部落的圖騰呢；其實祇要讓狂野的大自然再在這裏統治一下，那些溫柔而奢侈的英國穀物說不定就在成萬個敵人面前滅亡，要沒有人的援助，鳥鵝也許會把最後的一顆包谷的種籽再送往西南方，印第安之神的大包谷田野上去，據說以前牠這樣子播送過；那時候，落花生這一個現在已幾乎滅了種的菓實也許要蘇生了，繁殖了，不怕那霜雪和蠻荒，牠是能生長的，牠又要成為古代奔獵人民的一種主要的食品，恢復牠的尊嚴了。一定是什麼印

第安的克勒斯或明內瓦發明了牠來賜與人類的；而常詩歌的時代在這裏開始了，牠的葉子和成串的緊翼也許要表現在我們的藝術作品上了。

九月一日我就已經看到三兩枝小楓樹的樹葉紅了，在隔湖，就在三枝白楊之下，一個湖角上，我近着水。啊！牠們的顏色訴說了許多故事。慢慢地，一個又一個星期，每一枝的性恪都顯露了，牠搔首弄姿，照鑑在湖的明鏡中。每個早晨，畫廊的經理先生換上了一些新的畫，比起那些古舊的畫來，牠們的鮮豔與和諧的色彩更受注意了。

十月中，黃蜂飛到了我的住所來，數以千計，好像來過冬，住在我的窗戶裏邊，頭頂的簷上，有時限制了訪客入門。每天早晨，有幾隻給凍死了，我就把牠們掃到外邊，但是我不願意多麻煩，也不趕走牠們。牠們肯忍寒舍避冬，我還引以為光榮哩。雖然牠們跟我一床睡，從來不觸犯我；逐漸地，牠們也消失了，我却不知道牠們躲到什麼隙縫中間，避去那冬天和不可言喻的寒冷。

到十一月，就像那些黃蜂一樣，在我躲避冬天之前，也先到菲爾德的東北岸去，在那裏，太陽從蒼松林和石岸上反映過來，成了湖上的爐火；你能够曝日取暖時，這樣做就比較生火來取暖更加愉快，也更加衛生。我就這樣烤着好像是夏天裏，那些獵戶留下來底營火的火爐。

當我造煙囪的時候，我研究了泥水的手藝。我的磚頭都是舊貨，必須用刮泥鏟刮乾淨，這樣我比平常的辦法更好地摸熟了磚頭和刮泥鏟的性質。上面的漿灰已經有五十年歷史，據說那是愈經久愈牢固的；可是就是這一種話，人們最愛翻復地說，不管牠們對不對。就是這種說，愈經久愈牢固，古老的聰明話必需是刮泥鏟猛擊之後，才能粉碎的。美索博達米亞的許多村子裏都是用質地很好的舊貨磚頭造的，牠們上面的泥水自然更老，也應該更牢。不管怎樣，那刮泥鏟的鐵片真利害，用力猛擊，絲毫無損。我的火磚，都是以前燒陶裏面的磚頭，雖然上面並未刻上奈波却奈柴（Nebuchadnezzar 巴比倫古國王）的名字，我儘可能地探，有多少揀多少，以便減少工作和浪費，我在火爐的週繞鋪上了湖中的圓石，並且就用湖中的白沙來做我的漿泥。我在火爐邊化了很多時間，把牠作為寒舍的最緊要的一部份。真的，我工作得很把細，雖然我是一清早就開始工作的，只疊起了離地不過數吋的高程，晚上我睡地板剛好代替枕頭；然而我並沒有睡成了硬頭頸；我的硬頸倒是從前睡出來的。大約是這時候，我招待一個詩人來住了半個月，因此我得騰出地位來。他帶來了他自己的刀子，我都有兩柄呢，我們常常把牠們插入地中，這樣來磨光牠們。他對我責備。看到我的工作，這樣方方正正，結結實實，升高起來，真是高興，聽說進展很慢，却據說可以更加

堅固。這煙囪相當是一個獨立的機構，站在地上，穿過屋子，昇上天空；就是房子燒掉了，有時候軸還站着，軸的獨立性和重要性當然是不必懷疑的。當時還是夏天。現在却是十一月了。

北風已經開始把湖水吹凍了，自然需要再吹幾個星期才能把軸凍冰，軸是太深了。當我第一天晚上生了火，煙在煙囪裏通行無阻，異常美妙，因為牆壁有很多洞風的縫，預先我給板壁上塗了泥灰。之前，我在這寒冷通風的房間內過了幾個愉快的晚上，看四周像是些有結的棕色的木板，而椽木是運樹皮的，高高在頭頂。塗了泥灰之後，我是愈加喜歡我的房子了。我不能不承認這樣格外舒服。人住的房子難道不應該頂上很高，有一些晦澀的感覺嗎？到了晚上，火花投射的影子就可以在椽木之上閃耀了。這種影子的形態，比起壁畫，或值錢的傢俱來，應該是更適合幻覺與想像的。現在我是第一次住在家裏了，我可以說，第一次用以蔽風雨，並且取暖了。我還用了兩個舊的新架，使木柴脫空，當我看到煤灰在我手造的煙囪的背後燻黑了軸，我很快慰了，我比平常更加有權威，更加滿意地撥火。固然我的房子很小，無法引起回聲；但作為一個單獨的房間，和鄰居又隔離得很遠，還總算足夠大了。一幢房屋內應有的一切都集中在這一個房間內；軸是廚房，寢室，客廳，儲藏室；無論是父母或孩子，主人或僕役，他們住在一個房子裏所得到的一切，我就統享受到了。卡托說，一個家

庭的主人 (*patrefamilias*) 必須在他的瑪居別墅中，具有 *cellam oleariam, vinariam, doli multa, ut habeat caritatem expectare, et rei, et virtuti, et gloriae erit.* 這是說，具有「一個放油放酒的地窖，許多桶，以預備艱難的日子；這是於他百利的，德性的，光榮的，」在我的地窖中，我有一小桶的甘薯，大約兩「夸特」的青苜蓿，連帶牠們的象鼻蟲，在我的架上，還有一點兒米，一缸糖醬，還有黑麥和印第安苜蓿粉，各一「配客」[Peck 等于一蒲式耳的四分之一]。

有時我夢見了一座較大，容得更多人的房屋，矗立在黃金時代中，材料都很持久，也沒有屋頂上卑陋而不堅實的裝飾，牠可是只包含一個房間，一個寬廣，粗大，實際而原始味的廳堂，沒有天花板和泥墻，只有光光的椽木和腰樑，在頭頂支撐一個較低亞的天空，——却儘足以抵禦雨雪了；在那裏，國王和皇后可以站着歡迎你，當你一進門就向一個古朝代的伏臥的土皇之神禮拜了；一個空洞洞的房間，你必須在一根柱子上舉起了火把方能看到屋脊，而在那裏，有人可以住在火爐邊，有人可以住在甕洞裏，有人在高背椅，有的人在大廳的一端，有的人在另一端，有人，如果他們中意，可以住在椽木上和蠶絲一起；這屋子，你一打開大門就到，應酬一下子做完；在那裏，疲倦的旅客可以洗澡，吃喝，談天，睡眠，不須繼續旅行；正是在暴風雨之夜你敢願意到達的這樣一間房屋，房屋中應有的盡有了，而無管理

家務之煩；在那裏，你一眼可以望盡屋中一切的財富，而凡是人所需要的都掛在木牆上；同時是廚房，伙食房，客廳，臥室，棧房和擱樓；在那裏你可以看見這等地有用的木桶和梯子，這樣地便利的碗櫥，你聽到壺裏水沸了，你能向煮你的飯菜的火焰，焙你的麵包的爐子致敬，而必需品的傢俱與用器是主要的裝飾品；在那裏，洗刷，爐火，女主人從來不停歇，也許有時你得搬動一下，讓廚房從機關門裏走下地窖去，而你可以不用燈腳就知道你的脚下是虛是實。這房子，像鳥窠，內部公開而且坦白；你可以前門進來後面出去，看不到牠的居民；就是做客人也享受房屋中的全部自由，並不是八分之七不能進入，並不是把你關起在一個特殊的小房間中，說起來是讓你自得其樂，——實際是使你孤獨地受到了禁錮的。目前一般的主人不肯邀請你到他的火爐旁邊了，他叫來了泥水匠，另外給你在一條長廊中造一個火爐，所謂「招待」，便是把你放在最遠距離的一種藝術。關於煮菜，自有秘密方法，好像要毒死你的樣子。我祇覺得我到過許多人的地方上，很可能會給他們根據法律而關走的呢，可是我從不覺得我到過了什麼人的家裏。像我所描寫那樣的廣廈中，我倒可以去訪問國皇或皇后，如果我走到了那裏；可是如果我投入了一個現代的宮殿之中，我希望我學會那從後門溜走的本領。

看起來，彷彿我的客廳中的言語已經全部失去了牠的神經，墮落到一種無意義的囉語的

程度，我們的生命過得這樣地遠離了牠的象徵，而客廳中的言語底隱喻與借喻都是虛空的，悄然入座，侍者都是啞巴；換句話說，客廳真是跟廚房或工作場不同，吃一頓飯成了吃一頓飯的寓言，彷彿只有野蠻人才跟大自然和真理住得相近，能夠向牠們借用譬喻。遠遠住在西北的羅七或人的孤島上的學者怎末知道廚房中的巴力門式的燄天說地呢？

祇有一兩個我的賓客還有勇氣跟我一起吃一塊油煎布了，可是當他們看到危機接近，立刻退避，好像牠可以把屋子都震壞的。煎了那末多布了，房屋還是站著好好的呢。

我是直到氣候真是凍冷了，才開始泥牆的，爲了這個緣故，我駕了一葉扁舟到湖的對岸，取來更潔白的細砂，有了這樣的交通工具，就是我得旅行更遠我也高興了。同時我的屋子已經四面都釘滿了薄薄的泥墻條子。在釘這些木板條的時候，我很高興，我能够一鎚就釘好一隻釘子，我更野心勃勃，要迅速而漂亮地把泥灰從木板上塗到牆上。我記起了一個僞善的傢伙，他穿了很好的衣服，常常在村裏走來走去，指點工人，有一天他忽然想用實踐來代替他的理論了，他捲起了袖子，拿了一木板的泥灰，得意洋洋地望了一泥墻條子，勇敢地上去了，馬上出醜，泥灰掉到他的胸口。我又重新塗死了泥灰，牠是這樣經濟，這樣便利，擊退了寒冷，又平滑而漂亮，我又重新塗到了一個泥水匠要塗到怎樣一些遭遇。我更驚奇的是磚頭如何飢渴，吸入了泥灰中的全部水份，我用了多少桶水才把牠弄得平滑。前一個冬天，

我就曾經用我們的河流中底介殼（學名 *unio fluviatilis*）試驗過，製造石灰，所以今年我知道從什麼地方去取得材料了。如果我高興起來，也許我會走一兩哩路，找到很好的石灰岩，自己動手來燒製的。

這時候，最晒不到陽光和最淺的湖凹中已經結起了薄冰，比較整個湖凍冰早了數天，有些地方早了數星期，第一塊冰特別有趣，特別美滿，因為牠堅硬，黝黑，透明，而藉以觀察澆水地方的水底機會更好；因為在一吋厚薄的冰上你已經可以躺下來，像水上的掠水虫，然後恹恹地研究湖底，距離你不過兩三寸了，好像玻璃片後面的畫片，那時的水當然是平靜的。沙上有許多溝槽，若干生物曾經爬過去，又在上而留了痕跡；至於一些殘骸，那是白石英的細粒似的石蠶。也許是牠們形成的溝槽吧，因為石蠶就在溝槽之中，但那些溝槽又顯得太寬闊而大，如果你就在凍冰的那天底早晨仔細研究牠，你可以發現那些彷彿在冰層中間的氣泡，實在卻附在冰下面的表面的，還有好些氣泡正從水底昇上來；因為冰塊還是比較結實，比較黝黑的，所以你可以穿過牠看到水。這些氣泡大約是一英吋的八十分之一到八分之一直徑，你能看到你自己的臉反映在冰下面這些有氣泡的水上。一立方寸內可以數出三四十個氣泡來。也有一些是在冰層之內的，狹小的，橢圓的，垂直的，約半英寸，還有圓錐形



的，頂朝上面，如果是剛剛結凍的冰，常常有一串珠子一樣的圓形氣泡，一個頂在另一個的上面。但在冰層中的那些氣泡並沒有附在冰下面的那些來得多。我常常投擲些石子去試一試冰的力量，那些穿過而下降的石子帶下了空氣去，就在下面形成了很大，很明顯的白氣泡。有一天，我過了四十八小時之後再去老地方看看，我看到那大泡泡還很完好，而那窟窿裏已經結了一寸多厚的冰了，我看得很清楚，好像我看一隻蛋糕一樣，可是後來那兩天很溫暖，彷彿印第安夏季，現在冰不再是透明的了，牠只透出水的暗綠色，而那水底也不透光，祇呈現灰白色，冰層已經比前兩天厚了一倍了，熱盞使氣泡凝集在一塊，牠們更大，却更不規則；不再一個頂着一個，往往像一隻袋子裏倒出了銀幣來底樣子，有的只成薄片，只佔了一個細小的裂隙。冰的質感已經消失，我來不及再研究水底了，對我自己製造的氣泡圈發生了好奇心，我挖起了一個中型的蛋糕來，把牠底朝了天，在氣泡之下已經結了一層新的冰，所以氣泡是在兩片冰的中間；牠全部是在下層中間的，卻又貼近上層，扁球形，圓邊，深四分之一寸，直徑四寸；我驚奇地發現，就在氣泡圈的下面，冰溶化得很有規律化，像一隻倒置的托杯，在中央八分之五吋的高度，水和氣泡之間有着一個薄薄的分界綫，薄得還不到一吋的八分之一；在許多地方，這分界綫中的小氣泡向下爆裂，也許在最大的直徑一尺的氣泡圈底下完全是沒有冰的。我就恍悟了，第一次我看到的附在薄冰下面底小氣泡現在也給冰入

了冰塊中，牠們卻每一個都在冰塊中間反映光熱，要溶化了冰塊。春來時，冰塊爆裂有聲，全是這些小氣槍幹的花樣。

最後冬天熱心地到來了；剛好我把泥濘完成，狂風就開始在屋子的週圍吼叫，彷彿牠待命已久，這時才獲准。一夜夜，飛鳥在黑暗中隆隆而來，呼號着，翅膀拍動着，一直到大地已經鋪了雪花之後，有的停在華爾頓，有的低飛過森林到美港，準備上新墨西哥。好幾次，在十點十一點光景，從村裏回到了家，我聽到一羣飛鳥的腳聲，可能也許是野鴨，在我屋後，林中，經過一個窪地中底死葉，牠們要去那裏覓食了，我還能聽到牠們的領隊低喚着急行而去。一八四五年裏，華爾頓全面凍結的第一夜是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晚上，早十天，早十多天，弗羅茨和其他較淺的湖沼早已經全凍了；四六年裏是十六那夜凍的；四九年大約是三十一夜裏，五〇年大約是十二月二十七；五二年，正月初五，五三年，十二月三十一。自十一月二十五以來，雪已經積在地面上了，突然間以冬天的景像展覽在我的面前。我更加躲進我的介殼中間，希望在我的房子和我的心胸中都點亮一個火焰。我的戶外工作便是森林中去找枯木，在我手上，或者在我肩膀上，把牠們拿回來，有時還在左右兩臂下各自揀了死松樹，把牠們拖回家。曾經在夏令茂鬱的松樹作成的籬籬現在成了我的好燃料。我把牠們祭給

了伏爾康之神〔Vulcan 火神〕，因為祭特爾密納斯之神〔Terminus 土地神〕已經不時行了。這是多末有味的一件事，到森林中去獵取，或者說，去偷竊了燃料來，實然一頓飯菜！我的麵包和肉食都是鮮而又鮮的，我們的大部份的鎮鄉，都有足夠許多火爐燃燒用的東漸和廢木料，但目前，牠們卻沒有給任何人以溫暖，有人說，牠們還阻礙了幼小的林木的發展。湖上還有許多漂浮而來的木料。夏天裏，我曾經發現了一個蒼松的木筏，是造鐵路的時候，愛爾蘭人築起來的，樹皮都還保留着，我會把牠們略為拖上了岸。已經浸過兩年之久，現在又躺在高地有六個月，雖說還飽和着水沒有乾，卻是十全十美的木料。有一天，冬天裏，我把牠們一條條拖過湖來，以此自娛，拖了半里路，有一枝十五尺長的木料，一頭捆在我肩上，一頭放在冰上，這就像溜冰似的溜了過來；我還把好幾根木料用赤楊的蘆枝來捆了，再用一枝較長的赤楊或白楊槓枝鉤住牠，鉤了過湖。雖然飽和着水，並且重得像鉛，牠們不但燒起來更經久，而且火頭很熱；相反的，我覺得牠們浸濕了更好燒，好像浸水的松脂，放在燈裏了，燒起來更經久。

吉爾賓 (Gilpin) 在他的英格蘭森林中的居民紀錄裏面，寫道：「一些人佔人家的土地，一些人在森林中作了籬籬，造了屋子，」在「古老的森林法規中，這是被認為胡鬧的，被認為 *Purprestures* 而處重罰，據其改成 *ad terrarum ferarum—ad nocumentum*

Forester。」就是說，這是使飛禽恐懼，使森林受損底一回事。可是我比獵者或山撥鼠更關切於森林的保護，彷彿我自己便是保護官一樣；假使牠有一部份給燒掉了，就使是我自己不小心燒掉的，我也要大大的悲哀，比牠們的任何一個主人都要悲哀得更久，而且怎樣也無法安慰我。我希望我們的農夫在砍伐一個森林的時候，能夠感覺到一種恐懼，好像占羅馬人士，在肅清一個森林，使得牠更稀薄些，或者，在放一道陽光進來，以照耀一個神化的地點的時候，所感覺到的恐懼一樣，因為他們覺得森林是屬於一些天神的。羅馬人最先<sup>17</sup>率，然後要祈禱，「無論你是男神或女神，這森林是因你而神聖的，願你賜福給我，我的家庭和我的孩子們，等等。」

在這種時代，這一個新大陸上，森林卻還是極有價值的，有一種比黃金更永久更普遍的價值，真是一件驚人的事體了，我們已經發明了，發現了許多東西，但沒有人能夠經過一堆木料而毫不心動的。牠對我們是非常地寶貴，正如對我們的撒克遜和諾爾門的祖先一個樣子，如果他們用來做了弓箭，我們是用了來做鎗身的。米蕭（Michaux）在三十多年前說過，「紐約和費城的燃料的價錢，幾幾乎等于巴黎最好的木料的價錢，有時甚至于還要超過，雖然這大都會每年需要的燃料要三十萬「考特」，而且週圍三百里的土地都是給開墾了的。」在本鄉鎮上，木料的價錢日夜在漲，唯一的問題是今年比去年漲多少。凡有機械工程

師或商人，親自到森林裏來的，一定爲拍發森林了；甚至在砍伐以後的存貨也可以賣很高的價錢。多少年代了呀，人類總是到森林中去找燃料和藝術的材料；新英倫人，紐荷蘭人，巴黎人，克爾特人，農夫，羅賓漢，戈底·勃萊克和哈蒙·吉爾，世界各地的皇子和鄉下人，學者和野蠻人，都要到森林裏去拿一些木頭出來，生火取暖煮飯。便是我，也是決計不能夠沒有牠的。

每一個人都看見了他的木料就非常歡喜。我喜歡把我的木料放在我的窗下，細木片越多越能夠使我記起那愉快的工作。我有一柄任何人不愛的老斧頭，冬天裏我常常在向陽的屋子的一面砍那些草田中挖出來的樹根。在我耕田時，我租用的馬匹的主人就預言過了，這些樹根可以給我兩次的溫暖，一次是我劈開牠們的時候，一次是燃燒牠們的時候，可見再沒有任何燃料能夠生出更多的熱量來了。至於那柄斧頭，有人勸我到村中的鐵匠那裏去裝柄，我自己用一根胡桃木給牠裝上，很能合用。雖然牠很鈍，卻至少是一柄斧頭。

幾片肥胖的松木就是一個大寶藏了。不知道現在有多少這樣的燃料還藏在大地的心內。早前幾年，我常常在光禿禿的山頂上偵察，那地方曾經站着一個大松林，我找到過一些肥胖的松根。牠們幾乎是不能毀滅的。至少三四十年老的樹根，心子裏還是健全的，雖然外表的邊材已經腐朽了，那樹皮在心子外邊四、五吋的地方形成了一個環，埋在地底。你只要用斧

頭和鬚子，就能打開這個鑰藏來，沿着那黃黃的牛肉的脂肪似的，骨髓似的鑰藏，你彷彿找到了金鑰的鑰齒了，牠深深陷入地底去。通常我是用森林中的死葉引火的，那還在下雪以前，我就已經有了些儲藏，藏在我的棚下。青青的胡桃木，精巧地劈了開來，那是樵夫們，在森林中，生營火時所用的引火。有一次，我也把這一種預備了一些。正如村中的嬾婦的炊煙一樣，我的煙囪上也有一道濃煙流出來，飄蕩爾巖谷中的許多野性的居民知道我是隱居的：——

翅膀轉疾的煙啊，伊卡琳之鳥，

向上昇騰，你的羽毛就要溶化，

不唱歌的雲雀，黎明的傳訊者啊，

盤旋在你的巢一樣的村屋之上；

要不然正是逝去的夢，午夜的

幻覺的形影，織成的你的裙裾；

夜間給羣衆蒙了面紗，白天裏，

把光明的弄黑了，把太陽塗抹了；

我的燻香，從這火爐上昇騰吧，  
爲我請求諸神，寬赦這光耀的火焰。

雖然我只用很少底青膏的，堅固的，剛剛劈開的樹木，牠卻比任何別種燃料更適用於我。有時在一個冬令的下午，我出去散步的時候，我留下了一個旺盛的火；而三四個小時之後，當我回來了，牠還生動地燃燒着。我出去之後，房中還並不是闐無一人的。好像我留下了一個愉快的管家婦在後面。住在那裏的是我和火焰；說起來這位管家的真是忠實可靠。然而，也有過一天，我正在劈木頭，我想到我該到窗口去張望一下，看看這座房子是否着火；就是還末一次，我記得我特別在這件上焦慮了一下；所以，我去張望了，於是我看到一粒火星燒着了我的床鋪，我就走了進去，把牠撲滅，牠已經燒去了跟我的手掌那末大的一塊。可是我的房屋位置在這樣多陽光，又這樣掃去了風的地位上，牠的屋脊又這樣低，所以在任何一個冬天的白雪裏，我都不妨把火熄滅的。

聽見住在我的地窖裏，每次要啃去三隻甘薯，在塗牆泥以後還留下來的頭髮和幾張牛皮紙上，牠們做了窠；因爲就是最野性的動物，也像人類一樣的愛舒服和溫暖的，也因為牠們是這樣小心，得到了牠們，牠們才能過了一個冬季還活着。我有幾個朋友說話的口吻中，

好像我跑到森林裏來，是爲了要冰凍我自己的目標。動物祇不過安排一張床鋪，在有所遮蔽的地方，牠用自己的體溫來溫暖了牠；人卻因爲發現了火，在一個寬大的房間內把空氣關了起來，把牠弄得很溫暖，卻不靠自己的體溫，然後把這暖室作成他的臥床，其中他可以少穿許多累贅的衣服，而且可以跑來跑去，在冬天裏保持了一種夏天的溫度了，更因爲有窗子，依然能邁入光明來，再用一盞燈火，就把白晝拉長。然後他更進一步或兩步，超出了他的本能，節省下時間來從事美術了。雖然，在我聽屬於狂風之下過份地長久了的話，我的全身開始要麻木，可是等到我回到了滿室生春的房屋之內，我立刻恢復了我的官能，又延長了我的生命。可是最奢華的房間裏的人在這方面卻沒有什麼可以誇耀的，雖然我也不必麻煩我們自己了，何必去研究到頭來，人類將怎末毀滅的話呢。祇要從北方吹來一道稍爲銳利一些的狂風，任何時候都可以結束他們的生命，這還不容易嗎？我們往往用寒冷的星期五，大風雪這種說法，來計算日子，可是祇要一個更寒冷的星期五，或一個更大的風雪，就可以把地球上的人類的生存告一段落了。

第二年冬天，爲了經濟化，我用了一隻小小的灶頭火爐，因爲森林並不屬於我所有，牠就不像那壁爐一樣的能生旺盛的火了，那時候，煮飯不再是一個詩意的工作，只成了一種化學的過程。在用爐灶的日子裏，大家都忘記在火灰中，像印第安式地，烤甘薯了。灶頭火爐



不備佔地位，嫌房間，而且悶塞火，所以我覺得我失去了一個伴侶。你常常可以在火中認出一隻顏面來。勞働者，在晚上，常把白天坦負的苦痛的思想，都放到火裏去洗煉。可是我不能再坐着，凝望火焰了，而有一位詩人的切題的詞句便挾帶了新的力量，流來了：——

「光亮的火焰，永遠不要拒絕我，

你那可愛的，生命之影，親密之情。

向上昇騰的光亮，是我的希望啊，

到夜晚沉淪得低亞的是我的命運。

爲什麼你給放逐出我們的家庭，幽室，

你是所有的人都歡迎，那愛的？

難道是你的存在太富於想像了，

而我們一般生命的光是太沉悶了？

你的神祕的光芒不是跟我們的

同性情的靈魂在交談嗎？洩露了秘密嗎？

是的，我們安全而強壯，因為現在我們坐在爐旁，爐中沒有曠影了，爐中沒有喜樂哀愁，只有一個火。溫暖我們手和足——不希望更多了；有了牠這堅密，實用主義的一堆火，在爐前面的人可以坐下，可以安睡。不必怕黑暗中顯現經過的鬼魂，古橋的火光，閃閃地和我們談着話。



## 舊居民；冬天的訪客

我遭逢了幾個快樂的風雪，在火爐邊度過了一些愉快的冬夜，那時外面風雪狂放地旋轉，便是烏賊的叫聲也給壓下去了。幾個星期以來，我的散步中沒有遇到過一個人，除非那些偶爾到林中來伐木的，他們用雪車把木料載走了。然而那些大自然的元素却教唆我，從林中積雪深處，開闢一條路徑出來，因為有一次我出門，風吹下了一些橡樹葉子，鋪在我的腳印上；牠們留在那裏了，吸收了太陽光，就落去了雪花，這樣我不但腳下有了乾燥的路基，而且在晚上，牠們的黑色的線成了我的指導。我不能不唸咒語來召回舊日的居民，讓我跟人社交，照我那個鄉鎮上的居民的記憶，我屋子附近那條路上會響起了居民的閒談與笑聲。而圍繞的森林，這裏那裏，斑斑點點，都曾經有牠們的小花園和小住宅，雖然當時候的森林，比起現在來，還要濃密得多。在有些地方，我自己都記得的，濃密的松樹磨擦了一輪輕便馬車的兩側；不得不單獨地步行經過這裏的女人和孩子，往往害怕得不得了，往往狂奔上一段路。雖然主要地說來，這是到隣村去的一條卑微的小徑，或者說祇有樵夫在走的，但是牠曾經迷戀了一些旅行家，當時候牠的花明柳暗比現下更豐富，在記憶之中也更加鮮明。現

在從村子到森林中間有一大塊空曠的原野，當時候是一個楓樹林下的沼澤地區，許多的木料是那裏的小徑的基礎，現在成了多塵土的公路了，從斯特拉登田莊，現在已經是濟貧院了，一直通到勃立斯特山，公路下，無疑問的，還找到種的殘餘吧。

在我的荳田之東，過那條路，卡托·股格拉漢姆會居住過，他是康考特的導紳鄧肯·股格拉漢姆老爺的奴隸；他給了他一座房子，還答應他住在華爾騰林中；——這個卡托不是厄蒂森的那個，而是康考特人。有人說他是基尼亞的尼格羅人。有少數人還記得他的胡桃林中的一塊小地，他讓牠成林子，他希望老了以後，需要的時候可以有用途；一個年輕的白種人的投機家後來購買了牠。他也有一個狹長的房子。卡托的那個一半已消隱無蹤的地窰窟窿至今還在，卻很少人知道了，因為有一行松林遮去了旅行家的視線。現在那裏滿是黃櫨樹（學名 *Rhus glabra*），還有很原始的一種黃色紫苑（學名 *Solidago stricta*）也在那裏很茂盛地生長着。

就在我的荳田轉角的地方，離鎮埠更近了，一個黑種女人席爾發有着她的一幢小房屋，她在那裏給地方上人織細麻布，她有一個響亮而卓越的嗓子，唱得華爾騰林中全是她的歌聲。最後，一八二二年，她的住宅給一些英國兵燒掉了，他們是一些立約不逃逸而被釋的俘俘，那時恰巧她不在家，她的貓、狗和老母雞一起都給燒掉了。她過的生活很艱苦，幾乎是

不人道的。有個在這森林中可謂爲常客的老者還記得，某一個午間他經過她的家，他聽到她在沸騰的壺邊喃喃自語，——「你們全是骨頭，骨頭啊！」我還看見過橡樹林下，留存着的磚頭。

沿路走下去，右手邊，在勃立斯特山上，住着勃立斯特·富理曼，「一個手藝精巧的尼格羅人，」一度是肯明斯老爺的奴隸，——這個勃立斯特親手種植並培養的蘋果樹現在還生長在那裏；成了很大很古老的樹，可是那菓實吃起來還是野性的蘋果味道十足。不久前，我還在林肯的公墓上讀到他的墓誌銘，他驗在一個戰死在康考特撤退中的英國兵旁邊，——墓碑上寫的是「西比奧·勃立斯特」，——因此有人曾經給了他，斯基比亞非洲大皇 [Sagbo Africanus 羅馬大皇帝征服非洲] 的綽號，——「一個有色人種，」好像他曾經無色似的。墓碑上還異常強調似的告訴了我，他是什麼時候死的；這倒是一個間接的辦法，私告訴了我，這人是曾經生活過的。和他一起長眠着他的賢妻芬達，能算命，然是爲人非常愉快，——很壯碩，圓圓的，黑黑的，比任何黑夜所生的孩子還要黑，在康考特一帶，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從山上降下，靠左手，在林中的老路上，還留着斯特拉登家的殘跡；他家的菓樹園曾經把勃立斯特山的斜坡全部都佔過，可是也老早給着松殺退，只除了少數樹根，那些根上又

生出了些更繁茂的野樹。

更接近墳地，在路的另外一面，就靠着森林的邊際，你到了勃里特的地方；那地方以一個妖怪出名，這妖怪尚未收入古代神話中；他對於新英倫人的生命有極重要，極驚人的關係，正如許多神話中的角色一樣，理應有那末一天，有人給他寫一部傳記的；最初，他喬裝了一個朋友，或者一個雇工來到，然後他搶銀了，甚至謀殺了全家老小，——他是新英倫拉姆酒。可是歷史還不能把這裏所發生的一切悲劇全都寫下來，讓時間多少把牠們弄糊塗一點，給牠們一層蔚藍的顏色吧。有一個說不清楚的傳說，說到這裏曾經有過一個酒店；酒泉供給了旅客的飲料，井水供給了他的牲口。在這裏，人們曾經相聚一堂，交換新聞，然後走各自的路。

勃里特的草屋雖然早就沒有人住了，卻在十二年前還站着。大小跟我的一座房子是差不多的。有一個選舉大總統的晚上吧，不知道我有沒有弄錯，幾個頑皮小孩放火把牠燒了。那時我住在村子旁邊，正昏迷地讀着台英南特的「兩蒂倍爾特」，這年冬天我害了昏睡病，——關於這種毛病，說起來，我也不知道是否家傳的老毛病，但是我有一個伯父，昏昏睡了還可以刮鬍子，星期天他必須在地窖裏給甘薯發芽，使得他比較清醒，才能够守他的安息日；也許另外的一個原因是由于這年我想讀卓爾末的「英國詩選」，一首也不跳過地讀，所以讀昏

了的。台英南特的書相當征服了我的神經。我正讀得腦袋越來越低垂，忽然火警的鑼聲響了，救火機狂熱地奔上前去，前後簇擁着潰亂的男子和小孩，而我是跑在最前列的，因為我一躍而躍過了溪流。我們以為火燒的地點遠在森林之南，——我們以前都救過火的，——歇廠，店鋪，或者是住宅吧，或者是所有這些一起在燒。「是倍克田莊，」有人說。「是考特曼的地方，」另外的人這樣肯定。於是又一陣火花騰上了森林之上的天空，好像屋脊塌了下去，於是我們都叫起了「康考特來救火了！」在狂怒的速度下，車輪飛去如箭矢，坐滿了人，其中說不定有保險公司經理，不管火燒得離他如何遠，他還是必須到場的；然而救火車的鈴聲却越落越後，輪更慢更穩重了，而在殿軍之中，後來大家切切私語地說，就有那一批放了火，又來發火警的人。就這樣子的，我們像真真的理想主義者向前行進，彼此的觀感，卻各人不同，直到轉了一個灣，我們聽到火焰的爆裂聲，真真感到了牆那邊傳過來的熱度，才明白，唉！我們來到了這個地方。而接近了火，就減少了我們的熱忱。起先我們想把一個青蛙的池塘澆在火上；結論卻是讓牠去燒吧，這屋子既然很遠，又毫無價值。於是我們圍住了我們的機器，擁來擁去，從揚聲喇叭中發表我們的觀感，或者用低低的聲音，談談有史以來世界上的大火災，包含巴斯康的店舖底那一次，而在我們自己一些人中間，卻想到了，要是時令湊巧，我們有一個漲滿了的青蛙池塘的話，我們可以來製造一個大火災的。後來我們



一點兒瑣事也不做，都回去了，——回去睡，回到我的「爾蒂倍爾特。」說到這一本書，序文中有一段話，關於機智和靈性的粉末的，——可是大部份的人類不懂得機智，正如印第安人不懂得粉末，我頗不以為然。

第二天晚上，我湊巧又走過了火燒白場，差不多在同樣的時候，那裏我聽到了低沉的呻吟聲，我在黑暗中摸索地走近去，發現這個人我認識，他是那一份人家的唯一的子孫；他承繼了這份人家的缺點和優點；也惟有他還關心這火燒，現在他撲倒在地書邊上，望過地窖的牆，看到那還在冒煙的熔渣了，一面他喃喃自語，這是他的一個習慣。一整天來，他在遠遠的草原河邊工作，現在才來到他的父親的家，他的童年時代就是在這裏過的，他輪流從各個方向，各個觀點，望地窖，身子總騎着，好像他還記得有什麼寶藏，藏在石子中間，但什麼也沒有，只有磚石和灰燼。屋子已經燒去了，他要看看，留下來的，還有什麼。僅僅因為我在他的身邊，他就彷彿有了同情，而大為安慰，他指點給我看一口井，儘可能從黑暗中看到牠被蓋沒的地方；他還沿着牆摸索過去，找出了他父親親手製造的銅井桿，叫我摸摸那桿子的一端上的鐵鉤或鎖環，——現在他還能夠抓到的只有這一個東西了，——他還要告訴我這是一個不平凡的桿子。我摸了它，後來每次散步到這裏總要看看牠；因為牠上面鉤住了一個家族的歷史。

在可以看見井和牆邊的丁香花的地方左手邊，空地裏，曾經住過納丁和勒·格洛斯。可是，讓我們回到林肯去吧。

比上述的還要遠，就在路最接近湖的地點，森林中，陶器工人惠曼在那裏，把陶器供給鄉鎮人民，還留下了子孫來繼續他的事業。在人間的事物上，他們是很貧窮的，一邊生活，一邊給苦痛攪住；有時候鎮長還要來徵稅呢，屬於應付，給「推走了一些無價值的東西」，做做形式，因為他實在是身無長物的；我從他的賬簿裏發現過這樣的話。有一天，仲夏中，我正在鋤地，一個帶了許多陶器上市場去的人勸住了馬，在我的田畔，問我小惠曼的近況。很久以前，他問他買了一個製陶器用的輪盤，他很希望知道他現在怎末樣。我只有在經文之中讀到過製陶器的泥土和輪盤，我卻從未注意過，並不會有一個古代的陶器，留傳到今天，能夠絲毫無損的，更不能比樹木上生長的葫蘆了，所以我覺得很高興，這樣一種可塑性的藝術，在我們附近，似乎從沒有人幹過。

在我眼前的森林中，那最後的一個居民是休學·夸爾，愛爾蘭人，（我是叫他考爾的），他信住在惠曼那兒，——他們叫他夸爾上校。謠傳他曾經參加了滑鐵盧之戰。如果他還活着，我一定要他把戰爭再在嘴上打一週。他在這裏的營生是挖泥。拿破崙到了聖·赫楞那島，而夸爾來到了華爾騰森林。凡我所知道的他的事情都是悲劇。他這人風度很好，正是

見過世面的人，比你所能想像的，說話還要文雅得多呢。夏天裏，他穿了一件大衣服，因為他患着癩癩性譫妄症。他的臉是洋紅色的。我到森林中之後不久，他就死在勃立斯特山下的路上，所以我無法把他當作鄰居來記憶了。在他的房子被拆去以前，我進去看過。那時他的朋友卻認為這是「一座凶險的堡壘」，都避而不肯去的。裏面是他的舊衣服，都穿皺了的，好像就是他這個人一樣，放在木板床上。火爐邊，倒不是噴泉邊的破碗，而是他的斷燭斗。所謂噴泉，不能作為他逝世的象徵而言，因為他對我說過，雖然他久聞勃立斯特泉水之名，卻沒有去看過；此外，地板上全是油垢的紙牌，那些金鋼鑽老K，鏢形，紅鷄心等等。有一隻黑羽毛的小鷄，沒有給行政官長捉去，黑得像黑夜，靜得連咯咯之聲也不發出來的，在等着列那狐吧，牠依然棲宿在隔壁房間裏。屋後有一個隱約像園子的輪廓，曾經種過什麼，但一次也沒有耕過，因為他的手發抖得利害，現在不覺已將近收穫的時候了。苦艾，和叫化草長滿了，小小的蕁實都貼在我的衣服上。一隻山撥鼠皮新近繡在後門上，這是他的滑鐵廬的戰利品；可是現在他不再需要什麼溫暖的帽子，或者溫暖的手套了。

現在只有一個凹痕，作了這些住宅的記認，地窖中的石頭深深陷下，而楊梅，草莓，覆盆子，榛子樹和黃欖樹卻一起生長在向陽的草地上；煙囪的地方現在給蒼松或粗大的橡樹佔去了，在門檻上，也許，搖曳着一枝葎椰的黑楊。有時，一口井的凹痕看得很清楚，從前這

裏有泉水，現在是乾燥無淚的草；也許牠給長草遮蔽了，——要日久以後才有人來發現，——長草之下有一塊平坦的石頭，那是他們中間最後離開的一個人搬過來的。把一口井遮蓋起來——這是何等悲哀的一件事！與牠同時，便是淚泉開始湧出了。這些地上的凹痕，像一些被遺棄了的狐狸洞，古老的窟窿，都是這裏曾經有熙熙攘攘的人類生活底遺跡，他們當時多少也曾經討論過的，什麼「命運，自由意志，絕對的預知。」等等，用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方言。但是據我所知，他們所討論的結果便是現在這付模樣，「卡托和勒立斯特拉過羊毛」；這跟哲學史中最偉大的學派是同樣地宏麗的結果。

而在門框，門楣，門邊都消失了一世代之後，生機勃勃的丁香花還是生長着，每年春天展開牠的芳香的花朵，給沉思的旅行者摘去；從前是一雙小孩子的手種下的，在天井裏——現在卻生長在無人跡的牆腳邊的牧場上，天井已退讓給新興的森林了；——那些丁香是這一個家庭的唯一的倖存者，孑然一遺民。那些小孩子料想不到丁香的根，如何地細小的啊，自從他們把牠們種在屋子的蔭處，每天澆水，料想不到牠們長了根，活得比他們還長久，比蔭蔽了牠們的屋子還長久，甚至比大人所種植的花園裏樹園還長久，在牠們生長而又死去之後，又是半個世紀了，而丁香花還在，把他們的故事，敘述給一個孤獨的旅行者聽，——而牠們的花朵開得何等地美啊，香味何等甜蜜，正如在第一個春天裏一樣。我看到了牠底依然

柔和，謙遜而愉快的丁香的色彩。

可是這一個村落，應該是一個幼芽可以發展的，爲什麼失敗了，而康考特卻還在老地方呢？難道沒有天時地利，——譬如說，水利不好嗎？啊，華爾騰之深，勃立斯特泉水之冷，——何等豐富，賜了何等有利於健康，可是除了給他們洗洗杯子之外，這些人絲毫沒有改造了軀。他們都祇是些口喝的傢伙。爲什麼編籃子，做馬棚掃帚，編蓆子，晒乾包谷，織細麻布，製陶器，這些營生不能發展，使荒原像玫瑰花一樣開放，爲什麼又沒有後世代來繼承他們的父母之邦呢？磽薄的土地至少已證明是不宜於人的繁殖的了。可嘆啊！這些人類的居民對風景的美竟毫無貢獻！也許，大自然又要拿我試一試，叫我做第一個移殖的居民，讓我去年春天建立的屋子成爲這個村子的最古的屋子。

我不知道我佔用的土地上，以前有過什麼人建築過房子。不要讓我住在一個建基於古城市之上底城市中。軀以廢墟爲材料，軀以墳墓爲園林。那裏的土地已經黯淡失色，已經受到詛咒，而在這些成爲事實之前，大地本身恐怕也要毀滅了。有着這樣的一些迴憶在心頭，我重新在森林中想見這一些人，以此催眠了我自己。

在這種節季裏，我那兒很難得有客人來。當積雪最深的時候，往往一星期，甚至半個月

那沒有一個人走近我的屋子，可是我生活得很舒服，像草原上的一隻老馬或者牛，或者雞，據說牠們即使長時期地埋葬在冰河中，就是沒有食物吃，也能活下去呢；或者，我像本州的蘇敦城中，那最早的一家移民，據說在一七一七年的大雪中，他自己不在家，可是大雪全部覆蓋了他的草屋，後來幸虧一個印第安人，認出了煙囪中噴出的熱氣在積雪中溶出底窟窿，才把他的一家人救了出來。可是沒有那樣的印第安友人來關心我了；他也不必，因為屋子的主人現在在家裏。大雪！聽來這是多末的愉快啊！農夫們不能帶了他們的驢馬到森林或沼澤中來，他們不能不把門口那些蔭涼的樹木砍伐下來了，而當積雪堅硬了，他們來到沼澤地裏砍了一些樹，到第二年春天去看看，他們是在離地十尺的地方砍下了那些樹的呢。

在積雪最深時，從公路到我家的那條路有半哩長，好像是迂回曲折的虛線，在每兩點之間都有很大的空白。一連平靜一星期的氣候中，我總是跨出同樣的步數，同樣大小的步伐，謹慎地行走，像一隻兩腳規一樣地準確，老我自己的深深的足跡上，——冬天把我們局限在這樣的路線上，——可是路上反映着的，常常是天空的蔚藍色。其實是不問天氣的，雖沒有致命地干涉過我的步行，或者說，我的出門，因為我常常在最深處的積雪之中，步行八里或十里，專爲了踐約，我和一枝山毛櫸，或一枝黃楊，或松林中一個舊相識，是約定了時間的；那時冰雪使得牠們的四肢都掛下來了，樹頂就復尖，松樹的樣子倒像鐵杉木；有時，

我跋涉在兩尺深的積雪中，到了最高的山頂，我每跨一步，都在我頭頂落下一大團雪來，我得拍去牠們；有幾次我索性手脚都撲在地上爬行了，因為我知道獵戶都躲在家裏過冬天。有一個下午，我觀察一個有條紋的貓頭鷹（學名 *Strix nebulosa*），非常饒有興趣，牠坐在一枝白松的死樅枝上，靠近了樹幹，在光天化日之下，我站在離牠只「洛特」遠的地方。我移動時，步履踏在雪上的聲音，牠是應該聽到的，可是牠並不看我。我發出了較大的聲音來，那時牠伸伸牠的頸子，豎了牠頸上的羽毛，睜大了眼睛；可是，立刻牠的眼皮又闔上了，牠打閉點頭睡熟了，這樣觀察了半個小時之後，我自己也睡意朦朧起來，因此牠這樣眼睛半開地瞞着，真像一隻貓，牠是貓的有翅膀的阿哥。眼皮之間，牠只一條小縫，這樣牠和我保持了一個半島形的關係；這樣，從牠的夢的土地上望我，企圖認識我這朦朧的對象，牠眼睛中的灰塵，這東西為什麼老在聒吵牠呢。最後，或許是更響的聲音，或許是我更接近了牠使牠不安了，在樅枝上踉蹌地轉一個身，好像牠的美夢被擾亂了，牠頗不以爲然；而當牠展翅飛了起來，在松林中翱翔，我可一點兒聲音也聽不到牠，牠的翅膀雖然是出其不意地展開得很大。於是，似乎不是用視覺，而是用感覺的，牠在松枝之間盤繞，彷彿牠那羽毛都有感覺一樣，在陰暗之中，牠找到了一個新的枝頭，牠飛上去，站在上面，在那兒牠可以安靜地等待他的白晝底黎明了。

當我走過那貫穿了草原的鉄路的堤岸時，我達到那刺人肌骨的冷風，因為在那兒，冷風到達了更自由活動的境界；而當霜雪凍僵了我面頰的一面，我把另一面給輪，縱然我是一個異教徒。從勃立斯特山來的那條馬車路上也不見得好。因為我還是到鄉鎮上去的，像一個友好的印第安人一樣，當白雪積在華爾騰路兩側的牆垣間，那寬闊的田野上，行路的人經過了之後，不要半小時，那足跡就看不見了。回來的時候，又吹了一個新的風雪，使我在裏面掙扎，那忙碌的北風就在路的一個大轉灣處積起了銀粉似的雪花，連一隻兔子的足跡也看不到，更不用說那精細的鴻爪。一隻田鼠的腳跡，是更不可能看到了。可是，甚至在深冬，我還看到了溫暖的，有春意的沼澤地帶上，青草和白菜依然呈露了翠色，有一些耐寒的鳥堅持着，在等待春天的歸來。

有時，雖然有雪，我散步回來，還發現樵夫的深深的足印從我門口通出來，在火爐上我看到他無目的地削尖的木片，屋中還有他的煙斗的味道。或者在一個星期日的下午，如果我碰巧在家，我聽見了一個踏在雪上的悉索之聲，是一個長臉的農夫，他老邁穿過了森林而來，尋求個社交性質的「談話」；是那種農夫中的少數人物之一；他不穿教授的衣服，偏偏披一件破衣服；他看待教會或國家的那些道德言論，好比是他的獸廄中的肥料一樣。我們談到了更簡單和粗野的時代，那時候的人在冷得使人精神煥發的氣候中，圍坐在一大堆火焰面



前，個個頭腦清楚；如果沒有別的水菓吃，我們用牙齒來試試那些松巖並不吃的堅菓，因為那些厚殼的堅菓說不定裏面是空的呢。

從離我的住所最遠的地方跑來，穿過最濃厚的雪和最陰慘慘的風暴寒人，是一位詩人。一個農夫，一個獵戶，一個兵，一個記者，甚至一個哲學家都可能吃不消，但什麼也不能阻止一個詩人，他是從純粹的愛的動機出發的。誰能預言他的來去呢？他的職業，便是在醫生都睡覺的時候，也可以使他出門。我們使這小小的木屋中響起了大笑聲，還喃喃地作了許多清醒的談話，補足了華爾騰山谷中，長久以來的沉默。相形之下，百老匯也都顯得寂靜而且荒涼了。在相當的間歇之後，經常有笑聲出現，也可能是為剛才出口的一句話，也可能是為了一個正要說的笑話。我們在一碗稀粥上面，談了許多「全新的」人生哲學，這碗稀粥既可口，又適宜於清醒地作哲學的座談。

我不能忘記，我在湖上居住的最後一個冬天裏，還有一位受歡迎的訪客，有一次他穿過了雪，雨和黑暗，直到他看到了我窗上的燈火，他和我消磨了好幾個長長的冬夜。最後一批哲學家中的一個，——是康州把他獻給世界的，——他起先推銷他的商品，後來，他宣說，推銷他的頭腦了。他還在推銷頭腦，讚揚上帝，責斥世人，只有頭腦是他的真實，像堅菓裏面的菓肉一樣。我想，他必然是世界上有信心的活人中間，信心最強的一個。他的話，他的

酸度總是比別人所習慣的，來得更好，對於時代的變遷，要有失望的話，恐怕也是他最後一個感覺到失望。目前他並沒有計劃。雖然在現在，還沒有人注意他，可是，等到他的日子一來，一般人們意想不到的法規就要執行，家長和統治者都要找他徵求意見了。

「不能見澄清者，何等的盲目！」

人類的一個忠誠之友；幾乎是人類進步的唯一的朋友啊。一個古老的凡人，不如說一個不朽的人吧，堅耐着又堅信着，要把人類身上銘刻着的意義說明白，現在人類的神，還不過是被損壞了的脆弱的紀念碑。在他的慈祥的智力之中，他擁抱了孩子，乞丐，瘋子，學者，一切思想都兼容並包，祇給牠們增加了廣度以及精細，我想他應該在世界大路上，開設一個大旅館，全世界的哲學家都招待，而在招牌上應該寫道：「招待人，不招待他的獸性。有閒暇與平靜的心情人進來，要尋找一條正路的人進來。」他大約是最清醒的人，我所認識的人中間最少幻想的一個；昨天和今天，是同一個人。很久以來，我們散步，我們談天，很有效地把我們的世界遺棄在後邊了；因為他不屬於這世界的任何制度，生來自由，異常智巧。我們不論轉那一個灣，天地彷彿都碰了頭，因為他增強了風景的美麗。一個穿著藍衣服的人，他的最

合適的屋頂便是那蒼穹，其中反映着他的澄澈。我不相信他會死的；大自然是捨不得他的。

各自把思想的薄片都說盡了，我們坐下來，把軀們削削尖，試試我們的刀子，一面醜美着那些松木的光亮的細屑。我們這樣灑灑地，敬重地涉水，或者，我們這樣光滑地牽着手，因此思想的魚並不從我們的溪流中嚇跑，卻也不怕岸上的釣魚人，牠們安偉地來去，像西天裏飄過的白雲，那珠母似的雲有時成了形，有時又消散。我們在工作，考訂神話，修正遺裏那裏的寓言，在空中造樓閣，因為地上找不到有價值的基礎。偉大的明察！偉大的預見者！和他談天是新英倫之夜的喜悅。啊，我們有這等的談話，隱士，哲學家，和我說起過的那個老居民，——我們三個，——談得小屋子擴大了，劇烈震動了；我不敢說，這氛圍有多少磅的重量壓在每一圓寸上；牠裂開了牠們的縫，後來把塞進多少沉悶的麻和絮才能防制牠們的漏；——幸虧我已經接到了不少的麻根和填絮了。

另外還有一個人，住在村中，他自己家裏，我有「堅強的理由」，常常記得他，他也不時來看我；可是再沒有別人了。

正如在別處時一樣，有時我期待那些絕不會到來的客人。維希奴波藍那（Vishnu Purana）說，「屋主人應於黃昏中，逡巡在大門口，約榨一條牛的牛乳之久，必要時可以延長，以守候客來。」我常常這樣隆重地守候，時間可以榨一羣牛的牛乳了，可是總沒有看見人從

鄉鎮上來 ●



## 冬天的禽獸

等到漸水凍了結結實實的冰，不但跑到許多地點去都有了新的，更短的道路，而且在牠們週繞，那習慣的風景的表面都有了新的景像。當我經過積了雪以後的甬靈茨湖的時候，雖然我在上面划過槳，溜過冰，牠却出人意料地變大了，而且很奇怪，使我想起了貝芬湖。在我週繞，林肯的山峯矗立在一個積雪的原野之四極，彷彿我以前並未到過那裏；不可測量的冰上的距離之外，漁夫帶了他們的狼犬慢慢地移動，好像是獵海豹的人或愛斯基摩人，如遇霧濛濛的天空，漸現巨大的形象，如奇怪的生物，我不知道他們究屬巨人還是小人。晚間，我到林肯去談天總是走這一條路的，所以沒有走任何一條介乎我的木屋與講演室之間的道路，也不經過任何一座屋子。途中經過鵝湖，那裏是鵝鳥居住着的殖民地，牠們的住宅矗立在冰上，但我經過時却看不到一隻鵝鳥。草爾騰湖，像另外那幾個一樣，常常是不積雪的，至多積了薄薄的一層雪也不久便給吹散了的，牠是我的天井，我可以在那裏自由地散步，此外的地方這時候積雪總有兩尺深，村中居民都給封鎖在他們的街道上。遠離着這些村中的街道，很難得才能聽到雪車上的鈴聲，我時常閃閃跌跌地走着，或溜着冰，好像在一個踏平了

的鹿苑中，上面掛着橡木和莊嚴的松樹，不是給積雪壓得彎倒，便是倒掛着許多的冰柱。

冬夜的聲音，正如白天，我聽到過零仃而旋律優美的樂器，在遠處的叫聲；這彷彿是冰凍的大地所唯一能產生的聲音，如果適當地分析一下，確是聾爾騰的地方土話，後來我是熟悉極了，雖然我從沒有看到過牠歌唱時的樣子。冬夜，極難得推開了門，而我會聽不到牠的「胡，胡，胡雷胡」的，音響濃厚極了，尤其頭上的三個音似乎是「如何方好」的發音；有時牠祇簡單地「胡，胡」的叫。有一個晚上，在冬天剛要開始的時候，湖水還沒有全凍，我給一隻飛鵝的鳴叫嚇了起來，我走到門口，又聽到牠們的翅膀，像林中一個風暴，牠們低低地飛過了我的屋子。他們經過了湖，飛向美港，好像怕我的燈光，牠們的指揮官在規律化的節奏中叫個不停。突然間，我不會弄錯的，是一隻貓頭鷹，跟我近極了，發出最沙啞而發抖的聲音，從來在森林中那聽不到的，在回答那飛鵝的一定節奏的鳴叫，好像牠要取辱那些來自赫特森河灣的闖入者，牠發出了音量更大，音域更大的地方土話的聲音來，「胡，胡」地，把牠們趕出了康考特的領空。在這樣屬於我的夜晚中，你要驚動整個堡壘，為的是什麼呢？你以為這樣夜深了，我還不會睡，你以為我沒有你那樣的肺和喉嚨嗎？「波——胡，波——胡，波——胡！」我從來沒有聽見過更叫人發抖的不協和音。然而，如果你有一個寒意的耳朵，其中却有一種協和音的因素在內，這一帶原野上可以說沒有聽過見過的。

我也聽到湖上的冰塊底噯噯聲，這是在康考特和我同床共寢的傢伙，好像他在床裏不耐煩，要想翻一個身，有一些腸胃氣漲，而且做了惡夢；有時我聽到霜把地面裂開的聲響，好如有人趕了一隊驢馬到我的門上來，到了早晨我就發現了一道裂痕，闊三分之一寸，長四分之一哩。

有時我聽到狐狸爬過積雪，在月夜，尋覓鷓鴣或其他的飛禽，像森林中的惡犬一樣，擺擺地，惡鬼似地吠叫，好像牠勞動得有點心焦，又好像牠要表現一些什麼，要掙扎尋求光明，要變成狗，自由地奔上街去；因為如果我們把年代估計在一起，禽獸之中，難道不是跟人類之中一樣的，也發展了一種文明的？我覺得牠們像原始的，穴居的人，時時警戒着，等待着牠們的變形。有時候，一條狐狸給我的燈光吸引，走近了我的窗子，向我咒詛地吠叫一聲，就此退走。

通常總是赤松鼠（學名 *Sciurus Hudsonius*）在黎明中把我叫醒的，在屋脊上奔竄，又攀上爬下屋子的四側，好像牠們出森林來，就爲了這個目的。冬天裏，牠造出了大約有半「蒲式耳」的包谷穗，都是沒有熟的，拋在門口的積雪之上，然後觀察那些給勾引了來底動物的姿態，這使我極其發生興趣。黃昏與黑夜中，兔子很規則化，總跑來飽餐了一頓。整天裏，赤松鼠來來去去，牠們的靈活尤其娛悅了我。最先，有一隻，謹慎地從矮橡樹中間跑



來，靈敏地跑到雪地上來，像一張葉子給風的溜溜地吹過來了；一會兒牠向這個方向跑了幾步，驚人的速度、精力的過份消耗，用牠的「跑步」姿態急跑，似乎令人費解，似乎牠是來作孤注一擲的，一會兒牠向那個方向跑了幾步，但每一次總不超出半「洛特」之遙；於是突然間做了一個滑稽的表情停了步，翻了一個優雅的筋斗，彷彿全宇宙的眼睛都在看着他。

——因為一隻松鼠的行動，即使在森林最深最寂寞的地方，也好像舞女一樣，似乎總是有着觀眾在場的，——牠在拖宕，兜圈子之中，浪費了更多的時間，如果直綫進行，早畢全程。

——我却從沒有看見過一隻松鼠能泰然步行的，——於是，突然間，你還不能說牠是傑克·羅平森，他已經在一個小蒼松的頂上，開足了牠的鐘發條，非難一切假想中的觀眾，又是在獨白，同時又是在向全宇宙說話，——我絕對猜不出這是什麼理由，我想，牠自己也未必說得出理由來。最後，牠終於到了包谷的旁邊，還是那樣不確定的，三角形的，跳來跳去，揀了一個包谷穗，到了我當前堆起的那一堆木料的最高峯上，從那裏他可以正面看見我，起先牠貪食着，把赤裸的穗軸拋掉；後來牠漸漸精巧了，拿了牠的食物來玩弄，只吃一粒粒的中心，而用一隻前掌擎起的包谷穗，忽然不小心掉到地上了，那時牠做出一付滑稽樣子來，好像不能夠確定什麼，好像在懷疑那包谷穗是否有生命的，而是否去揀起來呢，是否去拿一個另外的來，是否該走開了呢，這些牠都不能夠決定。就是這樣的，這個唐突的傢伙一個上午

就耗掉了好些包谷穗；直到最後，牠擡起了最長最大的一支，幾乎比牠自己還大，很靈巧地平衡了牠，牠就回進森林去，好像一隻老虎背了一隻水牛，却還是要彎彎曲曲地走，走走又停停，辛辛苦苦前進，好像那包谷穗太重，隨時都在掉落，在垂直線與地平線之間又出現了對角綫了，然而又是決定要將牠拿到目的地去的；——少見這樣佻而狂妄的傢伙；——這樣牠把牠帶到牠住的地方，或者一枝四五十「洛特」之外的松樹頂上去了，後來我總可以看見，那穗軸在森林中亂擲在各處。

最後那極鳥來了，牠們底不協和的聲音早些時候就聽見，當時牠們謹慎地走近八分之一里，偷偷摸摸地從一枝樹飛到另一枝樹，越來越近，沿途擡起了些松鼠留下來的堅硬的核。牠們坐在一枝蒼松的枝頭，想很快吞下那顆核，可是太大的核哽在咽喉上，呼吸都給塞住了；好費力氣又把牠吐了出來，用牠們的嘴啄啄不休，企圖啄破牠。顯然這是一輩賊偷，我很不尊敬牠們；倒是那些松鼠，開頭雖有點羞答答，過後就像是牠們自己的東西一樣勤勞工作了。

同時飛來了成羣的山雀，揀起了松鼠掉下來的屑粒，飛到最近的橫枝上，把屑粒放在牠們的掌上，就用小嘴啄啄食，好像這是樹皮中的一隻小蟲子，一直吃得牠們的細頸漲滿。一小羣的白鵪鶉每天到我一堆木料中來大吃一頓，或者吃我門前的屑粒，發出微弱的，迅疾

的，刁嘴的聲音，要不然生氣勃勃地「台，台，台」的呼號了，尤其難得的是在春天似的日子裏，牠們從林側發出了頗有夏意的「菲——希」底金屬綫條似的聲音。牠們跟我軋得熟了，最後有一隻白鳩鳥飛到我臂下挾着進屋子裏去的木柴上，毫不恐懼地啄着細枝。有一次一隻麻雀，在我鋤地圍圍中之時，飛到我肩上來停落，當時我覺得，我可以佩戴任何的肩章，卻都比不上這一次的光榮。後來松鼠也跟我相熟了，偶然躡在我的腳背上，因為這是和牠距離相近的。

大地上還沒有全部給雪花蓋住的時候，以及在冬天快要過盡，向南的小山和我的木堆上積雪開始溶化的時候，早晨和黃昏中，鷓鴣就要從林中出來，找食吃了。無論你在林中走哪一邊，總有鷓鴣急拍翅膀飛去，震起了乾燥的樹葉和權枝上的雪花；當雪花在陽光下飄落的時候，牠們閃閃像金色的灰塵；原來這一種勇敢的鳥在冬天裏卻結嘴不起。牠常常給風雪遮蔽了起來，據說，「有時牠們振翅飛入和柔的霧中，躲藏至一兩天之久。」便在空中曠的田野上，有時我也恐嚇了牠們，當牠們飛出了林子，在黃昏中間，到野蘋果樹上來吃蔕密的時侯。每天黃昏，牠們有規律地飛到特殊的樹上，而狡猾的獵者正在等牠們，那時這林子附近的某處就要大起騷動了。我很高興的是鷓鴣終能找到食物。牠們依賴着蔕密和飲水為生，牠們是大自然自己的鳥。

在黑暗的冬晚，或短促的冬天的下午，有時候我聽到一大羣獵狗的叫聲，整個森林全是牠們的嚎叫，牠們抑制不住的要追獵，同時我聽到間歇的獵角，知道牠們後面還有人。森林又響了，可是沒有狐狸奔到濕的開闊的平面上來，也沒有追逐的一羣跟上來。也許在黃昏時份，我看到獵者，祇帶了一根毛茸茸的狐尾作為戰利品而回來，找尋着旅館。他們指點我說，如果狐狸躲在冰凍的地下，他一定可以安然無恙，或者，如果牠逃跑時是一直繞的，沒有一隻獵犬追得上牠；可是，把追逐者拋在後面了，他停下來休息，並且傾聽着，直到牠們又追了上來，等牠再奔跑的時候，牠兜了一個圈子，回到牠原來的老窩，獵者卻正在那裏等待牠。有時，他在牆上奔馳了幾「洛特」，然後跳到牆的另外一面，牠似乎又知道水不能沾染牠的鬚氣。一個獵者曾經告訴我，有一次他看見一隻狐狸給獵犬追逐得逃到華爾勝湖上，那時冰上又浮了薄薄一層水，牠跑了一段又回到原來的岸上。不久後獵犬來到了，可是到了這裏，牠們的嗅覺失去了狐鬚氣了。有時，一大羣獵犬自己追逐着自己，來到了我的屋子前，經過了門，繞着屋子兜圈子，一點不理睬我，只顧嚎叫，好像害了某一種的瘋狂症，什麼也不能制止牠們的追逐了。牠們就這樣追逐着，直到牠們發覺了一股新近的狐鬚氣，沒有一隻智慧的獵犬不轉瞬捨棄了一切來追狐狸的。有一天，有人從萊克星頓到了我的木屋，打聽他的獵犬，牠追趕牠自己，已有很長的一段路了。可是，把我所知道的告訴了他以後，我

恐怕他未必得益，因為每一次我想把他的問題來問答，他打斷了我，另外問我：「你在這裏幹什麼呢？」他失落了一隻狗，卻發現了一個人。

有一個老獵戶，說起話來枯燥得很，常常到華爾騰湖來洗澡，每年一回，總在水最溫暖的時候，到時候他常常來看我，還告訴我，好幾年之前底某一個下午，他帶了一枝獵槍，巡行在華爾騰林中；正當他走在蕙爾路上之時，他聽到一隻獵犬逼上來的聲音，不久後一隻狐狸跑過了牆，到了路上，快得像思想一樣，跳過了另一面牆，離開了路，他那敏捷的子彈卻並沒有打中。相距若干路後面，來了一條老獵犬和牠的三隻小獵犬，全付速度地追趕着，自動似地追趕着，一會兒消失在森林中了。這天下午，很晚了，他正休息在華爾騰南面的厚厚森林中，他聽到遠遠在美港那個方向，獵犬的聲音還在追逐狐狸；他們逼近來了，牠們的吠聲使整個森林震動，更走了，更走了，現在在蕙爾草地，現在在詹克田莊了。他靜靜地站着，長久地，聽着牠們的音樂之聲，還在獵者的耳朵中是如此之甜蜜的，那時突然間狐狸出現了，輕快地穿過了林下的走廊，牠的聲音伴奏在木葉的同情的蕭颯聲中，又快，又安詳，把擱住地勢，把追蹤者拋在老遠的後面；於是，在林中，背負在一塊巖石上，他筆直地坐了下來，聽着，牠的背背者。片刻之間，惘惘之心限制了獵者的手臂；然而這是一種短命的感情，快得像思想一樣，他的火器瞄準了，於是「砰！」——狐狸從巖石上滾了下來，聽

在地上死了。獵者還站在老地方，聽着獵犬的吠聲。牠們還在追趕，現在比較緊近的森林中，所有的小徑上全部都是牠們的惡魔似的嚎叫。最後，那老獵犬蹣跚入眼簾，鼻子嗅着地，嗅中了魔似的吠叫得空氣都震動了，一直奔到了岩石上；可是，看到那死去了的狐狸，她突然停止了吠叫，彷彿給驚愕征服了，張口無言，她繞着，繞着牠，靜靜地走動；一個又一個，她的小狗來到了，像牠們的母親一樣，也清醒了過來，在這神秘的氣氛中，靜靜不做聲了。於是獵者走到牠們中間，他剝下了狐狸皮，後來，牠們跟着狐狸尾巴走了一陣，最後拐入林中自去了。這晚上，一個魏士登的紳士找到這康考特的獵者，探聽他的獵犬，還告訴他，牠們自己這樣追逐着，離開魏士登的森林已經一個星期了。康考特的獵者就告訴他，一切經過的詳情，并把狐狸皮送給他，後者辭受，自行離去。這晚上他找不到他的獵犬，可是第二天他知道了，牠們過了河，在一個農家過了一夜，在那裏飽餐了一頓，一清早牠們就回家了。

把這話告訴我的獵者還能記得一個名叫山姆·納丁的人，他常常在美港的層巒上獵取熊，然後，把熊皮拿回來，在康考特的村子裏換拉姆酒喝；那個人曾經告訴他，他甚至于看見過一隻麋鹿。納丁有一隻著名的獵犬，名叫勃爾戈因，——他卻喚牠勃爾經，——告訴我這段話的人也借用這聲音。這個鄉鎮中，有一個老年的生意人，他又是隊長，市鎮會

計，兼代表，我在他的「損失賬簿」中，看到了這樣的紀錄。一七四二——三年，一月十八日，「約翰·梅爾文·貨方，一隻灰色的狐狸，〇圓——二角——三分」；現在這裏卻沒有這種事了；在他的總賬中，一七四三年，二月七日，赫齊吉阿·斯特拉登貸了「半隻貓皮，〇圓一角四分半」；自然，從前法蘭西之戰的時候，斯特拉登做過軍曹，拿一隻野貓來貸款未免是太不成爲狩獵了。當時候也有以鹿皮來換取貸款的；每天都有鹿皮賣出呢。有一個人還保存着附近這一帶底最後一只鹿的鹿角，另外一個人還告訴過我，特別這一次的狩獵的情形，他的伯父是參加在內的。從前，在這裏，獵戶的人數既多，而且都很愉快。我還記得一個消瘦的賽洛特呢，隨手在路旁邊抓到一張葉子，就能在上面奏出一個旋律來，照我的記憶來評一下，似乎比任何獵角之聲都更野性，更動聽。

在月亮的晚上，夜半，有時候我路上碰到了許多的獵犬，牠們弄竄在樹林中，牠們卻又躲避在路邊上，好像很害怕我，靜靜地站在長草中，直到我經過了。

松鼠和野鼠爲我的堅菓的存貨而爭吵了。在我的屋子圍邊有二三十枝蒼松，直徑一吋到四吋，前一個冬天給老鼠咬得很利害，——那是一個挪威式的冬天，雪長久地積着，積得又深，牠們不得不把松樹皮來捕救牠們短細了的糧食。這些樹還是活着的，在夏天裏顯然更加茂盛了，有許多樹長高了一尺，顯然牠們全部都給環切了樹皮；可是再過一個冬天之後，無

疑問牠們都會死的。驚人得很，一隻小小的老鼠竟然要吃下整個一枝樹，牠們不是上上下下，而是環繞着牠來吃的；可是，也許叫這森林稀薄起來是必要的，牠們常常上得太濃密了。

野兔子（學名 *Lepus Americanus*）是很常見的，整個冬天，牠的身體常常在我的屋子下面，只有地板隔開了我們，每天早晨，當我開始動彈了，她急促地逃開，總是吵我，驚醒我，——蹦，蹦，蹦，她在匆忙之中，腦袋撞在地板上了。黃昏中，她們常常繞到我的門口來，吃我扔掉的甘薯皮，她們和土地的顏色是這樣的相似，靜着不動的話，你幾乎分別不出她們來。有時在黃昏中，我一忽兒看見，一忽兒又看不見那一動不動坐在我窗下的野兔子。黃昏中要是我推開了門，她們吱吱地叫，一躍而去。近在手邊的時候看她們，看得叫人可憐。有一個晚上，有一隻坐在我門口，離我只有兩步；起先怕得發抖，可是還不肯跑開，可憐的小東西，又消瘦，又軟弱，破耳朵，尖鼻子，光尾巴，細腳掌。看起來，彷彿大自然已經不再把高貴的血液賜給這一個物種，她只站在她最後的一個足趾上了。她的大眼睛很年輕，可是很不康健，幾乎是水腫病似的。我跨上一步，瞧，她彷彿有彈簧一樣跳過了雪地，伸直了牠的身子和四肢，文雅得很，立刻把森林撥在我和她中間了，——這野性的自由的肌肉卻又說明了大自然的精力和尊嚴。牠的消瘦並不是沒有理由的。這便是牠的天性。



（著名的 Lepus，來自 Lepus，足力矯健，有人這樣想。）

哪沒有兔子和鸚鵡，一個田野還成什麼田野呢？牠們是動物之中最簡單最土生的動物；自古以來，就有了牠們的祖先，直到現在，與大自然同色彩，同性情，和樹葉，和土地最親密地聯盟，——又彼此之間有聯盟；既不是靠翅膀的飛禽，又不是靠腳的走獸。看到兔子和鸚鵡跑掉的時候，你不覺牠們是禽獸，牠們是自然的，彷彿木葉的飄蕩一樣。兔子和鸚鵡一定可以永存，像土生的人一樣，不曾發生怎末樣的革命。如果森林被砍伐了，矮枝和嫩葉還可以窩藏牠們，牠們還愈加繁殖呢。不要維持一隻的兔子的生活，那田野一定是貧瘠無比的。我們的森林對牠們兩者很適宜，在每一個沼澤的邊圍可以看到兔子和鸚鵡在步行，而牧童們在牠們邊圍都佈置了陷阱。

## 冬天的湖

過了一個安靜的冬天的夜晚，我醒來時，印象中彷彿有什麼問題問了我，而在睡眼之中，我企圖回答，卻回答不了——什麼——如何——何時——何處？可是大自然在黎明了，其中生活着一切的生物，她從我的大窗戶中望進來，臉色很澄澈，很滿足，她的嘴上，並沒有問題。醒來便是大自然和天光，便是這個有着答案的問題。雪深深地積在大地，年幼的樹點點在上面，而我的木屋所在底小山的斜坡似乎在說：開步走。大自然不發問題，我們人類發問的，她也不回答。她早就有了決斷了，「啊，皇子，我們的眼睛察察而羨慕不置，這宇宙的神祕而多變化的謀像便傳到了我們的靈魂中。無疑，黑夜把這光榮的創造遮去了一部；可是，白晝來到，把這大作品啓示給我們，這大作品從地上伸展，直到太空中。」

於是我的黎明工作。第一，我拿了一把斧頭，和桶子找水去，如果我不是在做夢。過了寒冷的，飄雪的一夜之後，要一根魔杖才有辦法找水的呢。水汪汪的撒料的湖水，對任何呼吸都異常地敏感，能反映每一道光 and 影，可是到了冬天，就結凍了一尺或一尺半，最笨重的牲畜也承受得住，也許冰上還積了一寸深的雪，使你分別不出水是湖是平地。像周圍的山

峯中的山獾鼠，牠闖了眼睛，要睡三個月或三個月不止。站在積雪的平原上，好像在羣山中的牧場上，我先要割破一尺深的雪，再要割破一尺深的冰，在我的腳下面開一個窗，就跪在那裏喝水，又望入那安靜的魚的客廳，中間只隔開一道和柔的光，好像是隔開了一層窗玻璃一樣，那細沙的底還跟夏天的時候一樣，在那裏有一個並無波濤而悠久的澄澈之感，像琥珀色的黃昏一樣統治着，和那裏的居民底寒冷與心平氣和又完全協調。天空在我的腳下，正如牠在我們的頭頂。

每天，很早的時候，當一切都鬆脆地帶着霜花，那時人們拿了釣魚竿和簡單的午飯而來，從雪中垂下他們的細絲，釣鱸魚和梭魚；這些野性未馴的人們，本能的地，實行着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並不俾他們的城裏的人，他們相信另外的勢力，他們這樣來來去去，就把許多城市縫合在一起了，而在另外的地方，城市之間還是裂開的。他們坐着，在湖岸上，乾燥的橡樹葉上，吃他們的飯食，無所畏懼的樣子，愈顯得他們自然而大方，愈顯得城裏人虛偽而人工。他們從來不研究資本，所知道和所能說的，比他們所做的來得少許多。他們所做的事據說沒有人知道。這裏有一位，是用很大的鱸魚聚釣梭魚的。你看着他的桶子，總看到了一個夏天的湖沼一樣，何等驚人啊，好像他把夏天鎖在他家裏了，或許，他知道夏天是鎖在什麼地方的。你說，在仲冬，他怎末能提到這末多？啊，自從大地凍了冰，他從朽木

之中找出了虫子來，所以他能捕到牠們。他的一生生命，就在大自然的深處度過，他比自然科學家鑽得更深入；他本身就應該是自然科學的一個研究專題。科學家輕輕地把苔蘚和樹皮，用刀子挑起，來尋找虫子；而他卻一斧開到樹木中心，苔蘚和樹皮飛得老遠。他是靠了劈樹爲生的。這樣一個人就有捕魚權了，我愛見大自然在他那裏現身。鱸魚吃了鱒魚，梭魚吃了鱸魚，而漁夫吃了梭魚；生物之間的因果便這樣圓滿了。

當我在有霧的天氣裏，繞着湖閒步的時候，有時我很有興味地看到了一些漁人所採取的原始的生活方式。也許他在冰上剝了許多距離湖岸相等的小窟窿，各自的距離四五個「洛特」，把白楊枝橫在上面，用繩子縛住了棧枝，以免牠被拖下水去，再在冰上面一尺多的地方把釣絲掛在白楊枝上，還縛了一張乾燥的橡葉，這樣釣絲給拉下去的時候，就表明有魚在吃餌了。這些白楊枝顯露在霧中，距離相等，你繞湖邊走動時，便可以看到。

啊，華爾騰的梭魚！當我騎在冰上看牠們，或者，當我望進漁人們在冰上挖掘的洞，那些通到水中去的小窟窿底時候，我常常給牠們的稀世之美弄得驚異不置，好像牠們是神祕的魚，樹上看不到，森林中看不到，正如在康考特的生活中看不到阿刺伯一樣。他們有一種異常眩耀，超乎經驗的美，這使牠們跟灰白色的小鱈魚和黑絲鱈相比，不啻天淵之別，然而後者的名譽，卻傳遍了街頭。牠們並不稀得像松樹，也不灰色得像石塊，更不是藍得像天空

的；然而，我覺得牠們有更稀世的色彩，像花，像寶石，像珠子，華爾騰湖水中的動物化了的「核」或晶體。牠們自然澈頭澈尾是華爾騰的；在動物界之中，牠們自身就是個小華爾騰，這許多的華爾騰啊！船人的是牠們在這裏被捕到，——在這深而且廣的水中，遠遠避開了華爾騰路上旅行經過的驢馬，輕便馬車和叮叮的雪車，這偉大的金色的，翠玉色的魚游泳着。這一種魚我從沒有在市場上看到過；牠必然會成衆目之所矚注。很容易地，只用幾下彈性的急轉，牠們就拋棄了那水露露的鬼影，像一個凡人還沒有到時候，就肉體未死而靈魂已昇上天堂。

因為我渴望着把華爾騰湖的湖底收復回來，我在冰溶化之前，一八四六年初，就小心地勘察牠了，用了羅盤、絞鏈和湖水深的鉛錘。關於這個湖底，或者說，關於這個湖的無底，已經傳誦了許多故事，那許多故事自然也是沒有根據的。這是奇怪極了，人們並不去測量湖水之深，卻立刻便相信牠是無底的了。在這一帶散步一次就可以跑到兩個無底湖邊。有許多入非常之相信，說華爾騰一直通到地球的另外一面。有的人躺在冰上，躺了很久，通過那幻覺似的媒介物而下瞰，望得眼中全是水波，但是他們怕傷風，所以很迅速地下了結論，說他們看到了許多洞穴，「其中不知道可以塞進多少的乾草，」好饑真有人會下去填塞乾草似

的，那無疑問是冥國界河的入口，從這些入口可以通到地獄的疆域去的呢。另外有人從村裏來，駕了一頭五十六號馬，繩子裝滿了一車，然而找不出任何的湖底；因為，當五十六號在路邊休息，他們把繩子放下水去，要測量繩的神奇不可測量底時候，結果是徒然。可是，我可以確定地告訴讀者，華爾騰有的是一個合理的堅密的湖底，更有一個並非不合理的深度，雖然那樣的深度很少見。我用一根釣鱒魚的釣絲測量了牠，這很容易，一頭繫了一塊重一磅半的石頭，牠就很準確地告訴我，石頭到了湖底了，那時要提起來得費很大的力，因為牠下面再沒有湖水了。最深的地方恰恰是一百〇兩尺；還不妨加入後來漲了的湖水五尺，共計一百〇七尺。面積雖小，而有這樣的深度，真是駭奇得很，然而隨你怎樣的想像力豐富，你不能再減少牠一寸。如果一切的湖都很淺很淺，那就怎樣了呢？難道牠不會在人類心靈上反映出來嗎？我感激的是這一個湖，深而純潔，可以作為一個象徵，當人們對於無限尙有信心的時候，就有一些湖沼被認為是無底的了。

一個工廠主，聽脫了我所發現的深度之後，認為這不是真實的，因為根據他那樣地熟悉水閘而言，細砂不能夠踏在這樣峻削的角度上。可是最深的湖，跟牠的面積一比，也不能算怎樣的深，如果抽出了牠的水來看，留下的是一個並不怎樣的山谷。牠們不是像山谷似的杯形，而是，譬如，這一個湖，從牠的面積來說，祇能像一隻變形，中間略低一點而已。許

多的湖沼抽乾了水，剩下來的是一片草地，並不是我們時常看到的低窪。威廉·吉爾賓，描寫風景時真是出色，而且總是很準確的，他在蘇格蘭，費因湖灣（Loch Fyne）的尖端上，描寫道，「這一灣鹽水，六七十尋深，四里闊，」約五十哩長，四面全是高山，他還這樣評論：「如果我們能在洪水氾濫之時，無論大自然是如何造成這種大窪地的，看到那水流奔瀾入內，這一定是何等可怕的沖激啊！」

膨脹的山峯昇得高，

低窪沉淪得這樣低，

闊而廣，好河床——。」

可是，如果我們用費因湖灣的最短一條直徑底比例，應用在萊爾騰，後者我們已經知道，祇不過是一隻淺盤形，那末，牠比費因湖灣淺了四倍。要是費因湖灣的水一古腦倒出來，一定激沖得更加可怕。無疑問的，許多伸展着包谷田的原野底失迷迷的山谷，就曾經有急流退去，經歷過「可怕的沖激」的，然而還必須是地質學家的透視力與遠見才能證實，才能說服那些始料未及的居民。在低低的地平綫上的小山中，有鑑識力的眼睛可以看出一個原始的湖

涓來，後來的平原沒有昇高，所以沒有遮掩了牠的歷史。但在公路上做過工的人都知道，大雨以後，看看泥水潭就可以知道哪裏是窪地。倘如允許，想像力在這些泥水潭中跳入得更深，飛起得比大自然更高。海洋的深度，要是和牠的面積一比，也許還是淺得不足道的。

我已經在冰上測量了湖的深度，現在我可以決定湖底的形態了，這比起沒有凍冰的時候來，又是方便不少，結果我發現牠是一般的地規律化。在最深的部份，有數方畝地是絕平的，幾乎不下於任何陽光下，和風中，那些被耕植了的田野。有一處，我任意地挑了一條綫，測量了三十「洛特」，可是深淺的變化不過一尺；一般地說來，在湖心，向任何方向移動，每一百尺的變化，我預先就可以知道的，不過是三四寸的深淺上下。有人慣於說明，在這樣平靜的湖中有着深而危險的窟窿，可是這種情況之下的湖水早把湖底的不平等一概取消了。湖底的規則化，牠和湖岸的關係底一致性，隣近山峯的高低，都這樣完美地呼應，遠遠的一個湖灣，在湖的對面就可以測量出來，觀察一下牠的對岸，已可以知道牠的方向。鯽角成了沙洲和淺灘，山和谷是深水與湖缺。

當我以十「洛特」一吋的比例畫了湖的圖樣，在一百多處記下了牠們的深度，我更發現了這驚人的一致性了。發現那記錄着最大的深度的地方恰在湖心，我用一根兩尺放在最長的距離上畫了一綫道，又放在最寬闊的地方畫了一道綫，真使人暗暗吃驚，最深處恰在兩綫的



交點，雖然湖的中心相當平坦，湖的輪廓却不很規則，而長闊的距離也應得量出凹處來，我對我自己說道，誰知道，這是否暗示了海洋最深處的情形也正如一個湖和一個泥水潭的情形一樣呢？這一個規律是否也適用於高山，假如高山與山谷是作為相對的？我們知道在一個山的最狹的地方並不是牠的最高處。

五個凹處中有三個，我全去測量過，口上有一個沙洲，裏面却是深水，可是那沙洲的目的，不僅是爲了面積上擴張，也爲了向深處擴張，形成一個獨立的湖沼似的盆地，而兩個土角正表明了沙洲的方位。海岸上的每一個港埠的入口處也都有一個沙洲。正如凹處的口上，闊度大於牠的長度，沙洲上的水，在同比例度內，比盆地的水更深。所以把凹處的長闊數和週繞的湖岸的性格給了你之後，你就幾乎有充分的材料，可以列出公式來，作一切的計算了。

爲了看看我測度的湖的最深處有多少程度是相近的，有了這些經驗了，我觀察了牠的平面輪廓和牠的湖岸的性格，這樣畫出了一張平面圖，其幅員佔四十一畝左右，其中沒有島，也沒有出入口；而因爲最闊的一道綫和最狹的一道綫相當接近，由於兩個隔岸相望的峭角在彼此接近，而兩個正對的沙洲彼此遠距，我就在最狹的綫上挑了一個點，却依然交叉在最長的一條綫上的，作爲那裏是最深處。最深處果然在這一箇點的周圍百尺之內，比

我預測的更過去一些，在這一點上是六十尺深。自然，要是泉水流入，或者湖中有一個島嶼的話，問題就要複雜得多了。

如果我們知道宇宙的一切規律，我們就祇要明白一個事實，或祇要有一個現象的忠實描寫，就可以舉一反三，得出一切特殊的結論來了。現在我們祇知道少數的規律，我們的結論往往荒謬，自然，這並不是因為大自然不規則，或混亂，這是因為我們在計算之中，對於某些基本的原則，還是無知之故。我們所知道的規則與和諧，常常局限於經我們考察了的一些事物；可是有更多數的似乎矛盾，實在却呼應着的法則，我們祇是還沒有找出來而已，牠們產生的和諧是更可以驚人的。一個旅行家看來，每一步跨出，山峯的輪廓就變一步，我們的特殊的規律都是由於我們的觀點，而事實雖只有一個絕對的形態，却有着無數的側面。即使裂開了牠，鑽過了牠，也不能窺見全貌。

據我所觀察了的湖的情形，在倫理學上又何嘗不如此。還是平均的規律。這樣的兩條直徑的規律，不但是指示了我們觀察天體中的太陽系，而且指示我們觀察我們身體內的心，而在我們的日常的生活特殊的行爲中，也有兩條這樣的綫，至于生命的波動，流在凹處，入口處，那兩條綫的交點，便是他的性格的最高峯或最深處了。也許我們祇要知道這人的岸或範圍，和他的鄰近的田野或環境，我們同時可以知道他的深度和那隱藏着的底奧。如果他的

週圍是多山峯的環境，一個阿基勒斯似的湖岸，山峯高高聳起，又復反映在他的胸腔上，這就說明他有一個同樣的深度了。可是一個低平的平坦的湖岸，就說明他是膚淺的。在我們的身體上，一個顯明地突出的眉睫前額，是表示他有思想的深度。在我們的每一個凹處的入口，也都有了一個沙洲的，這是說，在我們的傾向，嗜好上；這每一個「凹處」，都在一定時期內，是我們的濫掉，在這裏我們特別就得長久，幾乎給永久束縛在那裏。這些傾向和嗜好往往不是古怪可笑的，牠們的形式，大小，方向，都根據了岸上的起伏，還是古來地輪迴轉的結果呢。當這一個沙洲給暴風雨，潮汐或水流漸漸加高，或者當水位降落下去了，牠冒出了水面來，於是起先祇僅是湖中的一個傾向罷了，其中隱藏着的思想，現在獨立起來，成了一個湖沼，和海洋隔離了，思想獲得了牠自己的境界之後，也許牠的鹽水變成了淡水，也許成了一個甜海，死海，或者一個沼澤。而每一個人都經歷過生命的這樣的遷徙，我們是否可以說，是這樣的一個沙洲昇到了水面上？還是真的，我們是一些可憐的航海家，我們的思想大體說來都經驗虛無，在一個沒有港口的海岸綫上，頂多和有詩意的小汽船有往還，不然就開入公共的大港埠，駛進了科學這枯燥的碼頭上，在那裏他們重新拆卸了，來適應世界，並沒有有一種潮流使牠們保持獨立性。

至於華爾騰湖水的入口和出口呢，除了雨雪，和蒸發，我並沒有發現別的，雖然用一

隻溫度表和一條繩子也許可以尋得出來，因為流入湖來的水在夏天大約是最冷而冬天大約最溫暖。一八四六——七年派到這裏來掘冰塊的人，有一天，他們正在工作，一部份的冰塊送上岸去，圍冰的商人拒絕接受，因為這一部份比起其他的來薄了許多，便這樣挖冰的工人發現，有一個小地區上面的冰比其餘的冰薄了三兩吋，他們想這地方一定有一個入口了。另外一個地方，他們還指給我看過，他們認為那是一個出口的漏洞，湖水從那裏漏出去，經過一個山峯，到達附近的一處草地，他們為我推開了一個冰塊讓我看看。在水深十尺之處有一個小小的腔穴；可是我想華爾騰要與外界銜接，不必要這樣薄弱的漏洞。有人主張，如果確有這樣的漏洞的話，如果牠和草地確有聯系的話，這是可以證明的，祇要放下一些有顏色的粉或木屑在這個漏洞口，再在草地上底那些泉源口上放一個過濾器，就一定可以找到一些被流水挾帶而去的屑粒了。

當我勘察的時候，十六吋厚的冰層，也像水波一樣，在微風之下，會有波動。大家都已經知道在冰上，酒精水準儀是失卻作用的。在冰上，擡一個刻有度數的棒，再把酒精水準儀放在岸上，然後來觀察，那末離岸一「洛特」處，冰層的最大的波動有四分之三寸，儘管冰層似乎跟湖岸是緊接着的。在湖心的波動，恐怕更大。誰知道呢？如果我們的儀器更精密的話，我們還可以測出地球表面的波動來呢。當我的水準儀的兩隻腳放在岸上，一隻腳放在冰

上，而薩摩在第三隻腳上觀察時，冰上極微小的蕩動的波動可以在對岸的一枝樹上，形成數尺的區別。當我爲了測量水深，而開始挖掘冰塊底時候，深處的積雪下面，冰層的上層有三四寸的水，水立刻從窟窿中流下去，在深深的溪流的形態中一運流了兩天才流完，把冰都磨光了，湖面得到乾燥，這雖然不是主要的，卻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因爲，當水流下去的時候，冰提高了，浮起了冰層。這好像是在船底下挖出一個洞來，讓水流出去。當這些洞又凍結了，接着又下了雨，最後又結了一個新的形式的冰凍，全湖上都罩上一層新鮮的冰面，冰的內部就有了網絡的形狀，很像是黑色的蜘蛛網，你不妨稱之爲玫瑰花形的冰球，那是從四方流入窟窿的川流所形成的中心。也有一些時候，當冰上有薄薄的水深，那樣時，我能看到我自己的兩個影子，一個重在另一個上面，一個影子在冰上，一個影子在森林或山峯的倒影上。

還有寒冷的一月份中，冰雪依然很堅固的時候，一些把細的地主老爺已經從村中來來回冰去，夏天可以給他們冰冷飲了；使人感到非常深刻的印象啊，真是聰明得悽慘，現在，在一月中，就想到了七月中的炎熱和口渴了，——現在，他還穿着厚大衣，戴着皮手套呢！況且有那末多的事情，他都沒有一點兒準備。他甚、沒有在這個世界上準備了什麼可貴的東

西，將來在另一世界上，他才可以夏天裏也喝冷飲。他砍、鋸着堅固的冰，把魚的住宅的屋頂拆卸了，就把牠們運冰和寒冷用鎖鏈，像捆住木料一樣的捆綁了起來，用車子載走，經過可愛的寒冷的空氣，運到了冬天的地窖中，在那裏，牠們靜待炎夏來臨，當牠們給拖過村子的時候，看起來彷彿是藍色的晶體。這些挖冰的都是快活的人，充滿了玩笑和遊戲精神，每次我參加了他們的一羣，他們常常請求我到下面去，一上一下用大鋸來鋸冰。

在一八四六——七年的冬季，來到了一百個北極出身的人物，那天早晨接到了這個湖濱來，帶來了好幾車的似農具非農具的傢伙，雪車，犁把，鋤頭，斬草機，鏟子，鋸子，每一個人還帶着一柄兩股叉，那種兩股叉，就是「新英倫農業雜誌」或「農事雜誌」上都沒有看見過的。我不知道他們的來意是否爲了播下冬天的黑麥，或是播下什麼新近從冰島推銷過來的新種籽。但沒有看到肥料，我判斷他們和我一樣，大約不預備深耕了，因爲泥土很深，又荒蕪已久。他們告訴我了，有一位農村紳士，他自己沒有登場，想使他的錢財加一倍，那筆錢財，據我所知，大約已經有五十萬了；現在爲了在每一個金圓之上，再放上一個金圓起見，他剝去了，是的，剝去了華爾騰湖的唯一的襯衫，不，剝去了牠的皮，在這樣的冷天裏！他們立刻工作了，耕着，耙着，滾着，犁着，秩序井然，美極美極，好像他們要把這裏變成一個模型的農場；可是正在我睜大了眼睛看他們要播下什麼種籽的時候，我旁邊的一羣

人突然已開始鉤起那處女地來了，突然一動，冰塊給按到了沙地上，或者到了水裏，因為這是一個很有彈性的土地，——正如一切的陸地一樣，——便給一輛雪車載走了，那時候我想，他們是在泥沼裏挖泥炭吧。他們每天這樣來了，去了，從火車裏發出了錢叫聲，好像他們來自北極區，又歸去北極區，像一羣北冰洋中的雪鳥一樣的。有時候，華爾騰這印第安女子復仇了，一個雇工，走在隊伍後面的，不留神滑入了一條，迫到險惡河去的裂縫中，於是剛才還勇敢無比的人物祇剩了九分之一的生命，他的動物的體溫全部消失了，能够躲入我的木屋中，算是他的運氣，他不能不承認火爐之中確有美德；有時候，那冰凍的土地把鞏背中的一隻鋼齒折斷了；有時，鞏陷在溝中了，不得不把冰挖破才能取出來。

老老實實地說，是一百個愛爾蘭人，由北方佬扮機家雇用，每天從劍橋來這裏挖冰。他們把冰切成一方塊一方塊，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無須描寫的了，這些冰塊放在雪專上，車到了岸邊，迅疾地拖到一個冰站上，那裏再用馬匹拖的鉄手搬到一個臺上，就像一桶一桶麵粉一樣，一塊一塊排列着，又一排一排地疊起來，好像他們要疊一個上插雲霄的方塔的基礎一樣。他們告訴我，好好地工作一天，可以挖起一千噸來，那是一畝地的出產數字。深深的車轍和「搖籃洞」都在冰上出現，正如在「陸地」上一樣，因為雪車在上面來回的次數走得多了，而馬匹就在冰上挖出的桶形之中吃麥子。他們這樣在露天疊起了一堆冰塊來，高三十五

尺，約六七「洛特」見方，在外面用乾草包起來，以排除空氣；因為風雖然料峭，還可以在中間找到路綫，裂出很大的隙縫，以致這裏或那裏就沒有什麼支撐了，到最後會全部倒翻。最初，我看這很像一個巨大的藍色的龜壘，一個伐爾哈拉；可是他們開始把粗糙的草皮填塞到隙縫中間去了，於是上面有了霜和小冰叉，看起來像一個可敬的，生滿了苔蘚的，頹毀的廢墟，全部是用藍色大理石堆成的，一個多神的住所，像我們在曆本上看到的畫片一樣，——他的陋室，好像他給了我們一個圖樣來參考。據他們的估計，這中間百分之二十五到不了目的地，百分之二、三將在搬運中損失。然而這一堆中，一大部的命運全不如當初的原意；因為這些冰不能保藏得有如理想的好，牠裏面有比之一般更多的空氣，也許卻又是另外的原因，總而言之，牠並沒送到市場上。這一堆，在四六——七年建築起來的，據估計共包含一萬噸重量，後來用乾草和木板這樣釘了起來，第二年七月開了一次箱，一部份拿走了，其餘的就曝露在太陽底下，整個夏天，牠站着度過去了，這年的冬天，也還是度過去了，直到一八四八年的九月，牠還沒有全部溶化掉。所以，滿把牠們的一大部份都收了回來。

像湖水一樣，華爾騰的冰，有一些綠的顏色，可是遠處望去，牠放出美麗的藍光，你很容易就辨別出來了，那是河上的白冰，或是別的，四分之一哩外的湖上的微綠的冰，而這是華爾騰的冰。從挖冰人的雪車上，有一塊大冰掉在村中街道之上，躺在那裏有一星期，像一



塊很大的翡翠，成了很多人的趣味中心。我注意到這個華麗的特點，當牠的水是綠的，一凍結之後，從同一觀點望去，出現了藍色。所以在湖邊的許多低窪地，有時候，在冬天，充滿了像軀一樣綠色的水，可是到了第二天，我發現牠們已凍成了藍色的冰。也許水和冰的藍色是由於牠們所包含的光和空氣的緣故，凡是最透明的，就呈現了最藍的顏色。冰乃是沉思的一個最有趣的題目。他們告訴我，他們有一些冰，放在瑪萊喜湖的冰槎中已五年，還是很好的冰。爲什麼一桶水放久了要臭，而凍冰以後，卻永遠甘美呢？一般人所以說過的，在情感用事以及習性之中，就有這樣的分別。

所以一連十六天，我從我的窗子上，看到一百個人，忙忙碌碌，像農夫一樣地工作，成羣結隊，帶着牲口和一切顯然的農具，這樣的圖畫，我們常常在曆本的第一頁上看到的；每次從窗口望出去，我常常想到雲雀和收割者的寓言，或者那種播種的譬喻，等等；現在，他們都走掉了，大約又三十天之後，我又能從這同一的窗口，眺望純粹的海綠色的華麗騰湖水了，反映着雪和樹木，把牠的蒸發寂寥地送上天，一擊也看不出曾經有人站在牠的上面。也許我又可以聽到一隻孤獨的潛水鳥鑽入水底，撫弄羽毛，放聲大笑，或許我可以看到一個孤獨的漁夫坐在船上，扁舟一葉，而他的形態倒在這一面水波上，不久以前就在這裏，有一百個人安穩地站着工作過呢。

似乎，跟着要有却刺斯登和紐奧良斯，瑪特拉斯和孟貝和加爾答底揮汗如雨的居民，將在我的井上飲水。在黎明之中我把我的智力洗浴在古印度史詩的宏偉的宇宙哲學中，自從這一部史詩完成了之後，神仙的歲月也不知道逝去了多少，而和輪一比較，我們的近代世界以及輪的文學顯得多末地猥瑣而藐小啊；我還懷疑，這一個哲學是否不憚僅限於從前的生存狀態的，輪的崇高性，距離着我們的觀點是這樣地遙遠了啊！我放下了書本，跑到我的井邊去喝水，瞧啊，在那裏，我遇到了婆羅門教的三個僕人，梵天和昆涅奴和因陀羅的僮人，他還是坐在恆河上，神廟中，讀着他的吠陀經典，或住在一個樹的根上，只有一些麵包屑和一鉢頭水。我遇到他的僕人來給他的主人汲水，我們的桶子好像在一個井內。華爾騰的純粹的水已經和恆河的聖水混合了c和柔的風吹送着，這水波流過了阿特蘭蒂斯和愛斯班呂茲這傳說的崩壞，流過漢諾，流過特爾南特，梯陀爾和波斯灣的入口，在印度洋的熱帶風中流動，到達了阿歷山大王也祇聽見過名字的一些港埠。



## 春天

掘冰人的大量地挖掘，通常使得一個湖沼的化冰，來得較早一些時候；因為就是在寒冷的氣候中，給風激動了的水波能夠消耗牠周圍的冰塊。可是這一年，華爾騰沒有受到這種影響，因為牠立刻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新衣服，來替代那舊衣服。這一個湖，從沒有比鄰近的那些湖沼化冰化得更早，那是因為牠的非常的深度，而且牠的底下並沒有流泉經過，來溶化或耗損上面的冰。我從沒有見牠在冬天裏爆開過；只除了一八五二——三年那一個冬季，給許多湖沼這樣嚴重的一次考驗。牠通常在四月一日開凍，比蘇靈芝湖或美港湖一星期或十天，從北岸，和一些淺水的地方先開始，正是那裏先行凍結起來的。牠比任何水波更切合時令，指示了季節的絕對的進度，毫不受溫度的變幻的暫時的影響。三月中要嚴寒了幾天，便能延遲其他的湖沼的日子，但華爾騰的溫度却幾乎沒有中斷地在增高。一八四七年三月六日，一隻溫度表插入華爾騰湖中，得三十二度，或冰點；岸的附近，得三十三度；同日，在蘇靈芝湖中，得三十二度半；離岸十二「洛特」，淺水處，冰下一尺，得三十六度。後者這一個湖中，淺水深水的溫度相差三度半，而事實上這一個湖大部份都是淺水，這就可以說明為什麼

牠的化冰日期要比華爾騰早得多了。那時，最淺的水中底冰要比湖心的冰薄上好幾寸。仲冬，反而是湖心最溫暖，那兒的冰最薄呢。同樣，夏季裏在湖岸附近，涉水而過的人都知道的，靠湖岸的水多末溫暖，尤其是祇三、四寸水的地方，游泳得遠出了一點，深水的水面也比水深處溫暖得多。而在春天，陽光不僅在溫度逐漸增加的天空與大地上發揮牠的力量，牠的熱量還透過了一尺或一尺以上的厚冰，澆水處更從水底反射到上面，使水波溫暖了，並且溶化了冰的下部，同時，從上面，陽光更直接地溶化了冰，使牠不均勻了，便起了空氣泡，昇上又降下，直到後來成了全部是蜂房的樣子，到最後一陣春雨，牠們全部消滅。冰，好比樹木一樣，也有細紋，當一個冰塊溶化了，或蜂房化了，不論牠在什麼地位，空氣細泡和水面總是直角地接連的。在水面上有一塊突出的岩石或木料時，牠們周圍的冰總比較薄一點點，往往給反射的熱力所溶解；他們告訴我，在劍橋，有過同樣的試驗，在一個淺淺的木製的湖沼中凍冰，用冷空氣在下面流過，所以上下都可以發生影響，而從水底反射上來的熱量多少給這樣一來抵銷了。當仲冬下了一陣溫暖的雨，溶解了華爾騰湖上帶雪的冰，在湖心留着一個黑色而堅硬的透明的冰，這就會出現一種腐化的，但更厚的白冰，約一洛特闊，沿湖岸都是，正是這反射的熱量所凝成的。還有，我已經說起過的，冰中間的氣泡像灼熱的玻璃一樣，從下面起來溶解了冰的。

這一年的現象，每天在湖上變化，但規模很小。一般說來，每天早晨，淺水比深水溫暖得更快，可是到底不能溫暖得怎樣，而每天的黃昏，牠却也冷得更快。一天，正是一年的龜鑑。冰的爆裂的聲音在指示氣候的變化了。一八五〇年二月十五日，一個寒冷的夜晚過却以後底黎明中，我跑至靈芝湖去消解這一天了，驚異地發現我祇用斧頭劈了一下冰，便像擊了鑼一樣，聲音延展了好幾個「洛特」，或者可以說，好像我擊了一下綁得緊緊的鼓。太陽昇起以後，湖上要奏鼓樂半個小時，當時牠感受到斜斜從山上射下來的光芒底熱力了；牠伸牠的懶腰，打呵欠，候一個才醒過來的人，起來越忙碌了，這樣又繼續下去三四個小時。正午是睡午覺的，可是快要傍晚的時候，太陽要收回牠的影響時，鼓聲又起來了。在正常的天氣中，每天，湖放射牠的黃昏聲，很有定時。只是在正午，裂痕已經太多，空氣的彈性也不夠，所以牠失去了共鳴，魚和鷺鼠大約都不會聽到而震動得呆住的。漁夫說，「湖的雷鳴」嚇住了魚，牠們都不敢咬了。到夜間，湖上就難得打雷，我也不知道該在什麼時候期待牠的爆發；可是，雖然我不能從氣候中感到什麼不同，有時還是響起來了。誰想得到這樣大，這樣冷，這樣厚皮的事物，竟然這樣的敏感！然而，牠也有牠的規律，牠發出雷聲，要大家服從牠，萌芽應該在春光之中出現了。大地完全活潑，滿身是細小突起之物。對於大氣的變化，最大的湖也敏感得像管中的水銀一樣。

到森林中來的一個吸引，便是我要生活得有閒暇，有機會看到春季的來臨。最後，湖中的冰像蜂房了，我走上去的時侯，足跡都陷入了。霧，雨，溫暖的太陽慢慢地把雪溶化了；你感覺到白雪已延長得多，我看到我的燃料已不必增添，儘管過冬，現在已經根本不需要生火了。我靈活地等春天的第一個信號，聽一些飛來的鳥雀的偶然的樂音，或有條紋的松鼠的嗚咽，因為牠的儲藏大約也告罄了吧，或者想看看山獾鼠，從牠們冬蟄的地方出現。三月十一日，我已經聽到青鳥，歌唱的麻雀和紅翼鳥，冰却還有一尺厚。因為天氣更溫暖了，牠不再給水沖掉，也不像河裏那樣地浮掉，雖然沿岸半「洛特」的地方都已經溶化，可是中間依然蜂房一樣。飽和着水，六吋深的時候，還可以把你的腳踏上去；可是第二天晚上，也許在大霧之後，跟來一陣溫暖的雨，牠就可以全部消滅，跟着霧一起走掉，彷彿給勾撤去了一樣。有一年，我在瀕心散步之後的第五天，就全部消隱了。一八四五年，韋爾騰在四月一日全部開凍；四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四七年，四月八日；五一年，三月二十八日；五二年，四月十八日；五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五四年，四月七日。

一切瑣碎的事，凡有關於河和湖的開凍，春光之來臨的，對我們生活在這樣大極限的氣候中的人，就特別地有興趣。當溫和的日子來到了，住在河流附近的人，晚間能聽到爆冰的聲

響，驚人的吼聲，像一聲大礮，好像那冰的鎖鏈已寸寸都斷了，不多天，果然龜已不留一點形影。正像鱷魚從泥土中鑽出來，大地為之震動。有一位老年人，大自然的精密的觀察家，關於大自然的一切變幻，他似乎有充份智慧的，好像他還祇是一個孩子的時候，她就成了他的始祖，而他也幫助過她結構大自然的，——他現在已經成長了，即使他再活下去，活得梅舍賽拉 [Methuselah] 神話中人物之長壽者了一樣的年紀，也不會增加多少大自然的智識了，——他告訴我，有一個春季的日子裏，他拿了鎗，坐了船，想跟那些野鴨玩一玩競技，——我聽他談論着大自然的一切變幻，談得真是神奇啊，我想他們中間一定不會有任何秘密了。那時草原上還有冰，可是河裏完全沒有了，他毫無阻礙地從蘇特倍利，他住的地方，順流而下，到了美港湖，在那裏，他突然發現大部份是堅實的冰。這是一個溫和日子，而還有這多大體積的冰殘留着，使他非常驚異。因為看不到野鴨，他把船藏在北部，或者說，湖中一個小島的背後，而他自已則躲在南岸的蘆葦中，等待牠們。離岸三四「洛特」的地方，冰已經都溶化了，有着平滑而溫暖的水，水底却很泥濘，這正是鴨子所喜愛的，所以他想，不久一定有野鴨會飛來。他躺臥在那裏，大約已有一個小時了，他聽到了一種低沉，似乎很遠的聲音，可是出奇地偉大而深刻，從沒有聽到過似的，慢慢地昇漲而加響，彷彿牠會有一個全宇宙的，永生的樂尾一樣，一種懼畏的激撞聲和吼聲，由他聽來，彷彿一下



子大羣的鴉鵝要降落到這裏來了，於是抓住了他的槍，他急忙地興奮地跳了起來；可是他發現，真是驚奇的事，整個冰的體積，就在他槍臥的時候，行動起來了，向了岸上流動，而他所聽到的正是輪的邊沿解凍湖岸的粗厲之聲，——起先還比較的溫和，咀嚼着，碎落着，可是到後來却沸騰了，把輪自己撞到湖岸上，使冰花飛濺到相對的高度，才又落下來復歸於平靜。

終於，太陽的光綫得到了準確的角度了，溫暖的風吹散了霧和雨，更溶化了湖岸上的積雪，霧散後的太陽，向了一個紅色白色相間隔的格子形的風景，而微笑。可是熏香還在醞釀呢，其中旅行家從一個小島嶼尋路到另一個小島嶼，給一千道小溪和小瀾的音樂娛悅了，在牠們的脈管中，冬天的血液暢流着，從牠們的中間逝去了。

少數能給我喜悅的現象中之一種，乃是洗沙混着泥層，從一個鐵路的大轉灣處溶化，而崩解的形態，我行路到村中去，總要經過那裏，這一種形態，往往是不能夠豫這樣地大規模的，雖然說，自從鐵路到處興建以來，許多曝露在外鐵路路基上供給了這種崩解的合適的材料。那材料是各種粗細不同的細砂，顏色也各不相同，往往還要包含一些泥屑。當森林，到了春天裏，重新湧現的時候，甚至在冬天冰雪將溶的時候呢，沙子就開始淌下來了，好像火山的溶岩，有時還穿透了積雪地流下來，氾濫在以前沒有見過沙子的地方。無數這樣的小溪

流，相互地疊起，交叉，表現着混血的狀態，一半服從着流水的規律，一半又服從着植物性的滋育的規律。因為牠流下來的時候，那狀態頗像萌芽發葉，或藤蔓的蔓生，造成了許多軟漿似的噴射，有時深達一尺或一尺以上，你望牠們的時候，形狀像一些苔蘚的葉脈，葉片似的，覆蓋的原葉體；或者，你會想到珊瑚，豹子的掌，或鳥的趾，或人腦，或臟腑，或任何的分佈。這真是一種奇異的滋育，牠們的形式和顏色，或者我們從青銅器上看到過樣樣，這種建築學的枝葉花簇的裝飾比古代的蕺方花，芭菜，常春藤，葡萄藤，或其他的菜葉更古，更典型；也許，在某種情形之下，會使得將來的地質學百思不得其解的。這整個轉動的地區給了我深刻的印象，好像這是一個山洞被打開，鐘乳石都曝露在陽光之下了。沙的各種顏色，簡單是豐富，愉快，包含了鉄底各種不同的顏色，棕色的，灰色的，黃色的，紅色的。當那流質到了路基的脚下，牠就不斷開來，成為淺灘，各個溪流已失去了牠們的半圓錐形，越來越平坦而廣闊了，如果更瀟灑了一點，牠們更混和在一起，直到牠們形成了一個幾乎完全平坦的沙地，却依舊有萬變的形式，美麗的蔭影，其中你還是看出滋育的原來的形式；直到後來，到了水裏，變成了沙灘，像一些河流的口上所見的了，這時滋育的形式才改變為河底的蕪蕪波紋。

整個鐵路路基約二十尺到四十尺高，有時給這樣枝葉花簇的裝飾所鋪遮，或者說，這是

細砂的裂痕吧，在一面或兩面都有，長達四分之一英里，這便是一個明顯的春日底出產品。使這枝葉的沙泥驚人的一點，是牠突然間就構成了。當我在路基的一面，——因為太陽是先照射在一面的，——看到的是一個不能自動的斜面，而另外的一面我看到了如此華麗的枝葉，也只是一小時的創造，我深深感動了，特殊地覺得我是站在這個創造了世界和我底大藝術家的工作室中，——他正在跑到繼續工作的地點去，但是在這路基上他遊戲了一下，以他那異常的精力雕琢了他這個新穎的設計。我覺得我和這地球的生命力更加接近起來，因為這一個葉形的體積好像是動物肉體的生命。在這沙地上，你看到的是葉子的形狀。自然大地表現在外面的形式是葉形，因為在牠內部，牠也在這個意念之下勞碌着。原子已經學習了這個規律，牠懷孕了牠。高掛樹枝上的葉子在這裏看到牠的模型了。無論在地球或動物身體底內部，都是一個潤滑的，濃密的lobe，這一個字特別適用於肝，肺葉和脂肪的葉子(牠的字源 *lobw*, labor, lapsus 是漂流，向下流，或逝去。lobos 葉片，globus 地球，更可以化出 lap 疊蓋 flap 幅寬之懸垂物，許多別的字)，而在外表上呢，一張乾燥的薄薄的 leaf (葉子) 而那 f 音，或 v 音是一個壓榨了的乾燥的 b 音。葉片 lobe 這個字的子音是 lb，和柔的 b 音 (單葉片的，B 是雙葉片的) 有個滑音 L 陪襯着，推動了牠。在地球 globe 一個字的 glb 中，g 這個喉音增加了字面的意義。鳥雀的羽毛依然是葉形的，而更乾燥，更薄了。這樣，

你還可以從土地的粗笨的樹木再另外地看到空蕩的，騷動的蝴蝶。我們這個地球變幻不已，不已地超越自己，在牠的軌道上，牠也在撲動翅膀。甚至冰凍開始時，也是精細的晶體的葉子，好像牠是從一種模型中翻印出來的，而那模型便是反映在湖的鏡面上底水中植物的莖葉合體。整個一枝樹，也不過是一張葉子，而河流是更大的葉子了，而牠的葉質是河流中間的大地，鄉鎮和城市是牠們的葉脈上的昆蟲的蛋細胞。

而當太陽西沉時，沙就停止了流動了，一到早晨，這條沙溪卻又開始流動，一個支流一個支流地分成億萬道川流。也許你知道血管是如何形成的。如果你仔細一點觀察，你可以發現，起初，從那溶解的體積中，有一道細砂的川流，上面有一滴滴水似的頂點，像手指的頂點，很慢又很盲目地向下找路，直到後來有了更多的熱力和水份，因為太陽昇得更高了，那液性較大的部份就為了要服從牠內在地已經服從了的規律，和全體掙扎脫離了，脫穎而出，給自己形成了一道彎彎曲曲的海峽或血管，從中你可以看到一個銀色的川流，像從木葉中流出的光，射到另一些木葉，閃耀着，而又總是給後來的細砂吞沒。神奇的是，那些細砂流得既快，又把自己組織得完美，利用最好的材料來組成海峽的兩岸。河的源長流遠正是這樣的一回事。大約骨骼的系統便是水份和矽土質所形成的，而在更精細的有機化合物上，便有了我們的肌肉纖維或纖維細胞。人是什麼，還不是一團溶解出來的泥土？人的手指的頂點

只是凝聚了的一滴。手指和足趾從那溶解的體積中流出，流到了牠們的極限。在一個更富生機的天空之中，誰知道人的身體會擴張到，流張如何的程度？手掌，可不像一張張開的手掌，有葉片和葉脈的嗎？耳朵，不妨想像為一種苔蘚，學名 *umbilicaria*，掛在頭的兩側，也有牠的葉片以及那一滴。唇——字源 *Labium*，大約是從 *Labor* 化出來的——，便是在口腔的兩側疊着，懸垂着的。鼻子，很明顯，是一個凝聚了的點滴，或鐘乳石。下巴是更大的一個點滴了，全面面的點滴匯合在這裏。面頰是一個斜坡，從眉毛上向山谷降下，廣佈在額骨上。每一張草葉的葉片也是一滴濃厚的，在流動的點滴，或大或小；葉片乃是葉的手指；有多少葉片，便說明牠企圖向多少方向流動，或者說，如果牠有更多的熱量或別種生命的影響，就流得更加遠了。

這樣看來；這一個小斜坡上已闡解了大自然的一切活動的原則。地球的創造者只專利一個葉子的形式。有那一個香波利森 (*Champollion* 人名不詳) 能夠識出這圖紋的意義，使我們能翻到新的一葉去呢？這一個現象給我以欣喜，更甚於一個豐收的華麗的葡萄園。真的，性質上還是分泌，而肝啊，發光體啊，臟腑啊，多得無底，好像大地從裏面給翻了出來；可是這祇少說明了大自然是臟腑的，這樣又是人類的母親。這是霜，來到了地上；這是春天。正如神話先於正式的詩歌，牠先於青青的春天，先於百花怒放的春天。我知道，再沒有一種事

物，比冬天的火焰和不消化更能磨練，更能純淨的了。牠給我肯定了，大地還穿著在襤褸之中，到處伸出牠的嬰孩的手指。從那沒有毛的眉心出現了新鮮的睫毛。無禮的事物是世上所無的，這些路基上的葉形的圖案，彷彿是鍋爐中的溶滓，說明大自然的內部「燒得火旺」。大地不是已死的歷史底一個片段，不是一本書上的層層疊疊的葉子，主要只讓地質學家和考古學家去研究的，大地是活生生的詩歌，像一枝樹的樹葉，牠先於花朵，先於葉實；——不是一個化石的地球，而是一個活生生的地球；和牠一比較，一切動植物的生命都不過寄生在這個偉大的中心生命上。牠的劇震可以把我們的化石從牠們的墳墓中曝露出來。你可以把你的金屬溶化了，把牠們鑄成你能鑄成的美麗形體來；可是牠們不能夠給我這樣的興奮，有如這大地的溶液所形成的圖案。還不僅是牠，一切的制度，都好像一塊黏土放在一個陶器工人的手上，是可塑性的啊。

不久後，不僅在這些路基上，在每一個小山，平原和每一個洞窟中，霜都出現了，像一個四足動物從冬眠中醒了過來，發出了音樂聲，尋找海洋，或者，昇入雲中，要遷移到另外的氣候中去。柔和勸誘的溶雪，比之用錘子的雷神，力量大得多〔原文 *Thaw with his gentle persuasion is more powerful than Thor with his hammer*，似係極巧妙之

變調，作者用以自喻者。一種是溶解，另一種卻把它擊成碎片。

當土地上一部份已沒有了積雪，幾個溫暖的日子一過，也相當把牠的表面曬乾了，這就有味了，給這一年的嬰孩期中，各種初生的柔和的現象，來比較那熬過了冬天的一些憔悴的植物，牠們的高尚的美，——長生草，黃色紫苑，針刺草和別種文雅的野艸，往往這時的牠們比在夏季裏更加顯明，更加有味，好像牠們非到熬過了多才到達成熟時期似的；甚至棉花草，貓尾草，毛蕊花，狗尾草，*hard-fack*，草原細草，以及其他有強壯草莖的草，這些都是早春的飛鳥底無窮的穀倉，——像像樣樣的雜草，至少牠們是大自然守寡時的裝綴。我特別給羊毛草的寫形的禾束似的頂所吸引；牠把夏天帶到我們的冬日記憶中，那種形態，也是藝術所喜歡描寫的，而且在植物的王國中，牠的形式和百草的關係正如人的心智與星象學的關係一樣。牠是比希臘或埃及更古老的一種古典風格。許多冬天的現象偏偏暗示了不可以形容的柔和，脆弱，精緻。我們慣常以為這是一個粗莽，豪爽的暴君；其實他用了愛人似的輕巧的手脚，給夏天的髮辮裝飾着呢。

春天近來時，赤松鼠到了我的屋子底下，成雙作對，正當我靜坐閱讀或寫作的時候，牠們不斷地發出最奇怪的叫聲，翻着聲音的跟斗，打着聲音的旋子，一刻也不停歇；要是我足聽了幾下，叫聲就更加高了，好像牠們喋喋不休，已經超過了畏懼的境界，無視於人類的整

令了。你休想——吱格利——吱格利。對於我的駁斥，牠們聽也不聽，牠們不覺得我聲勢的洶洶，反而破口大罵，反而弄得我沒有辦法了。

春天的第一隻麻雀！這一年又在從來沒有這樣年輕的希望之中開始了！最初聽到很微弱的銀色的啾啾之聲傳過了空曠而潤濕的田野，那是發自青鳥，麻雀和紅翼鳥的，彷彿在落下一片片冬天的最後的雪花！在這樣的一個時候，歷史，編年記，傳統，一切啓示的文字，算得了什麼！小溪向春天唱讚美詩和樂府。沼澤上的蘆葦低低地飛航在草地上，已經在尋覓那微弱的，剛剛蘇生的生物了。在所有的谷中，聽得到溶雪的滴落之聲，而湖上的冰在連續地溶化。小草像泰火在山巒燃燒起來了，——所謂 *Et Primitus ovitur herba imbribus* *Dracanthus scopula* J.，——好像大地送上了一個內在的熱力來迎接太陽底歸來；而火爐的顏色，不是黃的，是綠的；——永遠青春的象徵，那草葉，像一根長長的綠色緞帶，從草泥上流出來，向着夏季，是的，牠給霜雪阻攔過，可是牠始終在推進，舉起了去年的矛，而新的生命從下面昇起來了。牠像小泉源的水從地下淙淙的冒出來一樣。這完全是可以印證的，因為在六月那些長日之中，小泉源已經乾涸了，這些草葉成了牠的峽道，多少個年代來，牛羊從這永恆的青色的峽流上吸取着，到了時候刈草的人把牠們割去供給冬天的需要。我們人類的生命即使滅絕，卻絕不了根，那根上還是射出牠的綠色的草葉來，至于永恆。



萊爾騰一片片的溶化了。在北，靠西有一道兩「洛特」關的運河，流到東面更寬闊了。一大部份的冰從本部上裂出了。我聽到一隻歌唱的麻雀從岸上的叢林中唱着，——歐利，歐利，歐利，——吉潑吉潑吉潑，說，卻爾，——說，維斯，維斯，維斯。牠也在幫忙裂破冰塊，冰塊的邊沿，那巨大的曲線是何等地濼酒，多少跟湖岸有着呼應，可是要規則得多了！還是出奇的堅硬，因為最近曾有一度短短的嚴寒時期，全部上浮着水，水有着波紋，真像一個臺宮的地板。看這縵帶似的水在陽光底下閃耀，真個是太光輝燦爛了，湖的顏容上充滿了快活和青春，似乎牠也說明了游魚之樂，以及湖岸上的細砂的歡樂。這是銀色的一條魚的魚鱗上的光輝，牠彷彿是一條活躍的魚。冬天和春天的對比就是這樣。萊爾騰死而復生了。可是我已經說過，這一個春天來得更穩健。

從暴風雪和冬天轉換到澄澈而和柔的天氣，從黑暗而遲鈍的時辰轉換了光亮的和富於彈性的時辰，在一切的事物中，這都成了值得紀念的危機。最後牠真的是突如其來的。突然，注入的光明充滿了我的屋子，雖然那時已將近黃昏了，而且冬天的烏雲還佈滿天空，斜風劈雨後的水珠還從簷上落下來。我從窗子上望出去，瞧！昨天還是灰色的寒冰的地方，橫陳着濕的透明的暗體，已經像一個夏日的傍晚地平靜，充滿了希望了，在牠的胸懷上像已經反映了一個夏季的夕陽天，雖然上空還沒有這樣的雲彩，但是牠彷彿已經和一個遼遠的天空通好音

獸。我聽到了知更鳥在遠處叫，我想，我好像有一千年沒有聽到牠了，雖然牠的樂音，便是再過幾千年，我也決不會忘記的，——還是那樣甜實而有力量，像過去的歌聲一樣。啊，黃昏的知更鳥，在新英倫的夏日的天空下！但願我能找到他棲立的樹枝！我說的是他；我指的是那樹枝。至少這不是 *Turdus migratorius* [想係候鳥之一種]。我的屋子週圍底蒼松和矮橡樹，垂頭喪氣已經很長久了，突然又恢復牠們的好些個性，看上去更光亮，更蒼翠，更挺拔，更生氣蓬勃了，好像牠們給雨水洗過之後，復興了一樣。我知道再不會下雨了。看看森林中任何一個枝椏，你就可以知道，是的，看看那一堆燃料，你都可以知道冬天過去沒有過去呢。天色漸漸黑下來，我給飛鵝的嘎聲驚起，牠們低飛過森林，像疲倦的旅行家，從南方的湖上飛來，到得已經遲了，最後訴苦的大訴其苦，安穩的互相安樹着。站在門口，我能聽到牠們拍翅的聲音；而向我的屋子底方向近來時，突然發現了我的燈火，噪噪的聲音忽然靜下來，牠們輪轉飛去，到了湖上。於是我回進屋子裏，關上門，在森林中過我的第一個春宵了。

在黎明中，我守望着霧中的飛鵝，在五十「洛特」以外的湖心游泳，這樣多，這樣亂，華爾騰彷彿成了一個供牠們嬉戲的人造池。可是，等到我站在湖岸上，牠們的領袖發了一個訊號，全部拍動了翅膀，立時起飛，而當牠們列成隊形，就在我頭頂盤旋一匝，一共二十九

箋，直飛向加拿大而去，牠們的領袖在一定的間歇中喚叫，好像牠預備牠們到一些比較混濁的湖中去吃早飯。一大堆野鴨也同時飛了起來，給牠們嘈雜的表現吵醒了，牠們向北飛去。

有一星期，我聽着失羣的孤鶩在霧濛濛的黎明中盤旋，摸索，叫喚，尋找牠的伴侶，給森林一隻超過牠能負担的聲響。四月中看得到鴿子了，一小隊一小隊飛過；同時我聽到小燕子在我的林中空地上吱吱叫，我知道飛燕在墮鍊上最多，我這裏却没有的，因此我想這種小燕子也許是古代的苗裔，在白人來到之前，牠們是住在樹洞中間的。幾乎在任何溫度的地區，烏龜和青蛙常常是這一個季候的前驅者和傳信使，而烏雀歌唱着飛，閃着牠們的羽毛，而植物躍起，開花，和風也吹了，以修正兩極的振擺，保持大自然的平衡。

每一個季節，在我看來，對於我們都是各極其妙的；至於春天的來臨，牠很儼混沌初開，宇宙創始，黃金時代的實現。——

*Eurus ad Auroram, Nabathaeaque regna recessit,*

*Persadaque, et radiis juga subdifa matutina.*

東風退到曙光和拿巴沙王國。

波斯、和黎明光芒下的山崗。

x

x

x

人誕生了。還是，這個萬物的創造主，

更好世界的始源，特地以神的種籽創造他；

還是由于大地，新近才從高高的太空

墮落的啊，帶下了同族的天上的種籽。

一次柔雨，使青草更青。我們的展室，也這樣，在更好的思想注入時，便光耀了起來。如果我們常常生活在「現在」，我們已經受到祝福了，如果任何發生的事情，我們都能善於利用，使青草草就承識最小一滴露水給牠的影響；別讓我們惋惜過去的機會，我們所讚頌、底失落，而把時間消費在抑鬱中。春天已經來到了，我們還停留在冬天裏。在一個愉快的早晨，一切人類的罪惡全部得到了寬赦。這樣的一個日子是與罪惡和解的日子。由於我們自己恢復了純潔，我們也發現了我們的隣人底純潔。也許，在昨天，你還把某一個隣居看做

賦，醉鬼，或好色之徒，不是可憐他，就是輕視他，對世界你並且是非常悲觀呢；可是太陽照耀得光亮而溫和，在這個春天的第一個黎明，世界在重新創造了，你又碰到他，在做一件清潔的工作，看到他的衰頹而淫慾的血管中，靜靜的快樂漲溢了，他在祝福這一個新日子，像嬰孩一樣純潔地感受了春天的影響，立刻他的一切錯誤都忘記了。在他的週身不僅充滿着善意，甚至于繚繞着一種潔淨的風味，正盲目地，無結果地在尋求一個表現，這也許可比擬為嬰孩的本能，片刻之間，向陽的兩山上沒有任何庸俗的玩笑聲。你看到他糾曲的樹皮上有一些純潔的芽枝等待着要爆發出來，嘗試新的一年生活，這樣和柔，新鮮，有如一枝幼樹。他甚至于已經鑽進了上帝的喜悅中間。為什麼獄吏不把牢獄的門打開，——為什麼審判官不把他手上的案件撤銷，——為什麼佈道的人不解散大會的會衆；這是因為他們不服從上帝給他們的暗示，也因為他們不願接受上帝自由地賜給他們的大救。

「每天可以在黎明底，平靜恩惠的呼吸中迴返於良善，在愛善憎惡之間，一個人就可以更接近一點原始的本性了，好幾已被砍伐的森林底新發芽葉。同樣地，一個人在一日之內所做的惡事，就足以阻止正在發展美德的胚種。甚至于摧殘了牠們。」

「在美德的胚種底發展幾次被阻止了以後，夜的恩惠的呼吸再也不能保全牠們了。等到夜的呼吸不再保全牠們，人的本性就跟禽獸相差無幾了。人看到人性如同禽獸一般，就以爲

他自己從沒有得到過理性的裏賦。這些豈不是人的真真的，自然的感情嗎？

「黃金時代初創時，世無復仇者，天然沒有保障忠信，正直的法律，沒有刑名沒有恐懼，從來也沒有。惡嚇文字鑄在黃銅上高高掛起，乞援者也不憂急審判者口頭的話；一切都是平安，世無復仇者。高山上還沒有松樹被砍伐下來，在水波中流向一個異國的世界，人類除了自己的海岸不知有其他。」

X

X

X

有着永久的春光，徐風溫靜地吹，

撫育那些不須播種自然生長的花。」

在四月二十九日，我在九畝角附近橋邊的河岸上釣魚，站在飄搖的草和柳樹的根上，那裏發着一些響聲。我聽了一種奇特的響聲，有一點像小孩子用他們的手指來彈竹竿，所發出來的聲音，這時我抬頭一看，我看到了一隻很小，很漂亮的鷹，橫梗夜鷹，一忽兒像水花似的飛旋，一忽兒翻跟斗似的落下一兩「洛特」，如是輪流，展示了牠的翅膀的內部，在日光下閃閃如一條緞帶，或者說像一隻貝壳內部的珠光。這一付景像使我想起了放鷹捕禽的技術，關於這一個體育運動曾經陪着何等崇高的意興，寫過多少詩歌啊，這好像可以稱為梅林（Merlin）了，我倒是不在乎他的名字。這是從來我所看見的最空靈的一次飛翔。牠並不像一隻蝴蝶那樣地飄蕩，也不像較大的那一些鷺鷹似的扶搖；牠在太空中驕傲而有信心地盤旋着，發出奇異的咯咯之聲，越飛越高，於是重覆了牠的翻身下降，像鴛鳥，於是又恢復了牠的高高的身軀，好像牠從來不願意降落在陸地上。看來在天空之中，牠不會有同伴了，——牠獨自在那裏戲技，除了空氣和黎明之外，牠似乎也不需要一起遊戲的伴侶。牠並不是孤寂的，然而相形之下，牠下面的大地可是異常地孤寂了。靜養牠的母親在什麼地方呢？牠的同胞呢，牠的天空中的父親呢？空中的動物，似乎牠和大地祇有一個關係，就是那樣的一

個蛋，在什麼巉岩的罅隙中孵了一下；聽道說，牠的故鄉的巢穴是在雲中一角，是以彩虹作邊沿，以夕陽天網成的，並且，還從地面上浮起了一陣仲夏的水蒸氣來圍繞住的呢？這巢裏現在是什麼岩石上的雲中。

此外，我居然抽到了很難得的一堆金色，銀色光亮的杯形魚，看來很像一串寶石。啊！我在許多春天的黎明中，深入過這些個草原，從一個圓崗跳到另一個圓崗，從一枝柳樹的根，到達另一枝柳樹的根，當時野性的河谷和森林都沐浴在這樣純粹，這樣璀璨的光芒中，好像死者都給喚醒來了，好像有人曾經假想過的，好像牠們都曾經在坟墓中睡過了。不朽，這不必要更有力的證據了！一切事物都必須生活在這樣的一道光芒下。啊，死亡，你的針鬚在何處？啊，墳墓，你的勝利又在何處呢？

如果沒有一些未經探險的森林和草原纏着村莊，我們的鄉村生活將是何等的凝滯。我們需要曠野來做補藥，——有時跋涉在潛伏着山雞和驚鷺的沼澤地區，聽狙擊的槍聲；有時嗅嗅遍地所生的微帶的香草，在那裏祇有一些更野更孤獨的鳥築了她的巢，而貂鼠爬來了，牠肚皮貼着地，那樣地飛行着。同時，我們熱心地要發現，要學習一切的事物，我們要求萬物是神祕的，並且是未經發現的，要求大陸和海洋永遠地狂野，並且是未經勘察，也未曾經過我們的測深，因為牠們是深不可測的。我們要求大自然永遠不給我們滿足，我們必須從無



察的精力，廣大的巨神似的形象中得到煥發，必須從海岸和岸上的破舟，曠野和其中繁頓着的以及已經腐朽的林木，從雷雲，從連下三個星期或水災的雨，從這些中得到煥發。我們需要看到我們突破自己的限度，需要在一些我們從未漂泊過的牧場上自由地生活。當觀我們察到使我們作嘔憎惡的腐屍給鷺鷹吃掉底時候，我們高興起來了，牠們能從這裏向得到健康和精力的呢。回到我的木屋去的路中，一個洞穴裏面有一匹死馬，往往，逼得我繞道而行，特別在晚上空氣很悶的時候，但是牠使想到了大自然的強壯與不可侵犯的健康，這也給了我很好的教訓。我愛看大自然的生存競爭，成百萬的生命有時得犧牲，得成爲相互殘殺的對象；組織薄弱的，就像吹絮一樣地給澄清，給掃掉了——鷺鳥一口就吞下了蝌蚪，烏龜和蝦蟆在路上給車輛輾死；有時候，血肉會雨點一樣落下來！這樣易遭不測啊，我們必須明白，這又是復不受人注意的呢。在一個聰明人的印象中，全宇宙是天真無辜的，毒藥反而不一定是毒的，受傷反而不一定是致命的。惻隱之心是一個很不可靠的基礎。除非牠是有效的。牠的訴述絕對不能是凝固的啊！

五月初，橡樹，胡桃樹，楓樹和別的樹，才從沿湖的松林中發芽抽葉，給予風景一個太陽似的光輝，特別在多雲的日子裏牠們像太陽透過了霧，微弱地在小山的遠處那裏照耀了。五月三日或四日，我在湖中看到了一隻潛水鳥，在這一個月的第一個星期中，我聽到了夜行

鳥，棕色的鷓鴣，京燕，雀子和其他的鳴禽。林中的鷓鴣我是早已聽到了的。京燕又到我的門窗上來張張望望，要看看我這一座木屋能不能夠做她的窠穴，她翅膀急促地拍動着，停在空中，緊緊地抓着自己的爪，好像她是這樣地抓住了空氣的，然後她仔仔細細觀察了我的屋子。蒼松的琉璃色的花粉不久就鋪滿了湖，和圓石，和滑溜的那些腐朽了的樹木，因此你可以用桶子來滿滿地裝一桶的。這就是我們曾經聽到過的所謂「琉璃雨」。甚至在卡麗達【Calida 印度劇作家，名著即沙恭達拉】的劇本沙恭達拉中，我們就讀到，「蓮花的金粉把小湖染黃了。」便這樣，季節流駛，到了夏天，你漫遊在越長越高的豐草中了。

我第一年的林中生活便這樣說完了，第二年和牠有點差不多。最後在一八四七年的九月六日，我離開了蘇爾麼。



## 結 束 語

生了病的話，醫生要勸告你，換個地方，換換空氣。謝謝天，這裏並不是全世界。七葉樹沒有生長在新英倫，百舌鳥這裏也聽不到。飛鳥比起我們來，更加國際化了；牠們加拿大用早飯，俄亥俄用中飯，夜間在南方的河灣上修飾自己的羽毛。甚至野牛也相當跟了節氣跑，牠在柯羅拉陀牧場上吃草，一直到黃石公園又有更綠更甜蜜的草在等待着牠的時候。然而，我們却以為，如果把欄杆籬笆拆掉，在我們田園周圍砌上了石牆的話，那末我們的生活就有了界限，我們的命運就定奪了。如果你選的職業是會計員，那末，你今年夏天不能到火島去了，但是你很有可能到地獄的火裏去呢。宇宙比我們所看到的，要來得大哪。

然而我們應該常常在我們的船尾上，像好奇的旅行家一樣地從船梢的圍木上望出去，不要一面旅行，一面却像愚蠢的水手，揀拾那些爛繩上的蘆絮。其實，地球的另一面不過是和我們一樣的人們的家。我們的旅行只是一個兜圓圈的航行，醫生開方子，只醫你的皮膚病。有人趕到南非洲去追逐長頸鹿，實在他追逐的不應該是這個動物。你說，一個人應該追逐長頸鹿多少時候呢！鷓鴣和山獾鼠已經是够好的運動了；我却想，槍擊你自己底這種運動，退

要好得多呢。——

「快把你的視線轉向內心，

你將發現你心中有一千處，

地區尚未發現。那末，去旅行，

成爲家庭宇宙的地理專家。」

非洲有什麼意思，——西方又有什麼意思呢？在地角上，我們的內心可不是一個白點嗎？一旦發現，可不是像海岸一樣，成了黑點？我們要去發現的，試問是否尼羅河的泉源，或尼格爾河、或密魯普比河的泉源，或我們這大陸上的西北走廊呢？但這些是跟人類最有關係的問題嗎？佛蘭克林是否這世上唯一失蹤了的人，因此他的太太必須這樣焦急地尋到他呢？倒底格林奈爾先生知不知道他自己在什麼地方？使得你成爲自己的川流和海洋的探險家吧；探出你自己的更高級的緯度，——必要時，船上裝足了罐頭牛肉，這可以維持你了，你還可以把空罐頭堆起來，堆得大一樣高，做做招牌呢。罐頭牛肉難道是僅僅爲了保護牛肉嗎？你得做一個哥倫布，尋找你自己的內心底新大陸和新世界，找出峽道來，却不是爲了做生意，而是

爲了思想。每一個人都是自己的領域中底主人，和這個領域一比較，沙皇的皇國只成了一個蕪爾小國，冰田中的一個冰丘。然而，有人就不知道尊重自己，却奢可愛國，爲了少數人的緣故，犧牲了大多數人。他們愛土地，還是將來他們要葬身的，但是使一片土地活潑起來的精神，他們却不知同情。愛國主義是他們腦子裏的蛆虫，南海探險隊是什麼意思呢，那樣的排場，那樣的耗費，簡接地說來，這是承認了這一個事實的：在德性的世界之中，雖然有的是海洋和大陸，其中的每一個人是一個半島或一個島嶼，然而他不去擇還種險；他坐在一隻政府撥給的大船中間，航行經過幾千哩的寒冷，風暴和吃人生番之地，帶着五百名水手和僮僕來服侍他；他覺得，比起在私人的海上探險，比起在一個單獨的「人」的大西洋和太平洋上探險，這倒是容易得更多更多了呢。

*Erret, et extremos alter scrutatur Iberos.*

*Plus habet hic vias, plus habet ille vias.*

讓他們去漂泊，去考察異邦的澳大利亞，  
我得到更多的，上帝；他們，更多的路。

週遊全世界，跑到墨西哥去數錢，是不值得的。但沒有更好的工作時，還甚至還是值得做的，也許你能够漸漸地找到了一個薛美斯的洞窟，最後能導引你到內心去。英國，法國，西班牙，葡萄牙，黃金海岸，奴隸海岸，都面對着這個私人的海洋；可是，從牠們那兒，還沒有一隻小船出發，離開了大陸，雖然是無疑問的，出發之後，還便一直可以通過印度去。如果你學會了一切的言語，習慣了一切的風俗，如果你比一切的旅行家旅行得更遠了，在一切的土地上你都應該這樣順乎自然的，羅斯芬克斯撞死在一塊石上吧，你該服從古代哲學家的一句話：「探測自己」。這才是值得用腦，用眼睛。只有敗將和逃兵才上戰場，懦夫才逃亡而入伍。現在就開始探險吧，從那最遠的西方的路上出發。這探險並不停止在密昔昔比，或太平洋，也不叫你奔波到中國或日本，這探險一直通到這個空間的切綫上來，無論夏天和冬天，白日和黑夜，日落和月落時都宜於探險的，探到大地的窮極之處吧。

據說米拉波到公路上試了一試窮徑的行爲，「來測驗一下，正式反抗社會的最神聖底法律，到底需要多少程度的決心。」他宣稱，「戰場上的兵，所需要的勇氣，祇有窮徑強盜的一半。」——還說，「一個拿破侖的堅決的決心不會受到榮譽和宗教的中途阻攔。」在這個世界之內，他這人總算是男子漢了；然而這是無聊的，即使這不是無聊的。一個清醒的人將發

現，「正式反抗」所謂「社會的最神靈底法律」的機會是太多了，因為他要服從一些更神靈的法則，其實他不必這樣挖空心思，來測驗他自己的決心的啊，人不必對社會採取這樣的態度，他只要採取他自己認為應該的，服從了他自己的法則底態度，政府如果是公正的，如果他能夠到這樣一個公正政府，他這樣做時，是不會遭抗擊的了。

我離開森林，跟我進入森林，有同樣好的理由。我覺得也許我有幾個生命可過，我不必用更多的時間來交給這一種生命了。驚人的是我們很容易，糊裏糊塗地，習慣了一種生活，給自己踏出了一條一定的軌跡，林中居住了還沒有一星期，我的腳就踏出了一條小徑，從門口一直通到湖邊；距今不覺已六七年了，這小徑却依然存在，是的，我怕別人掉在裏面，所以我繼續開通這條路。大地是柔軟的，人的腳印能留下印跡；同樣是心智的旅行的路綫呢。想世上的公路給踐踏得如何，是如何的灰塵蔽天，而同樣地，傳統與保守傳統形成了何等深深的車轍了！我不願坐房輪，寧可到世界的槍杆與甲板上站立，因為在那裏我更能看清羣山中的月光。我現在不願意下去了。

至少我從實驗中了解了這個：一個人若能，有自信地，向他所夢想的方向行進，企圖生活他想像中的生活，他可以獲得一般地意想不到的成功。他將要把一些事物拋在後面，將要越過一個看不見的界線；新的，宇宙的，更自由的規律將要開始圍繞着他，并在他的內心，



建立起來；或者，舊有的規律將要擴大，在更自由的意義裏得到有利於他的新解釋，他將要在事物的更高級的秩序中生活。他的生活越簡單，宇宙的規律也顯得越簡單，寂寞將不成其為寂寞，貧困不成其為貧困，軟弱不成其為軟弱。如果你造了空中樓閣，你的勞苦不是白費的，樓閣應該造在空中。現在，把基礎放到牠們下面去吧。

英國和美國提出了奇怪可笑的要求，你必須說明了之後，他們才能了解你。人和蓬壁都不是這樣生長的。好像這是重要之至，沒有了他們，就沒有什麼人來了解你了。好像大自然賦贊助這一種理解力，並不是贊助了烏雀又贊助四足動物，並不是贊助了飛禽又贊助走獸，「輕一點，不要說話」和「這是誰」，好像成了最好的英文，勃萊特也能懂得的。好像只有在愚笨之中，才能永保安全！我担心的是我的表達還不够過火，我担心我所表達的不能够超越我自己的日常經驗的狹小範圍，來貼切地證實我所肯定的真理！過火！這是看你的標準的。流浪的水牛跑到另一緯度去找新的牧場，並不比踢翻了鉛桶，跳過了牛欄，在傾奶時奔到小牛身邊去底乳牛來得更加過火。我希望在一些沒有界限的地方說話；像一個全醒的人給一些全醒的人說話；我覺得，給真正的表達建立一個基礎所必需的過火，我還不够。誰個要是聽到了音樂，以後他就該担心事，從此他怎麼能說話說得過火呢？爲了未來，爲了有可能的事物，我們應該生活得少緊張一點，在表面不要露出來，輪廓不妨黯淡而朦朧；正如

我們的影子，在太陽下也是墨黑的。我們的智識底易於蒸發的真實常常使一些殘餘下來的語變得非常不適用。牠們的真實往往是立刻昇天的；只有牠的文字的碑牌還留着。表達我們的信心與虔敬底文字是很不確定的；他們祇對於卓識的人們才有意義而芬芳如乳香。

爲什麼我們常常降低我們自己的智力，到了最沉悶的程度，而又讚美他爲常識？最常識是睡覺的人底知識，他們在打盹中表達的。有時我們把難得聰明的人和一知半解的人歸入一類，因爲我們只能欣賞他們的三分之一底聰明。如果有人起一次早，他會對黎明的紅霞大肆攻擊的。我還聽見說過，「他們會稱，喀比爾（Kabir）的詩有四種不同的意義：幻覺，精力，智力和吠陀經典的通俗化」；可是，我們這裏，要是有人作品有一種以上的解釋，大家就要紛紛責難了。英國要防治甘薯的腐爛，卻沒有一種醫治腦筋腐爛的努力，而後者實在是更普遍，更危險的呢。

我並不是說，我已經很深奧了，可是如果這些紙葉上找出的錯誤不比從華爾騰湖的冰上找出的更多，那我就感到很驕傲。你看南方的冰商反對了牠的藍色，其實還是牠純粹的緣故，他們反而中意銀色的冰，是白色的，但有一股草味道，人們所愛好的純粹是包裹着大地的霧，而不是上面那藍色的太空。

有人嘀咕着，說我們美國人，特別近代人，和古人比較起來，甚至和伊麗沙白時代的人

比較起來，不過是智力上的矮子罷了。這話是什麼意思？一個活着的狗總比一個死去的獅子好，難道一個人屬於矮子一流，便該上吊，爲什麼他不能做矮子中最長的一入。人人該管他自己的事情，努力於他的工作。

爲什麼我們應該這樣急於成功，而且從事這樣荒唐的事業？如果一個人跟不上他的伴侶，也許因爲他聽的是另外一種鼓聲，讓他踏着音樂的拍子走路，不管那拍子如何，又在多遠的地方。他應否像一枝蘋果樹或橡樹那樣快地成熟，還是不重要的。他應該把奉天改變爲夏天嗎？我們所要求的情況如果選條件不夠，我們能以什麼現實來替代？我們不要在一個空虛的現實上撞破了舟啊。假如我們在頭頂建立了一個藍玻璃的天空，完成之後，我們還是要尋找那真實的天空的，前者就等子沒有建立一樣。

在柯洛城中，有一個藝術家，他要追求完美。有一天他想到要做一根手杖。想到有了時間因素，就不能成爲完美的藝術作品，凡是完美的作品中，時間是不存在的，因此他自言自語，這必須是完美的，儘管我不再做世上的任何事情了。他立刻到森林中去找材料，他已決定不用不合式的材料；就在他找尋着，又一根一根地選不中意而拋掉，這期間，他的朋友們逐漸離開了他，因爲他們工作到老了之後，都死掉了，可是他一點也沒有老。他一心一意的堅定和虔敬，不知不覺地給了他永久的青春。因爲他並不跟時間妥協，時間就站在一傍嘆

氣，拿他沒辦法。他還沒有找到一個完全適用的材料，柯洛城已是廢墟，後來他就是坐在一個廢墟上剝那材料的皮。他還沒有給軀造出一個形式來，坎達哈朝代卻已經結束了，他用了手杖的尖頭，在沙土上寫下那個民族的最後一人底名字，然後他又繼續工作，當他磨光了手杖，卡爾伯已經不是北極星了；他還沒有裝上金環和寶石裝飾的杖頭，梵天都已經睡了醒了好幾次。爲什麼我要提起這些話來呢？最後那一筆終於完成了，軀突然輝耀無比，成了梵天所創造的世界中間，最美麗的一件作品，他在創造手杖之中創造了一個新制度，一個美妙而比例適度的新世界；其間，古城古代雖然都逝去了，新的更光榮的城市和時代，卻已代之而興。而現在他看到鉤花還依然新鮮，堆在他的腳下，對於他，對於他的工作，所謂時間的流駛只是過眼的幻影，一點時間也沒有逝去，就好像梵天的腦中閃過一個思想立刻就點燃了凡腦中的火絨一樣，材料是純粹的，藝術是純粹的；結果怎能不神奇呢？

我們能給予物質的，只有真理，才能有利於我們，只有真理永不破滅。大體說來，我們不是我們，我們是假貨。因爲我們的脆弱，我們假定了一類情況，把自己放進去了，又假定了兩種情況，我們就同時放在兩種情況之中，越到後來，越不容易脫身，清醒的時候，我們只注重事實，那是實際的情況。說你要說的話，別說你應該說的話。任何真理比一層情願要好。補鍋匠湯姆·海特站在斷頭台上，問他有沒有什麼話了。「告訴我聽」，他說，「在羅

第一針之前，不要忘記了在他的線尾打一個結。」他的伴侶的新婚被忘記了。

不論你的生命如何卑賤，面對它，生活它，不要躲避它，用惡言對待他。不像你說的那樣。你最富的時候，倒是最窮。愛找錯誤的人到天堂裏也找到錯誤。儘管貧困，愛你的生命。也許在一個貧窮的家中你反而有更愉快，更顫抖，更光榮的時辰。夕陽反射在濟貧院的窗上，像射在富家的窗上，一樣光亮；春天溶雪時間也同樣。我看只有知足者，在那裏也能快樂，像在皇宮中一樣，能有愉快的思想。城鎮中的窮人，我看，倒是生活着最獨立的生活，也許他們是簡單地受之無愧的。大多數人以爲他們超然的，並不靠城鎮來支持他們；可是他們是用了不正當的手段來支持自己，他們不是超脫的，他們應該是最受輕藐的人。把貧窮當園中的花草，像衆人一樣地耕種！不要找新花樣，來麻煩你自己，無論是新朋友或新衣服。找舊的；回到那裏去。萬物不變；我們在變。把你的衣服賣掉，可是留住你的思想。上帝將要看到，你本不必社會。如果我得整天躲在閣樓的一角，像一隻蜘蛛一樣，只要我還能思想，世界還是跟我一樣地大。哲學家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不要焦慮於發展，不要屈服於玩弄你的許多影響；這全是浪費。卑賤，像黑暗，閃耀了天上的光。貧窮與卑賤的蔭影刪住了我們，「誰啊！創造擴大了我們的眼界。」我們不是常常被喚醒的嗎，如果已賜給我們克洛索斯(Croesus)的財富了，我們的目的還是如此，我們的方法

也依然如故。況且，如果說，你貧窮得受盡了限制，連買料買報紙都不可能了，那時你是被限制於最有意義，最活生生的經驗之內了；你不能不利用你可能利用的材料，牠卻可以產生最多的糖和最多的澱粉。最接近骨頭的地方底生命最甜蜜。你不成爲一種玻璃破碎的人了。在下的人寬宏大度，也不息失，不像在上的人，富餘的財富只能購買富餘的東西，硬給自己購置靈魂，是不需要錢的。

我住在一個鉛橋的角隅中，那裏給倒入了許多製鈴子的合金。常常，在我正午休息的時候，一種叮叮之聲，從外面混亂地傳到了我的耳鼓中。這是我同時代人的聲音。我的隣居在告訴我，那些著名的紳士淑女底奇遇，在夜宴桌上，他們遇見的那一些貴族；我對這些，正如我對「日報」的內容，同樣不發生興趣，一般的趣味和談話資料總是關於服裝和態度；可是笨鴉總歸是笨鴉，隨便你怎末打撈他，他們告訴我加利福尼亞和德克薩斯，英國和印度，喬治·威爾遜諸賽的某某大人，全是短暫的，瞬息即逝的現象，我幾乎要像瑪末洛克的省長一樣從他們的庭院中逃走。我願意我行我素，不願塗脂抹粉，列隊行進，引人注目，即便我可以跟這個宇宙的建築師攜手共行，我也不願意，——我不願生活在這個不安的，神經質的，繁瑣的，瑣細的十九世紀生活中，真可或立或坐，沉思着，聽這十九世紀過去，人們在慶祝些什麼呢？他們都有一個事業的委員會，隨時預備聽人家的演說，上帝只是今天的主

席·韋勃斯特是他的演說家。我愛衡量那些強烈地，合理地吸引我的事物底重量，幹這些事，向他們轉移，決不掙住了磅秤的橫杆，來減少重量，——不假設一個情況，而是按照這個情況的實際；旅行在我能够旅行底唯一的路上，在那裏沒有一種力量可以阻止我。我不會在沒有奠基以前，開始做了一個櫃子，就自以為滿足。我們不要玩沒有基礎的把戲。什麼都有一個堅固的基礎的，我們談到過的，一個旅行家問一個孩子，這沼澤有沒有一個堅固的底。孩子說有的。後來，旅行家的馬陷下去，陷到肚帶了，他對孩子說，「我聽你說的是這個沼澤有硬底的，」有硬底的啊，「後者回答，「可是你還沒有到達牠的一半呢。」社會的泥濘和流沙也是如此的。要知道這一點，卻非老年的孩子不可了。也祇有在很難得，很技巧之中，所想的，所說的，所做的，一些事才是好的。我不願做一個在泥灰中釘入一隻釘子的人；這樣做了，到半夜裏我還睡不着覺。給我一個錘子，讓我來摸摸溝槽。不要依賴油夾。鑼入一隻釘子去，讓牠真正實實地釘緊罷，我半夜裏醒來了之後，想想都很滿意呢。——這樣的工作，便是你召喚了穆斯女神來看看，也毫無愧色的。這樣上帝才幫你忙，也祇有這樣才幫你忙。每一個鑼入的釘子應該作為宇宙的大機器中底一部份，作為你是在繼續這一個工作。

不必給我愛，不必給我錢，不必給我名譽。給我真理。我坐在一張放滿了山珍海味的食

桌前，受到隆重的招待，可是那裏沒有真理和誠意；宴罷之後，從這寒冷的桌上歸來，我飢餓難當，這種招待寒冷像冰。我想不必用冰來冰凍什麼了，他們告訴我酒的年齡和名；可是我想到一種更古，卻又更新，更純粹，更光榮的飲料了，可是他們得不到，他們買不到，這種風度，建築，基地和「娛樂」，我看來，等於沒有一樣，我去訪問一個國王，他吩咐我在客廳裏等他，像一個不懂禮貌的人。我隣居有一個人住在一個樹洞裏。他的才真是王者之風。我去訪問他的時候，結果好得多。

坐在我們的走廊中，實行這些懶惰而老朽的美德，弄得任何工作都垂危不堪，這樣下去要有多久呢？好像一個人，每天一開始就要受苦受不盡，居然還雇了一個人來給他種甘薯；到下午，出去實行基督教徒的謙卑，以及仔細計算過的慈善事業！請想想中國的驕傲和那種人類的凝滯的自滿。這一個世代已自許為一個光榮傳統的最後一代；而在波士頓，倫敦，巴黎，羅馬，想想牠們歷史多末悠久，牠們還在說牠們的文學，藝術和科學多少進步，而沾沾自喜。有的是哲學協會的記錄，公開的對於偉人的讚美文章！這個好並當在思考他自己的美德了。『是的，我們做了偉大的事業了，唱出了神聖的歌了，牠們是不朽的，』——在我們能記得牠們的時候，自然是不朽的囉。可是阿絳利亞的有學問的社會和他們的偉人，——請問現在何在？我們是何等年輕的哲學家 and 實驗家啊！我的讀者之中，還沒有一個人生活過全部



是人的生活，也可能有，那是在一個民族的春天裏。如果我患了七年的癩，我們可沒有知道康考特的十七年蝗災。我們祇曉得我們所生活的地球上底一張薄膜。大多數人沒有深入過水下六尺，也沒有跳高過六尺以上。我們不知道我們在那裏。況且有一半時間以上，我們是沉睡的。我們自以為聰明，自以為在地球上建立了秩序。真的，我們倒是很深刻的思想家，而且我們是有野心的精神！當我高高矗立在一隻地板上，松針中間，蠕蠕爬行的昆蟲上面，看到牠企圖避開我的視線，自己去藏起來，那時候，我就問我自己了，為什麼牠有這樣卑劣的思想，要驚轉牠的頭，避開我，而我，也許是牠的恩人，可以給牠這一個物種若干可喜的消息，這時我又想起我們的更偉大的恩惠者，大智慧者，他也是這樣高高地矗立在我們這些人的虫豸的上面的。

無窮盡的新穎，在注入這個世界來，而我們卻受不住沉悶，我祇要提起，在最開明的國土上，我們還在聽一些怎樣的說教就夠了。還是這種字眼，悲哀啊，快樂啊，還得用鼻音來唱讚美詩，實際上我們所信仰的還是平凡的，卑微的。我們以為我們祇可以換衣服。據說大英帝國很大，很可敬，而美利堅合衆國是一等強國，我們不知道每一個人背後，有潮起潮落，這浪潮可以把大英帝國像小木片一樣浮起來，如果他沒有這個決心。誰知道下一次十七年蝗災將發生在那裏？我所生活在內的那一個政府，並不像英國政府那樣，不是在夜宴之後，

喝美酒，談談說說地建立起來的。

我們身體內的生命像河中的水。牠可以今年漲得高，高得超過了人的知識，洪水氾濫了枯燥的兩岸；甚至這可以是多事的一年，把我們所有的磨鼠都淹死。我們生活的地方不一定是乾燥的土。我看到遠遠地，在內陸，有些河岸，古來曾受江河的沖激，遠在科學還沒有記錄牠們的衰落之前。大家都聽到過新英倫傳說着這樣的故事，關於一隻強壯而美麗的爬蟲的，牠從一隻古老的蕪莫樹木的桌子中爬了出來，那桌子是在一個農夫的廚房中間已經六十年，先是在康奈克普克特的，後來搬到了麻省來，——那還是比六十年前更早幾年，樹還活着的時候就下在裏面了，因為這是可以根據年輪判斷的；好幾個星期來，已經聽到牠在裏面咬了，牠大約是一隻熱燙的鉢頭所孵化的。聽到了這樣的故事之後，誰能不感到復活的信息與不朽的信心呢？牠們從此是增強了。誰知道，是何等美麗的，有翅膀的生命啊！牠的那卻已幾世代地埋葬在好幾層的，一圈圈圍住的木頭中間，放在枯燥的社會生活之中，起先牠在青青的有生命的白木質之間，後來這東西漸漸成了一個砌得很好的墳墓了，——也許牠已經咬了幾年之久，使那坐在這餐桌前的一家子聽到了驚惶失措，——說不定突然從社會中，最瑣碎的，第一次用的傢伙中，牠跳了出來，——最後，牠享受了牠底完美的生命的夏天！

我並不是說約翰，或者約翰森可以理解所有的這一切；可是儘管時間流駛，而黎明始終

不來的一個明天，就俱備了這一些特性。使我們夫夫觀覺的一種光明，得稱之為黑暗。只有那一天，天亮了，我們才睜開眼睛醒轉來。天亮了的日子多着呢。太陽不過是一個彗星。